

古文觀止

國學自修讀本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四

蘇秦以連橫說秦

蘇秦洛陽人始將連橫安說秦惠王。關東地長為從楚燕趙魏韓齊六國居之。以六

見合從非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巴蜀漢中三東有殽函之固。殽山名函函谷代馬之用。胡樓煩

秦本意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巫山屬夔州黔故楚地東有殽函之固。關名在瀘池縣田肥

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沃野千里。沃肥蓄積饒多。地勢形便。

地勢與形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上言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

法之教也。教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以上言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大概說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此句是喻文章不成者。不可

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文章法令也。使民聽

大將於外也。○秦王數語。大有智略。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是時秦方諱商戰蘇秦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虛囑昔者神農伐補遂。名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尤



誅殺無道黃帝與大戰于涿鹿殺之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崇侯虎紂武士尊之為惡

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任用也由此觀之惡鳥有不戰者乎作一小末古者

使車轂擊馳相擊而馳行使之多言語相結結親也天下為一約從宗連橫向文則兵革不藏從橫皆需兵革不藏猶言不蓄

字句八文士並飭所用者盡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向文則科條既備民多偽

態書策稠濶稠多也書策多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煩也明言章理明著

尊顯之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服僂戰攻不息向文徒足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

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向文必不能見功於是乃廢文任武徒空

厚養死士綴綴甲厲兵綴也效勝于戰場再結戰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空

無所為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反掉神農伐故以戰

續之實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于

內元善也民類皆元善故稱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此句是連今之嗣主忽於至道至道暗皆昏于教

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溺于辭直口相諧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句欲

以激動秦王○全段總是秦王用戰急只因平日不曾揣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著此一句以明在秦之

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蘇秦初見李兌贈以黑貂之裘黃金百斤因得入秦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蹻○脚

家妻不下紉不下機織也而體自若嫫嫫不為聲炊父母不與言極寫其困憊失意人情冷落正為歸至

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嫫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去

乃夜發書陳篋數千篋也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為

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德而自勵期年揣摩成曰此真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可見前番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感憤痛切見說趙王侯於華

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抵掌則擊手掌也說趙王語說趙王大說說一見說而便說

封為武安君受相印取卿相革車百乘革車錦繡千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鎰

以隨其後出其金玉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六國之從以離散秦之橫易而從故蘇

秦相于趙而關不通六國之國不通秦也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

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寫得有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

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勝也○連橫用戰合從則不用戰從操屢中得來夫賢人任而天下服

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廟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

式用也○上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隆秦國強盛之時○頓宕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燿炫燿光輝也於道

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趙為從主諸侯尊之○此言其變弱為強之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椽

樞之士耳樞門鑿垣為門也桑戶以桑木為戶樞門此也操木為之如椽○頓宕伏軾擗銜擗猶頓也銜勒也停擊之意橫歷天下庭說諸侯

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同抗○仇當也○此言其化賤為貴之難將說楚王威王○忽入敘事作收煞路過洛陽尚未至家

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酒掃也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不致正視聽也

嫪蛇行匍伏同匍○蛇不直行匍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事寫勢利惡態蘇秦曰嫪冷如一聲何前倨而後

卑也嫪曰以季子蘇秦字位尊而多金位尊應前卿相多金應前金玉錦繡○蘇秦問意重在前倨而其侈只答以後卑絕妙蘇秦曰嗟乎貧

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就蘇秦自強得

意語收結全篇異樣出色

白話文

蘇秦起初拿着連橫的話去游說秦惠王道：「現在大王的國度，西面有巴蜀漢中的富厚，北面有胡貉代馬的用場，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限阻，東面有殽山函谷關的堅固，都是肥壯豐美的田地，都是殷實富厚的百姓，有一萬打仗的車輜，有百萬精壯的兵士，有千里肥潤的田野，貯藏的糧草很是豐富，對以地理形勢，攻守都便，這真可算出產豐富，地勢鞏固，天下第一等的強國了。拿大王的賢明，百姓的衆多，將士的任命，兵法的熟習，儘可以并吞諸侯，統一天下，稱了皇帝去治理國事呢！請大王少爲注意，讓我來說明他的功效罷。」秦王道：「寡人聽得有句話說：『毛羽還沒有生得豐滿的，不能夠高飛；法令還沒有通行的，不能夠用刑罰；道德還沒有修明的，不能夠差使百姓；政教還沒有昌明的，不能夠煩勞大臣。』現在先生居然不遠千里的跑來指教，那是好極了！但是一時還不能夠施行，只好等候異日再說了。」

蘇秦道：「臣果然疑惑大王不能夠用我啊。從前神農伐補遂，黃帝在涿鹿打仗，擒獲蚩尤，唐堯伐驩兜，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商湯伐夏，周文王伐崇侯虎，周武王伐商紂，齊桓公用了戰爭，做天下的霸王，從這樣看來，要想王霸天下，那有不戰的道理呢？古時使者車輛相擊而馳，絡繹道路，各國都用言語互相結約，天下都是一樣，不論約縱，迎橫，都要用着兵革，沒有把他積蓄起來的。後來所用的都是文學的人，諸侯因此變亂疑惑，萬事都從此發生起來，複雜得竟不能夠治理了。等到章程條件完備了，百姓的虛偽態度愈多，文書策籍衆多，雜亂，天下的百姓反而不足，那麼君臣互相憂愁，百姓不能夠靠他活命了。愈講明著的說話，章顯的道理，兵甲的事

體愈多；能言舌辯，儒者盛服的人愈多，打仗的事體愈反不停，愈講書籍上的道理，天下愈反不治。所以說的說得舌也疲了，聽的聽得耳也聾了，總沒有見什麼成功。儘你行仁義的事體，結信任的盟約，天下總不能夠親近。那麼就應當廢棄文治，任用武備，厚養着勇敢的人，纔好了甲冑，磨礪了兵刃，決勝在戰場上面。要知道空無所爲而想求利，安坐不動而想推廣地方，雖是古時的五帝三王五伯和那賢明的皇帝，也常想過他，但是事勢上實在辦不到，所以祇得拿戰爭來解決他。兩軍的地方距離得遠的，便互相攻伐；離得接近的，便用杖戟來互相撞擊。這樣方纔可以建立偉大的功業。所以兵隊在外面打勝仗，國王在裏面行仁義，國家的威望既立，下面的百姓自然臣服了。現在要并吞天下，侵奪王位，屈服敵國，管理天下，親愛百姓，臣服諸侯，那是一定非兵不行。現在的國王，忽略了用兵的道理，大家都被政教昏亂了，言語迷惑了，沈于辯論，溺于辭令，照這樣的論來，王果然是不能夠行的啊！

蘇秦游說秦王的文章，連上了十次，他的話終究不能夠施行。弄得他黑貂的皮衣也破了，百斤的黃金也用完了，旅費絕乏，只得離了秦國回家。腿上繞了纏腿的布，足上穿了草屨，背上背了書，肩上挑了擔，形容容貌，弄得枯樵乾癯，面目黃中帶黑，一副很慚愧的樣兒。到了家裏，他的妻子也不下機來迎接他，他的嫂子不給他燒飯，爺娘也不同他講話。蘇秦嘆着氣道：「唉！妻子不當我是丈夫，嫂子不當我是夫弟，爺娘不當我是兒子，這都是我的不好啊！」

就在夜裏拿書箱中的幾十部書檢出來，得到姜太公的一部兵法書，叫做陰符，伏案讀著。

并且揣摩時勢，簡擇熟練。到了讀得疲倦要睡的時候，自己就拿了一錐子，刺他的大腿，腿上的血流到了足邊，便道：『這樣去游說國王，難道還不能夠叫他拿出金子、美玉、錦衣、繡帛，得着公卿宰相的尊貴麼？』隔了一年，揣摩既成，說道：『這真可以游說現代的國王了。』蘇秦就過燕、烏集闕的地方，見了趙王，在華麗的房屋下面游說，互相拍手高談。趙王聽了，很是歡喜，就封蘇秦做了武安君，接受相印，并且送他兵車一百輛，錦繡一千束，白玉一百雙，黃金二十萬兩，拿來跟在他的後面訂約合從，解散連橫，拿來壓制強盛的秦國，所以蘇秦在趙國做了宰相，六國的關口，因此都不和秦國相通了。

當這個時候，天下這樣的廣大，百姓這樣的衆多，王侯這樣的威望，謀臣這樣的權能，都要來取決於蘇秦的政策。沒有費過一斗糧餉，沒有煩過一個兵卒，沒有打過一個將士，沒有斷過了一條弓弦，沒有廢過了一枝利箭，可是諸侯的親愛，正比兄弟還要好得多呢。想那賢人在位，天下的人民都歸服他；一人用事，天下的諸侯都聽從他，所以有句話道：『要圖王霸的事業，只要在政治上用心，不必在勇武；只要在朝廷裏邊用心，不必在國境的外面。』當秦國強盛的時候，把萬鎰的黃金做他的用場，車輛往來互相連接着，在路上真顯耀得很。山東各國就此推尊趙國，使他做了從主，并且蘇秦不過是一個窮僻陋巷，掘牆做門，桑木做戶，桑條做樞的窮人罷了，他乘着車輛，騎着馬兒，游歷天下，到各國的朝廷去游說諸侯，阻住左右之口，天下的人竟沒有一箇敢抵抗他。

蘇秦將要去游說楚王路過洛陽的時候，他的爺娘得到了這個消息，就去把宮室洒掃了，道路清潔了，佈置了音樂，陳設了酒具，在城外三十里迎接他。妻子不敢正眼去看他的面，不敢正耳去聽他的話。他的嫂子伏在地上不敢直行，拜了四拜，跪着謝罪。蘇秦道：「嫂子！你為什麼以前這樣的傲慢，現在卻這樣的卑諂呢？」他的嫂子道：「因為你現在勢位尊貴，並且金錢充足的緣故啊。」

蘇秦聽了，嘆了一聲道：「唉！一個人貧苦困窮了，爺娘就不當他做兒子，等到富厚尊貴了，連親戚也就恭敬怕懼，這樣說來，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勢力名位金錢怎麼可以不看重呢？」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魏人爭論於秦惠王前。此句是一篇總綱，下乃更敘起也。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楚結好魏楚，謀共伐韓。下兵三川，三川，河洛伊韓地也。塞轅轅，轅轅，韓地。韓宜陽韓邑。陽新城屬河南，道屬河南。以臨二周之郊，東西誅周主之罪，周無韓為敵，可以兵剋之。侵楚魏之地，楚魏無韓益近，秦可以兵剋之。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民金穀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既得周鼎乃信，輔周為金號。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取三川得利挾天下得名，所以為王業。一段伐韓之利。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

長也。敵名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一踐伐蜀臣聞爭名者于朝

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

遠矣。總言伐韓伐蜀相去之遠雙結司馬錯曰不然。只二字推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

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者資備而王隨之矣。先發正大之論下乃入今事○三實止重富強王字陪說故其後竟不提起

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提清伐蜀主屬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

句有抑揚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忽設一喻爲下未必利作反照取其地足以

廣國也。項富○此二句說實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繕治也故拔一國

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此二句既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

而其利如此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也。加一句強上桀紂句一段伐蜀之利今攻韓劫天子。名雖攻韓實劫天子劫天子惡名

也。據定大題且立論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既未必利徒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句欲尊周危天下皆

而我攻之亦危甚矣不但名利兩失已也臣請謁其故也。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爲天下之所宗韓周之與國也。二句是攻韓劫天子

周自知失鼎。韓自知亡三川。上二自知。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

求解乎楚魏。秦既親魏善楚。雖以離間故必因乎齊趙而求解之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將魏楚與國勢必韓劫天子此臣

所謂危一段伐韓之不利不如伐蜀之完也。完猶言萬全。想一句意足。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

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厚輕

諸侯。待完審。強本旨。

白話文

司馬錯和張儀兩人在秦惠王面前辯論，因爲司馬錯要帶兵去攻打蜀國，張儀說道：「還不如去打韓國的好。」惠王道：「請你們將理由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張儀回答道：「去親近了魏國，用好心去待着楚國，出兵到伊洛河的三條水路上地方，攔住了轅轅繚氏的要口，把守住屯留的道路，魏國去攔住了南陽，楚國的兵到南鄭地方，秦國的兵攻打那新城宜陽地方，趁着這時候，兵士跑到東西二周的城外，聲明周主的罪孽，再去奪了楚國魏國的地方，周朝自己知道沒有挽救，那傳代的九鼎和寶貴的物件，必定可以獻出來了。我們得了這九鼎，收了他地圖，和戶籍，借着皇帝的威勢，去號令天下的諸侯，天下那個敢不聽我們命令呢？這個才是做國王的事業呢！至於蜀國，是在西面偏僻的國度，却是戎狄的酋長，疲乏了兵士，煩勞了衆人，也不能夠成就什麼好名望，就是得了他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利益的。我做臣子的，聽得人家說：『要爭奪名望的，是要到朝廷上去做官，要爭奪錢財的，要到市場上去

范雎謝罪說道：『並不是敢存着這樣的心思啊！我做臣子的聽得說：以前太公望遇着周文王的時候，他的身子是一個捕魚的人，日日在渭陽的水邊釣着魚罷了；像這樣的一個人，和文王的交情原是很疏淡的，後來向文王一說，文王就封他做太師官，載了他一同歸國，這樣要好的緣故，祇因為他的說的話，很是深切啊。所以文王真的在太公身上收到了大功勞，到底得了三分天下，自己親身做了皇帝。假使那時候文王，疏忽了呂望，並且不同他深切的談論，便是周朝沒有做皇帝的德行，並且文王、武王，什麼人來同他造成這做國王的事業呢？現在我做臣子的是寄居的臣子啊，對於大王沒有多大的交情，但是我所願說的話，都是糾正你們做國王做臣子的事體，和在人家骨肉間的事體，很願意盡我一點忠心，可是沒有曉得你大王的心思怎樣，所以大王問了三次，終不敢對答，就是這個意思啊。』

我做臣子的並非心裏有什麼怕懼的意思，不敢說出來啊，我明知道今天說出這話在前頭，到明天却受殺頭的罪名在後面，但是我做臣子的終究不敢有什麼怕懼啊。倘然大王能夠聽信做臣子的說話，便是叫我死了，也不能夠叫我做臣子的心裏害怕，便是叫我逃出去在外面，也不能夠叫我做臣子的心裏憂愁，便是叫我漆了身體去做癩子，叫我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也不能夠算做臣子的恥辱啊。五帝這樣的有德性，也要死了；三王這樣的待人有良心，也要死了；五霸這樣的待人有道理，也要死了；烏獲的氣力這樣大，也要死了；賁育胆量這樣的大，也要死了；那死亡是人類所必不能夠避免的事體，假使可以稍稍有一些好處補助秦國，那就是

說他危險，還不如攻打蜀國的妥當啊！」

秦惠王說道：「不差，我便聽你的話。」到底領了兵去攻打蜀國，在十月裏的時候，奪得了他的地方，就此收服了蜀國。蜀國的國王改名號稱侯，差了陳莊去管理蜀國的地方。蜀國既然歸附了，秦國愈加強盛，豐富殷厚，簡直把各國諸侯多不放在眼裏了。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魏人至秦王昭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

變色易容者。就旁人形秦王屏丙左右。屏治也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委唯唯也有閒。諫也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二

○三唯而終不言故秦王跽其上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

昔者呂尚太公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

一說稅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交疏言深為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

卒擅天下而立身為帝王。轉一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

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轉二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

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穉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
 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三轉方。說明。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又儼然一轉。下愚愛恥之綱。知今日言
 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加三。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
 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同。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三句又爲下
 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武王之力而死。賁育之勇
 而死。孟賁。夏育。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必然必至。于死也。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
 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一段應死不足。以爲臣患。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橐載而出楚關。夜行而
 晝伏。至於菱夫。即溧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同。匍匐。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
 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一段應亡不足。以爲臣憂。箕子接輿。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
 行于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持以爲榮。臣又何恥
 乎。一段應不足。以爲臣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歷也。歷。儼也。因以杜
 口裹足。莫肯向秦耳。忽掉轉作危。謂最足驚聽。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忽點出太后奸臣。二句發駁逼人。

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保傅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所云危如累卵。得臣則安也。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又掉轉一筆。全篇俱動。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魂去。先生恩汗。而存先王之廟也。應宗廟。滅覆句。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無身以孤危句。先生奈何而言若此。呼應。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交疏之臣。言人骨肉之間。本難啓齒。故一路聲動。一路要挾。直逼出此二句。秦王已受我勸。便可深言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又開為一筆。見秦王已被范雎籠定。

白話文

范雎來到秦國。秦王就跑出庭來歡迎范雎。恭恭敬敬行着賓主的禮節。范雎辭謝推讓。這一天秦國的臣子見秦王這樣的敬重范雎。見了范雎的面沒有一個不變了顏色。改了容貌的。秦王退了近身伺候的人。宮裏邊空虛得一個人也沒有了。秦王走上前去跪了下來。說道：「先生拿什麼來教導我。這個沒有德性的人呢？」范雎答應道：「呔呔！」停了一回。秦王又去請教他。范雎又答應道：「呔呔！」這樣的三次。秦王直挺挺的跪着說道：「先生終不肯好好的來教導我。這個沒有德性的人嗎？」

范雎謝罪說道：「並不是敢存着這樣的心思啊！我做臣子的聽得說：以前太公望遇着周文王的時候，他的身子是一個捕魚的人，日日在渭陽的水邊釣着魚，能了像這樣的一個人，和文王的交情原是很疏淡的，後來向文王一說，夕王就封他做太師官，載了他一同歸國，這樣要好的緣故，祇因為他的說的話，很是深切啊。所以文王真的在太公身上收到了大功勞，到底得了三分天下，自己親身做了皇帝，假使那時候文王，疏忽了呂望，並且不同他深切的談論，便是周朝沒有做皇帝的德行，並且文王，武王，什麼人來同他造成這做國王的事業呢？現在我做臣子的是寄居的臣子啊，對於大王沒有多大的交情，但是我所願說的話，都是糾正你們做國王做臣子的事體，和在人家骨肉間的事體，很願意盡我一點忠心，可是沒有曉得你大王的心思怎樣，所以大王問了三次，終不敢對答，就是這個意思啊。」

我做臣子的並非心裏有什麼怕懼的意思，不敢說出來啊，我明知道今天說出這話在前頭，到明天却受殺頭的罪名在後面，但是我做臣子的終究不敢有什麼怕懼啊。倘然大王能夠聽信做臣子的說話，便是叫我死了，也不能夠叫我做臣子的心裏害怕，便是叫我逃出去在外面，也不能夠叫我做臣子的心裏憂愁，便是叫我漆了身體去做癩子，叫我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也不能夠算做臣子的恥辱啊。五帝這樣的有德性，也要死了；三王這樣的待人有良心，也要死了；五霸這樣的待人有道理，也要死了；烏獲的氣力這樣大，也要死了；賁育胆量這樣的大，也要死了；那死亡是人類所必不能夠避免的事體，假使可以稍稍有一些好處補助秦國，那就是

死了也是我做臣子的是心裏願意的事體啊，我做臣子的還有什麼害怕呢？伍子胥逃出楚國的時候，裝在袋裏逃出昭關，夜裏走着路，白日躲起來，到了菱夫的地方，沒有什麼東西吃了，祇得將膝蓋當着脚，伏在地上，討東西在吳國的街道上，到底後來興起了吳國，闔閭做了霸王，倘然叫我做臣子的也能夠以伍子胥這樣的進些計策，就是大王拿我關在不見天日的地方，從此沒有再見大王的面，這是做臣子的說話已經行了出去，我還有什麼憂愁呢？殷朝的箕子，楚國的接輿，拿漆水塗了身體，去做癩子，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並沒有好處在殷楚，倘使叫我做臣子的得有箕子接輿同樣的行爲，可以補助那賢明的國王，那是做臣子的極大的榮耀啊，還有什麼丟臉呢？

我做臣子的所怕的事體，獨怕做臣子的死了以後，天下的人見我做臣子的盡了忠心，反而弄得身死，因此大家塞住了嘴，裹住了脚，沒有人肯到秦國來做事體呢。大王上面害怕太后的嚴厲，下面迷惑奸臣的妖態，住在深宮的中間，不會離開那保姆女師傅的手裏，一生一世關昧愚惑，沒有人和你說明奸詐的所在，這樣做去，鬧大了足以把祖宗的祠廟傾覆滅亡，鬧得小一點也要弄到自身孤立的危險。這是我所恐懼的。講到那窮困和丟臉的事體，死去逃去害怕的事體，我做臣子的是不害怕的。我做臣子的死了，那秦國能夠興盛，是比活在世上好得多呢。

秦王跪了下去說道：『先生這是什麼說話啊。秦國地方偏僻荒遠，寡人又是愚昧無能，難

得先生到了這裏來，這是天拿我來拖累先生，並且可以保存先王的宗廟呢！我能夠親在先生的面前受訓誨，這是天所以來保住我先王，並且不肯拋了他後代的孤兒啊。先生爲什麼竟說出這樣的話來呢？從此以後，我國裏事體不論大小，上面從太皇后起，下面到大臣們止，願先生統統的來教導我，不要疑心我有別的心腸人啊。」范雎聽了，連連的拜謝，秦王也連連的拜謝。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鄒忌^{齊人}脩八尺有餘，而形類^同。跌^遼麗^{修長也。映日側也。言有光豔。}朝服衣冠^{朝服也。服著也。}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問法}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補注一}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問法}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且曰：「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問法}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答法}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作兩番寫出}暮寢而思之，^{思妻妾客所以美我之故。曰：朝日，日日，明日，曰暮，歎矣。非然。}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看破人情，便}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

徐公。現身說法下即說到齊王身上入情入理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情理固然發人深省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讖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下令之詞三疊歷上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如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諫進諫者有暇隙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文亦三變○齊王因自虛心敘處自容太過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不待兵也結斷斬截

白話文

齊國的鄒忌，身體有八尺多長，形貌又很美麗，有一天的早上，穿戴好了衣冠，對着鏡子問他的妻子道：『我的相貌同城北徐公比起來，那一個美貌啊？』他的妻子道：『是你美麗得多，徐公那裏能夠比得上你呢？』城北徐公是齊國要算美麗的人了。鄒忌聽了這話，自己有些不信，再問他的小妾道：『我的臉兒和那城北徐公比起來，那一個美麗啊？』他的小妾道：『徐公那裏比得上你呢？』有一天早晨，一個客人從外邊來，鄒忌同他坐了談天，就問他道：『我的相貌和徐公比較起來，那一個美麗啊？』那客人道：『徐公的美麗不如你啊。』到了第二天，徐公來了，鄒忌把他細細兒的一看，自己覺得比不上他，再對了鏡子裏照了自己，看着覺得

格外的不如他了。

到夜裏睡在牀上，細細的一想，不覺恍然大悟道：「我妻子的所以說我美麗，那是心裏歡喜我，存了私心的緣故呢！那小妾的所以說我美麗，那是怕我的緣故呢！那客人的所以說我美麗，那是想求教我的緣故呢！」

在這個時候，郤忌就進去朝見威王，說道：「我做臣子的自己知道實在比不上徐公的美麗；但是臣子的妻子，因為歡喜臣子存了私心，做臣子的小妾，因為見了臣子害怕，臣子的客人，想要求教做臣子的幫助，他所以都說臣子比徐公美麗。現在齊國的地方有一千里大，有一百二十個城池，宮裏的妃子和左右的臣子，那一個不是歡喜大王，朝廷上的臣子，那一個不怕大王，全國的百姓，那一個不想求教大王，照這樣看來，你做大王的給他們蒙蔽的地方也多了呢！」

威王聽了這話，說道：「你的話很不錯。」就下了一個命令，說是：「官吏百姓如果有能夠當面指斥我錯處的人，領頭等獎；遞上奏本規勸我的人，領中等獎；能在市上或朝裏評論我的錯處，被我聽到了的人，領下等獎。」這個命令纔下去了幾天，那百官來規勸威王的，門庭鬧得像市場一樣，隔了幾個月以後，過了幾天，才有人進來說話的，隔了一年以後，簡直欲言不得，要想說話的，也沒有話可說了。

那時燕趙韓魏，聽得這樣，大家都來齊國朝見威王。這就是說在朝廷上戰勝了。

顏觸說齊王

國策

齊宣王見顏觸。觸齊人也。觸前也。前者使之就己也。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前連寫三番錯映成趣。王忿然作色。不悅。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快王者不貴。添寫一句更妙。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家也。秦伐齊先經魯放云。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快語讀之失驚。○生王字奇之頭字更奇。○此下尚有一段文字刪去。宣王曰。嗟乎。服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

此下刪去三句。願請受為弟子。結前牛篇。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羊牛豕具。出必乘車。妻

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稱。○仍是富貴。觸人習態。○起後半篇。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也。謂琢其璞而取之。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失玉之本真。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士之本真。觸願得晚食以當肉。晚食飢而後食。○不羨食太牢。安步以當車。安步緩行也。○不羨出乘車。無罪以當貴。辱途極矣。清淨貞正以自處。處。處也。○形神全矣。○仍是貧賤。觸人氣度。○此下刪去五句。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

之壘也。快語讀之失驚。○生王字奇之頭字更奇。○此下尚有一段文字刪去。宣王曰。嗟乎。服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

此下刪去三句。願請受為弟子。結前牛篇。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羊牛豕具。出必乘車。妻

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稱。○仍是富貴。觸人習態。○起後半篇。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也。謂琢其璞而取之。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失玉之本真。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士之本真。觸願得晚食以當肉。晚食飢而後食。○不羨食太牢。安步以當車。安步緩行也。○不羨出乘車。無罪以當貴。辱途極矣。清淨貞正以自處。處。處也。○形神全矣。○仍是貧賤。觸人氣度。○此下刪去五句。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

之壘也。快語讀之失驚。○生王字奇之頭字更奇。○此下尚有一段文字刪去。宣王曰。嗟乎。服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

此下刪去三句。願請受為弟子。結前牛篇。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羊牛豕具。出必乘車。妻

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稱。○仍是富貴。觸人習態。○起後半篇。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也。謂琢其璞而取之。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失玉之本真。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士之本真。觸願得晚食以當肉。晚食飢而後食。○不羨食太牢。安步以當車。安步緩行也。○不羨出乘車。無罪以當貴。辱途極矣。清淨貞正以自處。處。處也。○形神全矣。○仍是貧賤。觸人氣度。○此下刪去五句。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

之壘也。快語讀之失驚。○生王字奇之頭字更奇。○此下尚有一段文字刪去。宣王曰。嗟乎。服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

此下刪去三句。願請受為弟子。結前牛篇。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羊牛豕具。出必乘車。妻

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稱。○仍是富貴。觸人習態。○起後半篇。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也。謂琢其璞而取之。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失玉之本真。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士之本真。觸願得晚食以當肉。晚食飢而後食。○不羨食太牢。安步以當車。安步緩行也。○不羨出乘車。無罪以當貴。辱途極矣。清淨貞正以自處。處。處也。○形神全矣。○仍是貧賤。觸人氣度。○此下刪去五句。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

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結贊是蘇張一流反照

白話文

齊宣王差人去喚顏觸來，他見了顏觸的面，說道：「觸到前面來！」顏觸也說道：「大王到前面來！」宣王聽了，就露出不快活的樣兒。宣王近身的臣子對顏觸道：「大王是做國王的，你顏觸是做人的臣子的，現在大王說：『顏觸到前面來！』你顏觸也說道：『大王到前面來！』這樣沒有規矩，可使得的麼？」顏觸對他們說道：「論起理來，顏觸到前面來，是趨奉勢利的人，大王若肯到前面來，是敬重賢士的人，與其使顏觸做趨奉勢利的人，還不如使大王做敬重賢士的人。」

宣王聽了，就變了面色，氣憤憤地說道：「做大王的人尊貴呢？還是做賢士的人尊貴呢？」顏觸答道：「當然是賢士尊貴啊！做大王的並不算尊貴啊。」宣王說道：「你這話有理由麼？」顏觸道：「有的，從前秦國出兵攻打齊國的時候，他發下軍令去說道：『倘有人敢離開柳下季的墳墓五十步內去斫柴的，定處他的死罪。』又發下軍令去說道：『倘有人能夠去割下齊王的頭來，便封他萬戶侯，賞他黃金二萬兩。』照這樣看來，一個活在世上大王的頭，還抵不過死去賢士的墳墓呢。」

宣王聽了說道：「唉！有才學的人，那裏可以欺侮呢！我自己討沒趣罷了。情願請先生收我做你的弟子。並願顏先生和我一同遊玩吃的東西一定是牛肉羊肉出去一定坐着車子，先生的妻子和兒子，穿的衣服一定很華麗很美好的。」

顏觸辭別宣王道：「玉本是好好的生在山裏，一朝截斷就破散了，那也並非因此不寶貴，可是失去玉的本來面目了。士子生在鄉野的地方，一旦被國家推選錄用，那也不能不算他尊貴通達，可是失去士子的本來面目了。我顏觸情願回到家裏，睡得遲一點起來，便當他吃肉，慢一些走路，便當他坐車，安分守己不犯罪孽來當他尊貴，清淨自守，凡百事體都循正理去做，當作自己陶情的樂趣。」顏觸說完了話，便連連拜了幾拜，辭別了宣王回家去了。

當時明白道理的人說道：「顏觸可算得知足的人了，還他的本來面目，同那美玉回到石頭裏一樣。這樣的一生，永不會受什麼人欺侮的了。」

馮煖客孟嘗君

國策

齊人有馮煖謏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賦孟嘗君。田嬰子田文，齊相封于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三千人中如此者卻少。○好與能雖並，點重能字一透。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以爲真無能人。左右以君賤之也，食寺以草具。草菜也不以客待之。居有頃，倚柱彈其

劍歌曰長鋏歸來叶與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待以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

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待以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一說

點綴後有三樣寫法復彈其劍鋏彈劍彈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叶孤○三歌亦參讀亦

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處處夾寫左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問其歌而對曰

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乏反加厚於是馮煖不復歌馮煖既曰無好無能所

實望于人者駁有好有能者更倍之大是奇事孟後孟嘗君出記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曰要

曰能爲去文收責同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署書姓名于疏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

詭不超馮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笑談輕薄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有能無能

吾貧之未嘗見也馮煖在門下已久孟嘗未熟其名未識其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相齊憤

於憂憤心而性慵懼愚沈于國家之事沈沒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

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臨時猶不露圭角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

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問則有意答則無驅而之薛使吏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一收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令。亦粗完收債事。下乃出奇。矯命。矯託也。託言孟嘗君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馮煖大有作用。蓋曰料有後日事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寫其迅速。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奇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拿定此言。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三句言無所不有。君家所寡有者義耳。此物人家最少。臣竊以為君市義。奇更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于其民。因而賈利之。賈利與市義對。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說出市義一笑。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猶言歇息無可如何之詞也。○敘馮煖收債于薛畢。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謹其就國而為之辭。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馮煖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市義之為利如此。若取必目前。便失利也。○了市義一案。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坤入聲窟突也。僅得免其死耳。忽設一喻。更進一層。今有一窟。市義結上。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起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于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

爲上將軍。徒放相爲上將軍虛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先驅
相位以待孟嘗君也更妙。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意蓋爲此而梁使三反。孟
齊聞之妙嘗君固辭不往也。只是要便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大齋黃金千斤。文車二
文車彩駟。文車彩服劍一。王自佩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廟之崇。崇○崇沈於
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復會相齊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薛○薛廟
是第二窟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總結孟嘗君爲相數十年。
是第三窟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纖介細微也○結出孟嘗一生得力全
在馮煖直與篇首無好無能相映照

白話文

齊國有一個人叫做馮煖的，家裏貧窮到不能夠自己養活自己，差了些人去請求孟嘗君，想投在他的門下，依靠着他吃飯。孟嘗君問他道：『這客人有什麼嗜好呢？』那人回答道：『客人沒有什麼嗜好的。』又問道：『客人有什麼本事呢？』那人回答道：『客人沒有什麼本事的。』孟嘗君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便收留他下來。左右的人，因爲孟嘗君看輕他的緣故，便把蔬菜

給他吃。

住了不多幾時，馮媛靠了庭柱，彈着他的劍柄，唱着說道：『這樣長的劍柄呀！不如和你歸去，能可憐我吃飯的時候，沒有魚吃！』左右的人就去告訴孟嘗君。孟嘗君道：『給他魚吃罷，拿他照門下客人的禮節待他。』住了不多幾天，再彈着他的劍柄，唱着說道：『這樣長的劍柄呀！不如和你歸去，能可憐我出門去沒有車子坐！』左右的人都笑他，再去告訴孟嘗君。孟嘗君道：『叫人給他預備下車子罷，他照門下坐車的客人一般對待他。』從此馮媛就坐了車子，高舉了他的寶劍，去訪他的朋友道：『孟嘗君把客禮待我了。』後來住下了幾天，他又彈着他的劍柄，唱着說道：『這樣長的劍柄呀！不如和你歸去罷，可憐我不能照顧家裏！』左右的人都厭惡他，因為他貪狠並且不曉事。知不足孟嘗君便問他道：『馮先生家裏有爺娘麼？』馮媛回答着說道：『有一個年紀老的娘。』孟嘗君就差人拿吃用去給她，不使她斷了吃用。從此馮媛便不唱歌了。

後來孟嘗君拿出記賬的簿子，問他門下的許多客人道：『什麼人能夠懂得算賬的事體？可能爲我到薛城地方去討債麼？』馮媛寫上名字去道：『我能夠的。』孟嘗君很奇怪的道：『這個是什麼人啊？』那左右的人道：『他就是唱『長劍歸來的人啊！』』孟嘗君笑着說道：『這個客人果然有本事的，我對不住他，沒有能夠和他常常的會面。』便請馮媛來相見，孟嘗君謝罪道：『我被國家的事體弄得疲倦了，被憂患來昏亂了，並且是生性懦弱粗笨，管着許多國家的事。』

體，竟得罪了先生；先生却不以為恥辱，倒反有心要為我到薛城地方去收賬麼？」馮煖道：「我願意去的。」

因此就備好了車輛，收拾了行李，帶了合同契約去收債。臨走的時候，來辭別孟嘗君道：「我把債收齊後，打算要買什麼東西回來？」孟嘗君道：「你看我們家裏所少有的東西，買些來就是了。」他便趕着車子到薛城地方，差了地方官去召集百姓，應該要還債的人，統統的來對照合同，合同對過了，馮煖便假傳孟嘗君的說話，把這筆債拿來統統賞給你們，不要你們還了。就此燒燬這許多合同，百姓都喜歡得喊着萬歲。馮煖就一直回到齊國來，一早去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奇怪他這樣的快，著好了衣冠見他道：「債都收完了麼？買的什麼東西回來呢？」馮煖道：「你說要買看我們家裏所少有的東西，所以我替你暗暗的計算你的宮裏堆積着許多珍珠寶貝，狗和馬都養滿了，在外面的馬房裏，所有的姬妾，都是美麗的女子，你家裏所少有的東西，不過是一樣義氣罷了，所以我就私下替你買了義氣來了。」孟嘗君道：「買義氣是怎樣買的呢？」馮煖道：「現在你只有一點點小的薛城，不想去保養百姓像兒子一樣，反而要去盤剝他的利息，所以我私下假傳了你的說話，拿債來賞賜了這班百姓，燒燬了合同，百姓都歡喜得喊着萬歲，這就是我所以替你買來的義氣啊。」孟嘗君不快活道：「哦！先生歇息去罷。」

後來隔了一年的光景，齊王對孟嘗君道：「我決不敢拿先王的臣子來做我的臣子。」孟嘗君便立一個國度在薛城地方，沒有走到離城一百里的地方，百姓都已扶着老人，抱着小孩，

整天的在路上來迎接他。孟嘗君還過頭來對馮煖道：『先生所說給田文買義氣的話，不料在今天纔看見了！』

馮煖道：『聰明的兔子造了三個窠，纔能夠免他的一死罷了；現在你祇有一個窠，還不能夠墊高了枕頭，安然的睡覺啊；我願再替你造兩個窠。』孟嘗君聽了，就給他車子五十輛，金子五百斤，向西走去，到梁國去游說。對梁王道：『齊國放棄他的大臣孟嘗君，在諸侯裏邊，那一個先迎接他，國裏就可以富厚，又可以兵力強盛。』梁王聽了，就留出了頂大的官位，拿舊時宰相換做上將軍，差他親近的人拿了黃金一千斤，車子一百輛，去聘請孟嘗君。馮煖先趕到薛城地方，勸着孟嘗君道：『一千斤黃金，是貴重的禮物啊，一百輛車子，是顯赫的差使啊，想來齊國已經知道了。』梁國的使者往來跑了三次，孟嘗君打定主意極力的辭着不肯去。齊王聽到了這件事，做國王的和做臣子的多恐慌起來，馬上差了個太傅拿着黃金一千斤，彩繪的車子二輛，國王自己用的劍一把，寫了書信去向孟嘗君謝罪道：『我運氣不好，受着宗廟裏惡鬼的禍祟，沈昏在一般諂媚奸宄的臣子手裏，得罪了先生，我原是不能夠算有爲的人，祇望你看先王宗廟的面上，暫時回到我國裏來，仍舊管理這一萬個百姓罷。』馮煖又勸着孟嘗君道：『情願向他要先王祭祀的傢伙器具，和立祖宗的祠堂在薛城裏。』待到了祠堂造成，馮煖還來報告孟嘗君道：『一個窠已經造成功了，你可以墊高了枕頭睡覺，過快活的日子了。』

孟嘗君做了幾十年宰相，沒有一些兒禍患的緣故，都是靠着馮煖的計策啊。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齊王齊王建時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太后書未發未開封○三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

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恙憂也○陸問三語大奇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言奉王命來

先問王后亦當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以貴賤之說威后曰不然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連互說乃見故有問故舊舍本而求末者也探出本末

者亦食寺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去無衣者亦衣復姓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

至今不業也人情大率食有衣者多乃無糧無衣者亦多食葉葉陽子亦齊處士無恙乎是其

為人哀鰥寡岫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嫁以養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潮也環耳環瑱以玉繫于

此二十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總三問於一頓於陵子仲非陳

尚存乎六無恙後變出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

息生全也○養民就民之處常北宮之女嬰兒子齊孝女北宮復無恙耶撒其環瑱天去至老不

為命婦而入朝也也若陳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

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奇住奇
絕妙絕

白話文

齊王打發了一個差遣的官，去訪問趙威后，那信封還沒有拆開，威后便問差官道：「你國裏的年歲好麼？百姓好麼？國王也好麼？」那差官不快活道：「我做臣子的奉了國王的差遣，是來訪問威后的，現在你不先問我國王，倒先問那年歲和百姓，難道是先應該問貧賤而後再問尊貴的麼？」威后道：「不是這樣說的，假使沒有年歲，那裏能夠養着百姓；假使沒有百姓，那裏做得成國王，所以有這樣的問。難道要拋棄了根本去問那枝葉的事體麼？」便又接續的問下去道：「齊國有一箇隱士叫做鍾離子的，他沒有什麼不好麼？他的做人，有糧的人也給他吃，沒有糧的人也給他吃；有衣的人也給他穿，沒有衣的人也給他穿；這是幫助國王撫養百姓的人，啊，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請他出來做官呢？葉陽子好麼？他的做人，是哀憐那無妻無夫的人，撫恤那無父無子的人，賑濟那困苦貧窮的人，補助那吃用不夠的人；這是幫助國王安慰那百姓的人，啊，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請他出來做官呢？那北宮氏的女兒，嬰兒子好麼？脫去了他的耳環和掛在耳上的玉，到老不肯嫁人，在家裏孝養爺娘；這都是領了百姓到那孝道上去的，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教他做了命婦，請他入朝呢？這兩個賢士不給他做官，一論孝女沒有入朝，那裏能夠興旺齊國，保護這千萬個的百姓呢？那於陵地方的仲子還活在世上麼？他的做人，對上

不肯做齊王的臣子。對下不肯治理他的家業，對中不能結交那諸侯；這都是領了百姓到那無用的道上去，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殺死他呢？」

莊辛論幸臣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便引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楚襄王寵信幸臣而不受莊辛之言及爲秦所破乃徵莊辛與計事莊辛起手極言未遲未晚是正文以下一路層層遞接而去俱寫遲晚也土不見夫蜻蛉，蜻蛉，精陵，蟲名一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蘆所煎調之使膠于絲加已乎四仞之上，仞，尺而下爲螻蟻食也。遲矣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囓，同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遲矣夫雀其小者也，黃鵠，鵠，水鳥也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嚙鵝鶩，鵝，同奮其六翮，翮，翻動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

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濬。波。濬石爲戈。治其繪繳。爾○繪弋射。矢繳生絲繚。將加已

乎百仞之上。四仞十仞百仞逐漸增加。逼起後。段亦見處地愈高其勢愈危之意。彼鬪。監。同。鬪。○被著。引微繳折清風而耘。同。矣。

故書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奈○遲。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陂。陂。阪也。飲茹溪之流。茹。飲。馬也。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

姜。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蔡。即上。蔡靈侯之事。其小者

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魯昭公十一年。楚子誘蔡侯殺之。子申蓋使子發召之。遲矣。晚矣。蔡靈侯之事。其小者

也。層注而下。至此已到。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轅。連上。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四人皆楚

夏侯常在左右。鄢。反。封祿所。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賞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雲夢。澤名。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秦相。魏冉。方受命乎秦王。昭。填。眴。萌。塞之

內。填者取其地而塞。之。屈塞江夏鄢縣。而投已乎甍塞之外。至此則遲矣。晚矣。今則未爲遲也。未爲晚也。妙在說到此。竟住若加一語。便無餘味。

白話文

我做臣子的聽得有句俗語說道：「見了兔子再去找狗，也不算是慢啊；失了羊去修圈，也不算是遲啊。」古時湯武是拿百里的地方與盛起來的，桀紂有了天下是被人家滅亡的。現在

楚國地方雖則小，斷了長的，舖上短的，還有幾千里大的地方，豈但祇有一百里麼？

大王沒有看見那蜻蛉麼？六隻腳，四個翅膀，飛來飛去在天地的中間，低下頭來，去啄那蚊子和蒼蠅這一類的東西吃，抬起頭來，去受那甜蜜的露水喝，自己以為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和人家沒有什麼爭奪了。那裏知道碰着五尺的童子，正在那裏打算調了糖漿，使他黏在絲上，在那四仞多高的上面，去捉他下來，給螻蛄和螞蟻做食品呢？若說到那蜻蛉，還是細小的東西，那黃色的雀兒也，是低下頭來吃那米粒，抬起頭來停在茂盛的樹上，自己以為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和人家沒有什麼爭奪了。那裏知道做公子做王孫的，左手拿了彈弓，右手拿了彈丸，打算捉他在八丈高的上面，用他的同類去引誘他，所以白天的時候，還在樹林裏游散，到了晚上，已經調成了人家的肴饌，一剎那的時候，就落在公子的手裏了。若說到那個黃色的雀兒，還是細小的東西，還有那黃鵠，都是游散在江海的上面，棲息在池沼的邊上，低下頭來吃那鱖魚鯉魚，抬起頭來嚼那菱角香草，鼓起了牠的六箇翅膀，便能夠直上清風，飄飄搖搖在那高處飛翔，着自己以為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和人家沒有什麼爭奪了。那裏知道射鳥的人，正在那裏磨他的箭頭，修理他的黑弓，整頓了他的弓弦，打算捉他在八十丈高的上面，身上着了銳利的箭頭，帶了一些的箭絲，顛顛倒倒從半天空風裏翻身下來死了，所以他白天還在江湖裏游玩，到了晚上已經調在鼎鼐的中間了。若說到那黃鵠，還是細小的東西，那蔡國靈侯的事體，也是這個樣子。南游高阪，北登巫山，飲着那茹苾溪的泉水，吃着那湘波的鮮魚，左手抱了年輕的美妾，右

手摟了寵幸的女子，同她們來去在上蔡的地方，却不把國家的政事放在心上。却不料到那小子發正在聽着靈王的吩咐，拿了朱紅的絲繩去縛了他，把他殺死呢！那蔡靈侯的事體，還是細小，那做國王的事體，左面有一個州侯，右面有一個夏侯，車輛背後跟了那陵君和壽陵君，給他吃着封他地方俸祿的米，又拿着四方所貢的金子，同他們來去在雲夢的中間，不把天下國家的政事放在心上，那裏知道秦國的宰相魏冉，正在那裏聽着秦王的吩咐，打算要用兵來填塞江夏阻塞的地方，要拋棄大王在江夏阻塞的外面了。

觸讐說趙太后

國策

趙太后惠文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太后小子孝成王弟封之長安

為質。至兵乃出。許多事情三四語敘完此妙于用簡以下只一事運篇說不盡又妙于用繁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

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明謂字妙左師官名觸讐魯人擊讐史記作龍願見太后

盛氣而揖之。恐其言及長安君作色以拒之人而徐趨。蹣跚之狀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足病不得見久矣。次謝久不足病來見太后，竊自恕。誰久不得見竊以病足故自恕其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

望見。鄰病善也太后曰：老婦恃輦連上而行。言亦日食飲得無衰乎？呂說老婦曰：恃輦

同。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先說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繞室中行可三四里也○次說課身。少益嗜食

和于身。次說能食。自入見至此敘了。許多寒溫絕不提。起長安。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懈。左師公曰。

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又少又不肖。又自衰不得不愛。而憐之。先寫出一長安君影子。

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沒味也。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謙言死曰填溝壑。託。謂託太后也。再囑一語。引出太后心事。太后曰。丈夫亦愛

憐其少子乎。無數紆折。只要。話得此一句。對曰。甚於婦人。又逼。太后曰。婦人異甚。心事。對曰。老臣竊

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于燕。賢勝也。直說出長安君矣。卻又說太后愛之不如燕后若不爲長安君者。妙想。曰。君過

矣。不若長安君之甚。至此便。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此句是進。媼之

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或被廢或國。或反本國。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舍却長安君。單就燕后提醒太后。

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爲趙。只就。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

有在者乎。繼相繼。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他國子孫三世相繼爲侯。兩問仍用旁擊法。曰。老婦不聞

也。亦無有。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乎。孫則必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金玉重寶。前俱是用緩此則用急一步緊一步。今媼尊長

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

太后

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苦口之言

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短字與深

故以爲

其愛不若燕后。

仍找到愛長安君不如燕后。終若不爲長安君者於想。

太后曰諾。

只一諾字見左師之言未。學而太后早已心許之。

恣君之所使之

亦不說出長安君爲實如。

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賢聞之曰。人主之

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

臣乎。

通篇破碎之筆。臨了忽作受聲讀之無限感慨。

白話文

趙國的太后，新近當權，秦國趕快出兵去攻打他，那趙國的人到齊國去討救兵。齊國的人道：『一定要把長安君送來做押品纔肯出兵。』趙太后不肯。大臣們再三勸着。太后明明白白的對左右的人說道：『有人敢再說把長安君去做押品的，老身一定要不顧他的面子了。』

那時有一個做左師官，名叫觸鬻的，情願進見，太后恐他說起長安君的事體就扮起了面孔出去會他。觸鬻慢慢的走進來，到了太后面前，自己先認着有罪道：『老臣脚上生了病，竟不能夠快走着路，沒有見太后的面好久了，可是實在是爲了脚病，所以自己私下還能夠寬恕自己，但恐怕太后的玉體或有什麼不舒，所以情願來朝見朝見。』太后道：『老身只靠坐着車子在

外面走走。」觸讐道：「每天的飲食可要減少麼？」太后道：「只靠吃一口粥罷了。」觸讐道：「老臣現在很不想吃東西，便自己勉強走路，一天走三四里路，稍稍能夠吃一點所歡喜的食物，用來養活自己的身體。」太后道：「老身倒不能這個樣子呢。」這時太后的面色，已經稍爲和平些了。

左師官道：「老臣有一個下賤的兒子叫做舒祺，他年紀最輕，很不能幹，但是做臣子的已經衰老了，私下很歡喜他，憐恤他，懇求令他充一個侍衛，保衛王家的宮室，便是到死也可以做一個有名氣的人。」太后道：「我知道了，不知他有多少年紀呢？」觸讐道：「十五歲了，雖是年紀還小，老臣情願趁自己不會死的時候，把他來託給太后。」

太后道：「大丈夫也知道愛恤他的小兒子麼？」觸讐道：「却比婦人還利害呢！」太后道：「婦人和丈夫是兩樣的，恐怕還要加上幾倍呢！」觸讐對道：「老臣私下的想，以爲太后的愛惜燕后，比那愛惜長安君還要過呢。」太后道：「你想差了，那裏及得來長安君呢？」左師公道：「爺娘的愛兒子，往往替他打算長遠的計策，太后在那送燕后的時節，捏着他的脚跟，對着他流下眼淚來，想着他傷心很遠的路出去，真也可憐極了。燕后既經去了，心裏並非不想念他啊，每逢祭祀的時候，必定要禱告着她道：『望他千萬不要回來。』那不是替他長久之計，有子子孫孫接續做燕王的意思麼？」太后道：「你的話不錯。」

左師官道：「現在的三代以前，講到那趙王立成了趙國，趙王子孫封侯爵的人，他們繼續

不斷的有幾個存在呢？太后道：『沒有封侯的人了。』觸讐道：『不單是趙國，就是那別國的許多諸侯的子孫，現在還有存在麼？』太后道：『老身沒有聽得呢。』觸讐道：『這樣看來，他的禍患近一些的，便輪着他自己的身上，遠的便害了他的子孫。難道做國王的子孫是一定不好的麼？實在是因爲他的地位尊貴，卻沒有什麼功勞，俸祿豐厚，卻沒有做勞心的事體，並且拿着值錢的金玉寶貝太多啊。現在太后尊貴了長安君的位置，並且封他在肥壯豐美的地方，多給他金玉寶貝，却不叫他現在的時候，給國家建一點功勞，將來太后百年之後，叫這個長安君怎樣能夠立足在趙國呢？』老臣覺得太后替長安君想的計策眼光太短了，所以我說太后的愛惜長君不如愛惜燕后呢！太后道：『你的話不錯，憑你怎樣的差他到什麼地方去罷。』於是就替長安君備車十、一百輛，到齊國去做押品，齊國的兵便發出去了。

趙國的子義聽見這樣的事體，就說道：『做了國王的兒子，骨肉的親近，尚且不能夠靠着沒有功勞的尊貴，沒有勞心的俸祿，拿來保守他金玉寶貝，何況那做臣子的人呢！』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

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齊不稱帝故秦亦止今齊益弱。

今之齊比閔王時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

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一段敘趙事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猶豫默名性多疑故人不決曰猶豫趙事為仲連也。然難于插入故借平原君

作一頓便可。此時魯仲連適游趙。出魯仲連甚鄭重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前一段插入仲連矣

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

之敗。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長平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兩何敢言事非謙詞也正寫猶豫未決莫可如何以為仲連之地耳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今

然後吾乃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跌就轉一轉就住文法佳甚梁客辛垣衍安在。應其人在是吾請

為君責而歸之。總有騰議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繼也謂上介次介末介其位相承繼也而見之於

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見魯連先生也。衍不願見魯連亦知帝秦之說不足入高士之耳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同洩辛垣衍許諾。魯連

見辛垣衍而無言。先無言反待辛垣衍開口妙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亦自人曷為久居此圍城之

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

身。鮑焦同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常世今世以鮑焦不能從容自愛而死者固非即以爲其自傷一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

戰獲首級者權使其士虜魯使其民也。虜掠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甚也

易大臣奪情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欲同鮑焦之死所謂見將軍者欲以

助趙也。直破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

之矣。故爲硬語以生下論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

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

趙矣。一反一覆語最激昂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

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

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圻。策天子下席。赴告也天子謂烈王于安王

藩之臣田嬰齊。斥其姓名後至則斮之。斮斬也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怒斥而母婢也。而汝也

爲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

之詞

足怪。不忍其求直貫下變易大臣奪情子愛諸事且曰其為天子理應如此以見權之不可假人也然不說出亦不說盡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

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衍口中說出一畏字本體已露故使仲連得入魯仲連曰然梁之

比於秦若僕耶。得妙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海梁王。醢肉

既為僕則不難烹醢突然指出可驚可詫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倒先生又惡能

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鬼史記作九鄩鄂侯江夏鄂侯文

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

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魏去聲然而歎故拘之於牖史記作妾里之庫百日而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言與人俱稱帝王曷為卒就脯醢之地者專尊秦為帝則足以醢醢之矣○引紂專一職

聽意含吐可耐尋味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夷維地名執策而從策馬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

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同筦鍵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視膳於

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聽朝魯人投其籥閉關也不果納不得入于魯。此言魯

齊將之薛假塗同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

弔。主人必將倍殯樞。倍背也。主人背其殯。棺北面哭也。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此言鄒不肯帝齊。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反。去聲。齊強而二國拒之。必見伐。則生死皆不能盡其禮。也以米及具實尸之口中。曰飯。以珠玉實尸之口中。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承上。下。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俱應稱帝。王。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趙魏韓。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辛道。齊自

昭梁比秦如僕此特言。僕妾之不如痛屈盡情。且秦無已而帝。無已必欲為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帝秦之害如此切。虜之災可懼可駭。於

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不動言功利貴以大義則善切身則遠起。拜謝策士每為身謀而不顧大義如此。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與前魯連對平。原君語同調。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為公子無忌。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引而去。秦軍聞之而

必然也。無忌擊之而去。此其實也。故並字之初為仲連後有故實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高。人。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

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數語舉自命指盡心事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高更

白話文

秦國的兵圍困趙國邯鄲的地方，魏國的安釐王打發他的將軍晉鄙去救趙國，晉鄙也怕秦兵的勢力強大，便停住在蕩陰的地方不肯向前進去。魏王打發了客籍的將軍辛垣衍暗地的到邯鄲同了平原君去見趙王，說道：『秦兵所以要緊來圍困趙國的緣故，因爲從前和齊國的閔王爭僭皇帝的稱號；後來秦國仍舊取消皇帝的稱號，實在是因爲齊國的緣故。現在齊國愈加衰弱，只有秦國可以稱雄天下；從這樣看來，他不是一定要貪圖這座邯鄲城，他的意思想借此求皇帝做呢。趙國倘然真能夠推尊秦國做皇帝，秦王心中一定歡喜，肯撤兵回去了。』平原君聽了這話，心中疑惑不決，沒有一定的主意。

這時候魯仲連恰巧到趙國來游玩，遇到秦兵來圍攻趙國，打聽得魏將辛垣衍要叫趙國去尊奉秦國做皇帝，就去見平原君道：『這件事體打算怎樣辦呢？』平原君道：『我趙勝那裏敢議論這件大事！我趙國的兵一百多萬，多打了敗仗在外面，現在又圍住了邯鄲不去，魏王差了客將軍辛垣衍叫趙國去尊奉秦國做皇帝，那人此刻還在這裏，我趙勝那裏敢議論這件大事呢！』魯仲連說道：『起初我以爲你是天下的最有才德的公子呢，現在然後知道你不是天下

的有才德的公子了；那魏客辛垣衍在那裏？我來替你責罰他，叫他回家去。」平原君道：「讓我去喚了他來和先生見面。」

平原君就去見辛垣衍道：「齊國有一個魯仲連先生在這裏，待我來做個介紹人，和你將軍一見。」辛垣衍道：「我聽得魯仲連先生是齊國高遠的賢士啊。我辛垣衍是做著別人的臣子，如今奉了國王的差使，是有職務在身，我不願意去見魯仲連先生呢。」平原君道：「我已把你在這裏的事體，泄漏出去了。」辛垣衍方纔答應。

魯仲連見了辛垣衍却不說話。辛垣衍道：「我看住在這圍城裏邊的人，都是有求教於平原君的。現在我看先生的相貌，不像要求教平原君的人，爲什麼很長久住在這圍城當中却不去呢？」魯仲連道：「世界上的人，以爲鮑焦不能夠自然的死去的事體，都批評他說他是錯的呢；如今許多人不明白他的道理，便祇爲着自己一身的事體，那也是不對的。要知道秦國是不講究禮樂仁義的，是把首級來計功的國家啊，用權詐的手段來差使他的將士，用俘虜的待遇，差使他的百姓，倘使他竟安穩的做了皇帝，甚至天下的人都去看他的喜怒，那麼我只有跳到東海裏去自盡了，我不願意做他的百姓呢。今天所以來見你的緣故，原是要想來幫助趙國呢。」辛垣衍道：「先生幫助趙國的方法是怎樣呢？」魯仲連道：「吾將差魏國和燕國去幫助他，那齊楚二國，早已幫助他了。」辛垣衍道：「燕國我不知道，姑且丟了不論，至於魏國，那麼我就是魏國的人啊，先生怎麼能夠差使魏國來幫助他呢？」魯仲連道：「魏國沒有見到秦王

做了皇帝的害處的緣故呢。倘使魏國看到了秦王做皇帝的害處那沒一定要來幫助趙國了。」辛垣衍道：「秦國做了皇帝的害處是怎麼樣？」魯仲連道：「以前齊威王也曾講過仁義的道理了，帶領了天下各國的諸侯去朝見周王，那時周朝貧窮並且微弱，諸侯都不肯去朝見，只有齊國獨獨的去朝見他。隔了一年多時候，周烈王死了，各國的諸侯都去弔孝，獨有齊國到得最遲。周王生了氣，送喪的公文到齊國去道：『皇帝死了，猶如天塌地裂，所以接位的皇帝也走下座位來，爬在草地上，住在草屋中守喪，你是東藩的臣子，田嬰齊到得最後，便應該得死罪。』那威王就怒不可遏的罵道：『哼！你娘是丫頭的一流人，算得什麼東西呢！』但是威王這一來到底被天下的人所譏笑，所以周王活的時候去朝見他，死了就去罵他，實在因為忍不住他求得厲害呢。但那做皇帝的，總算應該這個樣子的，還沒有什麼叫人可以奇怪的地方。」辛垣衍道：「先生難道不看見那做奴才的麼？」十個人去跟着一個人指揮，難道他的力量不敵，還是智識不及麼？原是因爲怕他主人的威力啊。」魯仲連道：「不差，那魏國的比到秦國魏國好似做奴才麼？」辛垣衍道：「是的。」魯仲連道：「那麼我要使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醬。」辛垣衍聽了，就露出不快活的神氣，嘆了一聲道：「唉，那也太過了！先生的說話啊！先生又怎能夠使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醬呢？」

魯仲連道：「有道理的，待我說給你聽，從前鬼侯、鄂侯、文王，是紂王時候的三個諸侯啊。鬼侯有一個女兒，却生得很美麗，所以進獻給紂王做妃子，紂王說他不好，就把鬼侯剝成了肉醬。」

鄂侯爲了這件事體，拚命的去勸諫，極力的去辯護，所以把鄂侯的肉風成了肉乾。文王聽見了，長嘆了一口氣，因爲文王嘆氣，所以把他拘留在牖里的地方一百天工夫，想把他置之死地。爲什麼要跟着人家去俱稱帝王，到底落得一個肉乾肉醬的地步呢！齊閔王快要到魯國的時候，夷維地方的人拿着馬鞭子跟着同行，他去問魯人道：「你們打算怎樣待我們的國王？」魯人道：「我們預備把十隻牛待你們的國王。」夷維地方的人道：「這是你們那裏取得來的禮節，却這樣的看待我們國王。那個是我國的國王呢？便是皇帝啊！皇帝巡行到諸侯的地方，諸侯便離開了自己的宮殿，奉獻了鑰匙，提起了衣襟，抱了幾席，在大堂下面伺候皇帝吃飯，皇帝吃完畢了，方纔退下去聽朝。」魯人聽了他的說話，就閉了他的關，到底不去接他。閔王就不能到魯國去。快要到薛國去，替鄒國借路走過，那時鄒國的國王纔死，閔王想進去弔喪。夷維的人對鄒國的嗣王道：「皇帝來弔孝，做主人的，必定要把身體背了棺材，把靈位搬到北面的地方，然後皇帝朝着南面來弔着孝呢。」鄒國的許多臣子道：「倘使你們必定要這樣做，我們情願把劍來尋死。」所以不敢到鄒國去。那鄒魯兩國的臣子們，當他們國王活的時候，不能夠去奉事供養，死了又不能夠把米粒、貝殼和珠子、美玉去塞在國王的口內，這樣子，尚且他要把皇帝的禮節行到鄒國魯國的臣子身上，鄒魯兩國的臣子，到底還不肯受。現在秦國是有一萬輛兵車的禮節，國家魏國也是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大家都有稱皇帝的資格，爲什麼見他打了一次勝仗，就想趁此去惟尊他做皇帝，那豈不是韓魏趙三國的大臣，還不如那鄒魯兩國的奴僕婢妾啊！並

且秦國做皇帝的心不死，一旦果真做了，那麼恐怕他要改換諸侯身旁的大臣；他將要撤換他，以爲不能幹的人，去賞給他以爲明賢的人；撤換他不歡喜的人，去賞給他歡喜的人；他還要差他的子女，譏妾做了各國的嬪妃姬妾，住在魏王的宮殿內，魏王那裏能夠過安靜的日子呢？並且你將軍還怎樣能夠保住舊時的官位呢？」

辛垣衍聽他說到這裏，就站起來拜了兩拜，自己謝罪道：「我起初以爲先生是一個平常人，到了今天方纔知道先生是天下下的賢士啊！我從此回去了，不敢再說奉秦國做皇帝的事體了。」秦國的將官聽見了，因此便退兵五十里。恰巧魏國的信陵君，領了晉鄙的兵來救趙國，秦兵就退還國去了。

那時平原君想把地方來封給魯仲連，魯仲連辭謝推讓了三回，到底不肯受官位。平原君就備着酒請他，吃到快活的時候，平原君走上前去，把一千兩黃金送給魯仲連。魯仲連笑道：「人家所以要尊貴那天下下的豪士，因爲他能夠替人家排除患難，解釋紛亂，並且不受什麼酬謝的東西啊！倘使受了人家的酬謝，那就變成商人的做交易了，我仲連是不好意思做這個的。」便辭別了平原君去了，從此不再見面。

魯共公擇言

國策

梁王魏嬰史作觴諸侯於范臺。

是時魏嬰王方強，魯衛宋鄭君來朝。

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

言擇善而領下曰昔者四字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

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當戒者一。○是正。文下連類及之。齊桓公夜半不寐。歎○不。喜食也。易牙乃

煎熬燔炙。有汗而乾曰煎。乾曰熬。肉熱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

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當戒者二。晉文公得南之威。美人。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

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當戒者三。楚王莊登強臺。即章華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

湖。以臨彷彿。臨從上視下。彷彿徘徊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也。盟誓。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

池。澤陸曰陂。停水曰池。亡其國者。當戒者四。今領下。主君之尊。尊酒器。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

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上隨舉四字不意。歷皆應幸法奇妙。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危語。動人。梁王稱

善相屬。視○謂稱。善不說也。

白話文

梁國的國王和魏國的國王名叫嬰的，在范臺請許多諸侯喝酒；喝到興高彩烈的時候，便請魯國的國王舉杯，魯國的國王站起來，離了他的座位，想了幾句好話，說道：『以前堯皇帝的

女兒，教儀狄做酒，却做得味兒很好，進呈給夏禹皇，禹皇飲了，覺得他的滋味很好，從此便疏遠了夷狄，戒絕了甜酒，說道：「後世的皇帝，一定有爲了貪喝這美酒亡他的國度的。」那齊桓公在夜半的時候，覺得很不舒服，易牙就揀那桓公喜吃的東西煎的熬的熬的燒的燒的炙的炙，調和了五樣的滋味，去進呈給桓公，桓公吃得很飽，到了天明還不覺得餓，說道：「後世的皇帝，一定有爲了貪吃美味的東西亡他國度的。」那晉文公得了美人南之威，三天不上朝，就此把南之威丟開了，和他離得很遠，說道：「後世的皇帝，一定有爲了好色忘他的國度的。」那楚國的莊王走上章華臺去看崩山，但見左面是一條江，右面是一個湖，從上面望下去捨不得走，快活得竟像忘了死的一般，因此詛咒永遠不再走上這章華臺，說道：「後世的皇帝，一定有爲了那高臺和陂池亡他的國度的。」現在酒席上那主人酒杯裏的酒，髣髴是儀狄造的甜酒啊；主人請人吃的菜，他的滋味，髣髴是易牙的烹調啊；左邊坐着的女人叫白台，右邊坐着的女人叫閭須，髣髴是南之威的美麗啊；前面有夾林，後面有蘭臺，髣髴是走到強臺，上面去快活的啊；這四件事體犯了一件，已經能夠亡他的國度了，現在國王全犯了，可以自己不小心麼！梁國的國王聽了，就連聲稱贊道：「不錯不錯！」

唐睢說信陵君

國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

秦圍趙之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是秦止于海陵，公趙子無忌椎殺晉鄙，將其軍進擊秦軍，引還。○我有德趙

王自郊迎。我人德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陸下四語無頭無尾奇絕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能人不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二段上一段是實下一段是主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上二段是虛此一段是實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白話文

信陵君殺死了晉鄙，奪回了趙國的邯鄲，打败了秦國的兵，保住了趙國，趙國的國王親自到城外去迎接。那唐雎對信陵君說道：「我做臣子的聽得人家說：『天下的事體，有不可以知道的，有不可以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記的，有不可以忘記的。』」信陵君問道：「這是什麼話啊？」唐雎對道：「人家的厭惡我，不可以不知道啊；我的厭惡人家，卻不可以知道啊；人家的有恩惠於我，不可以忘記啊；我有恩惠於人家的，不可以忘記啊。現在你殺死了晉鄙，奪回了趙國的邯鄲，打败了秦國的兵，保住了趙國，這是極大的恩惠啊。現在趙國的國王親自到城外來迎接，驟然的見了趙王，只望你把施恩惠的心忘記呢！」信陵君道：「我無忌決定記着你的。」

說話」

唐睢不辱使命

國策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安陵小國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

寡人。設言易之實則寡人之秦人當發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折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

守之。弗敢易。一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睢使於秦。修好也秦王謂唐睢曰。寡人

以五百里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滅韓二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

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措錯意也。錯置也言非不能取安陵今吾以十倍之地。請

廣於君。廣其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言以秦為不能取安陵而輕之唐睢對曰。否。秦王之言不然非若是也。

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較安陵君答秦

秦王怫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寫天子之怒甚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

乎。撤過天子之怒以布衣之怒反詰之突兀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先上聲以頭搶地。耳。搶突也。寫布衣之怒醜甚

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較去免冠大字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轟

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蠅擊於殿上。專請為公子光刺吳王僚。最政為殿仲子刺韓

相俠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慶忌吳王僚子要離詐以與亡命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侵

降于天。休言徵殺辰氣軍殺字休字帶說與臣而將四矣。現前一箇若士必怒。怒必怒怒已發伏屍二人。

流血五步。伏屍流血秦王說得極大唐睢說得極小妙絕天下縞素。二人勝于百萬今日是也。今日即行挺劍而起。手即

真此段一步緊一步句句殺殺人秦王色撓也撓屈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喩矣。喩曉夫

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秦王亦善出場真英雄也

白話文

秦王打發了一個人去對安陵君道：『我想把五百里大的地方來換你們的安陵，安陵君想來總可以答允我了。』安陵君道：『蒙你大王賞賜恩惠，拿大的地方來換小的地方，果然很好。可是我們受了先王的封地，情願始終的保守這小地方，不敢拿他來交換呢！』秦王聽了，很不快活，安陵君因此便打發唐雎到秦國去。

秦王對着唐雎說道：『我拿五百里大的地方來換你們的安陵，安陵君不肯聽我的說話，這是什麼道理呢？并且我秦國滅去了韓國魏國現在你們拿了五十里的地方，反而能夠保存的緣故，就因為你那安陵君是個忠厚長者，所以不把他來放在心上啊。現在我拿十倍的地方，

請安陵君推廣些，安陵君竟不肯聽我的話，這不是輕視我麼？」唐雎回答道：「你這話錯了，不是這個意思呢。安陵君受了先王的封地，去保守他，便是拿了一千里大的地方去和他換，也不敢交換呢！何況只有五百里大的地方呢？」秦王聽了，就非常生氣，對着唐雎道：「你也會聽過皇帝的生氣麼？」唐雎對道：「做臣子的沒有聽得過呢。」秦王道：「做皇帝一生氣，能夠把死屍橫了百萬，血液流了千里。」唐雎道：「你做大王的聽得過布衣人的生氣麼？」秦王道：「布衣人的生氣，不過是丟了帽子，棄了鞋子，拿頭來撞地罷了。」唐雎道：「這種是庸俗人的生氣啊，不是英雄的生氣啊。試看那專諸去刺吳王僚的時候，掃帚星侵襲月亮，霜政去刺韓相傀的時候，白虹橫互了太陽，要離去刺王子慶忌的時候，蒼鷹在殿上相擊，這三個人都是布衣的英雄啊，藏了怒氣，沒有發泄，吉兆妖氛，就從天降下；現在合了我將要有四個了。倘使英雄必要生氣，橫屍兩人，流血五步，天下的人都穿素服，就是今日的一天啊！」就拔了劍，立上前，那時秦王的面色就露出害怕的樣子來了，便跪了下去，向他認錯道：「先生請坐！何至於氣到這樣子呢！我已明白了，那韓國魏國滅亡，安陵反拿五十里的地方來保住了這個國度，不過因為有你在裏面的緣做啊。」

樂毅報燕王書

國策

昌國軍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趙楚韓魏燕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

屬燕三城未下。三城聊莒即墨唯莒即墨未下云三城者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

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趙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齊田單詐騎

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一段敘事簡括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

伐燕。補寫燕王心事一筆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也。讓責也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

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善語周旋巧于文飾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

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讓之

前○先謝後讓，重稱先王欲以感動樂毅，詞令委折有致。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

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實斬人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

無罪而殺故逃遁奔趙。先敘不歸燕而降趙之故○前書有先

今王使使者數遇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不致斥言

侍御畜養也幸親愛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應自為計故敢以書對。一起已拆盡臣

之○應遇將軍之意。

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功名二字一篇柱臣以所學者

觀之。自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時諸侯不

以節傳之殺為魏昭王使燕遂為臣察至也○事先王之心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

父兄。正對左而使臣為亞卿。審幸臣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事先王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審幸

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驟教也齊嘗霸天下而數甚于他國其餘教遺事猶存焉閑於甲兵。習

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

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魏同盡力。魏欲得宋而盡力四國攻之。伊瀆為四國齊可

大破也。事先王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也起兵

隨而攻齊。殺令趙楚魏韓燕之兵伐齊○前幸臣之理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

於濟上。濟上濟水之西齊界也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攻入臨淄齊王闕

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事先王大呂陳於元英。故

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大邑齊鐘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元英歷室燕三宮名寧臺燕臺也。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薊邱燕都植旗幟之

應汶水名竹田曰篁言薊邱之所植植于齊汶上之竹田。上三句自齊入燕薊邱句自燕及齊。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一顧先王正自贊也。先王

以為順於其志。愜于以臣為不頓命。頓猶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

侯。封爵為昌國君。○畜幸臣之理。臣不佞。自以為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事先王之

前文筆情婉若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

故稱於後世。應前功名二字文從不廢不毀四字生出後半篇。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

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

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服之。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叙完先王事下始入議論臣聞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虛冒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吳王名闔閭故吳

王遠迹至於郢。郢楚都吳破楚長驅至郢。○善作善始。夫差。闔閭弗是也。不然于晉之說賜之鷗夷而浮之江。鷗夷羊羶也。夫差殺

子胥盛以鷗夷卒投之。○不必善成善終。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之也。燕王有

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蚤見燕上蚤知不改言子胥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自言幾不免也。夫免身全功

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免身于罪而全取齊之功以明昭王之德烈是臣之本意。離羅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

者。臣之所大恐也。離遭也。遭諱而後則壞先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奔趙。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被不可測之重罪以去燕文幸趙伐燕以爲利揆之子義寧致出此。剖明心事激揚磊落長歌可以當泣。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復轉二語結出通書之意以應起。臣雖不佞。數明奉教于君子矣。應以臣所學句。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應前侍御不察二句。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白話文

封昌國君的樂毅，爲了燕昭王聯合了韓魏趙楚燕五國的兵去打齊國，打破七十多座城池，盡把他收做郡縣，拿來做燕國的屬地，還有聊城莒城即墨城三座城池沒有打下，可是燕昭王却死了。惠王即位聽信了齊國人的反間計，疑心樂毅有不好的心思，便打發騎劫去代他領兵，樂毅就逃到趙國去，趙國封他做望諸君。齊國的田單用計策來欺騙騎劫，到底打敗了燕兵，仍舊收轉七十多座城池，拿來恢復齊國。

燕惠王那時方纔懊悔起來，恐怕趙國用了樂毅，趁燕國打敗仗的時候，領了趙兵來攻打燕國，燕王便去打發一個人去責備樂毅，並且向他謝罪道：「我先王拿全國的兵權來委託將軍，將軍爲了燕國去打破齊國，報了先王的讎恨，天下的人那一個不害怕，我怎敢有一天忘了

你將軍的功勞呢？恰巧遇到先王拋棄了羣臣，我初做國王，左右的臣子們誤了我，所以我差騎劫來代將軍領兵，原是因爲將軍在外面餐風飲露已經很久了，所以召將軍回來，姑且休息一回，替我打算打算國事。不料將軍誤會了我的意思，竟同我生了嫌隙，就此丟去了燕國，去歸附趙國爲你將軍的一身打算，果然好了，可是怎麼樣拿來報答先王待遇將軍的恩德呢？」

望諸君就打發人拿了一封信，去回答燕王道：「我做臣子的沒有才幹，不能奉承先生傳下來的教訓，拿來討好國王左右的心思，因此恐怕受刀斧的刑罰，拿來損壞先王的明察，並且又失了你國王的義氣，所以逃奔趙國，自己想來，擔了不肖的罪名，所以不敢有什麼辯白。現在你打發了使臣來指出我的差處，我恐左右諸人沒有明白我先王所以畜養幸臣的道理，並且還沒有明白我所以委身先王的心思，所以敢寫這封信來回答你。」

我做臣子的聽得以前有才學有德性的國王，不肯拿做官的俸祿去私給他的親人，祇看那功勞多的人，方纔給他；不肯拿官職隨意給他，心裏所歡喜的人，祇看才能相當的人，方纔給他。所以審察才能去授以官職的，是成功的國王；揀擇品行去結交朋友的，是立名的士子啊。我做臣子的照着自己的眼光看來，覺得先王的舉動實在有高出世人的心理，所以我做魏王的使臣到了燕國，竟能夠做燕國的將軍，這是先王過分的抬舉我，在許多賓客之中提拔我，給我做官，在許多臣子的上面，也不把這個意思和宗室大臣商酌，就命我做了亞卿；我自己以爲奉行先王的命令，承受先王的教訓，可以徵幸沒有罪了，所以受了命令，却不推辭。先王下的命

令說道：『我和齊國的冤讎，有幾代不解的怨氣，所以不管自己的力量輕重強弱，想和齊國去較量一下。』我就回答道：『齊國是承受霸國的餘業，常常打勝他國，他傳下來的事業，現在還可聽得呢。並且兵強將多，能征慣戰。大王要想去攻伐他，那末一定要聯合了天下人的力量纔好，要合了天下人的力量，沒有再快於聯合趙國的方法了。況且那淮水以北的宋地，又是楚魏二國所共同希望的。趙國倘若允許了，去約了楚魏，楚魏因爲要得那宋地，自然格外盡力，四國合力去攻打他，可以把齊國打得大破了。』先王說道：『好的。』我就親口受了先王的命令，手裏拿了出使的符節，差我到趙國去，立刻就還來覆命，大家起兵跟着我，燕國去攻打齊國，靠了上天的照應，先王的威靈，那河北的地方，竟被先王收作了自己的疆土。那濟河上面的軍士，奉了軍令去攻打齊國，打得勝仗，拿輕裝的士卒，精銳的兵將，一直趕到他們的國都，齊王便奔到莒國，不過祇能夠逃了他自己一個身體，所有珠玉財寶，車輛甲冑珍貴的器具，統統收進到燕國去。把大呂鐘拿來陳設在元英，把故鼎還歸到歷室，齊國的器具，都陳列在甯臺，薊邱的竹木都種植在汶上的竹田裏。從五霸到現在，那功勞的偉大，實在沒有勝過先王的。先王以爲順合了他的心願，並且算我並未辱命，所以劃出了一塊地方，便封我做昌國君，使我得做一個小國的諸侯，我沒有才幹，自己以爲奉行先王的命令，承受先王的教訓，可以徼幸免罪了，所以受了命令，不敢推辭。

我聽得有才學有德性的國王，看見臣子立了功勞，不肯忘記他的，將他的功勞記在春秋

的史書上。有遠見之士子，他立了名，是不肯毀壞他的，所以他的名譽，傳揚到後世。像那先王的能夠報冤洗恥，平服了萬乘的強國，收沒了人家八百年的積蓄，待到死了，丟棄他手下許多臣子的那一天，留傳下來的命令，吩咐後代子孫，多要守着他的大道理。那管理政事的大臣，所以能夠照了法令，去鑲膠姜子婢兒，拿着恩惠去施給百姓，都可以做後世的模範。我聽得善於創作的人，不必一定善於成功，善於創始的人，不必一定善於終結。像從前時候的伍子胥，一旦說信了闔閭，所以吳王的足跡，能夠到楚國的郢都，夫差不信他的話，賜他一個皮袋，把他沉在江中。祇因夫差不明白從前伍子胥的話，可以立功勞的，所以沉死了子胥，不知道懊悔。那子胥不能夠早想到國王的不能夠容納，所以到了江心裏，他的精神還不變化，講到那免了身體的刑罰，保全了攻取齊國的功勞，拿來證先王的舊功，這是我最好的計策。啊，遭了謗毀，受了誅戮，拿來墮落先王的名望，這是最害怕的事體呢。擔擲了不可測度的罪名，把幸災樂禍的事體，以為得意，那是公理上所不許的啊。我聽得古時明理的人，和人家絕交，不肯說出不好聽的話，那忠心的臣子，離開了國家，不肯謗毀他國王，來作自己的辯護。我雖則沒有才能，可是常常受教於明理的人，恐怕大王聽信了左右的說話，不能夠明白我的行為，所以敢寫信來回答你國王，望做國王的細細兒看罷。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一切無所不逐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李斯秦客卿楚上秦人○所謂一切也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通篇純用反筆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人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楚宛人迎蹇叔於宋蹇叔故州人時游宋故迎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丕豹自言奔秦公孫支游晉歸秦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一段穆公用商鞅之法商鞅衛人姓公孫氏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二段孝公用惠王用張儀之計張儀魏人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至令治強三川巴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于相北收上郡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屬楚之夷有九種鄢郢楚二邑東據城臯之險割膏腴之壤城臯屬河南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三段昭王得范雎范雎魏人廢穰侯逐華陽穰侯華陽俱太后弟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四段昭王用客○四段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妙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一段總收下即轉入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振語氣乃足又一體下反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同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結完上文乃入時事必以爲說正意矣偏又發許多譬喻滾滾不窮奇絕於絕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崑山在闕關其闕出玉有

隨和之寶隨侯珠垂明月之珠珠光如月服太阿之劍千將歐冶二人作劍一曰太阿一曰龍淵乘織離之馬織離馬名

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

何也一頓○秦王性極侈太故歷以紛華聲色之美動其心此蓋說之術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一折上是順說下是倒說則是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夾騏提不實外

廐缺驥良馬名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句法不排偶氣勢已極若折可以止矣偏作兩節寫但見其妙不見其煩所以飾後

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傅

璣之珥二○璣珠之不圓者耳璣也謂以璣傳著于珥阿縞之衣齊東阿縣所出繪帛為衣綿繡之飾飾領也不進於前而隨俗雅

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語其肆容采色儼然可以止矣又偏再衍出下節強弩穿甲勁勢未已夫擊壤叩缶

彈箏搏髀彼○瓠汲瓶也缶瓦器箏以竹為之髀股骨擊叩彈搏皆所以節歌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

間樂記桑間濮上之音謂濮水之上桑林之間衛地也韶虞武象者韶虞舜樂武象周樂異日之樂也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今棄擊壤而

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與前何也適歷今取人

則不然上邊事已多文已長不知如何收拾他只用一句折轉盡數包羅甚妙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取人正意具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去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略指前文又一意折上意而更起一筆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讓辭也，就成也。○又下二喻。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繞是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首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卻賓客以業諸侯。謂與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一段始正言逐客事。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收完崑崙之玉二段。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收完昔穆公四段。○一篇大文字，只此二語收盡更無餘蘊。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無補于民而增許多離我之人。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內既無賢皆往事他國，而樹怨於外也。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收地廣者一段完，粟谷足首資敵國等語而正意俱足。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白話文

和秦國國王同姓的大官員都去對着秦王道：『各國諸侯的人，到秦國來做官的，大都爲了他國王的游說，來離開秦國罷了，請把所有的客地人做官員的一概驅逐出去。』商量以後，當時有一個叫做李斯的，也是在驅逐中的一個。

李斯便上了一封奏章道：「我做臣子的聽得一般的官吏商量着要驅逐我們客地做官的人我暗暗的想以為這件事體實在是差了；從前穆公招請天下賢士，西面在戎地，聘請由余東面在宛城，得到百里奚，迎接蹇叔在宋國，徵求丕豹，公孫支在晉國，這五個人，一個也沒有生在秦國，可是穆公用了他們，并吞了二十個國家，遂稱霸西戎，孝公用了商鞅的法令，改換風氣，變易習俗，百姓靠着他的殷實與盛，國家靠着他的富厚強大，百姓多歡喜給國家做事體，各國的諸侯都和秦國親近，得到了楚魏的兵隊，奪得一千里的地方，直到如今，還是政治修明，國家強盛，惠王用了張儀的計策，滅亡三川的地方，并吞了巴蜀兩處地方，北面去收得了上郡，南面去收得了漢中，包圍了九夷，控制了鄢郢，東面據了城臯的險要，割取了肥美豐壯的地方，就此解散六國的約從，使他們西面服事秦國，直到了如今，功勞還在，昭王得了范雎，就此廢棄了穰侯，驅逐了華陽，強盛了公室，杜絕了私門的請託。這四個國王，都靠了客地人的幫助，才能夠得到功勞。從這樣看來，客地人有什麼對不住秦國呢？倘使這四個國王，驅逐了客地人，不能夠容納他，疏遠了賢士，不能夠任用他，這是使得國家沒有富厚的實在，並且還沒有強大的名氣了。」

現在大王得到了崑山地方的美玉，有了隨侯卞和的珠寶，掛在身上的珠子，像那月亮一般的光明，帶了太阿的寶劍，騎了織離的駿馬，豎了翠鳳的旗子，立了靈鼉的皮鼓，這幾種寶貝，並沒有一件產生在秦國的，但是國王卻歡喜他，這是什麼道理呢？假使一定要把秦國所生的纔能夠用他，那沒夜裏發光的白璧，犀角和象牙做成的器具，不應當拿來做玩要的東西，鄒魏

兩國的美女不應當住在秦王的後宮，駿馬不應當飼養在馬棚，江南的金錫不應當拿來做器用，西蜀的顏料不應當拿來做采色。如果裝飾後宮的，充作姬妾的，快活心意的事體，舒服耳目的聲色，一定要把秦國所生的纔可以用他，那沒裝宛珠的簪環，飾瓊珠的耳環，阿地的綢緞的衣服，錦華繡花的裝飾，也不應當進呈到國王面前來了！並且隨習俗的變化，裝刷美麗的趙女，也不應當立在你國王的旁邊呢。要知道打着水瓶，敲着瓦器，彈着竹箏，拍着股骨，這樣嗚嗚的唱歌，用以快活耳目的，真是秦國的音樂呢。鄭衛桑間的音樂，韶虞武象的音樂，這是別國的音樂呢。現在拋了打着水瓶的樂器，去用那鄭衛的音樂，除了彈着竹箏的樂器，取那韶虞的音樂，像這樣的做法，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快意的東西在跟前，但求稱心罷了。現在用人卻不是這樣，不問他是非，不論他曲直，祇要不是秦人，一概不用，做客人的多，一概驅逐。那沒所看重的，是在聲色珠玉，所看輕的，是在百姓呢。這不是所以王霸天下，壓服諸侯的方法呢！

我做臣子的聽得說：「地方廣闊的，那米糧必多，國家強大的，那百姓必多，兵將強壯的，那士卒必勇敢。那泰山不肯推去泥土，所以能夠成功他這樣的大河海不辭那小水，所以能夠成就這樣的深。做國王的對於百姓，一視同仁，所以能夠來明他的德行。因此不論四方的土地，別國的人民，常常四時充足美滿，鬼神降福，從前五帝三王的所以無敵天下，就是這個道理啊。現在皇上卻反拋棄了百姓，去資助那敵國，驅逐了賓客，去替那諸侯建立功業，使天下的士子退縮不敢西來，裹腳不到秦國，這就叫做「借給敵國的兵馬，送給強盜的糧草」啊。要知道物品

不生於秦國，可以寶貴的正多；士子不生於秦國，然而情願來效忠的正不少；現在驅逐客地人，叫他去幫助敵國，減少了百姓，並且增加許多冤仇，國裏面沒有賢人，國外面又去結怨諸侯，這樣的做去，要求國家沒有危險，怎樣能夠呢？

秦王聽了他的話，便廢除了逐客的命令，仍舊給李斯做着宦。

卜居

楚詞

屈原既放，風原名平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譏之遂被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

煩慮亂，不知所從，居之由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因願先生決之。詹

尹乃端筮，拂龜，端正也。筮著草端筮將以筮也。拂龜將以下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寫肯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

朴以忠乎？將送往勞聲，勞去來斯無窮乎？個款誠實傾盡貌。送往勞來謂隨俗。高下無窮不困窮也。○不知所從一寧誅鋤草莽。○以

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遊徧器也。大人謂壘幸者。○不知所從二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

貴以媮生乎？媮樂也。○不知所從三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足讐慄斯喔，伊伊嘯如

呪，而以其婦人乎？保真謂保守其天真。嘯嘗以言求媚也。慄隨也。斯語詞嘔。○不知所從四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將突梯滑稽，骨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突梯滑稽統滑稽。絜潤物。絜比絜。本方而求圓也。○不知所從五寧昂昂若千

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駒馬之小者。鳧野鴨也。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拖一句參差入。妙。○不知所從。

六 寧與黃驥亢軛乎。將隨鶩馬之迹乎。騏驎千里馬。亢當也。輶驥。橫木駕。馬領者。鶩下乘也。○不知所從。七。寧與黃鸚比翼

乎。將與雞鶩爭食乎。黃鸚大鳥。一舉千里。鶩也。○不知所從。八。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視

畢下是疥。詹尹乃心煩慮亂之由也。世溷濁而不清。溷濁。無感。無感。無感。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二句起。下句起。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寫不肯。清如此。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無感。感。○寫得又似要卜。心煩慮亂不知。○引鄙語起下文。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物指龜。而。言。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數指筮。而。言。用君之心。行君之

意。六有所字本接末句。橫插此八字奇附。龜筮誠不能知此事。

白話文

屈原被他國王革去了官以後，三年工夫，不能夠再見國王，他做官的時候，用盡了智力忠
心，終究被別人在國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把他的好處遮閉了。因此心裏很煩悶，思慮也很昏亂，
不知道走那一條路好，就去見太卜鄭詹尹道：『我有疑惑的事體，請先生代我決定。』那
詹尹便整整著草，拂拂靈龜道：『先生打算請教我什麼呢？』屈原道：『我還是誠懇老實去效

忠呢，還是跟着世俗的高下去免除困窮呢？還是去掃除茅草去盡力耕種呢？還是去游說大人先生們去求名利呢？還是正言直論，不避忌諱，去受那殺戮呢？還是跟從世俗的富貴，得過且過呢？還是拋棄了官爵，去保我的天真呢？還是諂媚人家，強顏歡笑，去委身婦人呢？還是廉潔正直去自己清高呢？還是滑稽圓轉，像那脂肪軟皮的去求媚呢？還是昂然不羣，像那千里駒馬呢？還是糊糊塗塗像那水裏的野鴨呢？還是跟了波浪的上下，苟且保全我的身體呢？還是和驥騏驎同駕車呢？還是跟劣馬的足跡呢？還是和黃鸝同飛呢？還是和雞鴨爭食呢？這種種事體，究竟是個吉那個凶？照那一條路去照那一條路走，想那世上混濁不清，拿了蟬翼以為很重，拿了千鈞以為很輕，寶貴的黃鐘，却去毀棄他，惡劣的瓦釜，反去爭鳴着，說壞話的人，反而很得意，那有才學的賢士，反而沒有官做，唉！還有什麼說呢？那個知道我是一個廉潔清貞的人啊！

詹尹聽了他的話，就拋棄了善草，辭謝屈原道：『一尺長的東西，不足一尺，便覺得短了；一寸長的東西，假使過了一寸，便覺得長了；靈龜也有不足的時候，智慧也有不明的地方，命數也有窮盡的時候，鬼神也有不通的地方，用你的心思，行你的意志，靈龜和善草，實在是不能夠知道這件事體的。』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楚襄王問於宋玉

屈原弟子
為楚大夫

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遺缺
失也

○問得宋玉對曰唯一。應然三。應有之三。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入三語客

有歌於郢顯中者都。其始曰下里巴人最下。國中屬視而和者數千人屬樂也。其

為陽阿薤械。露次下。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亦衆。其為陽春白雪高曲。國中屬而和

者不過數十人和者已寡。引商刻羽。雜以流徵紙。五音協律最高之曲。國中屬而和者不過

數人而已和者甚寡。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總上。故鳥有鳳而魚有鯢總下二段。後總此先總

後開法變。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查冥絕。如許語

墟暴僕。鬢奇於碣僚。石暮宿於孟諸崑崙山在西北去嵩山五萬里暴露也魚鬢鬢曰髮碣石近海山。夫

尺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寫鯢只下尺澤二字。先喻之以歌言行高不合于俗又喻之。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上用一段字轉此又用。上亦有之。夫聖人瑰規。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瑰偉也琦美也。與一樓寫法佳妙

轉出正意。轉結緊峭。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上亦有之。夫聖人瑰。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與

白話文

楚襄王問宋玉道：「先生的品行，或者有美中不足麼？為什麼士子百姓們都這樣的不稱

贊你呢？」宋玉回答道：「是的！確有這件事體，請大王饒恕我的罪，使臣得說完我的話。有一個別地方來的客人，在郢中唱歌，他起初唱的歌叫做下里巴人，國中團聚和他的人有幾千個；後來唱的叫做陽阿薤露，國中團聚和他的人有幾百個；到了唱那陽春白雪的歌，國中團聚和他的人不過幾十個；最後引商刻羽，用徵音相和，國中團聚和他的人只有幾個罷了。這樣看來，是曲調愈高，唱和愈少。所以鳥類之中有鳳，魚類之中有鯤，鳳高飛九千里，隔絕了雲霓，背負了蒼天，腳亂了浮雲，飛來飛去在杳冥的上面，想那籬笆裏的鸛鷓，怎能夠和他計論天地的高低呢？鯤魚朝晨出發在崑崙的地方，露出魚鬚在碣石山邊，晚上住在孟諸的大澤，想那小水裏的鯢鮓，怎樣能夠和他測量江海的大小呢？所以不獨是鳥類之中有鳳，魚類之中有鯢，那人類裏面也有的，要知道聖人的偉大的意志，美滿的行爲，高出衆人的上面，一個人住着那些世界上鄙俗的百姓，又怎麼能夠知道我做臣子的在這裏做什麼事體呢？」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五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五帝黃帝顓頊帝堯舜尙久遠也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然尙書獨

載堯以來其可徵而信者莫如尙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載黃帝顓頊帝舜則所徵者猶有藉於他書也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

同紳先生難言之駢訓也百家雖言黃帝又迷於神怪皆非典雅之訓故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

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帝繫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孔子傳於宰我而儒者疑非聖人之言故不傳以為實則似未可全徵而信也余嘗西至空

峒峒峒山名黃帝北過涿鹿涿鹿亦山名在雋州山側有東漸點東南西北與於海南浮江淮矣籍中作映帶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身所涉歷見所在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舊蹟與其風俗教化固有不同則他書

之言黃帝者亦或古文尙書也大要以不肯尙書所載者為道于是然太予觀春

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予觀春

見於他說况尙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所遺佚者黃帝以下之事乃時時見於他說如百非

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摺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乎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事在疑信間則當會其意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探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為之言也

九 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

雅馴

故著為本紀書首。

余非止據尚書論次以下且并黃帝顛項帝鑿而論次之于五帝德等書擇其言

尤雅者取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白話文

太史公說道：『講究學問的讀書人，都稱贊五帝的功勞，那是已經很久遠的了。可是尚書上邊，也不過記載堯舜以來的歷史，那五帝卻沒有談到。至於那百家記載黃帝，文辭又不雅馴，當世的大人先生們，也不敢說他什麼。孔子所傳說下來的話，有子問五帝德和那帝繫姓兩篇一般的讀書人，又不敢信以為真。我曾經西到空峒山，北過涿鹿山，東到海邊，南到長江淮水所過的地方，那地方的鄉長耆老們，往往說黃帝堯舜的事體很多，風俗教化實在有不同的地方，總之不背尚書所載的事體，那就差不多了。我看春秋國語，他所發明的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很是明顯，但是一般的讀書人，不去細心去考究他，他所表現的事體，從風俗教化上看來，都不虛空，那也未始不可徵信。要知道尚書的缺亡，實在有間隙可尋的地方，他的遺聞軼事，時常在百家諸書上看見，不是好學深思，肚子裏明白他的意思的人，原是不容易對那見識淺薄的人說得明白呢。』我並黃帝顛項帝鑿，以次敘述，據他記載中最雅馴的，所以寫在本紀中的第一篇。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時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

邪。何興之暴也。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暴驟也。○從興之暴想到舜然舜羽。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公論贊往往從間處寫極有手眼。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去聲豪傑譴起。相與並爭。不可勝升數。上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遂起言多也。斯數語逼入。時相與爭天下者不可勝數而欲崛起定霸蓋亦甚難。○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

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相。乘勢乘豪傑之勢也。五諸侯齊起。韓魏燕。○一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昔關中懷楚謂屈東籬而

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三貶駁。○前後與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並

二貶

白話文

太史公說道：「我聽得周生說：『舜皇帝的眼睛重瞳子。』又聽得項羽也是重瞳子。難道項羽是舜皇帝的後嗣麼？爲什麼發達得這樣快呢？想那時候秦朝不能夠修理他的政治陳

涉第一個發難，當時有本領的豪傑，好似蜜蜂一般的起來，大家同時爭奪天下，不知有多少人。但是這個項羽並不是有尺寸的地方，趁了這時機，崛起在田野的中間來打天下，隔了三年工夫，就此領了齊、趙、韓、魏、燕，去滅亡了秦國，分開天下的地方，封人做王做侯，一切的政事，都從他手裏發出來，自己稱為霸王。他的王位，雖然沒有結果，可是他這樣子的威風，近幾百年來，還沒有過這樣的人呢！

等到了項羽背棄關中所訂的條約，東降彭城，放逐了義帝，自己稱做皇帝，弄到人心離散，不來聽他的號令，卻又怨恨王侯們不肯幫忙，那就錯了自己誇張打仗的功勞，用他一個人的見識，却不肯學古時聖賢的方法，想把武力去征伐，治理那天下，建立那霸王的事業，可是隔了五年工夫，到底亡了他的國家，身子死在東城，還沒有覺悟自己的錯誤，不肯責備自己，那真錯了！倒反說「天要來亡我，不是我用兵的罪孽」，拿這句話來掩飾自己的過失，難道不是沒有理麼！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二世}楚^項之際^{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曰初作難發於陳涉^一，^段虐戾滅秦自項^氏，^二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同，成於漢家^{祚位也○三}。五年之間，號令三嬗^{段三標寫法}。

同
舜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三層謂陳涉項氏漢高祖○總承上三段作結昔虞夏之興。積善累

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考之於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也○一段湯武之

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

後乃放弑。會孟津二句單言武王舉武以見湯耳○二段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

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章顯天也○三段○俱反上三段數十年十餘世百有餘載句中有眼以德若彼。指四代用力

如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總承上三段作結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倒於

是無尺土之封。墮名城。銷鋒鏑。鉏鉏鉏也維計度也另起一舉下鉏鉏鉏也維計度也另起一舉下豪傑。維萬世之安。鉏鉏也維計度也另起一舉下

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高祖起于亭長合從宗討伐。軼於二代。與豪傑并力攻秦即捷轉單寫高祖慷慨作結

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前言一統之事業既極其難高祖獨立而成帝業蓋由秦無尺土之封足以資助賢者而為之驅除其所難耳○一層故憤發其所

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無土不王安成帝業蓋古語也高帝憤發閭巷安在其為無土不王也○二層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高祖或乃傳之所謂大聖故不可以常理拘蓋有天意存乎其間矣○三層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若非大聖孰能當此家傑並爭之日獨受天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白話文

太史公讀了秦朝末年楚國起初時候的史書，說道：「起初發難的是陳涉，用兇狠的手段去滅去了秦國。自從姓項的出來，撥除了禍亂，誅伐了兇暴，平定了天下，到底得了皇帝的基業，成功在漢朝五年的中間，號令改了三次，自有歷史到現在，從來沒有做皇帝換朝代像這樣的快呢！」

從以前虞夏的興起來，在那幾十年中間，做了許多好事，投了許多功勞，他的恩惠都施到百姓的身上，暫時代替國王管理政事，還要攷察天意，方纔敢坐皇帝的位子。湯武的能夠做皇帝，是從他們的祖宗契和后稷，修仁行義了十幾代，不約而同的與八百諸侯，相會在孟津的地方，他還以為不會到可以做皇帝的時候，直到後來，方纔趕去了桀王，殺死了紂王。秦國在襄公時候發起，在文公繆公時候興旺起來，到了獻公孝公的以後，慢慢的好似蠶食桑葉般的，去佔那六國，又過一百多年，到了始皇手裏，方纔能夠并吞諸侯。用的德性好像虞夏商周用的兵力好像秦王，原來統一天下，竟有像這樣的不容易呢！

秦朝稱了皇帝以後，以為從前戰爭不休，實在因為有了諸侯的緣故，所以沒有把寸土尺地，去封給功臣子弟。折墮了有名的城池，鎔化了刀鎗鐵器，殺死了英雄豪傑，想從此打算萬代的安逸，可是漢高祖，從里巷裏起來，聯合了天下的英雄，去討伐那暴虐的秦朝，勝過那湯武的放弑，從前秦朝的禁令，恰好可以幫助賢人，替百姓排除患難。所以高祖發憤自強，就做了天下的豪傑，怎麼說沒有地方，便不能夠做皇帝呢？這就是書上所說的大聖罷！怎麼不是天意啊？

麼不是天意啊？假使不是大聖，什麼人能夠當這多許豪傑併力攻秦的時候，受命上天，做這皇帝呢？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

功，明其等曰伐。闕積曰曰闕，計其任事之久，因經歷也。○先立一案。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

泰山若厲。同。闕國以永甯，爰及苗裔。至名帶厲國猶未絕，蓋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始未嘗不欲

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其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其根本承上封爵之誓，意枝葉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孫驕溢亡國意。

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察其始封與所以失侯者。○曰異哉所聞，異哉

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不待枝葉已陵夷衰微也。又為一歎。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萬國乃義以

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同。藩

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篤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著。○又引一案。自

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纔有十分之二三。

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昔日之衰。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息蕃，何

曹

絳勃嬰灌嬰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信。富厚如之。今日盛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駢作

至太初。太初武帝年號百年之間。見現侯五。見在為侯者僅五人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毛矣。耗盡也。○因盛而衰。○

網亦少密焉。冷句帶諷。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仍歸到不能自全上。○兩句與上篇子仁義而不坐法亡國兩句兩轉作兩層。叠四歎居今之世。漢志古之道。周夏商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

豈可緝魂平。可合而強同之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而並論也。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應察其首封所亦富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輿異哉所聞句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歎於是謹其終始。

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有覽焉。結出所以作表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白話文

太史公道：「古時做臣子的人，他的功勞，可以分做五等：拿他的德行來建立宗廟，安定國度的叫做勳，拿他說話來立功勞的叫做勞，拿他的武力來立功勞的叫做功，記明他立功勞的多少，分着賞賜的高低，叫做伐。記算他任事長短的叫作閔。當他們封爵的時候，宣誓道：『到了

那黃河像衣帶的樣兒，泰山像砥石的樣兒，國家還是永遠的安甯，直傳到那沒有窮盡的子孫手裏！這樣看來，他們起初的時候，也未嘗不想堅固他的根本，後來爲了子孫日漸夷平，就此衰敗起來了。我讀着高祖時候一班封侯功臣的表冊，細察他初封的時候，和那所以失侯的道理，那真是和上面所聽得的完全不同！書經上面說道：「堯皇帝以前的許多國度，多和和睦睦，到了夏朝商朝手裏，有的已經幾千年了。」原來周朝時候所封的八百個小國，度經過幽王厲王以後，見在春秋尚書，還有唐虞時候的侯國伯國，經過三個朝代，一千多年的工夫，自己能夠保護自己做皇帝的，難道不是篤信仁義，奉守王法的人麼！

漢朝開國的時候，功臣受封的有一百多人，這時候天下方纔平定，所以大的城池，和有名的地方，戶口散亡的不少，計算起來，不過十成中的兩三成，因此大的侯爵他封的地方，也不過一萬人家，小的祇有五六百戶罷了。後來隔了幾代，那百姓都回到鄉里，戶口方纔繁盛，蕭何、曹參、絳灌嬰等，封侯的地方，竟有了四萬的戶口，小的侯國的戶口也加了一倍，富貴殷厚，也是照他們一樣。然而他們的子孫，驕奢淫逸，忘卻了祖上創業的艱難，一直荒淫。到武帝時候，這一百年中間，現在所存的諸侯祇有五個，別的諸侯都犯了罪，送了性命，亡了國家，差不多完結了！因此國法也稍稍嚴密一點呢！但是仍舊沒有自己能夠小心謹慎，不去犯那時候的國法呢。

住在現在的世界，能夠記那虞夏商周的事體，固然可以靠着他自己，鑑別自己的得失，

不過因為時間的不同，也未必能夠統統一樣呢！那做皇帝的，各有各的禮教，各有各的環境，祇要拿成功做標準就是了，難道可以強使相同的麼？看他所以得到尊貴寵愛，和他所以遭廢棄恥辱的緣故，這也是當世得失的會萃所，何必定要開舊時的事體呢？於是就謹慎記他的始末，表明他的事體在那文章上面，但很有許多地方，不能夠原原本本的說出，所以把那顯明的說了出來，疑惑的暫且不寫；假使後代有學問的人，要查查考他的盛衰，議論他的事體，也可以把他作為參考書看了！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景行，大道也。借詩虛籠起

余讀孔氏書，遺書一，想見其為人，心鄉往之。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遺器二，諸生以時

習禮其家，遺教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心鄉往之。聖無能名，又何容論贊史公，只就其遺書遺教，以自言其鄉往之誠虛神宏，深為得體。天下

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筆更透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

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可謂至聖矣。定發

白話文

太史公道：「詩經上面有兩句話道：『那高山是可以叫人仰望的啊！那道路是可以叫人走着的啊！雖說是不能夠走到高山大路上去，但是我的魂靈已跟着他去了。』我讀了孔子的書，可以想見他的做人，跑到了從前的魯國，看見了仲尼的廟堂和他用的車輛衣服禮器，那些學官弟子，依着一定時候，在他家習禮，我看了以後，底頭想着，竟捨不得離開這地方呢！想那天下午做帝王的人，和那歷代有德的人，實在多極了，當時固然榮耀，到了死後也就罷了！孔子是一個平常的人，名氣直傳了十幾代，請書人都宗他的學說，從做皇帝做侯爵的起，直到那全中國談六藝的人，那一個不把孔夫子的學說，來做折中的道理，那真可以算得一個有學問有道德極頂聰明的人了！」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皇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夏之興也，以塗山。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受命。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為女。○受命。殷之興也，以有娥。有娥，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受命。紂之殺也，嬖妲己。紂伐有蘇氏，以妲己為女。○受命。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壬○帝嚳，有妃有部氏之女曰姜原，生而稷為周始祖。太任，文王之母。○受命。而幽王之禽也，褒姒淫於褒。包，褒姒，褒國之女，姓也。○繼體。○序三段。姒，項受命繼體之君，而一正一反，句法變化。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降，降也。

豈降二女子媿澗發理也降下嫁也媿澗媿水之北舜所居也言先料理下嫁二女子媿水之酒也。春秋譏不親迎。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曰外逆不取此何以書譏爾何譏譏始不親迎也。夫
 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點五經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
 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又補出樂人能弘道。六經無如命何。起下甚哉妃配匹
 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因命字起既驩合矣或不
 能成子姓。子姓子孫也○指皇帝后源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平其中。指戚夫人王皇后栗豈非
 命也哉。結住命字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又以性命並言即孟子命也子命也有性焉之意

白話文

古來受天命的皇帝，和那繼續一統遵守法度的皇帝，不單靠內裏的德行修明，原也靠那
 皇后家裏的親戚來幫助他呢！夏朝的發達，是靠著娶了塗山氏的女兒；但是那桀王的被趕走，
 是因為寵幸了有施氏的妹喜；殷朝的發達，是靠著娶了有娥國的女兒；但是紂王的送去性命，
 是因為寵幸了有蘇氏的妲己；周朝的發達，是靠著娶了有邵氏的女兒；姜原和太任，但是幽王
 的被人捉去，是因為荒淫在褒國的女兒褒姒，所以易的始基是乾坤二卦，詩的起頭是關雎一
 章，書經上稱贊堯的二女下嫁，春秋書裏譏諷娶不親迎。夫婦的交際，是人道中間最大的倫常。

禮的作用，只有婚姻的事體最要留心的。要知道音樂調和了，那四時的氣候也平正了，陰陽的變化是萬物的統系啊，怎可以不謹慎呢！人縱然能擴大了道義，可是對於天命實在沒法子可想的。那夫婦的愛情，可算至乎其極了，雖是做皇帝的，也不能夠得着他臣子身上，雖是做父親的，也不能夠得着他兒子身上，何況是卑下的人呢？既經歡喜好合了，也許還不能夠成家得子呢，能夠成家得子了，也許還不能夠保他的終身呢，這難道不是天命麼？孔子所以少談命理，祇因為不容易講啊，不是通達了陰陽變化的道理的人，怎麼能夠知道那性命的道理呢？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可信以為實。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二篇。詩書雖有缺亡，然尙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則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先開間引起。堯將遜位，讓於虞舜。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天下引起，擬人於其倫是極。重伯夷處。舜禹之間，岳牧咸薦。岳四岳，皆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牧九州之牧，又十二牧。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舜禹皆典職事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授政以攝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即虞夏之文，知堯舜禪讓之難，以見堯讓許由，湯讓光隨之妄。而說者曰：子難記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許由字武仲，堯欲致天下而讓焉，乃逃隱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上。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卜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此何以稱焉。堯舜讓位若斯之難，則許由隨光之讓或說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人。太史公曰：凡篇中忽插太史公四字，皆遞述其父謗之言。余登箕山其上蓋

有許由冢云。又似實有其人。○又引一許由。光先為伯夷。魏帖。魏令人不辨。實主神於無比。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孔子是一篇之主。如吳

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又謂一吳太伯帶出伯夷者不專為伯夷者是另一法。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不少略見則其人終歸有無之間未可據以為實。○又回映由光一筆繞觀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有詩。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以孔子接下叔齊附傳。余悲伯夷之意。悲其兄弟相讓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軼

詩可異焉。軼詩即下采薇之詩也不入正篇故云。軼其詩有涉於怨與孔子之言不合故可異。○倒提一句妙。其傳曰。始正序伯夷事。蓋伯夷已先有傳也。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

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

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序伯夷實甚平實。前淨蓋前後文章多跌宕。此不得不平實章法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軼前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悲憤。語落流利。理據此。歌隨之。租也。遂餓死于首陽山。詩與傳畢。由此觀之。

怨邪非邪。與前諸賦詩可異句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感慨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

非邪積仁絜潔行如此而餓死。就夷齊餓死上翻出露論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

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

辜肝人之肉脍人肝而膾之暴戾恣睢諱○恣睢謂恣行爲睚怒之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有堯舜由光諸人故又引顏淵盜跖二人照應章法若至近

世操行不軌事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

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又即近世人一反一正以足上意作兩層為妙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雙結一句以極咏歎三非邪呼應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上兩段開孔子之言合說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兩節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

上伯又引孔子之言以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讓行不軌以下此指擇地而蹈以下○又以詠歎作一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又引孔子之言以名字反覆到底賈子賈子諡曰貪夫徇財列夫徇名物曰徇夸者死權食權勢以務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

馮平生馮特其生○引賈子四句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雷與致雲虎嘯風烈聖人作而

萬物覩聖人一人類之首也故與起于時而人民皆爭先快覩○引易經五句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皆頌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即

無意之同於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因滅而不稱悲夫一反惡沒世而名不稱閭巷

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士墨賢立言傳世者○承上二

而名顯于後世由先未經孔子序列故後世無聞
所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寓慨無窮

白話文

歡喜讀書的人，那記事的书籍一定讀得很多，還要到六藝上去考證；那詩經書經雖是有些缺少的地方，但是虞夏的事體，可以知道了。唐堯打算退位的時候，讓給虞舜，舜和禹的當兒，四岳九牧都互相推薦他，纔叫他先就位試政，守了幾十年職務，看他的功勞力量已經發達了，方才授他政事。這是明示天下是極重的寶器，那做國王的是天下的大統，所以傳讓天下是這樣的不容易啊。但那做書的人說：一堯皇帝讓天下給許由，許由不肯受，以為是恥辱的事體，便逃去隱居了；到了夏朝的時候，也有兩個不肯受天下的人，叫做卞隨務光的。這些話恐怕是未必實有其事罷。太史公道：「我跑到箕山上面的時候，那山上真的似乎有許由的坟墓呢。孔子依次排列古時候許多有德性有學問的人，好像那吳太伯、伯夷的一類，說得很詳細了。就我

所聽見過的那許由、務光兩人，行義很高，在詩書上卻沒有一些兒看見，這是什麼道理呢？孔子道：「伯夷、叔齊二人能夠不記念人家舊時的惡事，所以怨恨他的人因此很少；他們的餓死首陽，就是求仁得仁，還有什麼怨望呢？」我悲痛伯夷的用意，瞧那遺散的詩句，實在有些疑心啊。

他的傳記上說：「伯夷、叔齊是孤竹國王的兩個兒子，當他們父親在世的時候，要想立叔齊做太子，到父親死了，叔齊便讓給伯夷，伯夷道：『這是父親的命令啊。』就此逃奔到別地方去了。叔齊也不肯做國王，便也逃了出去。國中的人立他第二個兒子。這時候伯夷、叔齊聽得西伯姬昌喜歡收養老人，就想去歸附他，待到了周地，這個姬昌已經死了，武王載了木主，追稱姬昌做文王，便向東而去伐紂王。伯夷、叔齊扣住他的馬頭，勸着武王道：『你父親死了不葬，反而起來弄兵，可以算得孝子嗎？自己居臣子的地位，去殺那做皇帝的人，可以算得仁義嗎？』那時武王兩旁的人就要將他二人殺掉。姜太公道：『這個是有義的人啊。』便扶了起來，請他到別處去。後來武王把殷亂平定，天下的人都來歸附周室，獨有伯夷、叔齊認他的行為不正，立志不吃周朝的米粟，隱在首陽山上，采些薇菜當飯吃。到餓得將死的時候，作了一首絕命歌道：『跑上那座西面的高山呀，采着山上的薇草，吃了把凶暴的皇帝來換凶暴的人啊！不知道自己差誤，那古時的神農、虞、夏，什麼這樣匆匆的過去啊！我那裏可以歸去啊！可嘆呀，可嘆！我快要死了，也是我的命運衰敗啊。』就此餓死在首陽山上面。』照這個樣子看來，他心裏是怨恨。

呢？還是不怨恨呢？

有人說道：「天待人的道理沒有私心的，他常常拿好心思想去看待有奸心的人。」像那伯夷、叔齊的一等人，可以算得是好人，還是不是好人呢？他積累仁義，潔修自己的德行，這樣竟會餓死了。還有那孔夫子所教的七十個學生，這一流人，仲尼單稱顏淵是好學的，但是顏淵常常沒有錢，便是吃的糟糠，也還吃不飽，并且早早的天死了。上天的報答好人，竟是這樣的麼？那盜跖天天殺了無罪的人，煮著人的肝炙著人的肉吃着，橫暴兇惡，聚了幾千個黨徒，橫行天下，後來竟好好的病死，他是靠的什麼德行呢？這是尤其彰明較著的事體啊。就如到了近代，有的人所做的事體很不規矩，所辦的事體多是犯法的，但是他終身反而安逸快樂，富貴殷厚，隔了幾代不斷有的人揀了地方，纔去居住，不肯多說無謂的言語，走路不走小路，不是公正的事體不肯出力去做他，但是這種人受着禍患災難的，實在多得不可以計算，我真疑惑得很。或者這就是上天的道理，究竟是呢？不是呢？孔夫子說道：「心思不同的，大家不能夠在一塊兒做着事體，也祇得聽各人的志向去做罷了。」所以他說道：「倘然富貴這件事體，如果以追求，那就叫我做執鞭的人，我也願意去做的，如果不可以追求的，還是從我所喜歡的做去。」到了天氣寒冷了，纔知道松柏的後凋，世上的人都是混濁了，清高的士子方纔顯露。難道他只重在餓死，不重在道德麼？明白道理的人最恨身死了，名譽不傳揚在後世。賈誼說道：「貪財帛的人一定死在財帛上有烈性的人一定死在名譽上，驕傲的人一定死在權勢下，那平常的人祇知道保持自己

的生命。』同是一般的燈火，自然互相照着，同是一般的物類，自然互相應求，雲跟着龍，風跟着虎，聖人的創作，人民都以先覩爲快，像那伯夷、叔齊，雖是賢人，得了孔夫子的稱揚，名譽就更加彰明，顏淵雖是力學，他得了附驥的機會，德行更加顯著。山野地方的士子，他的行藏都瞋時機來做進退，像這一類的人，竟埋沒了名聲，不能夠在後世稱揚，真是可憐得很啊！那住在街巷裏的人，要砥礪自己的行爲，成功名譽的，不是靠着德高望重的人，怎麼能夠把名譽傳在後世呢？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潁水出潁城，今有潁上縣。少時常與鮑叔牙齊大夫游。鮑叔知其賢。一篇以鮑叔牙

以鮑叔牙管仲貧困，常欺鮑叔。自與之類也。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千古良友已而鮑叔事

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

進管仲。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

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一身事業，只數語略寫。管仲曰：

即述仲語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一事最易知，然

知者絕少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

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不利時之吾嘗三戰三

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

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此四事最難知。唯其友深知之。忽排五段前實事。既略此處。

事獨詳前以緊節勝此。以排語勝相間成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總收知我字。句中有淚。鮑叔既進管仲。接以身下

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十餘世是言鮑叔案隱指管仲。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

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以贊語作結。了鮑叔案。管仲既任政相齊。間接一匡九合前已總序。此又另出一頭。重提再序。局勢縱橫。無所不可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此句是管仲治齊之綱。一同字生下六個因字。故其稱曰。

是夷晉著書所稱管子者。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上服度上之服御物有制。

度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固安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禮義。罷恥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

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

轉敗而為功。二句得管仲之骨髓。賞輕重。慎權衡。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一部管子收盡數行。因禍為福。二句又生下三段。桓公實怒少姬。

南襲蔡。桓公與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湯公公怒歸蔡姬。而弗絕蔡人嫁之。因伐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

實北征山戎。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

曹沫錄之約。管仲因而信之。桓公與魯會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以爲倍信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

侯由是歸齊。此皆一匡九合中事又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實也。結之綴完上節管子富擬

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收完任政相

下作晏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由上接下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萊今東事齊靈

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節儉力行四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與管仲

謂權衡量度而行也○二十五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謂直道無道即衡

縲綬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闈久之越石父請絕。賢者固

晏子懼。學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不絕之速也。石父曰不

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同於知己者。案方吾在縲綬中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綬之中。前以知己論管仲

是史公著意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

點綴聯合處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掃盡情狀既而歸其妻請去。

人亦先作一繼石父請
絕御妻請去作一樣寫

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看人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

自以分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亦奇晏子怪而問之寫出有
心人御以實對

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仲著
書篇名及晏子春秋晏子春
秋七篇詳哉

其言之也因二子書已詳言
故史公傳以略勝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

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表明作兩傳之旨
先總說下乃分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

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取駁處
意源融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

上下能相親三句出孝經事君章言君有美惡臣將順而匡救之故君臣能相親協
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豈管仲之謂乎極抑竭
之致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崔杼弑莊公晏嬰入執莊公尸服
而哭之成禮而出○補傳所未及豈所謂見義不為

無勇者邪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
非克亂之才故史公以無勇贊之至其諫說犯君之顏即傳中所謂危言危
行衡衡命是也此所謂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進思盡忠八字亦出孝
經事君章○極贊晏子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

慕焉執鞭暗用御者事史公以李陵放被刑漢法腐刑許願而生平安遊故
意無能如晏子解主膝願石父者自傷不過斯入故作此憤激之詞耳

白話文

齊國有一個姓管名仲號叫夷吾的，是穎上地方的人。年紀輕的時候，常常和鮑叔牙做朋友。鮑叔牙知道他是能幹的。管仲家裏貧窮，常常佔鮑叔牙的便宜。鮑叔牙總好好的待他，卻沒有一句話說過。後來鮑叔牙在齊國的公子小白的前面做官，管仲在公子糾的前面做官，到小白做了桓公，公子糾死了，管仲做了囚犯，叔牙就在桓公那裏稱贊管仲的才學，薦舉他做宰相。管仲既管着齊國的政事，桓公就此靠着他就成了霸業。九次約合諸侯，做一番匡正天下的事業。這都是管仲的策略啊。管仲道：「我當初窮困的時候，常常和鮑叔牙合夥經商，分起紅利來，往往自己多給些。鮑叔牙並不以我爲貪財，這是他知道我貧窮的緣故呢。我常常替鮑叔牙謀劃事體，偏偏格外的困窮。鮑叔牙並不以我爲愚笨，這是他知道時會有利而不利的緣故呢。我曾經三次出去做官，但是三次却被國王輦走。鮑叔牙並不以我爲沒有才學，這是他知道我沒有逢着機會的緣故呢。我曾經三次打仗，却是三次打敗逃走。鮑叔牙並不以我爲膽小，這是他知道我有老母的緣故呢。公子糾打了敗仗，召忽爲太子送了性命，我坐在囚車裏，受了許多恥辱。鮑叔牙並不以我爲沒有廉恥，這是他知道我不差那區區小節，卻差那功名不能夠露在後世的緣故呢。唉！這真是「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鮑叔牙了！」鮑叔牙既經推舉了管仲，情願做他的僚屬。他的子孫世世代代，在齊國吃俸祿，有封地的，足有十幾代，常常做有名的大官。所以

天下不稱贊管仲的賢明，卻稱贊鮑叔牙的能夠識人呢。管仲既在齊國做了宰相，手握了政權，把小小的齊國，在那海邊流通貨物，積聚財帛，富國彊兵，和百姓好惡相同，所以他自己稱述道：「倉廩充實了，方纔知道禮數節操，衣食足夠了，方纔知道榮耀恥辱，在上的御物有度，那父母兄弟妻子方纔安樂了，禮義廉恥，不能夠大大的整頓，國家就要滅亡了。國家的命令，好比流水的源頭，命令能夠順着百姓的意思，所以議論淺近，很容易實行。百姓所要的就去給他，百姓所不要的就去除掉他。」他這樣的施行國政，國家便興旺起來了。凡是遇到有禍水的事體，却變做有好處的事體了。凡是遇到沒有功勞的事體，却變成有功勞了。寶貴那金錢，慎立那權衡。當時桓公心裏實在怨恨蔡國嫁了少姬，便帶了兵偷偷的到南而去攻打蔡國。管仲就趁這個時候去打楚國，責備他不進貢包茅，到周朝皇帝的家裏去。桓公實在是北面去征伐山戎，管仲因此叫燕國整頓召公的國政。桓公在柯地和魯莊公相會，要違反被曹沫所劫成的約章。管仲便竭力勸桓公踐約各國諸侯，從此都歸附了齊國。所以他說道：「要知道現在給他的就是後來取他的法子，這是國政的法寶啊。」管仲家裏的富厚，此得上國王家裏有三歸的台，又有安置酒杯的石墩，但是齊國的人並不批評他奢侈。管仲死了以後，齊國執政的人一直奉行他的法規，常常能夠勝過那各國諸侯。後來隔了一百多年，出了一個晏平仲，名字叫嬰，是齊國萊州夷維地方的人在齊國的靈公、莊公、景公跟前做官，因為他能夠行節儉的事體，所以齊國的人敬重他，待到他做了齊國的宰相，吃飯的時候沒有兩樣肉做的菜，他的妾不穿綢衣。他在朝

廷上邊，國王有話問他，他就正當當的，沒有話問他，就正當當的辦事。在國家所行的命令，有道理的時候，就順着命令去做事，沒有道理的時候，他便斟酌命令去做事。所以做了三代國王的臣子，在諸侯那裏很有名望。有一個越石父，很有賢明的聲望，在囚獄的中間，一天，晏子出來，在路上遇見他，連忙解了左邊的一匹馬來贖他的罪，給他坐在車裏，一同回到家裏，晏嬰忘了和他客氣一句，便進內室去了。隔了許多日子，越石父來請求絕交，晏子吃了一驚，趕緊除了衣冠向他謝罪道：『嬰雖沒有才學，但是總算能夠免了你的厄運，為什麼請求絕交？這樣快呢？』越石父道：『不是這樣說的，我聽得有才學的人，原應該受屈在不知己的朋友手裏，卻能夠得意在知己朋友手裏的，當我在囚獄中間的時候，他們沒有知道我，現在先生既已知道我了，肯來贖我的罪，就是知道我了。知道了我，却不拿禮來待我，我還不如在囚獄中間的好。』晏子於是就請他進來，做了他的上客。晏子做了齊國的宰相，有一天，坐了車子出來，他車夫的妻子，在門縫裏偷看他的丈夫，看見他丈夫做了宰相的車夫，遮了車蓋，鞭著四馬，意氣揚揚，很是自鳴得意的樣子。後來車夫回家，他的妻子請求離婚。車夫問他的緣故，他的妻子道：『晏子的身長不滿六尺，卻做了齊國的宰相，他的名望傳佈在諸侯那裏，方纔我看他出來，志氣很是深沉，卻常常存着自居人下的心思，現在你有了八尺長的身子，倒做了人家的車夫，但是看你的意思，像很是自足，所以我請求離婚啊。』後來他丈夫就自己卑小拘謹起來。晏子好生奇怪，就去問他，車夫竟老實的說了出來，晏子就薦他做了一個大夫官。

太史公司馬遷道：『我讀了管子書中的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這幾篇和晏子春秋中的文章，說得詳細之極了。他所說的事體，已經見他所著的書上，想看他行事的因，此編那列傳至於他的書，世界上許多人都有了，所以不論單論他的軼事，管仲是世上所稱說的賢臣，但是孔子卻輕視他，難道因為周道衰微桓公既是賢明，不去勸他做帝王的事業，卻教他做着霸業麼？孝經裏有句話說：『要順着推廣他的好處，幫助救正他的惡處，所以上下能夠互相親近啊。』難道是對管仲說的麼？當晏子伏着莊公的尸身哭着，看他行過了收殮的禮，方纔出去，這難道是見義不做沒有勇氣的一句話麼？至於他的規勸國王能夠直言不諱，這個就是所說的進想盡些忠心，退想補些過失的意思麼？倘使晏子現在還生，我雖是替他拿着馬鞭子做奴才，也很是歡喜羨慕的。』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徒即今左右拾遺之徒。博聞彊志，明發治亂，嫻於辭令。嫻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總敘任用之專，後段節節敘其疏而放，始得原委。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此句拍入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諷原著作

其能一節虛奪
草稿一節實

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出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

語中庸
主之忌

土怒而疏屈平。以下並史公變調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詔之蔽明

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先寫作離
騷之由

離騷者，猶

離憂也。

離遭也○註一句
下忽入騷論奇妙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

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道出人情
真而切

屈平正道直

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

應窮
字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

提怨
字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應怨字○四哀曲
折多永言之致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

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窈妃等事然原實假借以思君耳非
如國風之思也而史公亦假借用之○此騷于詩深得旨趣

上稱帝

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

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

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也。

諫諍
退

蟬蛻於濁

穢，

蟬蛻如蟬
之去皮也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皜
潔淨靜之
貌

推

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極贊屈原○以
上離騷只虛寫

屈原既細，

間接又
入敘事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同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

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

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詳張儀始終事為楚使怒去。

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丹淅皆縣名在弘農斬首

八萬。虜楚將屈匄。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

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一段明年

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即割楚地以與楚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

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

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長句正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二段。兩

僅情是時屈原既疏。忽接入不復在位。使于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

悔。追張儀不及。只為何不殺張儀一句乃倒裝。楚願得張儀一段。又倒裝張儀許楚一段。意思在此而序事在彼。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

將唐昧。張儀詐楚客也。于此一結。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又起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

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納復之。秦竟死于

秦而歸葬。懷王一欺於秦而國削再欺於秦而身死爲風原作證亦爲楚辭作序也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再用于蘭深者楚王之不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嫉子蘭先從楚人說起見非屈原之私怨雖放

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推風原本意議作論其存

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忽文轉到離騷上然後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反。應不忘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一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又寬一步若不欲求

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

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泛泛感論包羅古今無窮事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

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

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將前事總作一收此不知人之禍也。撒斷易曰。井渫。不食。爲我

心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渫不停污也井渫而不食使我心惻然以其可用汲而不汲也如有王之明者汲而用之則上下並受其福矣王之不明。豈

足福哉。憤切令尹子蘭聞之。接上屈平既嫉之勢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同歷

夫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極

落魄悲憤之狀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掌王族解屬景三姓之官何故而至此。屈原曰。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似者氏之言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

不舖其糟而啜其醪醪酒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而自令見放焉只就流交口中瀾出一股至理可參有情有態可味

可歌詞家風度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彈而振之去其塵也人又誰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穢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常流猶長流也又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溫蠖猶昏憤楚詞作塵埃乃作懷沙之賦懷沙賦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水在羅故曰汨羅今長沙風潭是也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楚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借宋玉等前識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人之云亡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

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借投書事接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八問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悲其志讀其文而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

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遊其地而想其人及其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

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即用他弔屈原之意以敘賈生讀騷鳥賦楚人命騷曰騷賈生作騷賦同生死輕去就

又爽然自失矣。自悲自甲○此屈實合贊凡四折繞無際

白話文

楚國有一個屈原，名字叫平，是楚國的同族，做楚懷王的左徒，官他的見聞很廣博，記力也很強，又能夠明白國家治亂的道理，熟習應對的說話，進去和懷王商量國事，拿來發號施令，出來接待賓客，應對諸侯，所以懷王很依重他。這時有一個上官大夫，名叫靳尚的，他的職位和屈原同等，和屈原爭奪國王的寵幸，但是心裏妬忌屈原的能幹，懷王差屈原去造國王的法令，屈原做的草稿還沒有完功，上官大夫見了想要奪他，屈原不肯給他，因此上官大夫在懷王那裏說屈原的壞話道：「你大王差屈原去擬着法令，大家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呢？」懷王聽信出去，屈原便自己誇張自己的功勞道：「以為不是我，沒有人能夠做得出的呢？」懷王聽信了他的話，就此生了氣，疏遠了屈原。屈原怨恨國王的耳朵太軟，讒諂的蔽了賢明，邪曲的害了公正，方正的不能夠容納，所以憂愁悶思，便做成了這篇離騷。離騷兩個字的解釋，好比是心裏碰到了憂患啊！

想那天這樣東西，是人的起頭啊，父母是人的根本啊。一個人到了窮盡的時候，便要還想着自己的根本，所以到了勞苦倦極的時候，從沒有不喊着天的；到了生病苦痛悲傷極點的時候，從沒有不喊着父母的。屈原依了正道直行，竭盡了忠心智，力拿來奉事他的國王，竟被奸人

去離開他，可以算得命運不通！信實的時候，却被人懷疑心他，忠心的時候，却被人毀謗他，怎能夠心裏不怨恨呢？屈原的做成這篇離騷，大約從怨恨的心裏發出來的呢？國風的詩裏，有好色的人，却没有淫亂的意思，小雅的詩裏，有怨恨謗誹，却没有反亂的說話，像那離騷裏的句子，可算得兼而有之了。書中的所載，上面稱贊帝嚳的好處，下面稱道齊桓的好處，中間敘述湯武的好處，拿此諷諷當世的事體，彰明道德的廣博，崇高治亂得失的條理系統，沒有不真相畢露的。他做的文章，非常簡約，但是意思很深，志向很高，潔行爲很廉，約所說的事體，意思很小，但是他所比方的事體，極大，所舉的物類，極淺，近，但是他的具解極深，遠，因爲他的志向高，潔，所以稱的物類，用香的來比方，因爲他的行爲廉，約，所以到死不肯疏懈，處身在汙泥的中間，能夠像蟬脫殼的一般，不着一一些汗穢，浮游在塵世的外面，不受世上的垢濁，清清白白，一塵不染，將這樣的志向推廣開來，雖是和日月爭光，也未嘗不可以呢！

屈原不做楚國的官，以後到後來，秦國想去攻打齊國，因爲齊國和楚國原是約從相親的，秦惠王憂愁起來，因此就差張儀假意離開秦國，拿了許多銀錢去送給楚國，對楚王道：「秦國十分怨恨齊國，但是因楚國和齊國是約從相親的，所以不敢攻伐，假使楚國能夠和齊國絕交，我們秦國極願送給你六百里大的商於地方。」楚懷王便起了貪心，聽信了張儀的說話，就此和齊國絕交，打發一個人到秦國去接收地方，張儀假作不知道，「我張儀和你國王約的是六里，沒有聽見說是六百里。」楚國打發來的人聽了，很是生氣，便回來告訴懷王，懷王大爲憤怒。

便領了大兵去伐秦國。秦國派了兵迎擊，大大的打敗楚兵在丹淅的地方。斬獲的首級有八萬個，捉住了楚將屈匄，就此奪了楚國的漢中地方。懷王於是盡起國中的兵將，很遠的去攻打秦國，在藍田地方作戰。魏國聽見了，便偷偷的打倒楚國鄧的地方，楚國的兵恐懼起來，連忙從秦國退了回來。這時齊國竟怨恨楚國，不肯去援救，楚國他很是爲難。到了明年，秦國割了漢中的地方和楚國講和。楚王道：『不願意得地，但願得到張儀，來出這口氣。』張儀聽見了，就說道：『拿我一個張儀，抵當漢中的地方，那真很上算我做臣子的，願自己告奮勇到楚國去。』到了楚國，他又拿了許多銀錢去結交寵臣靳尚，更設了詭言舌辯，在懷王寵姬鄭袖面前，懷王竟聽了鄭袖的話，再放遠張儀。這時屈原已經離開了，不做宰相了，那差發的到齊國去，等到還到楚國，勸着楚王道：『爲什麼不殺死張儀呢？』懷王方纔懊悔，馬上差人去追趕張儀，已是來不及了。

後來各國諸侯，大家來攻打楚國，大大的打敗楚國，殺死楚將唐昧。這時候秦國的昭王和楚國結了親，要同懷王聚會，懷王要想到他那裏去，屈原道：『秦國是像虎狼一般的國家，不可以相信他的，還是不去的好。』懷王的幼子子蘭，竭力的勸懷王去和秦國見面，說道：『怎麼可以辜負秦國的好心呢？』懷王到底進了武關去。秦國預先設着伏兵，斷絕他的歸路。因此留住懷王，請求他割地。懷王生了氣，不聽他的要求，逃走到趙國。趙王不肯收留他，仍舊還到秦國，竟死在秦國，便把棺材拿回來埋葬。懷王的長子名叫頃襄王，的繼續做了國王，用他的弟弟子蘭做令官尹。楚國的百姓都怨子蘭，因爲是他勸懷王到秦國去，卻沒有回國的緣故啊。屈原也很

恨着他，雖是趕出在外面，但是仍舊記念着楚國，想念着懷王，還國的心思，一天沒有忘卻。希望國王的覺悟，世俗的改好。他那存那保住國王與旺國家的心思，想要反覆聲明他，在一篇離騷的中間，再三致意，但是終究無可奈何，所以不可以回家，到底見懷王的終究不能夠覺悟啊！

做國王的不論是愚笨，是聰慧，是賢明，是不肖，沒有一個不想求忠臣做自己的幫手的，選舉了賢人做自己的輔佐，但是亡國破家的事體常常相連，那賢明的國王來治理國家的事體，竟幾世沒有看見，這是什麼道理呢？大概他所說的忠臣未必忠，所說的賢人未必賢，懷王因為不知道忠臣的分別，所以裏面被鄭袖惑亂，外面被張儀欺侮，疏遠了屈原，卻信任了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兵敗地削，亡了六郡，自己的身子客死在秦國，被天下的人譏笑，這是不識人的害處啊！易經上有句話道：「井裏的水天天流着不停，沒有污穢的水，却不去吃他，叫我心裏可惜，便可以汲起水來吃他。」所以國王假使賢明，能夠取來用他，那上下的人都得到他的好處了。國王假使不賢明，難道是算得到好處麼？令尹子蘭聽了這話，就大生其氣，到底叫上官大夫說屈原的壞話，在襄王的面前，襄王動了怒，便把屈原驅逐出去。

屈原到了江邊，披散了頭髮，一邊走着，一邊呻吟嘆息，臉上的顏色枯乾灰白。漁父見了便問他道：「你莫非是三閭大夫麼？爲什麼到這裏來呢？」屈原道：「世上都是混濁，我卻獨獨的清潔；衆人都是醉夢，我卻獨獨的清醒，所以被人家驅逐的。」漁父道：「想那有那才學的人，往往不拘泥於物，能夠和世推移，世上都是混濁，何不跟他的流揚他的波；衆人都是醉夢，何不吃他的

精飲他的酒；爲什麼要保守自己的美德，弄到要被人家驅逐呢？」屈原道：「我聽得人家說：『凡是新洗過頭髮的人，一定要整潔他的帽子，新洗過澡的人，一定要整潔他的衣服。』不論那一個人，誰能夠把清淨的身體，去受物的污辱呢？我甯願跟了長流，葬身在江裏魚腹的中間，又怎肯把清白的身子，去蒙那世俗的醜醜呢？」於是做了一篇長沙的賦，懷中藏了石頭，就此自己投在汨羅江裏死了。屈原既死以後，楚國有宋玉、唐勒、景差這一班人，都喜歡做好文章，却因做得好的詩賦出名，可是都效法屈原的和軟的文章，終沒有敢直直爽爽勸着國王的。後來楚國的疆土一天小似一天，過了幾十年以後，竟被秦國滅亡了。從屈原沉在汨羅江以後，隔了一百多年，漢朝有一個姓賈的儒生，做長沙王的太傅，路過湘水，做了一篇祭文，投在江裏去弔屈原。

太史公道：「我讀了離騷裏面的天問、招魂、哀郢，幾篇文章，不覺悲傷他的志向；到了長沙地方去，經過屈原所自沉的汨羅江，未嘗不落下幾點眼淚來，並且想到他的做人。但是等到看見賈生弔他的文章，又怪屈原拿他這樣的才具，假使去游說諸侯，還怕那一國不能夠容納他，爲什麼要自己弄到這樣地步呢？讀了賈生做的一篇鵬鳥賦，對於生死看得一樣，對於去就看得很輕，又不覺得使我爽然若失了。」

酷吏列傳序

史記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譽之以禮。有恥且格。引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言

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立論 醒微。昔天下之網嘗密矣。謂秦法 然姦僞萌起。其極也。

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相遁謂借法為意而無情實故至於不振 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救則其未繼止 非

武健嚴酷。惡能勝。升 其任而愉。同 快乎。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言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言道德者。溺其職

矣。謂謂沉溺不舉也。此言酷吏所由始 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藉于嚴酷。又引孔子之言 下士聞之。大

笑之。何知有道德。又據斷一 漢興。漢之初 破觚而為圓。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為圓謂除字嚴法 斲雕而為

朴。斲創也。斲刻鑿斲雕。又引老子之言 網漏於吞舟之魚。網極其疎。應上網密 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艾。艾同

安。蒸蒸盛也。艾治也。一說傲。想高文之治。彼指道德此指嚴酷。一東用全力

白話文

孔夫子說：『拿政治來教導百姓，再拿刑罰來整頓風俗，那百姓便可以免掉恥辱的心了；拿道德來教導百姓，再拿禮節來整齊規矩，那百姓便可以免掉恥辱的心，並且容易感動他呢。』

「老子說：『最有道德的人，不肯說自己有道德，這個便是有道德的人。最沒有道德的人，不肯說自己是沒有道德，這個便是沒有道德的人。那法律號令愈是章明，那盜賊偏愈多。』太史公道：『這幾句說話很不錯啊！那法律號令本是治理天下的標準，並不是制治清濁的本源。試看秦朝的法律，可算得很完全了，但是那奸惡詐僞像蜜蜂一般的起來，到了極點，甚至上下的人大家作僞欺騙着，弄到國家不能夠興旺，當這個時候，那做官的管理百姓，好像那救火用沸水的一般，不是用勇武健全嚴厲苛酷的手段，怎麼能夠擔當這個責任却做到快意的地步呢？』談道德的人，去管那奸僞的百姓，就要失他的責任了。所以孔子說：『審理訟獄，我和人家沒有什麼兩樣，一定要使他沒有訟獄，那纔好呢！』老子道：『下愚的人聽見了我說的道理，一定要笑我。』這真不是假話呢！漢朝興起來的時候，除了嚴厲的刑法，去掉了繁苛的法律，却改成實在的條規，這禁網的寬大，竟能夠漏出吞舟的大魚，但是那吏治的成績，一天一天好起來，不致到姦邪的地步，天下的百姓，都能夠安逸度日，這個樣子看來，管理天下的道理，是在道德上面，不在乎用嚴酷手段呢！」

游俠列傳序

史記

韓子韓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句以儒俠相提而論借客形主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

世云。側重儒一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術巧詐也春秋國史

固無可言者。儒之儒者誠不足言起下大憲及若季次原憲。公著哀字季次亦孔子弟子閭巷人也。閭巷之儒照讀書懷獨

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大憲功名未著而後世學者稱之儒固自有真也俠亦從可知矣今游俠

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亡者存之死者生之○句法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二句俠士本領

蓋亦有足多者焉。釋游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見游俠不可無接上生下無限波瀾太史公曰昔者虞

舜窘于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同呂尚困於棘津。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夷吾

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飢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也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猶然遭此蓄。同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升道哉。正見游俠之不可無也感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同嚮。同其利者為有德。享受也以受其利者為有德何知有仁義也正○此處蓄涉亂

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伯夷未嘗許周以仁義然享文武之利者不以伯夷醜周之故而貶損其王

跖躄。強入暴戾其徒誦義無窮。跖躄躄皆大盜其徒享其利而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侯之門。仁義存。三句出莊子。祛鑿篇。竊鈎之小則為盜。而受誅。竊國之大則為侯。而人享其利。故仁義存。非虛言也。正對何知仁義二句。○此段言世俗止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暗指季次輩。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沈。而取榮

名哉。忽又歎。儒者皆而布衣之徒。指游俠。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稱游俠。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士之窮

解免皆得託命。而望俠士之存亡。死生此誠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而未可謂不得與儒齒也。○稱游俠。三。是史公為游俠立傳本意。誠使鄉曲之俠。予與季次原憲比。權

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俠以權力。儒以道。德不可同日而論。要以功見言。信俠

客之義。又曷可少哉。稱游俠。四。以上體俠。夾寫至此。方歸本題。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布衣。閭巷是。主意一。有懸

近世延陵。吳季札也。季札豈游俠耶。然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孟嘗齊田春申楚黃平原趙信陵魏無之徒。

又借五人引起。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

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前有各少層。折方入本題。以為止。矣。偏又翻出一層。落下匹夫之俠。至如

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其義誠高。其事誠難。稱游俠五。然儒輩

皆排擯不載。儒與墨皆輕俠士。故不載。○又掇定儒字。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透接布衣之

○閭巷布衣匹夫之俠。是善意。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緊照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五。董五主。雖

時扞

翰

當世之文罔

同網〇謂犯當世之法禁〇應以武犯禁

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

士不虛附。

名實相副而不虛立士。隨必濟而不虛附。〇稱游俠六

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

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至若引朋為黨以強為宗。互相比周。施財以役乎貧。資民恃其豪暴。侵凌孤弱。恣欲以自快者。不特不可語游俠。而游俠亦醜之。〇此言游俠自有真偽。不可不辨。

余

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

委

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一往情深

白話文

韓非子說道：「讀書人拿文章來變更法度，俠義的人拿武藝來觸犯禁令。」這兩等人，都被人家說他不好，但是那有學問的人，偏偏世界上多稱贊他呢。至於拿詐術來得到宰相和公卿大夫的，輔佐他的國王，他的功名都寫在那春秋上邊，固然是不必稱贊他的。像那季次原憲，都是鄉僻地方的人，他們的讀書，祇想一個人行着明白道理人的德性，他在道理上講，不肯勉強去迎合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也都譏笑他們。所以季次原憲，一生空室蓬門，布衣粗飯，毫不厭棄。死了已四百多年，但是弟子們的紀念，總沒有厭倦。現在一班俠義的人，他的行為，雖沒有合正義的軌道，可是他的說話，一定不肯失信，他的做事，很是堅決，已經答應了人家，一定誠懇的做去，不愛惜自己的身體，肯救人家的困窮，困頓，既已有了「存亡死生」的功勞了，但是他不肯

誇張自己的能幹，不想稱贊自己的功勞。這真也有可以稱贊的地方呢！並且緩急的事體，是人所常有的。太史公道：『從前虞朝的舜帝，幾乎喪身在下井修廩的時候，伊尹做調味的差使，傅說藏匿在傅山，呂尚困頓在棘津，管仲做囚犯，百里奚替人家飼牛，仲尼怕過匡地，絕糧在陳，蔡地方這一班人都是讀書人中所說的有道德的人，尚且要逢著這種災難，何況那中等的人材，再生在亂世的末俗呢？他們遇害的多，自然計算不盡了。鄙陋的人有句話道：有什麼仁義不仁義，祇要把受過他的利益的，就算有德。所以伯夷、周的不義，餓死在首陽山上，但是文王、武王並不因這個緣故，貶損他的王號。柳跖、莊躄、兇橫暴厲，但是他們的黨徒，誦揚他的義氣無窮。這樣看來，莊子所說的：偷竊鉤子的犯死罪，偷竊國家的可以做王侯，做諸侯的門上，總有仁義存着。』這真不是假話呢！現在一般拘束的讀書人，守着很小的道義，好久的孤留在世界上，怎麼肯像那見識低下的這一班俗人，跟着世界浮沉，去取榮名啊。那布衣一類的人，設使取給許諾，千里誦義，出生入死，一些不顧，這也有特長的地方，不是苟且所能夠做到的啊！所以讀書人窮困，都望俠士來挽救，這豈不是人家所說的聖賢豪傑，假使鄉僻地方的俠士和季次、原憲比較權力，那就不能夠拿他一樣說了。總之要看功勞顯見，言語信約，俠客的義氣，又怎麼可以說他是小呢？古時布衣的俠士，不能夠再有聽得了！近世的吳季札、孟嘗君、春平君、申原君、信陵君這一班人，都因為是國王的親屬，靠着了有封地和卿相的富厚，招羅天下有才學的人，顯名在諸侯那裏，這也不算是他有才學的了。好比順風呼喊，聲音並沒有加響，但是總比尋常高。

出幾倍，這是他的勢力利害啊。至於像那鄉僻地方的俠士，高修自己的德行，砥礪自己的名聲，傳佈到天下，沒有不稱他是才德的，這是難極了！但是孔子和墨子這一班人，都擯棄他不去，載在他書上。從秦朝以前，匹夫的俠義，都埋滅不見，覺得很是可恨！照我所聽見的那漢朝興立以後，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的一流人物，雖時常觸犯當世的禁網，可是他們的道德，清廉高潔，退讓不爭，實在可以叫人有稱贊他的地方。他的名聲並不虛立，士子也並不虛附。至於像那結黨營私，講究強權，來互相比較和勢力的人來往着，靠着財帛，去差使那窮人，靠了強暴，去欺侮孤弱，放任自己的心意，去做自己心裏歡喜的事體，這是俠義的人，也以爲恥辱，不肯做的。我是一個悲世俗的人，不明白這種意思，竟拿那朱家、郭解的一班人，和那豪暴的一流的人，同樣看待，並且同樣的譏笑着他啊！

滑稽列傳

史記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化神，春秋以道義。滑稽傳乃從六藝註語說來，此即史公之滑稽也。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天道恢恢，去不必盡出于六藝。談言

微中，亦可以解紛。二句爲滑稽之要領。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滑稽也。數，使諸侯未嘗屈辱。虛字。齊威王之時，喜隱。好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酒。

不治。沈酒溺于酒也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三年不鳴。王知此鳥何也。奇絕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亦以隱語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封即墨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仲田敬世家。中一段以大鳥喻以朝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四字無關於大笑而大笑之情自見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穰田爲田求豐穰也。○又作隱語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瓠滿篝。滿。○甌。甌。高地狹小之區。篝。籠也。汙邪。穰車。昌遙切。○汙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穰穰。多也。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一語兩關。滑稽之極。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馬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二段以穰田喻以益黃金。語句結之。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石持以誇。空奢論成文。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

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箝精講鞫同鞫，得收請臂桿也。鞫曲也。脰小，謂收抽而曲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率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三徑字對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曹輩也。握手無罰，目眊眊，眊視不秒也。不禁，前有墮珥，二後有遺簪，極意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一參。同三，○句法變而趣。○上云一斗一石，此又添出二斗五六斗八斗參差錯，錯，日暮酒闌，牛在日闌。合酒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如襟，襟，解衣也。微聞薜香，薜，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注如又變，○逐節遞入，如落花流水，溶溶漾漾，而中間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字句之妙，情事之妙，清心俊逸，賦手賦心。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莊語，又忽作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三段以飲酒喻以罷長夜之飲，一句結之，總是說言，微中可以解綸之意。○下有優孟優旃二傳，并合贊。

白話文

孔子道：「六藝的教人學好的意思，是一樣的。禮記是教人要守本分，樂經是所以發揚人

的快樂心思，尙書是所以記出事體來的，詩經是所以說出人的情感來的，周易是所以明白變化的事體，春秋是所以講究公理的。」太史公道：「天道是很闊大的，不必完全出於六藝，像那談論微中，也可以排解紛難呢！以前有一個淳于髡，是齊國的入贅女婿呢，他的身材長不滿七尺，談諧善辨，常常出使去見諸侯，從來沒有受過屈辱。這時候齊國的威王歡喜聽譬喻的說話，歡喜做荒唐快樂的事體，并且一夜到天亮的吃着酒，一些不理國事，拿國家的政事委託給公卿大夫，於是國裏面的百官荒亂，許多諸侯都來欺侮他，國家快要滅亡，只在朝晚了左右的人，沒有人敢去勸他，淳于髡就拿譬喻的話去勸着齊王道：「國中來了一隻很大的鳥，停在你國王的庭上，三年工夫不飛去，也不叫一聲，你大王知道這隻鳥是爲的什麼呢？」威王道：「這隻鳥沒有飛便罷了，一飛起來，便要冲上天去，沒有叫便能了一叫起來，便要驚動人家。」於是他就朝見縣長七十二人，賞了一人，誅了一人，整頓了兵馬，便出來應戰，許多諸侯驚怕起來都歸還以前侵奪齊國的地方，威力行了三十六年。這話記在田敬仲世家的一篇文章裏面。

威王八年的時候，楚國帶了許多兵到齊國來，齊王差淳于髡到趙國去求救兵，帶着黃金一百斤，車馬四十四匹。淳于髡看了，望着天大笑，笑得帽上的帶子也斷絕了。威王道：「先生可是嫌他少麼？」髡道：「那裏敢呢？」威王道：「先生的大笑，難道有什麼意思麼？」淳于髡道：「今天我從東方來，看見路旁有一個求田裏收成好的，拿了一隻豬腿和一壺酒，便禱告道：『我這塊高小的田地，要有滿滿一籠的收成，那一塊平下的田地，要有滿滿一車的收成，種在田裏的

五穀都要豐熟滿滿的堆滿了我的家裏。我見他所靠着的地方很小，希望卻是這樣的大，所以突他。那麼齊威王就加了黃金二萬兩，白玉十雙，駕車的馬四百匹，淳于髡便辭別了威王去了。到了趙國，趙王便借給他精兵十萬，兵車一千輛，來救齊國。楚國的人聽見了，當夜便領了兵逃回去了。

威王大喜，在後宮備了酒席，喚淳于髡進宮去，賜他飲酒，問道：「先生能夠飲多少酒，纔醉呢？」髡回答道：「我飲一斗酒也醉，飲一石酒也醉。」威王道：「先生既然飲了一斗，就要醉倒，又怎能夠飲一石呢？這種道理可以說給我聽聽麼？」淳于髡道：「在大王的面前，受着賞賜的酒，有管王法的人站在我旁邊，有管做官的御史站在我後頭，我就心裏害怕，嚇得伏在地上飲酒。這樣的飲酒，祇不過一斗光景就要醉倒了。如果在父母的跟前，有恭敬的客人，我捲起了衣袖，澆着腰半跪在那裏，侍酒在父母的面前，有時賜下餘剩的酒，舉了酒杯，上壽稱祝，約有幾次，這樣的酒，不過兩斗光景，就要醉了。如果知己的朋友，常久不見，忽然相逢，歡歡喜喜的講論故事，再談那私下的情分，這樣的飲酒，可以飲到五六斗，方纔醉倒了。如果在那同州同閭的集會，男男女女夾雜在一塊坐下，慢慢的吃着，做着奕棋投壺玩兒，大家來捉對尋伴，握住了女人的手，也沒有人來責罰，一眼不眨的看女人，也沒有人來禁阻，前面看見有女人耳朵上落下來，的圈，後面看着有女人遺失的簪，我看了這種樣子，暗地很是喜歡，這樣可以飲酒八斗，就是醉，也不過二三罷了。到那太陽下山，飲酒的人去了一半，大家把酒杯合起來，膝碰膝的坐下，男男

女女坐着一桌，鞋兒緊緊接觸，酒杯菜盤，零零亂亂，桌上的燈燭也隱滅了；那主人偏偏留住我，我去了別的客人，那女人身上穿着的羅紡汗衫，把衣襟解開，微微的聞著一些香氣，在這個時候，我的心裏最快活，竟能夠飲到一石。所有兩句古話說道：「飲酒過分了便要昏亂，快活過分了便要悲傷。」萬樣事體，都是這樣，不可過分，做過分了就要衰敗的。」

淳于髡拿這樣的話，隱隱的規勸齊王。齊王道：「不差！」就此便停止了一夜到天亮的飲酒的事體，叫淳于髡做諸侯的主客，逢到齊國宗室有吃酒的事體，淳于髡也常常陪在旁邊的。

貨殖列傳序

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

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至治之世不知有貨殖必用此為務。輓同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

矣。言必用老子所說以為務而競近之世止知塗飾民之耳目必不可行矣史公將伸已說而先行老子之言破之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頂至治之極

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實之味，身安逸

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謂勢所能至之榮也此欲富之根使俗之漸尖，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微妙之論終

不能化。民多嗜欲則不能至治矣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

與之爭。善者因之是神農以前人利導是太公一流教誨整齊是管仲一流最下與爭則武帝之鹽鐵平準史公其多感慨乎夫山西饒材竹穀，廬旄玉石，精

也皮可爲紙纏紆周
可以爲布旆牛尾也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柶。

南

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璆

龍門山名在馮翊夏陽縣
石近海山名在冀北

瑁

珠珠璣齒革

連船之末鍊者
璆珠之不圓者

龍門褐

備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龍門山名在馮翊夏陽縣
石近海山名在冀北

方論貨殖之理忽雜敘
四方土產筆勢奇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棊置如圍棊之置言處處
皆有也

此其大較也

長故待農而食之虞而

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長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

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農虞工商是貨殖
之前後脈絡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若句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

者賤之徵。貨殖盡此二句是一篇之主。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

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正見俗之漸民而
貨殖之不可已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

三寶謂
珠玉金

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

同矣。農工礦
商復點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此段就上文一反言貨殖亦非易
事存乎其人以引起太公管仲等

故太公望

封于營邱

齊地

瀛

魯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

人物歸之。繼

同

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

後齊中衰。管子修之。引太公管仲以爲貨殖之祖。設輕重九府。九府蓋錢之府。錢論編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並太公管仲並富國。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已而不樂。夷狄益甚。言失其富厚之勢則害無所之而不樂。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於空言也。言富者雖有激之語然亦確論。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叶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四句用韻蓋古歌謠也。熙和樂也。攘攘和緩貌。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暗刺時事。語多感慨。

白話文

老子道：「治理得極好的國家，那接近的鄰國，都能夠互相望見，雞狗的聲音，都能夠互相聽見，百姓都能夠吃他愛吃的東西，穿他愛穿的衣服，安穩穩守着他的風俗，歡歡喜喜做着他的職業，到老死不用去做那買賣的事體。」一定要用這說話，到現在的世上來辦事，那是欺騙着瞞住百姓的耳目，一定不可以行的了！太史公道：「大概那神農以前的事體，我是不能夠

知道的了。至於像毛詩書經上所講的從虞朝、夏朝到現在，那人的耳目都要窮極聲色的好處，嘴裏都要窮極犬豕牛羊的滋味，身體安逸快樂，心裏却誇張他的勢力，能夠做得到耀榮的事體。百姓習染這樣的風俗是好久了，雖拿深奧的道理，一家一家去解說，到底不能夠叫他們改化呢。所以神農以前的人，照道理做去，太公的一流，因勢利導，管仲的一流，用教誨和整齊的方法，最下的人，是和他爭奪了。『講到山西多產木料，竹頭，穀，纏紵，牛尾，玉石，山東多產魚，鹽，漆，絲和音樂的器具，江南多產桐，梓，蠶，桂，金，錫，連，丹，砂，犀，牛，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獨，石，的北面多產馬，牛，羊，氈，裘，筋，角，鋼，鐵，千里都有，像那山在地上，棋在盤中一般，這是四方出產的大略啊。都是中國人民所喜歡的東西，世俗上所穿著的，飲食的，養生，送死的物件啊。所以靠着農人種植出來去吃他，山澤的官送他出來，做工的人，去給他做成器具，經商的人，運輸他的貨物，流通到四處地方去，這難道有什麼政教去發收徵集期會呢？不過人人各盡自己的才能，用自己的力量，拿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所以物品賤極了是貴的，豫兆，貴極了是賤的，豫兆，各人自己勉勵着去做他的事業，很快樂去，做他的事體，像水勢的向下流着，一天到晚沒有停止的時候，不必去喚他，他自己能夠來的，不必去徵求，那百姓能夠自己造出來的，這難道不是拿道義和自然的效驗麼？』

周書上說道：『農人不種出穀子來，糧食便要缺乏；工人不造出器具來，事體便要缺乏；商人把貨不運出來，那沒珠玉金的三種值錢的東西，便要斷絕；山澤的官不提出各種禽獸去，那

金錢便要缺少，金錢缺少，那山澤的出產，便不能夠開闢了；這四等人，是百姓衣食的根本啊，那根本發達，便能夠富饒，那根本不發達，就要寡少，上面可以富國，下面可以富家，貧富的道理，沒有人可以去爭奪他，或是給他，於是巧妙的人，常常錢財多起來，愚笨的人，便嫌不夠，所以太公望封在營丘，地質鹽鹵，人民稀少，那麼太公就勸他國裏的女工，極技藝的巧妙，通魚鹽的利益，四方人物，都來歸附，有的背了小孩子都搬來，那車輛湊集在一塊兒，所以齊國的冠帶衣履，天下的人，都有海岱中間的人，都很規矩的，垂着袖子去朝見齊國了。

後來齊國的國勢到中間的時候，衰敗下來，那管子便去把他整理，設立藏錢的府庫，論錢的輕重，桓公因此就靠着，他成了霸業，九次約合諸侯，做一番匡正天下的事業。那管仲有三歸的臺，他的官位雖是陪臣，但是他的富厚，和各國的國王相等，因此齊國的富強，直到那威王、宣王，還是不衰敗呢。所以管子說道：『倉廩充實，纔知道禮節，衣食充足，纔知道榮辱。』那禮教，祇能夠行在充實的人家，卻廢棄在困窮的人家。所以明理的人，富厚了，便歡喜行他的道德，不明理的人，富厚了，便拿來自適他的欲望，那河水深了，便生出大魚，山林深了，便有野獸住着，人家富厚，仁義就附在那裏，富人得了勢力，他的名望愈加顯赫，失了富厚的勢力，那沒他的客，便沒有靠傍，不久便耍心裏不快樂了。這種情形，夷狄愈加利害，俗語道：『有一千兩黃金的人，不死在熱鬧的地方，便有許多人跑來吊孝的。』這句話並不是空談呢，所以古時的歌謠道：『天下人的忙忙碌碌，都是爲了利來的，天下人的熱熱鬧鬧，都是爲了利跑去的。』講到那可以拿

一千輛車子的國王，有一萬家百姓的王侯，有一百家人家的主人，尙且還憂患要貧窮，何況那百姓窮苦人家的人呢！

太史公自序

史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尊孔子。先人謂先代賢人孔子卒後，至於今

五百歲。適當五百歲之期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點出六經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何敢自謙，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明明欲以史記繼春秋之意。遂曰：昔孔子何爲而

作春秋哉？設爲問答，單提春秋見史記源流太史公曰：余聞董生舒仲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

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王事即王道。○一句斷盡春秋已下乃極點春秋一書之大。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原實著當時行事非空言垂訓夫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人不決曰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救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此段專發春秋下復以諸經陪說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洛。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又從易禮書詩樂。說到春秋以應起。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

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再將諸經與春秋結束一通。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莫切近於春秋。與上深切著明。以下獨詳論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春秋萬八千字。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概括春秋全部文字。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升。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所以弑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本。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此易坤卦之詞。文亦稍異。○兩引易詞以明之本不可失也。○概括春秋全部事跡。故有國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爲人臣。不可以不知春秋。守

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春秋

蓋廣而於君臣父子之分。亦有獨嚴故提出言之。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總上文而言。其實心本欲善。但爲之而不知其義。理惡空加以罪名。而不致辭。○又至於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爲下臣所于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

辭。應被之空言。而不致辭句。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句極贊春秋。收括前意。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四句引治安策語。見春秋。以作并史記所以作之意。壺遂曰。孔

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

夫子上遇明天子。帝武。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且。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備再

又。蓋逢語辨難一。番同護自家妙。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蓋用唯唯否否不然妙。唯唯姑惡之。也。否否略折之也。不然特申明之也。余聞之。先人曰。

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譏刺而已也。又言春秋與諸經同義。皆純厚。隆盛之書。非刺譏之書。極得宜。

尼作春。秋發意。漢興以來。至明天子。歷上遇。獲符瑞。指獲。建封禪。封泰山上築七為壇。以祭天。禮之。山下小山。上除地為壇。以祭山川。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亦。款塞。傳夷夏之言者曰。譯俗謂之通土款。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此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此句。且

余嘗學其官。職守。職不得。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作字呼應而君比之

於春秋。謬矣。正對欲以何明句。靈途問答一篇完。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紲。詳後報在安書中。○可見史公未遭禍前已作史記特未卒業耳。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受腐刑。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隱憂也。約猶屈也。欲遂其志之思也。史公欲

記故以此句喚起。昔西伯拘美。有里。演周易。孔子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有脚。○原刑。去膝蓋骨。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呂氏春秋。韓

非囚秦說。稅。難孤憤。非作孤憤說難等篇十餘萬言。○又組織六經作餘波而添出離騷國語等作陪更妙。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

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又借詩作結。文法更變化。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武帝至。獲麟。遂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孔子絕筆於獲麟也。史公雖欲不比春秋之作。又不可得矣。

白話文

太史公道：「從前人有句話：自從周公死後隔了五百年工夫，纔生出孔子來，孔子死了到現在，又是五百年了，那一個人能夠繼續下去做教化世人的事體，修正易經，接下去修理春秋，根據着詩書禮樂的意義。這意思就在這裏麼？這意思就在這裏麼？我是個沒有才學的人，怎敢

推讓呢？」上大夫官壺遂道：「以前孔子爲什麼要做春秋呢？」太史公道：「那時候周朝的權力衰敗，孔子做魯國的司寇，各國的諸侯拿女樂去欺侮他，國裏的官員受女樂來矇蔽他，孔子知道他說的話不能夠用，王道的不能夠行，所以批評二百四十二年中間的事體，拿來做天下的榜樣，褒貶國王的錯處，壓倒諸侯的勢力，責備做官員的不好。拿這個來說明與旺天下的太道理罷了。孔子道：『我假使把空言寫在書上，不如叫人看見他在事體上做出來的，深切刻實。』」

那春秋的這部書，上明二王治國的道理，下辨人事的綱紀，辨別嫌疑，聲明是非，斷定人心，中狐疑不決的事體，稱贊那善人，誅罰那惡人，誦揚那賢人，輕賤那不肖保存了亡國，繼續了絕世，修補了敝敗，興起了廢事，這是與旺國家方法中的最大的呢！易經裏說：「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所以長於變化；禮記裏治理人類的五倫，所以長於行爲；書經裏記載先王的事體，所以長於政事；詩經裏記載山川、谿谷、禽獸、草木、雌雄的形狀，所以長於記載風俗；樂經裏的意思是快活，所以長於和柔；春秋書裏是辨別是非，所以長於治人。因此禮記是拿來節制人，欲樂經是拿來發揚和氣，書經是拿來亂戴事體，詩經是拿來傳達情意，易經是拿來說明變化。春秋是拿來辨別道義，挽回亂世的風俗，還反到正道上，去沒有比春秋這部書最近的了。春秋書上的文字寫成了數萬，他所指的事體有幾千件，萬物的散聚，都在春秋這部書上。春秋書裏記着殺國王的有三十六件，記着滅亡國家的有五十二件，各國諸侯的奔走，不能夠保住他的國家，不可以細細兒計算，致察他的原因，都是失了根本啊。所以易上說道：『失察的地方，祇有一毫一釐，但是

結果的相差，竟有千里的距離。」所以說道：「臣子的殺死國王，兒子的殺死父親，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啊，他的由來已經好久了。」所以做國王的人，不可不明白春秋上的道理，否則前面有說壞話的沒有看見，後面有奸詐的人沒有知道。做人家臣子的，不可不明白春秋上道理，否則死守常事，不知道適當的處置，遭逢變亂，不知道權宜的方法。做人家的國王和父親的，不明白春秋的意義，必定要受首惡的名氣。做人臣兒子的人，倘然不明白春秋的意義，必定要陷在篡弑的誅戮，得了死罪的名份。其實他們這種人，所做的事體，都是自己以為良善，做的事體不知道他的意義，做春秋的人，憑空加上他的罪名，又不敢辭去。

說到那不通禮義的宗旨，甚至於做國王的不像做國王，做臣子的不像做臣子，做父親的不像做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做兒子，便容易受戮；做父親的做不像父親，便沒有教訓兒子的法子；做兒子的不像做兒子，那沒便要做出不孝的事體來。這四等的人，是天下的大罪惡呢？拿天下的大罪名加在他身上，竟直受不敢辭謝，所以春秋這部書，是講禮義的要緊書啊。大概禮義所禁的，是在事實未生以前，那法令所施的，是在事實已生以後；那法的功效是明顯易見，那禮的所禁，是隱微難知。壺遂道：「孔子生在世上的時候，上面沒有明白道理的文章，拿來斷定禮義，當他通一王道的方法。現在先生上面遇到聖明的皇帝，下面能夠盡臣子的職務，各種事體，都已興起，都很合宜。先牛所有的議論，想要

聲明什麼道理呢？太史公道：「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這樣說的，我聽得從前人說：『伏羲皇帝的德性極其純厚，做了易經的八卦，堯舜時候的興盛，尚書裏記載着他禮記樂經，也就在這時候，周武時候的國冢隆盛，詩人多歌贊他，春秋這部書是採訪善人，貶斥惡人，推廣三代時候的道德，褒獎着周朝的皇帝，不單單是勸化人批評人罷了。』自從漢朝興起以來，傳到現在，明白道理的皇帝，捉獲麒麟，築土做壇，勅封泰山，改正日曆，變易服色，受天命清和之氣，恩澤無窮，海外異俗的人，言語不通和閉塞的人，請來朝覲的，不可以細算了。做臣下百官的，極力誦揚聖德，還怕不能夠盡量宣傳他的意思，並且有才學有道德的人，不能夠錄用，這是有國者的恥辱；那國王明白了他的德行不能夠傳佈到四方，這叫做官的差誤啊。況且我曾經執掌這種官職的，廢棄了明聖的盛德，不去記載，滅除了功臣世家賢大夫的事業，不去敘述，墮落先人的言語，罪沒有比這種再大了！我所謂敘述故事，整理他的世家傳記，並非是所謂創作啊！先生竟拿春秋來比他，那是錯誤了！」

那麼，就一面議論，一面整理文章，共有七年工夫。這時太史公遭了推薦李陵的禍患，幽閉在牢獄中間，就長嘆一聲道：「這都是我的罪孽啊！這都是我的罪孽啊！身體毀傷，不能夠用了！」退下來自己想著道：「那詩經、書經、的做成，所以隱約其辭的道理，大約想要傳達他的意思呢。以前西伯拘在羑里，演繹周易，孔子困頓陳蔡，就做春秋，屈原被楚國放逐，著了離騷，左邱失明，才有國語，孫子刖了膝骨，纔論兵法，不拿遷到蜀地，呂氏春秋方纔傳世，韓非幽禁秦國，纔作說

難，孤憤諸篇。詩經的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做的！這一等人都是心裏有鬱結的事體，不能夠做出他的計劃來呢。所以敘述過去的事體，追思將來的事體，於是到底敘述堯舜以來的事體，到獲麟為止，從黃帝開始。」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遇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再拜言少卿。任安字足下。曩者辱

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責以推賢進士。○二句任安來意。意氣勲勲，懇懇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望忽也。○二句任安書中之意也。僕非敢如此也。一句辯過。下更辯。僕雖罷

廢，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穢，被刑。穢，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

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言無知心之人。誰，誰也。○二句任安語起下文。諺曰：誰為之執令，誰聽之。言無知已有誰為之復欲。誰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泰山，鐘子期曰：善哉！鐘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大質，身也。

雖才懷隨和。隨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點辱也。○一段

先作如許曲，折漸引入情。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武。帝還。又迫賤事。卑賤之事。苦煩務也。相見日淺，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

辭。

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卒德促遽貌問隙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為戾太子事囚獄

更旬月後便當就刑季冬刑日也僕又薄從上雍。薄迫也又迫從天子將祭祀於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難言其死故云不可為諱是僕終已

不得舒憤懣。滿以曉左右。懣懣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說今所以答之故請略陳固

陋。今乃闕然久不報。前不即答幸勿為過。一段又作如許曲折着他一片心事更無處明而欲明向將死之友可以想見古人交情僕聞之修身者

知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次也。立名者行

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特標五者言有此始得列於士林見已之無復有此

以超下意故禍莫憐於欲利。須利則罪而家貧最慘也悲莫痛於傷心。盡心事君而見誣最痛也行莫醜於辱先。辱先人之職業行莫

為莫大於宮刑。陷割勢之極刑恥莫大焉誣恥也宮腐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次死之刑○緊承上四句正以上五者相反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世也。所從來遠。起下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令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今君之見秦王也固變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寒心懼其禍必至同子參乘袁絲變色。同

武帝朝宦官也趙琰與邈父同名故諱曰同子袁絲字絲自古而恥之。應所從來遠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

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言士羞與宦豎為伍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

餘薦天下之豪俊哉。以上敘已虧辱辱親不足薦士答任安書中推賢進士僕賴先人緒業。緒餘得待罪輦轂下。二

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不能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不能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奉拔取也。不能三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不能匹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長短之效。可見於此矣。以上敘已平日不能致功。名引管自貴文勢。舉拔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廟間也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陪奉外廷末議。外廷朝堂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如恨如悔。胸中鬱勃。不堪之况。盡情傾露。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塔戎上。闕茸。猥之中。闕茸。猥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此段申言不足。薦士再答安意。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加一筆。更悲惋。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以上敘已所以被譴之由。此一句管致受辱著書。且與下文未易一二爲人人言。難爲俗人言。相呼應。僕少負不羈之才。賈。猶無也不羈。言才質高遠不可羈繫也。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言襲先人太史舊職。周衛宿衛周密也。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於史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家室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初意本如此。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捷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爲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先明與陵無舊好。然僕觀其爲

人自守奇士。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

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以身從事曰殉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次明于陵有獨賢夫

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一今舉事一不當。而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同羊孽其短。謀論辭也。藥麴也。謂釀其成禍也。僕誠私心痛之。一且李陵。此下言李陵之

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陵軍士少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

給。旃同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左賢王右賢王並匈奴侯王之號舉引弓之人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悉○積然陵

一呼勞。去聲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誨血飲泣。血沾肉曰沫。淚入口曰泣更張空拳。空○積然陵

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一段極力描寫陵未沒時。使有來報。陵麾下騎陳步樂報陵戰克捷漢公卿王侯皆

奉觴上壽。故意寫出公卿王侯驕狀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

懼。不知所出。故意寫出○已上詳敘李陵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

款之愚。款款忠實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味之甘者自絕食之少者分之○上素有蓄積句與此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句兩素字遙關

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敗降彼觀其意。彼觀猶且欲得

其當而報於漢。欲立功於匈奴以當事已無可奈何。事既無可如何計不得不出其所摧敗功亦

足以暴僕於天下矣。况其摧破匈奴之兵已足以表白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未得適會

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上段意欲以廣主上之意。對上意塞睡睡眈眈之辭。眈眈

相視貌。對對未未能能盡盡明明。明明主主不不曉曉。以以為為僕僕沮沮貳貳師師而而為為李李陵陵游游說說。遂遂下下於於理理。初上遣

軍李廣利征匈奴令陵為助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無功聞選言言謂謂選選欲欲沮沮貳貳師師以以成成李李陵陵而而為為其其游游說說。遂遂下下獄獄理理治治獄獄官官。拳拳拳拳之之忠忠終終不不能能自自列列。拳拳忠謹囚囚為為誣

上卒從吏議。吏議以為誣上天子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贖罪而交游莫救。視左

右親近。不為一言。觀家貧貨賂三句則知史遷身非木石。獨與法吏更為伍深幽。伍對固

固固之中。固固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已上詳李陵既

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但是之蠶室。俱次也。蠶室之室混而密。密則患重為天下觀笑。悲

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一二謂委曲也。言陵與已事俱不能委曲。向俗人說謂俗人不僕之

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論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遷父為太史。掌知

祝之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不為天子所重假令僕伏法受誅。自引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視一句指僕之先以下言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同異也。彼此付量輕重。較然結上生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義理顏色其次不辱辭令。言辭其次誣體受辱。誣體長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者精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關木扭械也。索繩也。箠杖也。楚荊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髮鬚也。嬰鐵也。金鐵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斷肢體也。斷則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鼻故曰腐刑。歷借不辱受辱以形已之極辱。文字奇麗而環瑋。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上大夫有罪殺則自殺不致加刑以辱之。所以勵士節也。曲一筆言此是太史之言。非今日之謂。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穿之中。檻圍也。穿地為坑曰穿。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慚也。其威為人所制。其慚為人所制。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未遇刑也。約故漸積至此。引起。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未遇刑也。自殺為鮮。明士之節如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擊幽於圜牆之中。圜牆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驚傷而喘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彊強也。厚顏也。足貴乎。已受辱且西伯。豈伯也。拘於羨里。羨里殷李斯相也。秦始。具於五刑。先刑後。淮陰王也。受械於陳。祖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信。誤上。

於陳高祖合武七續信載後車至洛陽殺爲淮陰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梁王高祖誅陳韓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周勃誅諸呂立孝文權盛於五伯後有告勃謀反者遂囚於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衣去聲

赭者衣關二木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赭赤色罪人之服關穿也三木在頸及手足扭枷械也李布爲朱家鉗奴布爲楚將敗竇漢王楚滅高祖購求布于

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之魯朱家資之灌夫受辱於居室丞相田蚡娶飛王女爲夫人太后詔侯宗室皆往賀此人皆身至

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罔猶法也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歷引被辱古入自証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言勇怯強弱皆緣形勢頗殊原無定體自古已然何足怪乎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

卽斯不亦遠乎言人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欲引節自決不亦遠乎知幾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爲此也找轉刑不上大夫句○以上言不必引決以下言已之不引決乃更有所欲爲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

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願義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

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說我於妻子何如說言何足顧哉且勇者不必

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死節要歸於義何嘗論勇怯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跌宕且夫臧獲婢妾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爲臧呼婢爲獲猶能引決况僕之

不得已乎。○再跌宕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

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凡作無數跌宕方說出作史記本意筆勢何等紆迴何等靈動古者富貴而名磨滅。

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早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崇侯讎西伯子

仲尼戾而作春秋。○孔子戾於陳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諂諂之被放逐乃作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失明謂無目也孫子臆。鄧兵法修列。○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至則刑斷其兩足而斃之臏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則刑去膝蓋韓非呼為孫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三句總承上八句說此廣引被辱著書之人以發作史之意乃如左

丘無日。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獨獲引左氏孫

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黃帝下至於茲武為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受極刑而無愠色。○忍一時之辱而重萬世之

名立志 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藏于山者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傳之同志 則僕償前

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史遷深以刑餘為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 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

俗人言也。同前文 且負下未易居。負累之下 下流多謗議。下流至 僕以口語遇遭此

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

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

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言如此便懸 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

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世俯仰。以通其狂惑。閨閣臣引出也狂惑謂小人言所以不得過遠去只因久係閨閣之臣故不得自主耳豈真得位

行。道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刺戾也此書大旨總是卻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為一篇綱領始

終亦自 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曼美 無益於俗。不信。益益為俗人所不信 適足取辱耳。要

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言死後名譽流于千載也 略陳固陋。謹再拜。

白話文

太史公管牛馬的僕人，名叫司馬遷的，在少卿先生的面前，再拜着說道：「從前蒙你賜我一封信，教我謹慎結交朋友，推舉有才學的人，提拔那讀書人起來做事業。先生的意氣，勤勤懇懇

惡，好像責備我不效法古人，卻聽信那平常沒有學問人的說話，我並不敢這樣啊。我雖是沒有用，也曾經聽得一些兒前輩人的遺風了，但是自己以為自己身體殘廢，又是犯了罪的人，所做的事體，常常要給人家批評，要想做好事，反弄成了壞事，所以心裏很不快活，有什麼可以和他講話呢？俗語道：「沒有知己，還要去替什麼人做好事呢？還要叫什麼人來聽你做好事呢？」所以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肯再來彈琴。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一般讀書人，情願給知己的人使用，好似女子情願給歡喜他的人，像我的身體已經虧缺了，雖有隨侯的珠子，和氏的白璧一般的物質，許由、伯夷一般的行為，終究不可以算做榮耀，恰足以給世人見笑，拿自己來污辱自己罷了！這封信本應該早日回答你的，恰巧從東面跟着武皇帝來，又逼迫著我去做卑賤的事體，和你相見的時候很少，匆匆忙忙沒有一些兒空閒，能夠和你說明我的志氣。甲現在你少卿得了非常的罪名，再隔十個月工夫，就要受刑罰了，我又要跟了皇帝到雍的地方去祭祀，恐怕倉卒之間，難逃一死，是叫我終究不能夠說出我心裏可氣可恨的事體，拿來告訴先生，那麼永遠去了不來的魂魄，使我抱恨永無窮盡的日子了。現在所以約略陳說我鄙陋的說話，給你聽，好久沒有回音，請你原諒！

我聽得人家說：修身是智的符合，博愛施捨是仁的端緒，取予是義的綱領，恥辱是勇的決心，立名是行的極端。讀書人有了這五件好處，然後可以寄託在世上，便排在好人的一堆兒算了。所以禍水沒有比求利最慘，悲哀沒有比傷心最痛，行為沒有比恥辱先人最醜，恥辱沒有比

宮刑最大，受過宮刑的人，沒有人肯和他在一塊兒，也不在人類裏算的，這個不是現在一代的人，這個樣子看輕的呢？這事體的由來已經很久了。試看衛靈公和雍渠同車，孔子見了，就逃到陳國，秦王聽景監的話，趙良替商鞅寒心，趙談坐在車右，袁絲變色的驚異，這樣看來，從古時候到現在都已恥辱他了。想那中等材學的人，他的事體有關係在太監身上的，沒有不悲傷他的氣質，何況那慷慨的讀書人呢？現在朝廷上面，縱然沒有人材，怎能夠叫受過刀子鑿子刑罰的人，去推薦天下的豪傑呢？我靠了先人留下來的功勞，能夠在京師待罪二十多年了，因此自己思量，上一等不能夠效納忠信，有奇策高材能幹的美譽，自己結納明主，次一等又不能夠修拾遺事，補錄闕疑，招進有才能的人，顯揚隱居有學問的人，在外面不能夠整頓兵隊，攻城野戰，有斬將拔旗的功勞；下一等又不能夠積年累月，積聚功勞，取得尊貴官職，重厚俸祿，拿來做宗族交游的光耀榮幸；這四件事體裏面，沒有一件，祇得免強和人在一起，求人收留着，沒有什麼短長的見效，可以在這裏見了。從前我也常常夾雜在下大夫的裏面，陪奉在朝堂上邊，建立微末的議論，不在這個時候做出幾件有規矩的事體來，用我十分的心思去做，現在已經形體虧損，做了掃除的隸卒，在猥賤的地步，倒要想仰首伸眉，議論現在的是非，豈不是輕視朝廷，羞辱當世的讀書人麼？唉！唉！像我這種人還有什麼講呢？還有什麼講呢？並且事體的源始和結束，不是容易明白的呢！

我年紀輕的時候，自負有不羈的才情，但是到了年紀大起來，也沒有窮鄉僻壤的稱譽。幸

而主上因我先人的緣故，使我能夠獻淺薄技藝，出人在防備嚴緊的地方。自以爲戴了盆子，怎樣可以望天，所以斷絕了賓客的交情，忘了家裏的事體。一天到晚想用盡我不肖的才情，一定要專心做着自己的職務，拿來博皇帝的歡心。那裏知道事體竟有大謬不然呢！講到我和李陵同做着侍中的官，素來也沒有什麼交情啊！我和他各人走各人的路，未嘗一起喝着酒，有殷勤接待的餘歡。但是我看他的做人，是一個自守奇節的人。服侍爺娘很孝順，交接朋友講信實，對那金錢不起貪心，應該給別人的，知道講義氣，男女的分別，知道退讓，做人恭敬儉，謙和，下人他常常想奮不顧身，拿來殉國家的急難。這是他素來心裏所積蓄的好處啊！我以為他有英雄的氣度，大概做人臣子的肯出進在萬死的中間，不顧自己一生的計畫，去赴公家的急難，這種人已是可奇的了！現在他做事一有不對的地方，一般只知保全自己身體和妻兒的臣子，趁這個機會去，他的短處，我實在是暗地裏悲痛他！並且李陵所帶的步卒不滿五千個人，深入那個敵走馬的地方，足跡經過匈奴的朝堂上，好像送吃的東西到虎口裏去一般的危險，不顧生死的去挑動疆胡，抵抗億萬的敵兵，同單于接連打了十多日仗，所殺的人超過自己的兵數，敵人救護死傷，還怕來不及。匈奴的國王官長都震動恐怖，就一起徵集他們的左右二賢王，帶齊了拿弓的兵，全國的兵，一齊來攻擊去圍住他。轉輾爭鬪，走了一千多里路，地方，箭也射完了，路也窮盡了，望望救兵仍沒有到，將士兵卒死傷堆積。但是李陵起來一呼，勉勵着他們，那班兵士沒有不起來，眼中流涕，衣上著血，吞聲飲泣，更張著空弩，向着北面去同敵人拚命。

當那李陵沒有失敗的時候，打發人來報說打了勝仗，漢朝的公卿王侯都是舉了杯子上壽；後來隔了幾天，李陵打敗的消息傳到了，皇帝爲了他吃的東西也不知道有味道，上朝的時候也不快活，大臣們憂患懼怕，不知道怎樣是好。這時候我暗地裏不料自己的卑賤，見皇帝的悽慘悲傷，實在想盡區區忠實的心，以爲李陵和士大夫素來解衣推食，幫助貧困的人，一定能夠得到別人的幫助，就是古時的名將也不能夠比過他。現在他雖是陷落在外國，但是看他的意思，實在要想得一個相當的機會來報答漢朝。事體弄到無可奈何的地步，纔打了敗仗，他們功勞也足以表白在天下了！我懷了這個意思，要想說出來，卻是沒有機會，恰巧逢著召見問對，就把這個意思，在皇帝面前推荐他，說明他的功勞，想拿來寬慰皇帝的心，塞住那怨恨他的人的說話，但是沒有能夠盡量說明，所以明白道理的皇帝聽了，還沒有清楚，以爲我阻止貳師將軍立功的機會，却替李陵來說說客，就把我關在監獄裏。把我這一點實實在在的忠心，終究不能夠自己說明，因爲犯的罪孽是誣蔑皇帝，所以到底從了審問官的意思，定了宮刑。可憐我家境清貧，沒有賤財，不能夠自己贖自己的罪孽，平日交游的人，沒有法子可以救我。左右親近的人，也不肯替我說一句話，我的身體並非木石一般，沒有知識的，現在孤另另的和那禁卒做伴，深閉在監獄的中間，這個時候有什麼人可以告訴呢？這真是你少卿所親眼看見的，難道不是這樣麼？李陵既經生生的投降墮落了他的家聲，我又關在保養宮刑的蠶室裏面，着實被天下人所笑，傷心啊！傷心啊！這件事體，是不容易向沒有學問不明白道理的人說明呢。

我的父親並沒有剖符丹書的功勞，所執掌的天文歷法星宿年月的事體，差不多好似那卜筮詞祝的一流。本來是給皇帝拿着當玩兒消閒的人看待，好似娼妓優伶一般的養着。是世上一般人所輕視的！倘使我伏法受誅，像那九牛身上落下一根毫毛，和螻蟻的死亡，有什麼兩樣呢？並且世界上一般的人，又不肯拿我和死節的人一般看待，不過是說我聰明也用完了，罪惡也滿了，不能夠自己避免王法，終究到死路上罷了。這是什麼道理呢？祇因為我素來所做的事體弄到這樣子啊。做人本來都有一死，但是有的死得像泰山一般的重，有的死得比鴻毛還輕。這是死的地方有不同呢！最好的不辱沒先人，其次的不辱沒自己，其次的不辱沒義理顏色，其次的不辱沒言辭教令，其次的長跪受辱，其次的著了赭衣受辱，其次的穿了木索繩索，遭杖刑的受辱，其次的剔了毛髮纏繞金鐵的受辱，其次的毀傷肌膚，斷殘肢體受辱，最下的腐刑，是恥辱的極點了！

書上說道：『用刑罰不用在做大官員的身上。』這句話是說上等人的骨氣，不可以不勉勵啊。那猛虎在深山中，百樣野獸見了他，都震動恐怕；一旦到了檻圈坑窀的中間，也祇得搖尾乞憐，向人求食。這是威望被他制服，積漸的到了這個地步啊！所以明白道理的人，見地上畫了一個圈兒，算是監獄的，便不肯跑進去。削一塊木頭豎着，算是坐堂的問官，有說話也不肯對他說。預先定好計策，不肯去受刑罰。自己先自殺，這是光明的事體呢。現在縛住了手足，受了木具繩索的刑罰，暴露肌膚，受了榜擊杖責的嚴刑，幽閉在圍牆監獄的中間，當這個時候，見了獄

吏，就把頭碰着地，見了隸卒，就心中驚惕喘息。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威望被他制服，漸積的到這個地步啊！待到了這個時候，還要講不受辱的話，這真所謂勉強厚顏罷了，有什麼可貴呢？並且文王是封伯爵的人，還拘在羑里，李斯是做宰相的人，還備受了五刑，韓信是封王侯的人，還受縛在陳地，彭越、張敖是據了南面，稱孤道寡的人，後來繫在監獄抵罪，周勃誅了諸呂，權比五霸還盛，竟因在請罪的室中，那魏其侯的寶嬰，是做大將的人，竟穿了赭衣，受三木的刑罰，季布做朱家髡錯的奴隸，灌夫受辱在田蚡所住的屋中，這一等人，都是到了王侯將相的地步，聲望著名在隣國，一到罪孽禁網加身，不能夠早早的自殺，偷活在塵世的中間，古今都是一樣，那裏能夠不受辱呢？

照這樣看來，那勇敢和懦弱是要看當時勢力的啊，那強弱是要看當時的情形啊，明白了這個道理，有什麼奇怪呢！講到一個人不能夠早早的自殺，跳出在王法的外面，稍稍的遲疑，到了受鞭杖的時候，倒要想講到氣節，自己尋死，那不是已太晚了麼？古人所以鄭重的施刑在做大官身上的道理大約就是這個意思呢！講到人情，那個不貪生惡死，思念父母，記掛妻子，但是到了被義理所激的時候，卻是不然，實有不得已的地方啊！現在我不幸，早早的喪亡了父母，沒有兄弟的相親，一個身體，孤立無助，少卿看我對於妻子的心思怎樣呢？並且勇者不必定要死節，懦弱的人能夠仰慕仁義，那裏不能夠勉勵呢？我雖懦弱膽小，想要苟活，但是也頗知道去就的分別，何至於自己沈溺在纒紲的恥辱呢！

並且奴隸婢妾，尚能夠把性命送在節氣上面，何況我的不得已麼？所以隱忍不言，含垢受辱，幽在糞土的中間，卻是直受不辭，恨我私心有所不盡的地方，無聲無臭的老死牖下，那文章的光采不能夠表白在後世呢？古來富貴的人，聲名埋沒的，不可以細細的計算，只有卓異非常的人，方纔能夠出名氣的呢？所以文王拘囚，纔演繹周易；仲尼困頓，纔做春秋；屈原被楚國放逐，纔做離騷；左邱瞎了眼睛，纔有國語；孫子別斷兩足，纔把兵法修改整理；不韋遷到蜀地，呂氏春秋纔傳到世上；韓非幽閉在秦，纔做說難、孤憤、這幾篇詩經上的三百篇大約都是有學問有德性的人，他心裏有了怨恨的事體，所做的詩啊！這種人都是心裏邊有鬱結的事體，所以記述往事，追思來者，像那左邱沒有眼睛，孫子別斷兩腳，終究不能夠見用，回到家裏，便著述書本，拿來發洩他的憤懣，要想遺傳文章，拿來見他的志向。我不料自己的沒用，近來自己寄託在無能的辭章，收羅天下的遺事舊聞，綜合他的終始，攷察他興衰的道理，上面自軒轅起，下面直到現在為止，做了十只表，十二篇本紀，八章記載事物的書，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傳，總共一百三十篇。也想拿來研究天地的道理，博通古今的變化，成就一家的學說，草草創作，沒有成就，不幸遭逢這一場禍患，憐惜他的沒有成功，所以受了極刑，毫沒有怨恨的顏色。

我如果能夠著成功了這一部書，藏在有名的大山裏，傳給同志的人，推廣到通都大邑的地方，那是我償了前次恥辱的責罰，雖是萬死被誅，還有什麼懊悔呢？可是這種意思，祇可和聰明的人講，難以對不明白道理的人說，並且犯罪的人，不容易住在世界上，做下賤的人，常常

受人家的毀謗。我因說話的不謹慎，遭逢這個禍患，實在被鄉黨的人所譏笑，拿這個罪名來污辱先人，還有什麼面目再上去爺娘的墳墓呢？雖是隔了一百代，這垢辱總不能夠洗清，所以愁腸裏邊一天九轉，住在家裏，恍恍惚惚，像有所失的一般。走到外面，不知道到那裏是好！每每想到這個恥辱，背上的汗，未嘗不霑溼衣裳啊！身體簡直做了和太監女人一般的人物，怎麼還能夠拿自己清高的身子去做官，回家去深深的藏躲在有巖穴的地方呢！所以姑且跟隨世俗上下，跟着時候屈伸，拿來和小人同事。現在少卿倒要教我推舉有才學的人，提拔那讀書人起來做事業，未免和我的私心有合不上的地方呢！現在我雖要文美辭令，自己裝飾，恐怕愈爲俗人所不信，恰巧足以取辱罷了！總之要到死的一天，然後是非方纔可以定奪。這封信不能夠盡我的意思，略爲陳說了幾句鄙陋的說話，我很恭謹的再拜在你少卿的面前。

對照文 古文觀止 卷六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
 智能。豈特古之人乎。以王伯自期。以古人期士。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歸告人主。頓挫極醜。今吾以
 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歸功賢士。得體。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無絕
 也。是求賢正旨。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二句見帝制作雄略。賢士大夫有
 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上言突此言遊真有天子友匹夫氣象。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屬下相國相國鄼侯齊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此詔令頒行次第。其有意辭
 明德者。意實可稱明。德非偽士也。必身勸爲之駕。郡守身自往勸爲之駕車。遣詣相國府也。論至署行義。書其行狀。儀容年紀。有
 而弗言。郡守不舉。覺免。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癯病。勿遣。

白話文

聽說從前能夠用德性去收服百姓的國王，沒有比周文王最高的了；能夠用強力來收服

百姓的國王，沒有比齊桓公最高的了；他們稱王稱霸的事體，都是靠着有才學的人的幫助，方纔成功他的名望。現在天下那班有才學的人，和有識見的人，有能力的人，一定是很多的。難道祇有從前時候有這種人的麼？所怕的在乎做國王的不能夠和他交接的緣故呢？不去交接他，那班有才學的人，怎能夠進來？現在我靠着上天的保佑，和那有才學做大官的力量，安定了天下，拿來算做一家一般，要想他長久世世代代的奉守宗廟，繼續不斷的做下去，這些有才學的人，已經跟着我，一同平定天下了，卻不叫他跟着我，共同享受些幸福，這是使得的麼？一般有才學的做大官的人，肯跟我一同做事的，我能夠尊貴他，顯揚他，并且把這個詔令布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吩咐做御史官的周昌，把這個聖旨傳達到相國，相國齋何，把這個聖旨傳達到諸侯藩王，一面由做御史官的和那做中執法官的，把這聖旨傳達到郡守；他們所管的地方，如果確有顯明德行的，必定要親身去勸他出來，替他備了車子，請他到相國府裏寫了他年紀。假使有了這種人，却隱藏不報，等到查出來，就要革去他的官職；如果年老和駝背的人，或是有病的人，却不要打發他來！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聞者數年比去聲不登。比，相近也。又有水旱疫疾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

咎三句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一語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再夫度舞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地多於民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三語皆字呼應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謂室室之業以害農者蕃也。蕃多。為酒醪牛以靡糜穀者多。膠汁洋酒。糜散也。六畜休去聲之食焉者。衆與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又續一筆仍作推究語。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求得其中愛民之誠如見

白話文

近幾年來，常常沒有收成，又有大水天旱疾疫的災難，我心裏十分的憂愁。但是我自已昏愚不明，沒有察出是什麼差處。大約是我行的政治上，有缺點的地方，和行為上有錯的地方麼？或是天道有不順，地利沒有開發，人事多失和氣，鬼神廢棄不享受，怎麼能弄到這個地步呢！大概因為百官的俸祿，或者有大靡費的地方，沒有用的事體，或者做得太多了麼？為什麼百姓的糧食這樣的缺乏呢？講到國裏的田地，並沒有比從前減少，計算百姓的人數，也並沒有比從前增加，拿人口來度量地方，他的數目，比到古時候祇多不少。但是糧食不足的道理，這個

差處，究竟在那裏呢？也怕是百姓所做的事體，不從根本上著想，拿來損害農人的太多，做了酒耗費米穀太多，牛馬羊豕吃的東西太多麼？這裏面十分精細高大的道理，我沒有得到中肯的解釋。着丞相和各侯爵，同那官做到有二千石俸祿以上的博士官，大家一同商酌，如有可以幫助百姓得到好處的地方，總要你們竭力細想，不要隱諱不說！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雕文刻鏤，漏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纂亦組也。組印綴。害女紅者，工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二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三層。起數語作三層。寫意甚婉。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成祭服，爲天下先。以務農。蠶爲倡。不受獻，減太官，皆繇同賦。官太主饗，食不傷害農事。女紅。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蓄同積，以備災害。欲絕飢寒本原。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也。攘取也。六十曰耆。遂成也。欲民免於爲非。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未勝朕任其咎者。或詐僞爲吏，以詐僞爲吏。更以貨賂爲市，行同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流言若漁獵之爲也。半食苗根，蠶侵牟食民比之半食。賊也。若不在吏，縣丞爲長吏也。縣丞爲吏之長。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助也。漁者侵牟吏即爲盜。長吏知之而不執法，是助盜爲盜矣。殊非設長吏之意也。若不在吏而在長吏。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修察長吏之職。不事官職，耗指亂者。指二千石言。耗亂不明也。丞相以

請其罪。請其不修職之罪。不在長吏而在二千石。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白話文

做那雕琢玉石，刻鏤金鐵的事體，這是傷害農事的；做那錦繡的衣服，赤色的印帶，這是傷害女工的。農事受傷，就是飢荒的根本了；女工受害，就是受凍的原因了。一個人大概到了飢寒逼迫一齊受着的時候，能夠不做壞事觸犯國家法度的人是極少了！我做皇帝的親自耕種，做皇后的親自種桑，拿來供給祭祀用的黍稷和祭服，給天下的百姓做一個榜樣，不受百姓的供獻，減少管理飯菜的官，免去百姓替國家當差的事，和收捐稅的事體，要想使天下的人都用力，在農事蠶桑，在平常的時候，有蓄積的東西，拿來防備災害，那疆梁的人不要去欺侮懦弱的人，多數的人不要去壓迫少數的人，老年的人能夠壽終，幼孩孤兒能夠長成。今年的收成不豐，百姓的食料頗缺乏，這個弊病，究竟在那裏呢？或者做官的，都是詐僞的人，官吏的貪財，好像商賈的買賣，劫奪百姓的錢財，侵括許多百姓的脂膏，那做縣丞的是一縣的長官，倘然靠了官吏的權力，去作姦邪的事體，或者知道了情節，不拿國法去對付他，那是知法犯法去幫助強盜做那偷盜的事體，實在不是國家設立官吏的意思呢！現在要使那得二千石俸祿的官吏，各人去考察各人手下的差役官，倘有那做官不盡做官的職務的，和那不明白道理的人，做丞相的可以告訴我，做皇帝的，讓我來定他的罪孽，把他的罪孽布告天下，使大家都知道我做皇帝的愛惜

百姓的意思。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西漢文

蓋其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雄心蓋於非常二字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奔蹏也。蹏，踢也。奔，馳也。蹏，踢也。蹏，踢也。奔，馳也。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負也。俗，世議也。論也。二或字活看。夫泛駕之馬，泛，覆也。覆，駕言者。馬有逸氣，不循軌轍也。○項，奔蹏說。

斷弛之士，託。斷者，斷落無檢可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項，負俗說。亦在御之而已。只一御字想見。英主作用。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應，非常之人。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絕遠之國謂辟教之外。○應，非常之功。

白話文

白話文

大凡要立不是尋常有的功勞，一定要等待不是尋常的人去做，所以有一種馬，時常要狂奔踢人的，卻是能夠有一走千里路的力量，有一種有才學的人，時常受世俗譏諷的，卻是能夠立功勞成名氣的人，大概那不循軌轍的馬，不自檢束的讀書人，也全靠著那管理他的得法罷了。拿這個意思來吩咐那做州官郡官的人，留心考察那做差役的和做百姓的，假使碰到有特別材幹，奇異能力的一等人，可以做將相，和差使到遠方別國去的，可以保舉出來由朝廷來使用他。

賈誼過秦論上

西漢文

古文觀止 卷六

一五一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殽山名。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亦據也。雍州今陝西固守其地。

也。周室天子之國。秦欲窺而取之。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括結囊也。八荒八方也。

四句只一意。而必差寫之者。蓋極言秦先有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當是時也。商君鞅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

外連衡。而鬪諸侯。連六國以事秦。而使之自相攻鬪。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拱手而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秦之始強如此。

孝公既沒。為文武昭。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其母弟是為昭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

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漢中巴蜀三部並屬益州。膏腴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秦之強又如此。諸侯恐懼。會盟而

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以一為衛也。以六攻一為從。故衛曰連從。曰合締結也。○正欲寫秦之強。忽寫諸侯作反覆。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

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極贊四君以約從離反。謂秦之強。約從離

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

赫。人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蘇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

燕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雷○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黃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田

忌。將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

皆趙將。此段申明以天下之士一旬極寫諸侯得人之盛。以襯秦之強。

叩關而攻秦。叩擊也。關與谷關。此正接前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句作一逼緊。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

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鏃箭鏃也。上寫諸侯謀弱秦何等忙此寫秦人困諸侯何等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初點連衡次點合從三敘約從。離鐵四敘從散約解段落井然。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軍敗曰北。櫓火櫓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

服。弱國入朝。極言秦之強。纒是反跌下文。施及孝文王。莊襄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卒子莊襄王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

事。及至始皇。方說到。奮六世之餘烈。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振舉也。策馬箠也。振長箠以馬喻也。二周東四周也。履至尊。踐帝位也。六合。天地四方也。

敲朴皆杖也。短曰敲。長曰朴。此四句亦只一意。言始皇之強非一辭而足也。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非一種也。桂林今鬱林象郡。今

南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極寫始皇之強。乃使蒙恬將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極寫始皇之強。前歷言秦之強以其善攻。以下言始皇不善守。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燔燒也。百家言經史之類。黔黑也。黔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

之民。鑿毀也。兵器也。咸陽秦都。鋒鏃兵刃也。始皇銷鋒鏃爲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始皇愚民弱民。適所以自愚自弱。伏末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一句。然後踐華爲城。因河

為池。因華山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疊上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問也。誰何言誰敢問。極形容。始皇之強盛比從前更自不同。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東有函谷關。南有嶺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金城言堅也。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自廢先王之道至此。正說秦皇之過。看來秦過亦只是自愚自弱。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又振一筆。愈說愈緊。然

而大轉。陳涉穰陽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陳勝字涉。陽城人。秦二世元年秋。繩樞以繩繫戶樞也。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不及中等庸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范蠡之陶。自謂陶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之間。致千金。猗頓。魯公富往。陶朱十年間。實擬王公。故富稱陶朱。猗頓。陳涉既非其人。又無其資。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

中。率罷疲弊之卒。將數百之眾。俛起不得已而舉事也。阡陌。田道也。阡。不成軍旅。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無

旗。揭。高舉也。斬木為兵。而無鋒刃。竿。為旗而無旌旗。不成器械。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同。山東豪傑。遂竝起

而亡秦族矣。雲集。響應。如雲之集。如響之應也。贏。擔也。景。從也。影之隨。且夫。轉筆會。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鋤耰棘矜。鈇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耰。鋤柄。矜。矛柄。鈇。利也。銛。長矛。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

之師也。涉。抗敵也。湯。抗敵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曩。時。六國之士。總承前文。兩兩比較。句法變換。最耐尋

涉。抗敵也。湯。抗敵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兩兩比較。句法變換。最耐尋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略作頓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揚文勢愈緊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收前半篇。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陳涉爲首倡。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結出一篇主意。筆力千鈞。

白話文

秦孝公佔據了崤山和函谷關的險固，霸住了雍州的地方，那國王和臣子用心堅固防守，拿來看想周朝的天下，有席捲天下，收拾世界，包括四海的意思，并吞八方的心理。當這個時候，商鞅幫着他，在國裏定了法律制度，講究耕織的事體，修理防守城池和打仗的傢伙，外面用連橫的計策，使各國諸侯自己攻打自己，因此秦國的人，就輕易的取了魏國西河外面的地方。孝公死後，惠文王、武王、襄王，繼續做了國王，受了舊時的事業，照着先人留下來的計策，南面去取了漢中地方，西面去得到巴蜀地方，東面割取肥美的地方，收着山川險阻的州郡，諸侯都恐懼起來，就聯合訂盟，打算打敗秦國，不惜珍器重寶和肥美的地方，拿來結交天下有才學的人，結下了合從的約章，大家聯成一氣。當這個時候，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

申君、魏國有信陵君，這四個人，都是明白道理聰明非常，拿忠心來對待皇帝，拿信實來對待朋友，寬仁厚道能夠愛人，尊重有德性的人，看重有學問的人，連結了和自己一氣的國度，離開了和秦國一氣的國度，聯合了韓國、魏國、燕國、趙國、宋國、衛國、中山國的許多國度。那時六個國度裏有才學的人，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的一班人，替他們謀劃事體；有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的一班人，通達他們的意思；有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的一班人，訓練他們的兵士，常常拿了比秦國十倍大的地方，帶了百萬的兵卒，去打秦國的關口，來攻打秦國，秦國的人開關迎戰，這九國的兵士，便四散逃走，不敢前進。秦國沒有射去一枝箭，失掉一個箭頭的費用，卻是天下的諸侯已經困乏了！從此大家的約從也解散了，紛紛割下地方來去賄賂秦國，秦國就趁這時候養足了兵力，利用他們的困乏，追逐那逃去的兵，橫在地上的屍首有一百多萬，淌下來的血可以把滕牌浮起來，乘着這時候就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來請求降服，弱國跑來朝見。

到了孝文王、莊襄王的手裏，他們做國王的日子很少，國家也沒有什麼事體。直到了始皇帝手裏，奮起那六代皇帝傳下來的威望，揮動了好似打馬的長鞭子，去管理天下的地方，并吞了東西二周，滅亡了六國諸侯，坐了皇帝的位置，去治理天地四方，好似拿了長短的棍棒，去管着天下的人，他的威望震動四海。到南面去取百越的地方，拿他來改做桂林象郡，那百越的國王都是低頭繫頸，拿性命來依託在管理監獄的小官手裏。從此始皇便差了蒙恬到北面去建

築長城，做屏藩的守衛，驅逐匈奴到七百里外面，那胡人從此不敢到南邊地方來牧馬；那兵士們不敢向他彎弓來報復他的怨仇。就此廢棄了先王的道理，燒燬了百家的言論，拿這個法子來弄成一班愚笨百姓，毀滅了名城，殺戮了豪傑英俊，收集了天下的兵卒，聚攏在咸陽地方，銷燬了鋒刃箭頭，鑄成十二個金人，拿這個法子來弄得天下的百姓沒有造反的力量。然後靠着華山造起一座城牆，靠着黃河的水做成池子，佔據了雄高的城池，依靠了深險的河泊，用了良將帶了強弓，來守定山川險阻的地方，派了忠信的臣子，帶了精銳的兵卒，陳列了強橫的人馬，誰也不敢去向他問訊。天下既定以後，在始皇的心中，自以為處在關中的堅固，有千里的金城，這是子子孫孫傳下去做着帝皇，是萬世的事業了。

等到始皇死了以後，他的餘威還能夠震動在遠方。但是陳涉是敗壞做門草繩做樞的人，也是流離遷戍的一流人材，幹能力不及中等庸人，沒有仲尼、墨翟的賢能，陶朱、猗頓的富厚，出身在軍隊的中間，鬪起在田野的地方，領了幾百個疲弱的兵卒，回過身來來攻打秦國。斬伐木頭來當做兵器，舉起竹竿來算做旌旗，天下的人像雲一般聚集的起來響應，送糧食的像那影子的跟形體一般，山東的豪傑就此一同起來，把秦族滅亡了。

況且這時候秦朝的天下，並沒有比從前弱小，雍州的地方，有崑崙函谷的堅固，仍是這樣；陳涉的位置，並不比齊國、楚國、燕國、趙國、韓國、魏國、宋國、衛國、中山國的那班國王來得尊貴，并且戟矛和田中用的鋤耨，並不比鉤戟長矛的鋒利，罰罪遣戍的一等人，並不強於九國的兵士，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的道理，並非值得來以前有才學的人，但是一個成功，一個失敗，卻和從前變了樣子，功業完全相反了。假使拿以前山東的各國和陳涉來計較長大，比量權力，那是相去得遠極了。但是秦國那個時候，靠着一點點地方，能夠得到萬乘的權威，包括八州的人，同列在一個朝廷上面，已經有一百多年了，纔能夠把天地四方做了他一家靠着穀山函谷的地方來建造皇宮。等到一個人造起反來，竟至七廟傾覆，身子死在人家手裏，給天下的人譏笑，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他肯施仁義，并且攻守的形勢不和從前相同啊。

賈誼治安策一

西漢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下有相疑之勢。開口便吸盡全篇。下數朝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爽，忒也。上疑下，必討則下被其殃，而不能全下。疑上必反，則上爽其憂，而不能安。是立言大旨。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謂淮南厲王長文帝，西鄉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開文六年謀反，廢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幸太原發兵反，欲擊取梁陽伏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遇，二德澤有加焉。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因三國之反，乃知他國未有不思反者。然而天下少安何也？一轉摠入事，情吃緊處。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所以一時暫安。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貫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疾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

北之為邪。逆推將來揜陳利。害誠遠謀切慮。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反別治安。下句斬截。黃帝曰。日中必

斲。操刀必割。莫離也。○喻。時不可失。今令此道順而安全。甚易。全安謂全。下安謂全。不肯早為。已迺。乃同。屬當即今早圖語帶痛哭之聲。

骨肉之屬而抗劉。景。墮毀也。抗劉謂舉。之其頭而劉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秦世末世也。○此言欲全骨肉之屬當即今早圖語帶痛哭之聲。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儻儻二句指。不肯早為。假設

陛下居齊桓之處。無位無時。無助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

能矣。能一不。假設天下如曩時。高帝之時。淮陰侯尚王楚。韓信為楚王人告信欲反。遂械信救為淮陰侯。黥布王淮南。

南王反高帝。自往擊之。彭越王梁。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韓信王韓。故韓王嬰孫信與匈奴反。遂械信救為淮陰侯。黥布王淮南。

趙王趙相貫高等謀弑高帝事。覺夷三族救趙王數為宣平王。盧縮王燕。陳豨在代。陳豨以趙相國守代地。反人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與陰謀。縮遂亡入匈奴。令此六七

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又設。一難。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

也。二不。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淆雜也。忽。論高帝。非有仄室勢之以豫席之也。

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庶得舍人。中涓舍人。皆官名。材之不逮

至遠也。之角材。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

城。少者迺二四十縣。真德至渥也。渥厚也。身封王之。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七年高帝五年至十一年。

九反韓王信貫高淮陰彭越英布陳稀盧綰并利幾五年秋反爲八其一人蓋燕王臧荼五年十月反○引帝高舉角校也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就也○

無材以無德以又非身封王之也服其心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

不能也繳照上段○三不能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諉託也尙可諉言信越等以疏攻反

明信等不以疏也假令悼惠王王齊高帝子肥元王王楚高帝弟交中子王趙高帝子如意幽王王淮陽高帝子友共

王王梁高帝子恢靈王王燕高帝子建厲王王淮南高帝子長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

位能爲治乎又設一難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四不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言諸王皆與天子親爲昆弟而不論君臣之分無擅爵

人赦死辜同罪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不軌不修法制

也致至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致至幸而來之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圓

視而起圓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悍勇也

無擇子奏淮南厲王反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爲刺客所殺○細寫虛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一句陛下雖賢誰與領此上段不能之意故疏者必危

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三句總收上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指彭韓又

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指高南既有微矣濟北言其勢盡又復然殃既同之

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再總一筆。遇下入喻。屠牛坦。屠牛者名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鈍同。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解。支節也。至於體。體。彼。之所非斤則斧。韓上曰體兩股間也。韓股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絕好。分剖今諸侯王皆衆體韓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編也。臣以爲不缺則折。因喻入議。筆甚銳勁。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三國皆反。謀何不終用仁厚。勢不可故也。○自難自解妙。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連用則又反。三字有致。長沙迺在二萬二千戶耳。秦時鄱陽令吳芮漢爲長沙王。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形勢弱故不反。○細數反國。忽帶寫一不反者反覆乃益明。曩令樊鄴。力。樊。鄴。韓信。樊。鄴。封舞。絳灌。陽侯。鄴。商。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承上。七國。令。信。越。之。倫。彭。越。列。爲。徹。侯。而居。徹。侯。即。通。侯。雖至今存可也。承上。長沙。○用反言。洗發正意。筆情逸冷。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接句。爽捷。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趙醢。海。○趙。醢。肉。醬。則莫若令如樊鄴等。將兩層作結下。一層入正意。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句爲一篇綱領。從前許多議論皆在此。意此下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

義正柔建諸侯之效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業一割定地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若干國設數也使悼

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正所謂柔建諸侯而少其力也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

君之須待也○子孫少者有以處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亦以柔建之數償還之諸侯之地有罪非削而入于漢者為遷徙其國都及改封○國既滅者有以處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以

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業二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同畔同畔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業三法立而不犯令

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利幾項氏將降漢侯之潁川高帝至洛陽舉通籍侯召之利幾恐遂反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

開章皆與淮陰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業四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赤子幼君也植立也遺腹君未生者朝委裘以君所常服之裘委之於位受羣臣之朝也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業五業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總收一句下文又喻申言天下之勢方病

大瘡腫一脛形去之大幾如要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二指。
 擗觸身慮亡聊擗動而病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扁鵲良醫○不能為與上不肯。
 病非徒瘡也又苦踈職盭同戾○足掌曰踈盭言足踈反戾不可行也○又從病瘡上推進一層。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王。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王。惠王之子親兄子也王。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王。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謂親子弟。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謂從弟之子兄子之子○親疏二句前作結。
 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盭病瘡喻疏者制大權踈盭喻親者無分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此文前後割節此特摘錄其中一段耳。

白話文

大概想建立一個興旺的國家，便要使諸侯的勢力強大，但是諸侯的勢力一強大，一定要和皇帝有相疑的形勢，假使上面的皇帝疑惑了下面的臣子，那做臣子的，便常常受到他的禍殃，假使下面的臣子疑惑了上面的皇帝，那做皇帝的，常常有防備臣子造反的憂愁。這個樣子實在不是安上全下的道理呢。現在或者有同胞兄弟想圖謀造反，稱做東帝的嫡親的侄兒，從西而帶了兵跑來攻擊的。現在的吳國王，又被人來告訴他造反了，皇帝的年紀正在年輕的時候，他的行為道義，沒有過失，那德行恩澤的事體，還勝過從前，而且這個樣兒，何況那最強的諸侯，他的權力還要超過他十倍呢！但是天下終究不能夠平安，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大國的

國王年紀小，身體弱，還未長大成，漢朝所置的傅相，剛纔幫着他做事，隔了幾年以後，各國諸侯的國王，差不多年紀都已長大成人，血氣正在剛盛的時代，漢朝的傅相，都稱病賜歸田里，他國度裏的官，從丞尉以上的官職，多用他親信的人，這樣的做法，難道和淮南王、濟北王的行為有什麼兩樣麼？這個時候，想要做治國安百姓的事體，雖是堯舜，尚且不能夠。黃帝道：『太陽到了天中的時候，一定可以曬東西，拿刀在手裏的時候，一定是割東西。』假使現在這樞道理明順，那全上安下，便很容易了。不肯早早的去了結，到了後來，竟墮落了骨肉的親屬，把他的頭頸割去，這和秦朝的末年有什麼兩樣呢？

要知道立在皇帝的地位上，趁着現在的時機，靠着上天的幫助，尚怕拿危險的事體弄做安逸，拿擾亂的事體弄做平治，假使叫你皇帝立在齊桓公的地位，難道不想去連合諸侯去幫着皇帝統一天下麼？我做臣子的知道你皇帝有所不能了。假使現在的天下，還如從前的樣兒，淮陰侯還做着楚國王，黔布做着淮南王，彭越做着梁王，韓信做着韓國王，張敖做着趙國王，貫高做着宰相，盧縮做着燕國王，陳豨在代地方把守，這六七個人，都是依然如故。那時你皇帝接了天子的位置，能夠自安麼？我做臣子的拿現在的情形看來，實在知道你皇帝的不能夠了。那時候，下錯雜混亂，漢高祖皇帝和一般人，同時起來攻打天下，並沒有大夫庶子的勢力，拿來做依靠一般人的僥倖的做了中涓的官職，次一等的，祇能夠做舍人的官職，他材情的不如高帝，實是極遠哩。漢高祖皇帝拿明聖威武的勢力，卽了皇帝的位置，拿肥美的地方，封了諸公

做王多的有一百多座城池，少的也有三四十個縣城，恩德算是極厚了；可是後來七年中間，謀反的有了九次。你皇帝和諸公，並沒有親自較量材情去臣服他，也不是親身去封他做國王，自從漢高祖皇帝不能夠靠着這樣的恩德得到一年的平安，所以我做臣子的知道你皇帝是不能夠的了。

但是還有可以推託的道：「這班造反的人，因為是交情疏遠的緣故。」那麼我就講那親信的人假使叫那悼惠王做齊國王，元王去做楚國王，中子如意的去做趙國王，幽王去做淮陽王，共王去做梁國王，靈王去做燕國王，厲王去做淮南王，這六七個貴重的人，都是依然如故；這個時候你皇帝能夠接位治理麼？我做臣子的又知道，你皇帝是不能夠的。像這一等王侯，雖是名爲臣子，實在都存着布衣昆弟的心思，不論君臣的名分，沒有不想同皇帝的制度，做那天子的事體。擅把爵祿封人，赦免死罪的人，甚至有的戴了皇帝的車蓋。這是漢朝的法令不能夠通行啊。雖則有那行動不軌好似厲王一般的人，他不肯聽從號令，若是去召他，怎麼肯來呢？即使幸而來了，法令又怎能夠加在他的身上呢？因為辦一個親人的罪，天下的人，都要很驚慌的鬧起來了。你皇帝的臣子裏，雖有勇悍得像馮敬的，恐怕剛纔開他的口，刺刀的頭已貫穿他的胸口了。你皇帝雖是賢明，什麼人來留心明白這個道理呢？所以那交情疏遠的，一定要做出害皇帝的事體來，那名分親近的，一定要做出亂國家的事體來；這是已經過去的事實啊。以前那異姓的人，仗着自己的力量，便造反稱國王，漢朝已經僥幸勝他了；但是又不變更他所以然的道。

理。同姓的人，跟了這個痕跡行動，已經有了應驗了；其勢又都是這個樣兒。禍殃的變亂，沒有知道移動。能夠明白道理的皇帝，處在這種地位，尚且不能夠使他安逸，後世將打算怎麼樣呢？

有一個殺牛的人，叫做坦的，一天能夠殺十二隻牛，可是刀鋒並沒有鈍的緣故，因他這推打剝皮割肉的地方，都是全體的肢節啊；至於割到髀骨股骨的地方，不是用刀，便是用斧子，大概那仁義恩厚，實在是在做人皇帝的刀斧，現在的諸侯，都是全體的髀骨股骨啊；棄了刀斧不用，卻要拿芒刃去接觸，我做臣子的，以為不缺便是折斷，為什麼不拿這仁義去用在淮南王濟北王身上呢？這是勢所不可啊。我做臣子的，暗暗考察從前的事體，大約強梁的先反，淮陰王和楚王，兵力最是強盛，便最先造反，韓信靠了胡人的勢力，便也反叛，貫高靠了趙的地方，便也反叛，陳豨的兵練得很精，便也反叛，彭越做了梁王，便也反叛，黔布靠着淮南地方，便也反叛，盧縮最沒有勢力，所以也最後造反，長沙王吳芮不過二萬五千戶罷了，立的功勞最小，卻是能夠保全地位，交情很是疏淡，却是最忠心，這不是單單他的性質和人家兩樣，也是形勢使他這個樣子啊。以前說使把樊噲、酈商、周勃、灌嬰一班人，各人佔據數十個城池稱做國王，現在雖是已經滅亡，那也可以的。設使把韓信、彭越的一班人，排列在普通諸侯裏邊，雖是現今還存在，那也可以的。這樣說來，天下的大計，可以知道了。

要使那一班封王的人，都是忠心附國，便莫如教他們都像長沙王，要臣子不受肉刑，便莫如教他們都像樊噲、酈商，一班人一般，要天下治理安逸，莫如多封諸侯來減少他們的力量，力

量減少，容易把道義差使他；國地狹小，沒有邪心，使海內的形勢，像身子的指使手臂，手臂的指使指頭，沒有不制服從命。諸侯的國王，不敢存了兩樣的心思，人物的聚集像車輻的聚轂，都來聽皇帝的號令，便是那小百姓，也知道安樂。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皇帝的聖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分做許多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孫，都按着次序各受祖宗的分地，到了封完結爲止，以及燕、梁，他國都是這樣，那分地多却是後代子孫少的，先替他建立一個國家，把一個空名給他，待他的子孫生了出來，一起都教他做國王，諸侯的地方，如有因爲犯罪削去歸併在漢朝國裏的，便替他遷徙國都，和改封他的子孫，也拿從前許多諸侯的數目償還他，一寸地方，一個百姓，做皇帝的都沒有好處在這上頭，不過拿來管理天下罷了。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皇帝的廉潔，那土地封人的制度一定，凡是皇帝宗室的子孫，沒有一個不怕沒有國王做，在下的沒有背叛的心思，在上的沒有誅伐的意思，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皇帝的仁德，立定的法令，却沒有人去觸犯他，號令行了，却沒有人去違背他，貫高、利幾的謀略不生出來，柴奇、開章的計策不做出來，百姓都肯向善，大臣都能夠和順，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皇帝的高義，睡一個年紀幼小的皇帝在天下百姓的上面，那天下便能夠太平，立一個留在肚子裏的小孩子做着皇帝，拿國王脫下來的裘衣，放在那龍位上，代你皇帝，受着許多臣子朝拜，卻是天下仍舊不亂，當這個時候，便能夠十分太平，後世便可稱頌聖德，一動手就可有了這五種功業，你皇帝還怕什麼，卻好久不去做他呢？

現在天下的形勢，正像害了足腫的病，一條腿的粗差不多和腰一樣；一個手指的大差不多和腿一樣，平居不可以屈伸，因了一兩個指頭的受病，全身便愁沒有依靠的地方，現在的時候不去醫治他，將來必要成了痼疾，到後來雖有扁鵲一般的良醫，也沒法可想了。並且這個病不止足腫啊！又苦腳掌反戾不能夠行走。那元王的兒子，是你皇帝的從弟呢，現在封王的人，是你從弟的兒子呢，惠王的兒子，是你哥哥的兒子呢，現在封王的人，是你哥哥的孫子呢，那嫡親的子弟，或者沒有得到分封地土以安天下人的心，那疏遠的子弟，反執掌了大權拿來逼迫皇帝，我做臣子的所以說道，不僅害了足腫病，又苦腳掌反戾不能夠行走哩。可以叫人十分傷心的，就是這個毛病啊！

鼂錯論貴粟疏

西漢文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此句是一篇主意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相讓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聖王為民開資財之道故有備無患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禹湯。避讓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說出實病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故地有餘利游食之民未盡歸農疇。故民有餘力後世不能開資財之道，故患在無備。○以

聖王形當時蓄積未及窮在不農下因言不農之害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逆寫不農之害不農則不地著丈入肆安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謂輕去其鄉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順寫不農之害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中言民貧則姦邪生數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中言不農則不地著數句明主知其然也謹故務民於農桑所謂開其實財之道者以此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承務民農桑說故民可得而有也應安能有其民句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三句承上起下夫珠玉金銀意在重粟却從金玉折入大有波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最便者卻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升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最不便處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一句點出正意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役謂服公家之役其能耕者不過百畝二句言民之產有盡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二句言民之財有盡春耕夏

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樵亦薪也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

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承服役能耕三句言勤於作事之苦又私自送往迎來

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承百敬之敬一句言勤於應用之苦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征暴

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水旱頻仍賦歛急平當苦之中又有意外之勤苦當其有者半賈同價而賣亡者取倍

稱之息有穀者賤賣以應急用無穀者稱貸於人而聽取加倍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細陳田家辛苦顛連之狀如在目前下復

將商賈相形一番情事愈透而商賈轉接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贏獲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

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遊冠

蓋相望乘堅策肥堅好車肥好馬履絲曳異縞極寫商人之逸樂句與農人之勤苦相反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

人所以流亡者也總收一筆以見當算農賤商意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

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商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農上下相反好惡

乖迕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粟本逐末法律皆爲具文可爲三歎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

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正意作三層跌出今募天下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濼。屑○濼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一折更醒。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入粟拜爵除罪固非正論。然實一時備荒良策。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貴粟中又別出三項。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馬可以備車騎之馬也。復免也。謂免其為卒者三人。此當日現行事例。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既有武備。尤刺粟以為守起下文。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見粟之當重如此。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五大夫爵也。言入粟多而復卒少。與納為少而復卒多者。相去甚遠。此正見以粟為賞罰。最是良法。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所以為法之良。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應上順於民心句。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結出實粟正旨。

白話文

有聖明的皇帝在上面，那做百姓的便不受饑寒，並不是皇帝能夠自己耕種出來來給他。

吃，紡織出布來給他穿，因為他能夠替百姓開他生財的道路啊。所以堯王、禹王、手裏，有九年的水災，湯朝的時候，有七年的旱災，國家沒有損傷瘠瘦的緣故，因為平常蓄積很多能夠預先防備啊。現在天下統一，土地百姓的衆多，不減禹王、湯王的時候，再加又沒有一連幾年的水荒旱荒的災難，但是蓄積的東西沒有充足，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地上有剩餘的利益，百姓有剩餘的氣力，生穀的土地沒有完全開墾，山澤的利益沒有完全發出，游食的百姓沒有完全做着種田人的緣故呢！百姓貧窮，那就姦邪產生，貧生在不足，不足生在不作農事，不作農事，那就不能夠長住在一塊地方，不能夠長住在一塊地方，那就離開家鄉，看輕他自己的人家，百姓像鳥獸的一般，四面散着，雖是有高城深池，嚴厲的刑罰，還不能夠禁止他們呢。

大概到了冷天的時候，想穿衣服，也等不到那輕的暖的了；到了肚子餓的時候，想吃東西，也等不到甜的鮮的了。凡是饑寒到了自己身上，也就不顧廉恥，做人的情形，一天不吃兩次，便要飢餓，終年不置衣服，便要寒冷，想那肚子饑餓沒得吃的時候，身上寒冷沒得穿的時候，雖是慈母也不能夠保他的兒子，做國王的，怎能夠有他的百姓呢？明白道理的國王，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教導百姓講究種田種桑的事體，少收他們的錢糧，多收藏他們的東西，拿來充實倉廩，防備水荒旱荒，所以百姓可以靠他安心住着呢。百姓是全靠上面的皇帝來管教他，他們看了有利益的事體，大家便去搶着做，好像水的向下面流着一般。他東西南北的流着，並沒有揀擇地方，那珠玉金銀，餓的時候不能夠吃，冷的時候不能夠穿，可是大家所以尊貴他的緣故，因為他

是上等的人用的緣故啊。這類的物品，形體輕微，容易藏匿，手裏拿着了，可以周歷海內而沒有飢寒的憂患；可以使做臣子的輕易，離開他的國王，做百姓的容易拋棄他的家鄉，做盜賊的有所希望，逃亡的人，得着輕易流動的資產。那粟米布帛，生在地上，長在一定的時候，聚在一定的地方，不_能可以一天成功的，數石的重量，普通人拿他不起，不能夠被奸邪的人所利用，一天沒有他，那就飢寒到身。因是這樣，那懂道理的國王，所以貴重五穀，却看輕那金玉的東西。

現在那種田的人，有五口的家庭，他服公役的不止二人，他所耕種的不過一百畝，一百畝田的收成不過一百石米，春天耕種，夏天耘苗，秋天收穫，冬天藏匿，斫伐薪柴，修治官家的房屋，替國度裏當着兵，春天不能夠避風塵，夏天不能夠避暑熱，秋天不能夠避陰雨，冬天不能夠避寒凍，四時的中間，沒有一天休息，又私下自己送往迎來，弔死問疾，保養孤兒，扶長幼童，都在這中間，勤苦到這樣，還要遇着那水旱的災難，暴虐的政治，不時的賦稅，早晨的命令，到晚上又要改換，當他們有米粟的，便是得到半價就出售了，沒有的，祇得向人借貸，出加倍的利錢，因此有賣了田地房屋的，賣了子女的，拿來還債的了。一般的大商家，囤積起來，收加倍的利息，小商家也設市販賣，靠了剩餘的錢財，囤積奇異的物件，天天出遊都市，乘上面的急用，賣出的價值必定要加倍，所以他們的男子不必耕耘，女子不必蠶織，衣服必定錦繡，食物必定稻粱魚肉，沒有農夫的苦難，卻有田裏的收成，靠了他的富厚，和王侯交通，力量超過官吏的勢力，專利來相結，交千里以外的人都來交游，往來着不間斷，坐着堅固的車輪，跨着肥美的駿馬，穿的絲鞋，拖的

絹帶，這商人所以能夠兼吞農人，農人所以流亡的啊！

現在法律上雖是看輕那商人，但是商人已經富貴了！看重農人，農人已經貧賤了！所以流俗的所貴，是國王所賤的啊；官吏的所卑，是法律的所尊啊。上下相反，好惡顛倒，卻要想國富法立，真是不能夠的呢！現在的急務，莫若使百姓專心農事罷了。但是要百姓專心在農事，要先看重米粟，看重米粟的道理，是要叫百姓拿米粟來做賞罰。現在叫天下的人，納粟給縣官，便能夠拜受爵位，能夠免除罪孽。這樣，富人有了爵位，農人有了錢財，米粟便可以分散了。要知道能夠拿米粟去換爵位的，都是家裏有產業的人啊。拿他的剩餘，來供給國王的用度，那麼貧民的賦稅可以減少，這便叫做拿多出來的去補那不夠的，號令發出去，便叫百姓得着利益的啊。依順了百姓的心思，所有的利益有三樣：第一樣是叫國王夠用，第二樣是百姓賦稅減少，第三樣是叫人歡喜做着農事。現在令百姓肯送出車騎的馬一匹的，可以免去三個人當兵，那車騎的馬，是天下的武備啊，所以可免去三個人當兵的事體。

神農的話道：『有石城八丈，險池百步，帶甲的兵百萬；但是沒有米粟，終究是守不住的。』這樣看來，米粟是做國王的大用處，政治的根本，叫百姓拿出米粟來，便賞他的爵位，能夠賞到五等的爵位以上，便免去當兵的，低有一個人罷了。這和納馬的功業相去得很遠了！那賞爵位的事體，是做國王的很容易做的，出在他嘴裏沒有窮盡的時候，米粟是百姓所種的，生在地上，也沒有缺乏的時候，想那得高爵和免罪，是人家所極願的，使天下的人都拿米粟送到邊地上，

去，拿來受爵免罪，不過三年，那邊地上的米粟，一定很多的了！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西漢文

鄒陽齊人從梁孝王少弟游。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介，間也。勝、詭皆孝王客。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

曰：臣聞忠無不報，信無見疑。忠信二字，一箇關鍵。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起傾，跌宕。昔荆軻、慕燕

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荆軻為燕太子丹西刺秦王，精誠格天，白虹為之貫日。白虹，兵象，日為君，荆軻表可克之兆。太子尚畏而不信之也。衛先生為

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其精誠上達於天。太白為之食昴，太白天之將軍，昴趙分也。將有兵

故太白食昴，昭王尚疑而不信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變動也，喻曉也。今臣盡忠竭誠，舉議

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言左右不明不欲斥王也。說鞫問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楚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亦玉人曰石也。則其有足武王沒

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秦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二世胡亥立，殺李斯，具五刑。是以箕子

陽狂，接輿避世。紂淫亂不止，箕子陽狂為奴，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遂剖比于觀其心于晉自刎矣。
 王夫差取馬革為毳夷形盛于晉屍投之江臣始不信。今迺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以上自
 獲罪信而見疑故引荆軻衛先生之事情之。又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白頭初相識至白頭也傾蓋者
 引玉人李斯比于子胥足其意是為第一段。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白頭初相識至白頭也傾蓋者
 意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提出知字開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於期
 將被議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會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無以為藉於期自刎首令荆軻府往。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齊登城謂齊將曰今君
 之來不過為奢故也義不存生以為魏累遂自刎。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

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為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

燕尾牛。蘇秦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於燕是蘇秦不出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

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知字蘇秦相燕人惡之於魏文侯

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題。○反食蘇秦以白圭顯於中山。拔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文侯賜以夜光之珠。反賜白圭以奇珍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

哉。以上思其見疑獲罪之由皆因於知與不知故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承上昔司馬喜臙。臙。上於宋卒相中山。司馬喜六國時人范睢拉。臙。上齊折齒於魏卒

為應侯。范睢魏人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齊乃孫管此一人者皆信必然之畫。畫計捐朋黨

之私挾孤獨之文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以上是以申屠狄蹈雍之河。徒申狄殿未人自沈於雍州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未人負石自投於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

之心。雖不見容終不苟且朋黨於朝以感動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百里奚聞秦穆公賢欲往見之乞食乞食以自致。

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甯戚為人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

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惑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衆口哉。又將相知管待下復就嫉妒深一層說。故徧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

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美金見毀亦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致銷鑠說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徧聽獨任痛心千古。秦用

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齊用越人子臧而弭威宣。齊任子臧威宣公聽並觀與上王所以疆盛。此二國

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公聽並觀與上偏聽獨任相反。故意合

則吳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朱丹朱豈子象舜弟管蔡

管叔蔡叔。○上無朱象管蔡。又插入古文奇恣不拘如此。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

三王易為也。以上思不見知之由在於無朋黨之私被議佞之口故引司馬喜范維申徒狄徐衍四人為無朋黨之證引齊秦宋魯四君為信諛不信諛之證是為第三段。是以聖王覺寤。

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燕王噲欲奪國於其相子國乃大亂田常陳恆也齊簡公悅之而被弑封比干之後修孕婦

之墓。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修封之孕婦紉紉姪者觀其腹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

疆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人披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後文公即位用其善以兔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何則慈

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桓公欲善無厭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疆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擒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秦孝公用衛鞅封為商君後犯

罪以車裂之越王勾踐用文種敗吳王夫差後被讒賜死○秦越待士有始無終不能欲善無厭也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鳥陵子仲辭三

公為人灌園。孫叔敖三為楚相三去之而不怨悔楚王謂陳仲子賢欲以為相仲子夫婦相與逃而為人灌園○恐始榮而終敗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懷可報之意。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披開也見情素墮肝膽。墮落也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待士有終與之窮達知無所吝惜于士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跖盜跖由許由此言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軻沈皆樂為之用也○以上思其朋黨得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豈足為大王道哉。言士皆樂為之用也○以上思其朋黨得接

力引桓文秦越反發明之是為第四段。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眦。眦目偏也

者合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蟠木屈曲之木也根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而

者合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

爲萬乘器者。萬乘器天子車與之屬。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容謂雕刻加飾。奇喻振起一篇精神。故無因而至前。雖

出隋珠和璧。隋侯珠和氏璧。砥砥同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游謂進納之也。則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復說一遍更有味。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貧羸衣食不充而羸瘦也。雖蒙堯舜之術。挾

伊管之辯。伊管伊尹。懷龍逢。龍逢亦紂忠臣。比干之意。龍逢自負語。而素無根柢之容。雖極精神。欲

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

木朽株之資也。懷才不遇宜有此憤激。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陶達鈞之上。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蓋云周同。

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信荊軻。而七比首竊發。荆軻至秦厚遊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見之獻督尤之地圖。圖窮而七首見。周文王獵

涇渭。載呂尙歸。以王天下。西伯出遇呂尙於涇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干。太公非

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巒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單項用鳥集。而今人

主沈詔諛之辭。牽帷廡同之制。言爲臣妾侍帷。牆者所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

卓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鮑焦周之介士。怨時之不用已。采蕪於道。抱木而死。○此段言人君待士不可信左右之人。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汗義底。同厲同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勝母不孝。邑號

朝歌墨子回車。朝歌不時今欲使天下廖廓之士。廖廓空大也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詔誤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窟。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騰起忠信二字。此段言士之自處不肯附左右之人。以上言世主必欲左右先容而賢者有伏死堀穴以自見其志是爲第五段。

白話文

鄒陽跟着梁孝王在一起游玩。鄒陽的做人有智識有才略，他的性子，激昂慷慨，不肯勉強去迎合別人，夾在羊勝、公孫詭一班人的中間。羊勝這一班人心裏恨着鄒陽，在孝王面前說他壞話。孝王生了氣，便把鄒陽下在監獄裏，將要殺死他。鄒陽便在監獄中寫了一封信給孝王道：「我做臣子的，聽說忠心的人，沒有不賞賜他的，已經信任他了，不再去疑心他的，我做臣子的，常把這個話當做天經地義的，豈知也是空話罷了！以前荆軻敬重燕太子丹的義氣，所以在將要去刺秦王動身的時候，天上現出了白虹，爲他穿過太陽裏面；那太子心裏還是懼怕，不敢十分信任他；衛先生替秦國計畫長平的事體，太白星爲他遮住了昴星，那昭王心中還是疑惑不決，想那誠心能夠感動天地，但是仍舊不能夠得兩個皇帝的信任，不是可哀痛的麼？現在我做臣子的，竭盡忠誠，竭盡心計，祇望你皇帝知道，我可惜你皇帝左右的人，不明白我的心意，到底從了審問官的決議，叫世界上人疑惑我有罪，雖使荆軻、衛先生從地下起來，也不能夠使燕國、秦國的皇帝覺悟呢，望你尊貴的皇帝，細細兒審察一下。以前楚國的玉人獻寶，反受楚王的誅

戮；李斯竭盡忠誠的做事，竟遭胡亥的極刑。因是這樣，箕子假意顛狂，做人家的奴隸；接與假意顛狂，隱避塵世，都是恐怕遭這個禍害啊。望你尊貴的國王，審察玉人和李斯的心意，慢一步學着楚王和胡亥的見識，不要使我做臣子的叫箕子接與一樣的，被他們譏笑。我做臣子的聽說比干剖心，和子胥盛在鴟夷皮袋裏的一類事體，起初不敢相信，直到現在，方纔知道，望你尊貴的國王細細兒的審察一下，少加一點可憐我的心思罷！

古語道：有人結交朋友，等到頭髮白了，還像從前新認識時候的交情一般深；有人坐着車子在路上遇到了人，把車頂上的傘偏在一面，走近來說着話，便好像多年的朋友一般。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知心和不知心的分別罷了。所以樊於期從秦國逃到燕國，把自己的頭借給荊軻，替太子丹去奉事秦國；王奢離開齊國逃到魏國，登城自刎，靠着他去齊國的兵，保存了魏國；想那王奢和樊於期，不是和齊國、秦國是新交，和燕國、魏國有極深的關係啊；他們的所以要離開齊國、秦國，肯替那燕國、魏國兩個國王死的道理，因為他們的行為合他們的志向，羨慕無窮的道義啊。所以蘇秦沒有信義在天下，在燕國卻肯守着尾生一般的信義；白圭做中山將的時候，失去了六座城池，逃到魏國，卻能夠替魏國奪了中山地方，這是什麼道理呢？祇因為他能夠相知啊。蘇秦做燕國的宰相，人家在燕王面前說他壞話，燕王拿了劍生氣，反把駿馬的異味給他吃；白圭因為奪得中山地方的功勞，人家在魏文侯面前說他壞話，文侯反賜他夜光的璧。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這兩個國王和兩個做臣子的，都能夠剖心析肝，彼此見信，怎能夠

把浮光掠影的說話，來移動他們的心意呢？

所以女人的容貌不論美惡，等到一進了皇帝的宮裏，便要受人家妬忌；那讀書人不論有沒有才德，待到了朝廷上去做了官，便要受人家的怨恨。以前司馬喜在宋國割斷了腳，到底做中山國的宰相，范雎在魏國摧折了筋骨，敲去了牙齒，到底做秦國的應侯。這兩個人都自己相信一定可以成功的計畫，捐棄朋黨的私情，挾了孤獨的交情，所以不能夠自己免去別人妬忌他的禍事啊。因是這樣申徒狄到底自沉在雍州的河裏，徐衍負了石頭，白投入海。雖是不容在世，上終究不肯勉強去求活，結合朋黨在朝廷上，拿來感動皇上的心意。所以百里奚乞食在道路，秦繆公委託他辦國政，甯戚在車下給牛吃飯，齊桓公舉他做宰相。這兩個人豈是素來在朝上做官，託左右的人說好話，然後兩個國王才用他的麼？不過在道理上感應了他們的心思，行爲合了他們的意思，好像膠漆一般的堅固，雖是兄弟也不能夠離散，豈肯聽了衆人的話便心中惑亂麼？

所以偏聽一方面的言論，便生出奸邪來，獨任一個人便要鬧出亂事來。以前魯國聽了季孫的說話，趕走了孔子，宋國用了子冉的計策，捉住了墨翟。那孔、墨的言論，尚且不能夠自己避去那別人的壞話，但是那兩個國度，終究因此滅亡。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衆人的口，可以銷金，積久的毀，可以銷骨。秦國用了戎人由余，強霸中國，齊國用了越人子臧，威宣二王，因此強盛。這兩國豈是被世俗所牽，牽固執偏聽，被浮光掠影的言論所感動的麼？是用公正的心去聽人說

話，同時考察四方的情形，立着很大的事業，在當時的世界上。所以意見相合，吳越也可變爲兄弟，像那由余子臧便是了；意見不合，便骨肉也可變爲仇敵，像那丹朱、管叔、蔡叔一班人便是了。現在的魯國王，誠能夠用齊國、秦國的明察，慢一步學宋、魯的偏聽，那五伯的事業，也不能夠和他比較；那三王時候的興旺樣子，也容易做啊。所以那明理的國王能夠自己覺悟，捐棄之子的心思，不相信臣常假意的賢明，封比干的子孫，修孕婦的墳墓，所以功名事業可以蓋過天下。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求善的心沒有厭倦啊。

晉文公親近他的仇敵，就此稱霸諸侯；齊桓公用他的仇人，就此統一天下；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殷殷勤勤，慈愛仁厚，拿誠懇的心去待人，不是可以虛辭假借的啊。至於那秦國用了商鞅的法令，東面去挫弱韓國、魏國，做了天下的疆國，到底拿車子去分裂他的身體；越國用了大夫種的謀畫，滅了很有勢力的吳國，却稱霸中國，就此誅戮他的身體，所以孫叔敖三次辭去宰相的位置，却是心裏不懊悔的；陳仲子情願辭去三公的爵位，却去替人家灌園，現在做人國王的，果能夠去掉驕傲的心思，存着報答臣子的意思，披開心腹來，拿真心待人，給人知道你的本心，拿出忠義的肝膽來待人，給人得到恩德厚義，待那有才學的人，有始有終和他窮達相共，毫沒有吝惜的心，那麼架的狗可以使他去咬着堯帝，盜跖的朋友可以使他去刺死許由，何泥靠了皇帝的權柄，得了那聖王的資質呢？這樣說來，那荊軻因爲做刺客滅除了自己七族，要離開爲要報讎，被吳王烹殺了妻子，難道可以和大王講及麼？

我做臣子的聽說明月的珠，夜光的璧，當黑暗的時候，拋擲在路邊的人身上，人家沒有不驚嚇得拔劍怒目邪視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沒有因由忽然的到他面前啊。那屈曲樹木的根和委曲離奇的材料，卻是可以做皇帝的車輛，因為左右的人先替他雕刻加飾啊。所以沒有因由便到他面前的東西，雖是拿出隋侯的珠子和氏的寶玉，也祇有結怨不能夠得到人家感激；假使有人先替他說明，便是枯木朽株，也可以樹立功勞，使人不忘記的。現在天下平常沒有功勞的人和窮居有才學的人，身在衣食不充的境地，雖是藏着堯舜一般的學術，挾了伊尹管仲一般的言論，懷了龍逢比干一般的忠心，卻是素來沒有像樹木根一般的雕飾，雖是用盡他的精神，想拿出忠心來對待當世的國王，那國王一定要跟着那拔劍怒目邪視的樣子了；這是使得平常沒有功名的人，竟不能夠做枯木朽株的資質啊！

因為這個道理，那有才德的國王，管理世界，教導百姓，能夠獨化在周回調鈞意義的上面，卻是不牽動在卑亂的論調，不侵奪在衆多的嘴裏。所以秦國皇帝聽了中庶子蒙嘉的說話，去相信了荊軻，卻是圖窮匕見，周文王打獵在涇港，載着了呂尚回去，拿來與旺天下。那秦王聽信了左右的說話，便亡了國，周朝用了像烏鴉一般的人，却能夠興旺天下。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他能夠跳出牽制的言語，超出世俗的議論，祇留心在公明廣大的道理啊。現在做人國王的，沈溺在諂諛的辭令，牽制在臣妾的意思，使曠達不羈有才學的人，和牛驥同櫪，這個鮑焦因為這樣，所以憤世啊。

我做臣子的聽說盛飾入朝的人不肯拿私情來污壞公義；那砥礪名號的人不肯拿利欲來傷自己的行爲。所以里巷名勝母，曾子不入邑地號朝歌，墨子回車。現在要想使那天下有高才學的人，被威重的權柄來籠絡他，勢位尊貴來脅迫他，改面辱行，拿來奉事諂諛，便想親近國王左右的人，那沒有氣節的人，祇有伏死在深山窮谷的中間罷了！怎能夠盡他的忠信，自己跑到皇帝的宮門下面來呢？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文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長楊宮也。是時天子武帝方好自擊熊豕，馳逐羆獸，相如因上

書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衆人獸說。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士，慶忌吳王僚子，闔閭常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賁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言亦勇士。臣之愚竊以爲人臣有之，獸亦宜然。士引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石猛獸，卒碎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逸材過於衆也不存不可得而安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致指斥之也。卒然二字伏下不及不厭不得用等字。輿不及還，旋旋人不暇施巧，雖有烏

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枯木朽株，險中之塞，道之物，危言悚聽。是胡越起於轂下

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軫車後橫木，起轂接軫，有如寇敵，喻禍之不遠。此段以禍恐之。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

之所宜近也。一折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蹙之變。銜馬勒銜也，蹙車鈎心也，銜蹙之變。

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况乎涉蓬蒿騁邱墟蓬蒿也騁馳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心利猶食也變即其為害也不難矣此段以理喻之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結清道後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結卒然遇因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獸一段故鄙諺曰家彘同累千金坐不垂堂人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喻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白話文

司馬相如跟着皇帝到長楊去打獵，這個時候，皇帝正在喜歡自己射擊熊豕，驅逐野獸，相如因此上了一個奏章勸着皇帝道：「我做臣子的聽人說那人和畜生有長着一個樣子，却有兩樣本領的，所以力士要算是烏獲，捷行要算是慶忌，勇敢要算是賁育，拿我做臣子的愚見，暗暗的想着，以為人類裏邊固然有這樣獸類裏邊也應當有這樣的。現在你做皇帝的喜歡跑到險要的地方，親自去射那猛獸，驟然逢着兇猛出衆的野獸，受驚在極危險的地方，衝犯隨從車輛的清塵，車子來不及轉輪，那趕車的人也沒有工夫施行靈巧的手段，這個時候，雖有烏獲逢蒙的技藝，都不中用，路上的枯木朽株，都是障礙物了，照這樣說來，好像是胡越的寇敵，反叛在輦轂的下面，羌夷的寇敵，反叛在車後的橫木啊，豈不是危險呢？雖說計出萬全，毫沒患難，但

是本來不是你做皇帝的所應該親近的事體啊。

並且清除了道路，在中路馳驅，而且時常有馬勒或斷，鉤心或出的變動，何況跋涉那蓬蒿深處，馳騁在邱墳的中間，眼前只貪有打野獸的樂趣，那心裏卻沒有防備變動的心思，他的叫人受着禍害，是真不難了！想那輕了自己做皇帝的貴重身份，不拿出來尋安樂的事體做，去走着那萬分裏有一分危險的路當做快樂事體，我做臣子的暗地計算實在替你皇帝不取啊。因為明察的人能夠有很早的見識在那事體沒有萌動的時候；聰明的人能夠避去危險在事體沒有露形跡的時候；禍患本來都藏匿在看不見的地方，並且發動在人人不留心的時候呢；所以有句俗語說道：「家裏積蓄有了千金，就不坐在廳堂的瓦簷口。」這句話兒，雖沒有什麼大道理，卻很可以拿他來比方大事。我做臣子的想望你皇帝留心着，拿我的話來考察考察。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文

子卿蘇武字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同休暢，幸甚幸甚。策立也。榮問，令聞也。休，美暢通也。先勞子卿，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望風，遠望也。依依，愁思也。昔者不遺，遠辱還答。遺，忘也。陵前與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次謝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韞鈎，毛吹去，慕莫以禦風雨。韋，皮也。講衣袖，羸，毳也。幕，帳也。擗，屬平肉。

酪漿以充饑渴。羶羊鼻酪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玄冰水厚色玄也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

笳笛類胡人吹之為曲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邊聲即笛曲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

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次寫自初降至今日景况之甚慘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

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臨老之年也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

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輒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

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次寫無數

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功謂戰功罪謂降虜不蒙明察謂誅及全家陵心區區之意即下所云欲報恩於國主是也每一

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感心以自明。勿頸以見志。不難自殺以表昔日之降非畏死顧國家於我

已矣。顧念也全家被誅國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攘奮也輒復苟活。次寫不自

右之人。陵之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洛抵同令人悲

憎切。刀怛耳。不入耳之歡謂富貴之樂怛內悲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自此以下重述戰敗降胡之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先帝謂武帝也

作書昭帝時絕域遠國也

五將失道

陵獨遇戰

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相期不至故稱失道陵獨遇匈奴與之合戰

而裹萬里之糧師徒步之

師出天漢之外

天漢武帝年號言師出正朔所加之外見其遠耳

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羈馬絡頭也

然猶斬將奪

旗追奔逐北

奪拔取也師敗曰北

滅跡掃塵斬其

鼻帥

殺敵之易如滅形跡掃塵埃鼻帥勇將也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

堪勝也言此時功大不可勝比○此段敘戰勝之功下段敘敗北之故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

于臨陣親自合圍

單于匈奴號

客主之形既不相如

陵爲客匈奴爲主

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陵步馬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

然猶扶乘創

痛決命爭首

創傷也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

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

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

舉刃指

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

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

徒空也○忠勇之氣凜凜當此時

也天地爲陵震怒

戰士爲陵飲血

血淚也○精誠有以格天人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

便欲引還

有伏兵

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

賊臣管敬也先亡入匈奴至是皆匈奴以漢無伏兵

故陵不免耳

只一句說敗降極藉○以上兩段極力鋪敘以見功大罪小昔

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

當此之時猛將如雲

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

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

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引高帝正是自寫處

而執事

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多言也言皆責陵以不死而降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

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慷慨悲歌如然陵不

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所言報恩於國主耳。陵前與蘇子卿書云若將不死功誠以虛

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妹不死三敗之

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差。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范蠡越之賢也殉死也吳敗越王句

是復句踐之讎也曹沫魯將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以上申明不察孤負足下云漢

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為漢臣何得不云此言昔蕭樊囚繫。蕭何為民請

怒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人惡樊增諸于呂氏欲盡滅戚氏彭蒞醢。陳稀反韓信在長安欲誅之事覺呂氏使武士

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執暗詣長安韓彭蒞醢。韓信斬於長樂鐘室彭越反高祖故之選處尉

遺呂氏白上曰徒獨自遺患不錯受戮。最錯患諸侯強請節周魏見辜。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有書告勃欲

灌夫罵丞相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

不為之痛心哉。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韓灌馮敬之屬盡害之于是天子疏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季王

與周亞夫有隙季王每朝常言其短後謝疾免相以事下獄嚙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誰

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
講游字第一層
 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載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青自部。廣而令廣出東道。迴遠迷惑。失道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遂引刀自剄。○講游字第二層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連辛苦。幾死朔北之野。
武奉使入匈奴。衛律欲武降。武謂風節辱命。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蘇。乃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武奉使久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折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折。二。折。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三折。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
勤勞也。
 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
聽。聽也。孤負也。力屈而降。則孤負漢。漢諫於漢。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講游字第三層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孤負也。力屈而降。則孤負漢。漢諫於漢。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二句收上起下。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忠於君者。雖不激烈。亦不惜死。
 陵誠能安。而主豈能復眷眷乎。
陵誠能安於死。而不負德。而主豈能復眷眷乎。而不孤負漢。而眷眷念陵。而不負德。
 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

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刀筆之吏，獄吏也。願足下勿復望陵。勿復望陵，歸于漢。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

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傷心，悲絕。幸

謝故人勉事聖君。指靈光，上官桀。足下嗣子無恙，勿以爲念。武在匈奴，取胡婦生子名通盛。努力自愛，時因

北風復惠德音。書也。李陵頓首。

白話文

子卿先生聽說你勤勤懇懇，做出好良心的事體來，立名望在這個太平的時候，好的名聲傳出去，又大又快，好極了好極了！我想老遠的託身在外國，是從前人所悲傷的，想望你的風采，記掛你這舊日的朋友，怎能夠不令人依依懸想呢？以前承你不忘記我，老遠的寫信寄來給我，安慰我教誨我，很是殷勤，這個情分，比骨肉還勝。我李陵雖是不聰明，怎能夠不感動呢？想我自從初降到現在，身體的窮苦困難，一個人坐着，心裏憂愁悶苦，一天到晚沒有什麼東西看見，所見的都是不同類的人，穿着皮的衣服，住的毛氈幕帳，拿來抵禦風雨，那羊騷氣的肉和牛的乳漿，拿來充飢渴，抬起眼來，但談談笑笑，那一個人能夠合得我的意思，在這胡地方，結着很厚，黑色的冰，邊土的地質分裂，但聽得愁風蕭條的聲音，到了天氣秋涼九月暮的時候，塞外草枯了，夜裏睡不着的時候，側着耳朵遠聽去，祇聽得胡人筊笛，彼此吹動，郊外的馬，悲悲戚戚的叫着，那馬的叫聲和筊的吹聲，四面都響起來，早晨起來，坐着聽了，不覺得淌下眼淚來。唉！子卿！

李陵豈是沒有心肝的人，怎麼能夠不悲傷呢！

和你分別以來，格外覺得沒有趣味，上面想起了老母，到這樣老的年紀，還要身受誅戮；我的妻子有什麼罪孽，也同遭誅戮，自己辜負了國家的恩典，叫世界上的人替我悲傷，你回去做着榮耀的事體，我留在這裏受着恥辱，生成的命啊！還有什麼說呢！我的身子生在講禮義的地方，却走到那無知的邦國，違棄了皇帝和爹娘的恩惠，永遠做着蠻夷的地方的人，悲傷得極了！使得我父親的子孫，變爲戎狄的族人，又覺得自己悲喪極了！立的功勞很大，犯的罪孽極小，不蒙皇帝的明察，辜負了我李陵區區的心意，每一回想到這裏，我李陵原不難刺心自盡，拿來表明自己的心事，割斷頸項，拿來表明自己的志向。但是國家對我已恩斷義絕了，殺死了自己，是無益的，恰足以增加羞恥，所以每每奮臂忍辱，偷活在世上。左右的人，見我李陵這樣，他便拿一種不入耳桑的話，來互相勸勉，豈知異方的快樂，不過使人悲傷憂感罷了。

唉！子卿！做人的相知，貴乎相知各人的心意，前回寫的一封信，是慌慌忙忙寫成功的，沒有寫盡我的心事。所以再把我大約的情形講一講：以前那死去的國王，給我李陵五千個打仗的步兵，出去征伐那很遠的國度，五將失期不到，我李陵獨自遇着了匈奴的兵，和他交戰，卻是帶了萬里的糧餉，領了徒步的兵卒，走出國境的外面到疆胡的地方，拿五千個人的兵隊，去對敵着十萬個人的大軍，趕着疲乏的兵卒，去抵當新羈的馬匹，但是還斬將奪旗，追逐奔逃，打敗的敵人，殺敵的容易，好像滅去了他的腳跡，掃盡了他的塵埃一般，斬殺他的勇將，使我三軍的兵

士看這死的事體，好似回家去一般。我李陵是沒有才幹，希望當這個大任，自以爲這時候的功勞大得沒有人和我比擬了。

匈奴敗後，全國的人多起來當兵，再操練了精兵數目超過十萬，單于的國王到陣前來親自合圍客主的形勢，既不能夠相比，步馬的勞力又差得很遠，指揮那疲憊的兵起來再戰，一個人要抵當一千個人，但是還扶着他們的傷，忍住了痛，爭先奪前的戰鬪，死傷的人荒野的地方堆滿了，剩下的人不滿一百個，並且都是身上有病，不能夠拿得動刀槍的了。但是我李陵奮臂一呼，傷的人病的人，個個起來，拿了刀去殺敵，那胡人的兵馬都轉身逃走，到了兵盡箭完，人手里沒有尺寸的鐵器，還是要空着手大聲喊着，爭先恐後的上前。當這個時候呢？那天地都爲我李陵震動發怒，那戰士都爲我李陵淌着眼淚流着血，單于說我李陵終不能夠捉得，便要想領兵遠去。但是那投降的賊臣去教導他，就此再來戰爭，所以我李陵到底不能夠免啊。

想那從前的高皇帝領了三十萬大兵，被敵人圍困在平城，當這個時候，猛將像雲一般的多，謀臣像雨一般的多，但是還要七天工夫沒有飯吃，祇能夠免去了自己的身子。況像我李陵的一等人，豈是容易打退他的麼？如今漢朝做官的人議論，都怪我李陵不能夠死節，果然我李陵的不能夠死節，原是有罪的啊。但是你子卿看看我李陵，豈是要偷生活着性命的人，並是那可惜死的人呢？也豈有背離皇帝爹娘，捐棄了妻子，卻倒認做是快活事體的呢？但是我李陵的不死，有所作爲啊。所以想照從前信上的說話，報恩給國王罷了。實在因爲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不如報德啊。以前范蠡不殉會稽的恥辱，曹沫不死三次敗北的恥辱；到底范蠡報了會稽的怨讎，曹沫報了魯國的恥辱。我這區區的私心，暗地裏實在羨慕這上頭罷了。怎知道我的志向沒有成立，卻是怨恨已成，我的計策沒有成就，卻是骨肉已遭誅戮。這個便是我李陵所以仰天刺心，哭出血來的啊。

你先生又說道：『漢朝的待有功臣子並不算薄。』你做了漢朝的臣子，怎麼可以不這樣說呢。但是試看以前蕭何、樊噲的拘住了關在囚籠裏，韓信、彭越的殺死了剝成肉醬，鼂錯的受誅戮，周勃、魏其侯的受刑罰，其餘幫助皇帝建立功勞的人，賈誼、周亞夫，這一班人都實在有應運出世的才情，抱負了將相的器量，卻是受了小人的讒言，都遭着禍患，失敗的恥辱，到底弄得壞了才情，却聽別人謗毀的說話，不能夠做出這兩個人的大事業來，怎麼人不替他痛心呢？在我李陵以前的將軍，他的功勞才略，能夠蓋罩天地，他的義氣勇敢，能夠冠絕三軍，不過因為失了權貴臣子的歡心，弄得死在絕域的地方，這是功臣義士所以負着了戟嘆息的啊！什麼可以說不薄呢！

況且你先生，以前靠坐着一輛車子，受了皇帝的使命到萬乘的虜國，那時候運氣不好，竟至按劍自殺，不顧性命，流落在外面，辛辛苦苦，幾乎死在北海的野裏，在壯年的時候，受了使命出去，等到頭髮白了纔能夠回來，但是年老的母親已經死去活着的妻子，已經去嫁了別人，這種事體，在天底下是不多聽得的，古今來所沒有的啊！蠻貊夷狄的人，尚還稱贊你的節操，況做

天下皇帝的人呢！我李陵以爲先生應享分茅裂土的薦舉，受千乘的獎賞，但是聽說你回去以後，賞賜你不過二百萬，官位不過做到典屬國，沒有尺土的封地賞你的勤勞。但是那一般妨功害能的臣子，統統做了萬戶侯，親戚貪佞的一流，統統做了朝廷裏的官，你尙且受這樣的待遇，我李陵還有什麼希望呢！

並且漢朝對於我李陵的不死，就行他嚴重誅戮的法度，對於你的守節，却輕輕的獎賞。這樣想來，使得在遠地方聽信息的臣子，能夠望風來歸附的，這實在是難了！所以每每想及，卻是我心裏不肯悞悔的啊。我李陵雖是忘恩，但是漢朝也對不住我的好心。以前的人有句話道：「雖不是十分忠烈的人，看着這死的事體，如同回去一般。」即使我李陵果然能夠甘心死去，但是你做皇帝的難道還能夠眷眷不忘麼？做了一個男兒，生在世界上不能夠成功名氣，死則便葬身在蠻夷的中間，什麼人能夠再屈身拜倒，還向北面的宮闕，叫那舞弄刀筆的官吏，弄他的文墨呢？願你先生不要再望我李陵。唉！子卿！還有什麼說呢？

我和你相隔萬里，往來斷絕，道路不同，生做別世的人，死做他方的鬼，終身和你生離死別，不得見面了。我恭恭敬敬謝你這幾個老朋友，當勉力事奉着很賢明的皇帝。你的兒子很好，勿要掛念，但願你自己保重自己。望你趁着北風的便，再寄給我好的信息。李陵叩頭。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

西漢文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昭帝崩無既嗣迎昌邑王賀為嗣既至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

鈺鹿人守廷尉令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

子小白奔莒子糾奔魯及公孫無知就齊襄公塞公小白自莒先入得立是為桓公

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之嬖譖三

入晉為文公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高祖龍威姬生如意封為趙王帝崩惠帝立呂太

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承上說文

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

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恕情未推是以囹圄囹圄空虛獄名天下太平承上說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再下一段虛引往者昭帝

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

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開上將以故大將

軍光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披開決大計黜亡義廢昌立有德立宣輔天而行

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立宣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主意要宣帝緩刑。緩刑即尙德也。以上邵不直說。只反覆極寫興廢之際。以深動之。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此

方是秦之時。差文學。失好武勇。失賤仁義之士。失貴治獄之吏。失四正言者謂之誹

謗。失五過過者謂之妖言。失六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盛服竭力以佩。服也。○七失忠良切言皆鬱於

胸。失八譽諛之聲日滿於耳。失九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失十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結過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勦力並力

也。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闕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開死者不可復生。古絕

者不可復屬。祝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辜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

全之而自受失刑之失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毆逐也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之。慘痛是以死人之血流

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

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又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捶楚以杖。鞭扑也。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視同。飾假也。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

之。獄吏利其假辭以相告爲之。摺引道理以明其罪之實。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納之。都退也。畏爲上所卻，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中。○句三盡酷吏折獄之情。蓋奏當聲之成。去。奏當謂處當其罪而上奏也。雖咎繇陶。同畢。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成鍊謂成其鍛鍊之辭，文致文飾而致人罪也。○可見酷吏奏書不可爲據。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罔極輸倫爲一切。輸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尙不入對。況眞實乎？議疑也。期必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雖前文作一大束下，更推開一步是上書。

注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慝惡，國君含詬。垢。○四句出左傳晉大夫伯宗之言。藪大澤也。疾，毒害之物。瑾瑜，美玉也。惡玉瑕也。垢，玷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首尾以天字應。

白話文

昭帝死後，昌邑王賀也廢棄了，宣帝方纔卽位，廷尉官路溫舒上一本奏章，說應當重尙道

德，輕緩刑罰。他的奏章道：「我做兒子的聽說齊國有公孫無知的禍患，那桓公便靠這個機會，把國家興旺起來；晉國有驪姬的作難，那文公便靠這個機會，成了霸王；近世的趙王不能夠善終，許多的呂氏都起來作亂，那孝文帝便做了太宗皇帝。這樣看來，禍患變亂的起來，是預備拿來引起有才德的皇帝出來呢？所以那桓公、文公、扶助微弱，興起亡國，尊重那文王、武王的法度，把恩澤加到百姓的身上去，他立的功勞，還可幫助諸侯，雖是趕不上夏、商、周三朝的皇帝，但是天下的百姓，都已歸附了。文帝思慮久遠，德行高潔，拿這個意思來體量天地愛百姓的心，崇尚仁義，減省刑罰，打通了關梁的道路，統一遠近的地方，敬重有才學的人，像接待大賓客一般，愛護那百姓，像自己的兒子一般，裏面推想自己性情上可以安心的事體，便去施行到海內，所以牢獄裏邊，空虛無人；天下太平，想那接着出過變動災難以後的國家，一定要做出異於舊時的恩惠，這個便是那有才學有德性的帝王，很明白的來行着這天命啊。以前的時候，昭帝死了，却沒有兒子，國裏的大臣都憂戚焦心，共同計算，都以爲昌邑王尊貴親近，便援例立他做了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使他的心淫蕩變亂起來，就此自己滅亡。細細考察那禍患變亂的緣故，實在是皇天所以引起那十分有才德的皇帝起來的法子啊。所以大將軍霍光受了武帝的付託，輔佐漢朝，披開肝膽，決斷大計，廢除無義的人，立有德性的皇帝，依順着天道行事，然後那宗廟因此安逸，天下就此太平。我做兒子的聽說春秋書上，是最講究那接下後代去做皇帝的人，原是尊重這一統天下的人，却要謹慎在開始的時候啊。你皇帝現在初登至尊的王位，和天道能

夠符合，應當改前代的失策，校正方纔受命的大統；除掉那瑣碎的法律，免去百姓的痛苦，已經滅忘的國度去保存他，快要斷絕的朝代去繼續他，拿這個來應合天意。

我做臣子的聽人說：秦朝有十種不好的政策，他的一種還存在，就是治獄的官吏啊。秦朝的時候，輕視文學，喜歡勇武，看不起那仁義的讀書人，看重那治獄的差役。官正言的人，說他誹謗；止過的人，說他妖言，所以極力佩服先王的人，不能夠用他在世上做事體，忠良懇切的言論，都悶住在心中，不能夠發出來，稱贊諂諛的聲音，天天聽滿在耳朵裏，那虛榮華美的話來糊塗他的心，實在的禍事，却竭力去蔽塞。這就是秦朝之所以亡天下啊。現在天下，靠了你皇帝的恩厚，沒有兵革的危險，飢寒的患難，父子夫妻，協力同心，安治家庭，但是太平的樣子，沒有到十分完全的原因，是那刑罰的事體，擾亂到這樣啊。想那刑罰的事體，是天下人寄託生命的地方啊；死的人，不可以再生，斷的東西，不能夠再連，書經裏面說道：「與其錯殺死了沒有罪的人，甯可做錯了，那不照平常規矩做的事體。」現在治獄的官吏，却不是這個樣子的。上下相驅逐，拿深刻的法子，算做明白道理的。那人能夠深刻的，獲到功名，那公平的人，反多後患。所以治獄的官吏，都要定人家的死罪，並不是和人家有什麼怨仇啊。要保全自己道理，是靠在定人家的死罪，所以殺人的血，流在市朝的上面，受刑罰的人，並肩而立，誅戮的人，每年拿論萬的數目計算。這是茲善心腸人，明白道理的皇帝，所以悲傷啊。那太平的，沒有十分完全，全都因為這個緣故啊。

想那人情在安逸的時候，便歡喜生活，在痛苦的時候，便願意死去，在杖鞭的下面，有什麼

求不着呢！所以犯人不勝刑罰的痛苦，便說着假話，拿來招供；那管刑罰的人，利用這個道理，便牽引法律，拿來說明他非孽的實在，上奏章的時候，恐怕退駁下來，便鍛鍊犯人定了罪名，弄得曲折周至，歸納入法律範圍，因為所奏的當他的罪孽，所以雖則像臯陶這般明白道理的人聽了，也以爲死有餘罪！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做成他鍛鍊的口供，說着假話做成功的罪名，很明白的緣故啊。所以那獄吏專做深刻的事體，去殘害人家，沒有止境，做着一切沒有人理的事體，不顧國家的大患，這個是世界上的大害啊。所以俗語說道：「割着地做成的牢獄，萬萬不可進去，刻着木算做獄吏，萬萬不可和他說話。」這都是疾惡獄吏的風俗，悲痛的說話啊。所以天下的害處，沒有比牢獄最厲害，破壞法律，擾亂正理，離間親近的心，閉塞那道義的事體，沒有比治獄的官吏再厲害了。這個便是說一個失策還存在的啊。

我做臣子的聽說烏鳶的卵不去毀壞他，然後鳳凰肯來聚集；誹謗的罪孽不去誅戮他，然後忠良的言論肯來進諫；所以古人有句話道：「名山大澤裏藏匿着毒物，川澤裏容納着污穢，美玉上面染着瑕點，做國王的要忍受詬訾。」但願你國王除去誹謗人的罪，拿來招懇切的言論，開天下人的議論，得到人來規戒諫勸的路，掃除亡秦的失策，尊守文王武王的德行，減省刑法的制度，寬舒刑罰的罪名，拿來廢去治獄的官吏，那麼太平的風氣，可以與在世上，永遠踏上和平快樂的境地，和天一般的長久，天下的人幸甚了。」國王以爲他的說話不錯。

楊惲報孫會宗書

西漢文

惲蘇既失爵位家居。楊惲薛陰人與太僕戴長樂相忤坐事免為庶人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魚歲餘其友人

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

懼為可憐之意不當為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父傲為丞相少顯朝廷一朝

晡闕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也。底致幸賴

先人餘業得備宿衛。宿衛常侍散騎官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王終非其任卒

與禍會。謂見廢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先謝賜書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會宗之指而自文

飾其過其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入報書意惲

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朱輪以丹漆塗車轂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

朝廷之遺忘。遺亡缺失也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頓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

故橫被口語。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身幽北闕妻子滿獄。惲禁在北闕不能常禁之所○自敘始末俱含牢騷之意當此之時自以

夷滅不足以塞責。又頓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此非幸語正是恨語伏惟聖主

之恩不可勝量。升君子游道樂以忘憂。賈小人全軀說以忘罪。主竊自私念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連用三矣字情詞慷慨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君上之賦役以免官為庶人之故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不意會宗以此為謗謗之議夫人

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轉筆會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沒也既盡也臣子送君

父之終沒不過三年其哀有時而盡起下句臣之得罪已三年矣。今我得罪已三年禮體之類亦可以少殺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

魚羔斗酒自勞。聲去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

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鼓拊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激騷之音短歌促節其詩曰田彼

南山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其○喻賢人放棄也萁豆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含譏帶諷得禍在此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袖同低昂頓足起舞誠荒

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滿紙不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

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栗悚也雖雅知憚者猶

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明明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刺會宗

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此輩仲舒對策文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于殊矣。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純是怨望夫西河魏土。西河會宗所在

文侯所興，有段干木、子方。俱魏賢人之遺風漂。魏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意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

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言子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何設罵至此。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

毋多談。旃，施之也。結語憤極。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楊惲者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有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廷尉讎惲，大逆無道，腰斬。

白話文

楊惲已經革去了爵位，住在家裏，建造房屋，拿錢財出來自己尋快活，隔了年餘，他的朋友做安定府知府，名叫孫會宗的——西河地方人，是一個有知識謀略的讀書人——寄給楊惲一封信，諫勸規戒他道：做過大臣的人，廢退的時候，應當閉了門，心裏存着恐懼，做出可憐的樣兒來，不應該治理產業，交通賓客，受人家的稱贊。楊惲原是一個宰相的兒子，年輕的時候，就在朝廷上做著大官，一朝失了時運，爲了幾句說話，革去了官，心裏很不舒服，因此寫信回答孫會宗說道：「我楊惲的材料是朽敗的，品行是卑污的，文章和實力都沒有可用的地方，幸而靠了先人的餘業，能夠做到國王宮裏侍衛的官，碰着霍氏的變亂，拿來得着爵位，終究不能夠稱那

職務到底和那禍患相會。你可憐我的愚笨，蒙你寫信教訓我，督察我所不及，殷殷勤勤，很是厚道。但是我暗地裏恨你不肯仔細推測事體的終始，也竟是跟着了世界上人的批評，我稱贊我的話來，說我呢！要說我鄙陋的苦心，像是不肯聽你的指教，故意拿說話來遮瞞我的錯處。啊，若是默然不說呢，恐怕違背孔子說的「各言爾志」的意義，所以敢約略陳述我的愚陋，祇望你明白道理的人看了，替我審察審察罷。

想我楊惲家當隆盛的時候，坐着紅色車輪的，有十個人。位子坐在列卿的上面，爵位做到平通侯，帶領侍從的官員，管着國家的政事，卻不能在這時候，有所建立表明的事體，拿來宣揚德化，更不能和一班大官同心合力，陪奉輔助皇帝遺漏的事體，已經負了偷據位子，空吃俸祿的責備，長久了，想那利祿，貪那勢位，不能夠自己引退，碰了變故出來，冤枉受人家的告發，自己的身體幽閉在北面的宮闕裏，妻子都關在牢獄裏。當這個時候，自以為夷滅家族，還不能夠拿來塞找的責任，那裏知道仍舊能夠保全首領，再奉侍在先人的墳墓呢？想那明白皇帝待人的恩惠，不能夠細細兒的度量。那明白道理的人，做出了他的大道理，就快樂得把憂患都忘記了；不明白道理的人，祇知道保全了身軀，就喜歡得把罪過都忘記了。我暗地裏想着自己的過失，已是大行了，行爲已是虧缺了，終身做農夫到死了，所以親自帶了妻子，極力耕桑灌溉田園治理產業，拿來供給皇帝的賦稅，不意當這個時候，還有人拿這種說話來譏笑來議論我啊！

大概做了一個人，心裏所不能夠攔得住的事體，便是十分明白道理的人，也是不能夠禁

得住的，所以那皇帝父親也算得至尊至貴，那做臣子做兒子的送他終啊，也有時候哀痛窮盡的。我的得罪已是三年了，種田人家勞苦了一年，到那伏日臘日的時候，養了大羊，燒了小羊，吃着一斗酒，自己安慰自己的辛苦。我家本是出在秦國啊，能夠唱從前秦國的曲子，我的妻子本是趙地的女子，很能夠鼓瑟，那奴婢能夠歌唱的，也有幾個人。酒後耳熱，頭朝了天，手裏打着瓦器，嘴裏就烏烏的唱起來，所唱的詞句道：「到那南山去種田，田裏荒草堆滿了，不容易收拾，種着一百畝田的豆子，豆子落下來，便剩了豆柴，做人活在世上的目的，不過想尋快樂罷了，等到了富貴，要什麼時候纔做得到呢！」在這一日啊，拍拍衣服，覺得很歡喜，捲起了袖子，或上或下，頓了足趾，起來跳着舞着，實在是荒淫無度，不自知他的不可以啊。我楊惲倥倥，倥倥有先人的餘祿，方纔買賤賣貴，收十分之一的利息，這是商人的事體，污辱的事體，我楊惲也親自去做的，像我這種下流的人，被大眾的謗毀多歸在我身上，真覺得身上不冷，也要發抖的，雖是很知道，我楊惲是好人的，人尚且跟着大家的意思，一塊兒來譏笑我，還有什麼可稱贊的名譽呢！那董仲舒不說麼？「明明的求那仁義，常常恐怕不能夠化導百姓的，這是卿大夫的意思啊，明明的求錢財利息，還常常恐怕窮困貧乏的，這是平民的事體啊。」所以各人的志向不同的，不能夠互相謀劃，現在你怎麼還能夠拿卿大夫的制度來叫我去做呢。

那西河的地方，原是魏國的土地，魏文侯在這裏發達起來的，有田子方、段干木，遺下來的風化，住在這地方的人，都很有節操氣概，頗知道去就的分別。你現在離開了舊時的土地，到那

安定的地方去住。安定的地方，是在深山窮谷的裏面，是西戎的舊地，百姓大都是貪鄙的，豈是習尚風俗果能夠改換人的脾氣的麼？到了現在，方纔知道你的志向！現在正好當着漢朝十分興旺的時候，願你勉力做去，不要再多說話了。」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東漢文

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是時張步屯祝阿，弇擊拔之，進攻臨淄，又拔之。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

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齊田廣也。歷下，今歷下縣祝阿故城。在長浦縣，俱屬濟南府。○天然陷合。

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田橫立，兄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

以為然，解其歷下軍，韓信用。○特為表章。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德為仇，已烹之。衛尉酈

生弟商也。高弟招之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致勳搖者，致族矣。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帝使伏隆拜步為東海太守，劉永遣使立步為王，王欲留隆，隆下聽求，得反命，步遂殺之。大司徒伏隆父進也。又事尤相類也。其功乃難於信也。下可直接將軍前往南陽，建此大策，句矣。偏又橫插入此一段，妙絕。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先是，弇從帝幸春陵，自請北收上谷兵，定

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秦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謂疏闊而不易副也。○天下無難成之事，特忠人之無志耳。有志竟成一語，大堪砥礪英雄。

白話文

漢朝光武皇帝坐着車子到臨淄的地方，親自慰勞軍士，許多臣子，很熱鬧的會在一處。皇帝對耿弇說道：『以前韓信打破了歷下，拿來開創王基，現在將軍攻下了祝阿，拿來發揚事業，這都是齊國的西面地方，功勞足以相等的。但是韓信是偷打已經投降的敵人，將軍獨能夠攻克強梁的敵人，這功勞實在比那韓信煩難啊。從前田橫因為酈生失信，把他烹殺了，待到田橫投降的時候，高帝下詔書給酈生的弟弟衛尉，不許他報讎。想那張步以前也曾殺死伏隆，但是張步倘然肯來歸順，吾定要下詔給大司徒，解釋他的怨仇。這兩件事體，很是相像的啊。將軍以前在南陽地方，建立這偉大的計策，常自以為才學太大，難以得到別人的幫助，不知道有志氣的人，終究能夠做成功事業的啊！』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東漢文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論，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帝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也，曹輩也。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名論未經大道破。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申明上意。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此平常以平日相戒也。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禕，離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今又復言之者，猶父母送女親為施衿結禕，申其訓誡，不憚再三。龍伯高，名述，京兆人，高時為山都長。敦厚周慎，四字蓋欲使汝曹不遺忘耳。衿，佩帶也。禕，佩巾也。以上誠其喜譏議。龍伯高，高時為山都長，敦厚周慎，四字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敦厚周慎如此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

豪俠好義。四字總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善惡皆與為交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豪俠好義如此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龍杜之行並堪愛重也當效與不當效則有別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

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務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申明上意設喻更新奇詎同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

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又單言季良取禍之道以重譬之○以上誠其通輕俠客

白話文

馬援的哥哥的兒子嚴，很喜歡譏笑議論人家，又認識了一班俠客，和他們交往。馬援以前在交趾國的時候，寫了一封信回來，訓誡他道：『我要你們聽見人家的過失，好似聽見父母的名字，耳朵裏可以聽聽，嘴裏不能夠拿來說的啊。喜歡議論人家的長短，妄談正經的王法，這是我所十分惡恨的事啊。寧可死去，不願聽見子孫有這樣的行為啊！你們已經知道我平時很恨這種樣子的了，所以再要講的緣故，好像父母的嫁女兒，親手替他掛上佩帶，結束佩巾的時候，再對他說明父母的訓戒，要叫你們聽了一輩子，不忘記罷了。龍伯高的做人，講究品行，存心厚道，又周到，又謹慎，嘴裏不議論人家的長短，恭儉信約，節用儉樸，清廉公正，很有威嚴，我敬愛

他，器重他，願你們去學他。杜季良的做人，豪情俠骨，急公好義，憂愁着人家憂愁的事體，歡喜着人家歡喜的事體；善惡的人，都和他交游，他父親死的時候，來弔孝的賓客，幾郡的人都到，我也敬愛他，器重他，但是不願你們去學他。因為學伯高不成功，還可以做一個謹慎的讀書人，所以前人說道：「刻一個水鳥不成樣子，還可以像個家鴨的樣子啊。」學杜季良的樣子不成功，便害你做了天下的輕狂的人了，所以前人說道：「畫老虎不成樣子，反像了狗的樣子啊。」現在杜季良這個人，到底怎麼樣？子還未可知，那府裏的將官，每一個到任的時候，每每有切齒恨他的樣子，那州郡的官拿這個話來對我說，我常常替他愁髮在心裏，所以不情願我的子孫去學着他啊。」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漢文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先帝漢昭烈帝劉備也。即位甫三年而沒。○萬難心事已傾。蓋此二語。今天下三分，

益州疲敝。益州蜀也。對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先提明時勢。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次敘軍情以下用人。誠宜開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

之路也。非輕也。言必上法。堯舜高自期許，不當妄自輕薄。引喻淺近，以失大義。○進說宜與不宜，發起一篇告誡之意。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府也。陞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姦犯科。作姦，偽犯。科，條否。及為忠善者。臧。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平明，無異同也。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內外，謂宮府。宮，府也。近府中疏遠出師進兵。

著意全在此一段。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費禕，俱為侍中。董允為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悲補闕漏，有所廣益。此段言宮中之事，宜開張聖聽。將軍向寵，宮衛兵選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此段言府中之事，宜開張聖聽。時宵人伺伏，必有乘孔明遠出而蠱惑其君者，故亟亟薦引。

賢才布列庶位以防之。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

頹也。六句承上。作一闕鎖。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類與隆傾。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東漢

皇帝用關聖敗亡。後主寵任一皓，復蹈覆轍。尤可歎恨。侍中尚書、陳震、張裔、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三人皆孔明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囑。魏延、糜竺、費臣六句下，乃自敘出處本末。臣本布衣

躬耕於南陽。南陽郡。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孔明學問過人，在此處。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猥曲也南陽郡縣西南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出處不苟真伊傅一流人物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敗備於當陽長坂坡受任於敗軍之際。

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求救於孫權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與亮相遇在敗軍中

前也先帝知臣謹慎○孔明一生盡此謹慎二字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生於永安病篤召亮囑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於吾必能安愚終建大業又救後主曰汝

父○伏後遺詔句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伏惡平瀘

深入不毛○水名出牂牁郡中有瘴氣三四月渡必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中原魏也向之不即伐魏者以南方未定有內顧之憂耳今畢南征當即北伐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於舊都○義幽謂曹丕也魯郡謂雅洛二州也兩漢所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心事光

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收到攸之禕允處極有關鍵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

之咎以彰其慢○二層引起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其重後主雖前臣不勝○升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白話文

我臣子諸葛亮上書說道：先帝的打着天下，沒有打到一半，卻是在半路上辭世了。現在的

天下分做三個國度，那益州的地方，又是疲弱得很，這真是危急存亡的時候啊。但是那侍衛的臣子，不肯偷懶在裏面做着事體，那忠心有志的好人，却和敵人在外面拚命這個緣故，都因為回想到先帝的特殊待遇，要想報答這個恩典，在你皇帝身上啊。你做皇帝的真應該開張聖明的聽聞，拿來顯揚先帝的遺德，廣大志士的氣概，不應該胡思亂想自己輕薄自己，引喻淺近的事體，失卻大義，拿來塞住忠臣規諫你的道路啊。皇宮裏和軍營裏都是一體的，賞罰善惡的人，不應該有兩樣的，倘有作姦邪犯法令，和做忠善的人，應當交給管這個事體的官吏，議論他的刑罰獎賞，拿來顯揚陛下公平明察的政治，不應該存着偏狹私心，叫裏面和外面的人，有兩樣王法啊。

侍中侍郎官郭攸之、費禕、董允這一班人，這都是良善誠實，志向思慮，忠正純一的。所以先帝特地選拔出來，拿來留給皇帝使用。我愚笨的意思想着，以爲宮裏的事體，事體不論大小，都拿來和他謀劃了，然後施行出去，必定能夠補助你皇帝所想不到的事體，得到大大的益處。做將軍的向寵性情良好，行爲和平，通曉軍國的大事，試用在以前，先帝稱贊他，說他有本領的，所以大家公議舉向寵做都督，我愚笨的意思想着，以爲營裏的事體，事體不論大小，都和他謀劃了一定能夠使得行伍專頭，和和穆穆，好的壞的，都處置得合宜啊。

想那去親近好的臣子，遠離了小人，這就是從前漢朝之所以興發隆盛啊；親近了小人，遠離了好的臣子，這就是後來漢朝之所以傾覆衰敗啊。先帝在日，每每和我做臣子的議論這件

事體，未嘗不嘆着氣，痛恨那東漢時候的桓帝靈帝啊。做侍中尚書官的陳震，做長史官的張裔，做參軍官的蔣琬，這班人都是忠正信約能夠死節的人啊，望你做皇帝的去親近他，信任他，那歷漢朝的興隆，就可以算定了日子，去等着他呢。

我做臣子的，本是布衣的人，自己耕種在南陽的地方，儉活着保全這一條性命，在這亂世的時候，不肯去求那顯達在有勢力人的跟前，先帝不嫌我做臣子的卑鄙，倒蒙他自己屈身下降，三次來訪我做臣子的，在草廬的中間，拿來問我做臣子的那些當世的事體，因此感激在心，就此允許給先帝奔走。後來逢着常陽長阪的敗北，受任務在兵敗的時候，奉命令在危難的中間，到現在已是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臣子的謹慎，因此在臨死的時候，託我做臣子的管理這重大的事體啊。我受命到現在，早早晚晚的憂愁，恐怕託付的事體沒有功效，拿來傷害先帝的明察，所以在五月裏渡過瀘水，深入那不生草木的地方。現在南方已經平定，兵甲已經充足，應該勸勵着三軍人馬，帶着他北面去定奪中原，勉強盡我做臣子駑鈍的力量，趕去那姦邪兇惡的人，與復漢朝，還到舊時的都邑，這是我做臣子的所以報答先帝，也是忠心待着你皇帝的職務啊。

至於商量政事上的事體，應該減少應該添多的，說出那忠良的話來，勸着皇帝，那是郭攸之、費禕、董允的責任啊。但願你皇帝託我做臣子的去討伐賊人，與復漢朝的功効，如果沒有功効，便定我做臣子的罪孽，拿來告訴在先帝的靈前，如果沒有與德的好話，便去責備攸之、禕、允

的過失，拿來聲明他的怠慢，你做皇帝的也應該自己謀劃，去訪問那良好的道理，察納人家的言論，細細兒追想先帝的遺詔。我做臣字的就受不盡你做皇帝的深恩，心裏感激得很了。現在就要和你皇帝很遠的離開了，臨寫這表章的時候，我的涕淚也一齊流下來，不知道所說的是些什麼話啊！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漢文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漢自謂賊謂曹偏安謂漢儲處于蜀○仲大義當討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審大勢當討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北征四句解見前表并日而食謂兩日惟食一日之供臣非不自惜也。顧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應上託臣兩句而議者謂為非計。時議者多以伐魏為疑故有下六段未解之論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郿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關中響應又務於東，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勢，此進趨之時也。賊固當伐時又不可失謹陳其事如左。以上作一冒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是○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

平。張良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言不可取勝劉繇王朗各據

州郡。劉繇據河曲。王朗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論安危定計策。動引古之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用人則疑。疑則能忌。疑塞於胸中。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兄。孫權遂并江東。不務征戰。使孫策坐以致大江。東遂為其所并。○繇朗皆守一

隅以致破敗者。其孫權此臣之未解二也。此段言不可戰。資敵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

吳。孫權吳起然困於南陽。吳起與張繡戰于宛。為流矢所中。險於烏巢。袁紹拒曹於官渡。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操糧少。走許進之。危於祁連。孫征西域。危於祁連。

偏於黎陽。袁譚據黎陽。操用兵。吳蜀譚兵逼追其後。幾敗北山。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糧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搗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踐踐墮漢水中。死。殆

死。潼關。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如雨。下禡白旗。乃扶上船。然後偽定一時爾。偽定非真。一時未久。况臣才

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段言難以不危而定。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東海人。昌霸

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湖入淮。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圖謀轉謀也。其李未詳。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遂為先生所殺。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驚

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此段言難以庸才取勝。自臣到漢中。時亮軍北駐漢中。中間養年耳。然喪

喪字。其至。一千餘人。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郁。合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田部。突將無前。衝突之將。無敵者。賓叟。青羌。皆亮南征所得。集率。散騎武騎。一千餘人。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

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此段言糧之則無人難以圖敵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往與行。謂守與戰。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段言不早圖則兵疲難以持久。○六未解俱用反說。駁倒羣議。獨伸己見。文勢層疊。意思慷慨。夫難平者事也。頓一句。起下。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踰有荆益。操恐先主據襄陽。將騎兵五千追之。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操當與。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赤壁。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更遣關羽。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曹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漢又當與是操之事。難料。然後吳更遣關羽。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曹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漢又當與是操之事。難料。凡事如是。難可逆料。孫權遣呂蒙襲關。定荊州。稱子。兩舉先主曹操難料之事。見今事亦難料。正與上六。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意思全在相照。此處收結忠肝。

白話文

82
66
從前先帝常常憂慮漢朝和魏賊不能夠兩立。皇帝的基業不可以偏安在一個地方。所以託我做臣子的去做那討賊的事體啊。拿從前先帝的明察。量度我做臣子的才幹。實在知道我

了一杯酒，說：『這是給師曠喝的。』再斟了一杯酒，說：『這是給李調喝的。』再斟了一杯，自己跪在堂上，向北面喝了。喝罷，就從堂上走下階石，很要緊的跑出去了。

平公喊他進來，問他道：『方纔我想你必有所開發，所以不先和你說話，你叫師曠喝酒是什麼意思呢？』杜蕢道：『凡逢子卯的日子，國王不得作樂，現在知悼子死了還沒有葬，這是比子卯更大了。師曠是樂官的領袖，不把這層道理對你說，所以罰他的。』平公道：『你叫李調喝，是什麼意思呢？』杜蕢道：『李調是你狎近的臣子，自己貪了飲食，忘記你惡忌的日子，所以罰他的。』平公道：『那麼你自己喝是什麼意思呢？』杜蕢道：『我是一箇宰夫，不專做刀匕等事務，敢來預聞知諫防閑的事體，所以罰我自己的。』平公道：『這樣說來，我也，有過失了。也該給我斟酒罰我喝著。』杜蕢就把酒器洗了以後，舉給平公。平公對著左右道：『假使我死後，一定也不要廢棄這箇酒器呢。』所以到了現在，燕禮既終，一定舉這酒器，就叫做杜舉。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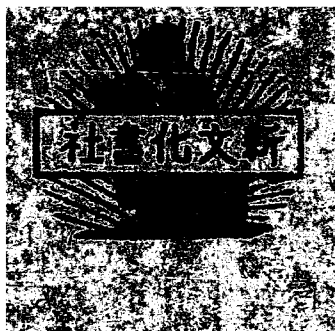
晉獻文子成室，獻文二字皆趙武諡，如真墓文子之類。晉大夫發焉。發禮往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輪，輪也。奐，奐也。明衆多也。○二句美其今。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謂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三句視其後。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要，腰也。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古者，原也。重腰斬。

輕者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就其贊詞添接一解有無窮之味
 善頌以美禱也張老之言
 善頌文子所答善子禱

北面再拜稽首。謝其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

白話文

晉國的獻文子新造成了一所住屋。晉國大夫都送了禮物去賀他。有箇叫張老的，說道：「好極了！高大的宮室啊！好極了！鮮明的文采啊！祭祀作樂在這裏，死喪哭泣在這裏，聚集國賓宗族也在這裏。」文子道：「我假使祭祀作樂在這裏，死喪哭泣在這裏，聚集國賓宗族也在這裏，就是能夠保全我的腰領，好去跟著我的祖先在地下了。」說完了，便向北拜了兩拜叩頭感謝張老。那時有聲望的人，說他是很好的祝詞，很好的禱告。



古文觀止

國學自修讀本



對言文 古文觀止 卷七

陳情表

臣密言。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險釁，艱難禍罪也。夙，早也。閔，憂也。○二句總下。生孩六月，慈父見背。死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舅，嫁其母不得守節。祖母劉愍

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一段所謂臣無祖

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兒息，得之甚晚。外無奉功強近之

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奏，周年服也。功，大功小功也。強，近也。強為親近也。童，僕也。煢煢子立，形影相弔。煢煢，孤獨貌。子單也。弔，問也。唯形與自影相弔。

也。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一段所謂祖母無逮奉聖朝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

主。義之奉，辭不赴命。一次陳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尋，俄也。拜，且曰。除，洗馬太子屬

官。猥委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猥，頓也。東宮，太子宮也。隕，落也。臣具以表聞，辭不就

職。兩次陳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切峻，急切而嚴

職情在前。



峻也。通緩也。慢也。○連用。察臣舉臣拜臣。除臣。貴臣。僅臣。文法錯落。

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

不許。不從。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嶺前二足長後二足短。嶺前二足短後二足長。嶺無不立。嶺無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得不再具表陳情之意。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尤為特甚。且臣

少事僞朝。言而稱不得。不爾。歷職郎署。

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劉臣而

堅辭。言命。恐言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

今臣亡國賤俘。處喪日停。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

冀。盤桓不進貌。希冀謂希冀立名節也。○此段言已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易落淺易。振感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祖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為命。區區猶動也。廢遠謂廢也。而遠離祖母。○此段寫盡慈孝使人讀之欲涕。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私情。念畢祖母之養也。○敬語。尤婉曲動人。又連用况且臣。是臣文法更圓轉。臣之辛

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榮遠言非但人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

結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顯曰。死吾嫁之。及困又曰。殺以徇顯。乃從。初言嫁之後。與妾將社。同戰。顯見老人結草以充社。同同顯為顯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升犬

知我辛苦。地亦知也。

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白話文

我做臣子的李密，對你皇帝說道：「我做臣子的，因為命運險惡，年紀小的時候，便逢着憂患凶喪的事體，生下來才六個月的工夫，慈愛的父親便死去了，養到四歲的時候，我的舅舅奪去了我母親守節的志向，逼着他去嫁給了別人，祖母劉氏，哀憐我的孤苦細弱，親自撫抱養育。我做臣子的年紀小的時候，常常害着病，到了九歲的時候，還不能夠走路，孤單困苦，沒有依賴，直到成人上面既沒有叔伯，下面又缺少兄弟，門庭衰微，子孫稀少，到了晚年纔有子孫，外面沒有期服功服勉強親近的親戚，墓邊沒有五尺長的應門的童子，單身獨立，只有形體和影子互相安慰，并且祖母劉氏，早早得到疾病，常常躺在床褥的上面，我做臣子的，侍奉湯藥，沒有拋棄他離開他過。」

待到了聖朝，得到清明的好教化，從前的做太守官的臣子達，看了我做臣子的孝道廉潔，後來做刺史官的臣子榮，薦舉我臣子做了秀才，我做臣子的因為供養祖母的事體，沒有人主管辭謝着不敢奉命。你皇帝的詔書特地下來，封我做臣子的做郎中的官，後來又蒙你國王的恩典，封我做臣子的做太子洗馬官，立刻把微賤的人，做了東宮的侍講，受了這種恩典，就是把

我做臣子的身首異處，也不能夠報答你皇帝的好心呢。我做臣子的都寫了奏章呈上去辭職，詔書下來，急切嚴厲，責我做臣子的躲避懶惰，那郡縣的官前來逼迫，催着我上路，那州司的官到門口來勸駕，比星火還急。我做臣子的想奉了詔書，奔馳到京，卻因為劉氏祖母的病一天利害一天，想免強順了私情，那告訴又一定不蒙你皇帝允許，使我做臣子的進退實在兩難了。

我低着頭想，想你聖朝是拿孝道來治理天下的，凡屬故舊遺老，還都蒙你皇帝憐惜養育，況我做臣子的孤苦，比別人格外利害，並且做臣子的年輕的時候，曾奉事僞朝，官職做到尙書郎，本來只想做官發達，不知道愛惜名節，現在我做臣子的是亡國的賤廢，極微賤，極鄙陋，過分蒙你皇帝的提拔，怎敢遲疑不決，有希望立名節的心思呢？但是因為祖母劉氏年紀已經衰老，和日落西山的時候一般，祇有一絲兒的氣息，人的性命很危險，早晨不能夠料得到夜裏的事體。我做臣子的沒有祖母，不能夠到今天，祖母沒有我做臣子的，不能夠終他餘下來的天年，母孫兩人彼此依靠了活命，所以頃刻之間，不能夠遠離拋棄。

我臣子李密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是我做臣子的盡心在你皇帝跟前做事體的日子長，報答祖母劉氏的恩典日子短啊，好似那烏鴉反哺的私情，願求你皇帝答應我侍養祖母到老。我做臣子的辛苦，不獨是四川的人和兩州的官長所看見的，明明知道就是那天和地實在共同鑒察的，願你皇帝哀憐我愚笨的誠心，成全我這一點志願，庶幾劉氏祖母能夠僥倖到底，享盡餘下來的天年。那麼做臣子的生在世上，當拚命圖報，死在地下，當啣恩

結草報答你皇帝的恩典。我做臣子的說不盡犬馬怖懼之情，恭恭敬敬拜寫着這奏章，拿來告訴給你皇帝聽。」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永和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曾於會稽山陰之蘭亭時當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郡蔡魏游

及蕪之渙之元獻之等以上巳日會于蘭亭會稽今紹興府山陰縣名修禊事也禊除不祥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

長咸集敘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說平映帶左右修長也湍波

地引以為流觴曲水因曲水以泛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折一旬跌入賦詩一觴一詠

亦足以暢敘幽情敘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日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

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魚信可樂也敘樂會事至此已

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明一步說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種人是倦于澹獨者或因寄所託

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曠達不拘者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或舍或靜或躁當其欣於所遇暫

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總是一及其所之既倦之往情隨事遷感慨

條之矣。初又一樣與盡○此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機仰之頃為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尚感懷係之矣○申足上文即逼入死生正意何等靈快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人命長短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莊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皆與感于死生之際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而為之嗟悼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齊物論子墨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萌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莫益乎焉子而彭祖為天此齊彭殤之說也言人莫不興感於死生壽夭固知是兩說在虛誕妄作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瞥見我已杳無踪影猶知今日之古人杳無踪影也故列叙時人，錄其所感於斯文。後人亦重死生感我之文亦當同我之感○覽字應前每覽之覽字文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白話文

晉朝的永和九年，是癸丑的年庚，在這暮春開始的時候，許多人會集在會稽府山陰縣的蘭亭地方，是為了修除不祥的事體啊！許多有才學的人統統跑來，年紀少的老的都齊集在一塊兒。這裏有高的山大的嶺，茂盛的樹林子，修長的竹竿兒，還有清水急流，映照環繞在亭的左右。因此設酒，在那灣曲的水面上，大家依着次序坐在那邊，雖是沒有琴瑟簫笛的熱

感於斯文，文字應前每覽之覽字文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感於斯文，文字應前每覽之覽字文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鬧的事體，但是喝一回酒，做一首詩，也足以暢敘幽雅的情意。這一天天光爽朗，空氣清鮮，微風吹來，很是和煖；抬起頭來，可以看見天地的大小，低下頭去，可以審察萬物的興盛，所以放開眼界，舒暢心胸，可以十分得到看的聽的趣味，實在是叫快活呢。

想那一個人生在世，做了一世的人，有的將他一生的懷抱，和朋友在一室的中間談論談論；有的因為有寄託在一件事體，故意放浪在形體的外面，雖說是有積極消極的兩樣，安靜浮躁的不同。但是當他得意的時候，自己很是滿足，一些也不知道年紀老的事體快要到了。待到所做的事體，已經疲倦，他的情意，也跟了事體變化，那心裏的感慨，便要發生出來了。以前的所謂快活，在俯仰一霎的中間，已經變了過去的事體，還不能夠拿來放開他的心意。況且壽長壽短，隨天地的變化，總是有限定的。古人道：「死和生的事體，實在並不小。」怎麼不叫人悲痛呢？

常常看那古時的人，心裏感傷的原因，好似合起來一樣的；未嘗不在做文章的時候，歎息悲傷，自己也不能夠說出這是什麼緣故。我都知道死生看做一樣的，是虛無荒誕的說話。壽夭律看待的，是不真不實的論調。後來的人看現在的人，也好似現在的人看以前的人，想起來真是悲傷啊！所以列敘當時在會的人，記錄各人所做的詩，雖是將來的時代不同，事體兩樣，但是所以發動感慨的原因，總是一樣的。後世的人看着這篇文章的，也許有心裏有不高興的意思，和這篇文章的意思一樣呢。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

淵明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令白事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

田園將

蕪。

無謂草也胡猶何

胡不歸也。○自斷之詞。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心在求祿則不能自主反為形體所役此我自為之何所惆悵

而獨為悲乎

○自責之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前此求祿之事

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行迷而猶向未遠可早回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昨日求祿之非也

○自悔之詞。○一語已寫盡歸去來之旨下乃從歸至家逐段細寫之。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

行舟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熹微光未明也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

衡宇載欣。載奔而馳。

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

童僕歡迎。稚子候門。

稚小也

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蕭謝幽居開三徑清亦藟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

引壺觴以自酌。

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柯樹枝也

園日涉以成趣。門

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

田園之中日日遊涉自成佳趣流憩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

雲無

心以出岫。

就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山有穴曰岫翳翳陰也盤桓不進也

求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交游指當路貴人駕言用

世永絕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不絕交游即不如不歸之愈也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

也時田也○一段插入田事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邱巾車有暮之車窈窕長深貌壑調水也行船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一段遊行所歷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

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欣欣春色貌涓涓泉流貌休行謂昔行而今休也○一段觸物與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

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寓寄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如有所求而不得之意○一段收盡歸去來之篇之旨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都也○二句言不欲為官亦不能為仙唯能知下文所云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

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東臯營田之所春事起東故云東也臯田也聊且也乘陽陰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天知命夫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白話文

辭去了官職，回到家裏去罷！那家裏的田地花園將要荒去了，為什麼還不回家去呢？已經自己知道拿這顆心給身體使喚着，為什麼還要懊惱，却獨自悲傷着呢！明白以前的不對，知道後來的可追，幸而像迷路一般，還沒有走遠，覺察現在棄官的意思不差，以前求祿的意思不是。『家去的時候，坐了一隻小船，輕輕的蕩漾過去，微風飄飄吹動着衣裳，向那岸傍的行人，

問着前面的路徑，恨晨光的昏昧，還沒有大亮，隔了一刻，望見家門，一面歡喜，一面奔馳。到了家裏，僮僕都很歡喜的來迎接我，小孩子也守候在門口。但見花園中的三條小路，已都長滿了荒草，却喜松樹菊花，依然活着一手拉了一個小孩子，走到屋裏臺上的酒滿滿的篩在杯裏，拿了酒壺杯子，自己倒着喝着，眼看那庭中的樹枝，歡喜的顏色，便露在臉上了，身體靠着了南窗，拿來寄托曠放的心意，知道僅容膝蓋的地方，却是容易得到安逸呢。

天天在那花園中，游散，便生出樂趣來，大門雖然設着，却是常常關閉；手中跨拐杖，扶着了年紀老的人，跑來跑去的，到處休息着，時常抬起頭來，便向遠的地方看看，那天上自然的雲氣，無意中飛出山峯來，疲倦的禽鳥，也知道飛回來了。那蒼蒼的暮色，遮住了萬物的影子，快要不見了，那烏靠着了孤松，在上面飛來飛去的盤旋着。辭官回來，就從此斷絕交游了。世上和我已是彼此相棄，還要求什麼呢？喜歡聽着親戚說有感情的好話，很快活的彈着琴，讀着書來消去憂愁。那種田的人告訴我，春天已到，將要在西面的田裏耕種了，或是坐了有篷帳的車輛，或是搖着一條小船，已經彎彎曲曲在那很深的山洞裏去，尋得那泉水了，又去走着很高很危險的山，便走過那山頂，樹木的春色，欣欣向榮，泉水的流行，涓涓不絕，羨慕萬物的得時，感慨我一生的行止。

唉！[！]可以看看穿些兒能寄託我的身體在世界上，能夠再有幾時呢？何不委棄世俗的心意，任他去留爲什麼要慌慌張張像有什麼求不着的神氣呢？富貴本非我所願，仙鄉更不可以得到。

碰着了良辰佳節，便一個人去遊玩；或是拿了拐杖去拔着田裏的草，下着五種的穀子。拿來跑到東面的田邊高地上，爽爽快快嘴裏吹着氣，又走到靠了那清水流着的地方吟着詩做着賦。嬉且乘陰陽的變化，拿來同歸於盡，快快活活的聽着天命，還有什麼疑惑呢？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太原孝武帝年號武陵人捕魚爲業。武陵屬湖廣常德府有桃源縣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妙在以無意得之。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繽紛，雜亂貌。寫出異境。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漁人亦不凡。林盡水源，便得一山。亦是無意中得。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善乎！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俗人至此便反矣。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酌悉如外人。鉅山中人物。作髮垂髻，黃髮老人髮白，髻黃也。嘗小兒垂髻，純然古風。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聲平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妙在漁人全無驚怪。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全無驚怪。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真是目前古今。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皆歎惋。

歎惋者悲外人屢遭世亂也。○敘兩邊問答簡括。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遣世人多情如此。

此中人語，

去聲。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叮嚀一句，意韻悠然。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滿人

亦大有心人。

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也。

請至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

得

路。

太守欲問津而不得。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

尋，俄也。○高士欲問津而不果。

後遂

無問津者。

悠然而往。

白話文

晉朝孝武帝太原年間，有一個武陵地方的人，是把捉魚做行業的。一天搖了一隻小船，沿着溪岸搖去，忘記了路的遠近，忽然逢着了一堆桃花樹的林子。兩岸相對幾百步的地方，中間沒有別樣樹種着，那芳香的草，又新鮮，又美麗，落下來的花片，紛紛亂亂，捉魚的人很是奇怪。他再向前搖着船過去，想看這一堆桃花樹的林子，等到樹林窮盡，便發見水的來源地方，便得了一座山，山上有一個小洞，好似望進去有光亮一般。就此丟開了小船，從洞口走進去，起初裏面十分狹小，祇可以容着一個人，再走幾十步路，忽然開豁明亮，這地方又平坦，又曠闊，那房舍也很像個樣子，有好的田，清爽的池子，桑樹竹竿的一類東西，阡陌田路，都走得通，雞犬聲音，大家都聽得。他們裏邊的人，跑來跑去，種着樹做着事體。男人女人都穿着衣服，統統像外邊的人。

一樣，老人小兒，都有快活舒服的樣子。

看見了漁人，便十分詫異起來，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漁人便源源本本的回答他，便就邀他回家，備酒殺鷄給他吃，村中聽說有了這個人，都來問訊，他們自己說：『是前代避秦朝時候的變亂，領了妻子和地方上的人，來到這個沒有人的地方，不再走出去了，就此和外邊的人隔斷信息。』問漁夫現在是什麼朝代呢？並且不知道有什麼漢朝，那魏朝晉朝更不用說了，漁夫就一一的替他們說明，他們聽見了都是哀婉歎息，旁的人各再請他到他們的家裏，都拿出酒肉來款待他，停了幾天，漁人要辭別回去，這山裏面的人，關照他道：『這種話不可以去對外面人講的呢！』既經出來，尋得他的船，就照了以前的來路，處處做一個標記，到了府裏，去見那太守官，告訴他這樣的情形，太守官就差人跟了他去尋以前的標記，就迷迷糊糊，不能夠再尋得他的原路了。南陽地方的劉子驥，是一個高尚的讀書人啊，聽見了這件事體，很高興的親自跑去尋，沒有尋着，隔了幾時，生病死了，後來便沒有人再來找尋這渡口了。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地傳亦不詳其姓字。不以名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取號大奇
閒靜少言，不慕榮利。似無所嗜，好者卻又嗜書嗜酒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爲善子，讀書者每有會意，便欣然。

忘食。蓋別有會心處。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

期在必醉。是為深得酒趣者。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適得本來面目。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

穿結。簞瓢屨空。晏如也。顏得孔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超然為古人之贊曰：黔婁士古高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為古人之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想見太古風味。

白話文

先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也不明白他的姓和名字，他房屋的旁邊有五株柳樹，因此便拿這個做了他的名號。先生的為人，安閑靜穆，少講說話，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不求細細兒的解釋，每有領會的地方，便很快活的忘記了吃飯他的脾氣歡喜喝酒家裏貧窮，不能常常得着，親戚故舊知道他這樣，有時備了酒席去叫他來吃，他來了便把酒喝個淨盡，要吃得爛醉纔罷，既然吃醉了便回家去，却毫不留戀，心裏有捨不得的樣子。他家裏四面的牆壁空落落的，不能夠遮蔽風日，穿着補過的打結的短毛衣服，他盛飯的器具，常常空着，他心裏却是不以為意的。常常做着文章拿來自已消遣着，很能夠表示自己的志向，對以得意失意的事，不放在心裏。他靠着這樣的過了一世，稱贊他的人說道：「從前黔婁先生有句話道：『不常常憂愁

着這貧賤的事體，不常常想望那富貴的事體。這兩句話，就是這等人的一類。罷嘴邊衝了酒杯，吟着詩做着賦，拿這個來快活他的志向，是無懷氏時候的百姓呢？還是葛天氏時候的百姓呢？」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鍾山即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蘇傳也。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顯齊書云：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彥倫隱于此。後所詔出為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乃借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夫以耿介拔俗

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志超度，白雪以方潔，青雲而直上。度比也。干騰也。行極清高。吾方知之矣。此等隱者，吾正知為必不可得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歷萬乘其如脫。

高聲貌。皎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歷，草履言視。千金，萬乘，如草芥。脫，履也。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簫作值新歌於延瀨。類蘇門

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固亦有焉。此等隱者，世亦有之。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朱墨。于見素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也。黑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士無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人之

悲，在暫也。迴避也。暫，避跡山林。何其謬哉。謬，狂也。此等隱者，何其欺

浮論夫隱者有此三等鳴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尚子平也。仲氏，仲子

統也。范曄後漢書曰：尚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遊老易仲長統性懶傲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然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以來無人賞樂○承上起下感慨情深世有周子周顥字彥倫汝南人○入題儆俗之

士之儆士也儆俗俗中既文既博亦元亦史元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質少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

道人也使人以幣先將顏闔曰恐聽聽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竊吹草堂濫巾北

岳竊盜也吹信用吹竿之吹齊宣王好竿必三百餘人吹南郭先生不竿者而吹三百之中以吹竿食祿齊王誘我松

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臯澤也纓繫也好爵謂人爵也其始至也顯

時將欲排巢父甫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排推也拉折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百家諸子也風情張擊日霜

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談空空於釋

部覈勑元元於道流顯汎涉百家長于佛理者三宗論兼善老易空以空明空也釋部佛經也覈考也元元之又元也道流謂老子也務光何足比涓子

不能儔務光夏時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逃涓子齊人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鳴騶戰語書車馬也鶴書

即詔書在漢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襲筵上焚芰芰製芰製而裂

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則也袂衣袖也袂襲謂舉臂也筵席也風雲悽其帶

憤泉石咽咽入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悽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事無情見山人去亦有如喪失而怨怒也

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去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

浙右。組繫也。組貫也。金章銅章也。銅章蓋縣令之章飾也。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縣大率百里。言越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於晉昔美聲也。海甸浙右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道軼長擯法

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控。儵裝其懷。軼書衣也。損棄也。法筵講席也。埋藏也。敲扑謂書講席永棄也。諠囂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紛於折獄。已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結課考第也。紛綸衆多也。○籠趙張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張敞趙廣

賢豪蹤跡也。牧九州。牧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以上寫願繼志如此是後一人。使其高霞孤映。明月

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稠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言霞月徒舉。映無

山人去兮。曉猿驚。灑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薰香草山人葺以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

塵纓。投簪謂疏廣也。投棄也。漢疏廣棄官而歸東。為嶠固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

峯竦峭。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南嶽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也。攢簇聚也。攢上也。謂

人來問也。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

皋之素謁。蘿女蘿也。施子松柏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今既無人故遺播之。西山謂首陽山。逸議隱逸之議也。皋澤

又促裝下邑。浪棹。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下邑謂海鹽也。浪鼓也。棹

備任行裝駕舟赴京以選官也魏開朝廷也周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蒙恥碧嶺再辱丹

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芳杜薛荔皆香草躅蹤跡也淥水清也言豈可使芳

草之路汙濁本洗耳之池耳宜肩岫幌措雲闕斂輕霧藏鳴湍脫平聲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

郊端局閉也岫峴山窗也雲閑謂以雲為闕鍵也斂藏霧湍使無見聞也來轅妄轡謂顯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截斷杜絕之於是叢條曠膽疊穎怒魄

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極曠怒而擊折顯之車輪掃去

其述也俗士逋客謂顯也謝絕逋逃以上言其不許再至所以絕之也

白話文

北山上面的英華，草堂寺裏的神靈，駭駭雲霧在驛路的中間，刻着一篇彩文在山庭的上面。想那氣節的高尚，羞和俗人為伍的儀表，情高得沒有一點俗氣，有超出塵世的思想，行為的廉潔，可和那白雪比擬，志向的高遠，可和碰到青雲一般的上去。這一等清高的人，我正知道必不可得了。像那高出物欲的表面，超過雲霞一般的清高，把千金看做草莽一樣，却不去看他輕視皇帝的位置，好似草鞋一樣。在洛水的地方，聽得鳳鳴的笙聲，在延河的地方，逢着樵夫的唱歌，這一等清高的人，世上實在是有的哩！那裏知道有一等人，始終不一，反覆無常，墨子見了他，

定要悲傷淚下。朱公見了他，定要哀痛慟哭，暫時隱避到山林地方去，但是心裏仍是染着俗氣，或者起先清正，後來污垢，爲甚麼他這樣騙人的呢？唉！尚子平不在世界上了，那仲長統已經過去了，山裏隱曲的地方，寂寞無人了，千年以後，還有什麼人來賞玩呢？

現在有個周彥倫的，在俗人中是一個出色的人，既能夠做文章，既能夠知道許多學問，又能夠知道莊子、老子的道理，又能夠明白歷史的道理，但是學着顏闔一般的逃去，摹仿着南郭一般的隱居，偷住在草堂寺裏，穿了隱者的服裝，騙我們山上的松樹、桂樹、欺我們山上的雲霞、丘壑，雖說是假託隱避，但是他的心思，仍舊吊住在那歡喜做官的地方。他剛纔到山上的時候，要想推倒巢父，要想壓倒許由，傲視那諸子百家，輕視那王侯將相，他的風情幾乎大過天上的日月，他的氣餒，要壓倒秋天，有時歎慕隱居的人，永遠的去了，有時怨恨那王孫不到山上來游玩，講着虛空的道理，在佛經上面，考究元元的學說，在老子裏邊，雖是古時的務光、涓子，怎能夠和他比擬呢？等到那使者坐着車馬到山上來，送到皇上的詔書，他就此改換了形體，飛散了魂魄，一向的志氣精神，也變化動搖了，並且立刻眉飛色舞，捲衣撩袖，在筵席上邊，焚毀了菱荷葉子做成的衣服，做出那趨炎附勢的態度，入了流俗的形狀。因此山上的風雲，看了這個樣子，也悽愴帶恨，山上的泉石，也悲愴下淚，看看那樹林和岡巒，花草樹木，都好似有喪失怨怒的樣子。等到他掛了縣官的銅章，又掛了黑色的印組，連帶管理着許多城池，那種雄厚的勢力，做着百里的領袖，擴張他的美聲在海邊地上，喧傳他的令名在浙江地方的右面，那道學的書包，

就此永遠拋棄，那演講的桌子，也永遠倒在地下，天天理那審判的事體，來往的公文很是忙碌，弄得彈琴唱歌酌酒吟詠都沒有工夫了。常常去親近着攷功名的事體，往往忙碌着折獄的事體。摹倣那張敞趙廣漢魯恭卓茂，從前做好官的模樣，希望自己接下去，做效三輔的賢豪蹤跡，使那聲名傳到九州地方官的耳朵裏。

使得那山中的高霞明月，孤映獨照，那青松白雲，零落荒涼，沒有人和他做伴呢。那石條的門戶，已經破壞了不再歸來了。那條石路的荒蕪，空令盼望。至於還風飄飄的入幕，吐霧裊裊的出柱，那蕙帳空了，使得夜鶴悲鳴，那山人去了，使得晨猿驚懼。以前會聽得他是拋棄簪子，隱居在海邊，現在却看見他脫去了隱士穿的蘭衣，落在塵網的裏面，因此引起那南山的諷嘲，北山的譏笑，萬壑衆峯，都相譏議，慨歎那周顛欺侮了我，以致沒人前來問訊，所以樹林澗水，慚愧著不盡不歇。桂花女蘿拋棄了春風秋月，宣佈那西山隱逸的議論，又傳說那東澤相告的情素。現在他又收拾行裝，趕到海鹽，坐了船到上面京城裏去做官，雖是念念不忘的在朝廷上邊，却還要趁空來遊玩北山，怎可使那芳杜薜荔，厚了顏面，蒙了恥辱，那蒼翠的嶺丹朱的崖，再受他的污濁，便把濁塵來污穢我蕙草的道路，污垢那我洗耳朵的池水呢。應當關了山窗，閉了關鍵，收斂輕霧，藏匿鳴湍，截住他的車輛在谷口，拒斷他的馬匹在郊外，於是多數的樹枝，重疊的葉子，都發怒動火，有的飛了枝葉去折斷他的車輪，有的低了枝葉去掃除路上的痕跡，請廻俗人的車駕，謝絕逃在外面的客人！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浚深也。二句起下一句。思國之

安者必積其德義伏一思字此句是一篇主意。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

厚而思國之安又伏一思字。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便作跌宕文極有致。人君當神

器之重居域中之大神器大位也。不念居安思危又伏一思字。戒奢以儉斯猶伐根以求木

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反繳足上文。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元首君也景明也。善始者實繁克終者

蓋寡上疏本意專為此。豈取之易守之難乎頓挫。蓋在殷憂始。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終。則

縱情以傲物抵如此人情大。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

振之以威怒董督也。○正與德義相反。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苟免謂苟免刑罰。○畏威而不懷德國何以安。怨不

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可畏之甚也。○從上居安思危句反覆開論逼出十思。誠能見可欲

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牧養也。易曰謙

君子自卑也。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則滿而不溢。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

易曰王用三驅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也。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以上十思所謂敬其德義者以此。總此十思宏茲九得思則十有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思盡乎己力固乎人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盡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體仁必服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善于用思然後可以無思妙

白話文

我做臣子的聽得說，要求樹木生長的，一定要先牢固他的根本；要求流水深遠的，一定要先開通他的泉源；要想國家安逸的，一定要先積他的德義。那水的泉源開得不深，却要望流水的長遠樹的根本不牢固，却要求樹木的生長，德義不厚，却要想國家得到安逸，我做臣子的雖是下等愚笨的人，也知道他是不能夠，又何況那聰明有學問的人呢？做皇帝的人，擔當了重大的職任，住在一個國度裏的大地方，住在那安逸的時候，想不到危險的時候，竭力戒着自己的奢侈，崇尚那節儉的事體，這也何異於砍去了樹的根本，要求樹木的長大，塞住了水的源頭，要求那水流得長遠啊！大概以前做皇帝的，聽受了上帝的吩咐，發揚那天命，治理在開創的時候，實在很多，結果完善的實在很少，難道說取他倒容易，守他倒難麼？因為在開創憂患的時候，

一定要竭盡他的忠心，去接待那底下人，後來既經得意了，便縱放情欲，拿來看不起人。大概做人，能夠竭盡忠心，便是吳越，也可變成一體，看不起人，便是骨肉，也要變爲路人。雖是用嚴刑來督察他，拿威怒來壓制他，終究存苟免的心思，不能夠使他懷著仁義的心思。看他面上，雖是做出很恭敬的樣子，但是心裏却不佩服的。要知道怨恨不在乎大小，可怕的就是那百姓，好似水一般的，可以浮着船，又可以翻着船，在這上面極應當十分小心呢。

如果能夠見了可以歡喜的東西，便想到知足的心思，拿來警戒自己，將要打算做什麼事體，便想到知止的心思，拿來安慰百姓的心，想到那位置一高，危險就來，便想到謙和沖虛，拿來涵養自己，恐怕充滿溢，便想到效法那江海，容納百川，要做快活打獵的事體，便想到網開一面，恐怕自己做人的怠惰，便想到始終謹慎，恐怕上下隔絕，便想到虛心靜氣，聽着人家的說話，畏懼讒邪的人，便想到正心修身，趕去那壞人，給人家的恩賞，便想到不要爲了一時的喜歡，去胡亂賞人，加人的刑罰，便想到不要爲了一時的忿怒，去濫用刑罰，總合上面的十條心思，實行起來，十有九得。用起人來，選擇能幹的去任命他，揀選良善的去聽從他，那麼聰明的人，可以盡他的計劃，勇武的人，可以竭他的力量，仁義的人，可以散播他的恩惠，信約的人，可以報效他的忠心，有文才有武藝的人，一齊用着，就可安安穩穩的坐着，便可以叫天下太平了，何必要勞費精神，很辛苦的去替着許多做官的人，去盡那職務呢？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武則天名曌太宗時召入爲才人高宗爲太子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即位武氏爲尼引納後宮拜

性非和順。本性實寒微。出身昔充太宗下陳。謂爲才人曾以更衣入侍。嘗以更衣

洎乎晚節。洎及也晚節晚年穢亂春宮。也穢亂言其淫也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宮之嬖。入宮偏嫉懷妒而舒展蛾眉

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不肯讓人巧于用讒王皇后

踐元后於翬翟。翬翟惟羽也雉之交有時守死而不犯分婦德所宜故

聚麀。牧○吾君謂高宗也秦猶共也獸之牝者加以虺蜴爲心。虺蜴亦爲心豺狼成性。豺狼亦爲性近狎邪僻。

殘害忠良。邪僻指李義府許敬宗等忠殺姊屠兄。姊韓國夫人兄惟良君母未開嫡弑君鳩母。毒鳥以其毛漚酒飲之則殺人

神之所同嫉。神器帝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神器帝君之愛子幽之

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中宗君之愛子廢爲廬陵王而幽之于別所嗚呼霍子孟之

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章也誅諸呂以安劉此二句隱然譏貴朝臣

帝后識夏廷之遽衰。廢帝后趙飛燕于後宮有子龍萊時

帝后識夏廷之遽衰。廢帝后趙飛燕于後宮有子龍萊時

帝后識夏廷之遽衰。廢帝后趙飛燕于後宮有子龍萊時

帝后識夏廷之遽衰。廢帝后趙飛燕于後宮有子龍萊時

帝后識夏廷之遽衰。廢帝后趙飛燕于後宮有子龍萊時

子王府之童女遭之而生女怪棄于市因入于褒周幽王伐褒姒人獻之即褒姒也幽王壁之途至亡國是周之衰亂于夏庭而已伏之矣○四句言唐不久將滅敬業唐大臣徐世勳

之孫也勳賜姓李敬業唐大臣徐世勳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微子殷故

悲之作李秀之歌一云箕子所作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漢袁安以外戚專橫言及國事每暗鳴流涕是用氣憤風雲志安

纓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以上述與師之故南連百越

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以言乎馬則鐵騎萬千以成羣以言乎車則玉軸遠近以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兵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班馬之聲動而然若南斗平

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以上寫兵威之威公等或居漢地姓或叶同周親同或膺重

於話言分封于外或受顧命於宣室受託于朝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

乾于六尺之孤何託一塊曰抔土指墳墓也土未乾指高宗葬未久也六尺孤指中宗言偷能轉禍為福轉武氏之禍而為福送往事居居謂中宗

繼窮城徘徊歧路謂途不果徘徊于兩途之間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禹致羣臣于會稽防風氏人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試觀今日之域中華竟是誰家之天下言將來必歸唐也○給語頗兩勁

白話文

做着假皇帝姓武的人，他的性質本來不是和順的，他的出身實在是下賤；以前做着太宗皇帝下等的宮女，曾經因更衣的機會，得到了寵幸，到了晚年，在宮裏荒淫穢亂，便悄悄的去削髮爲尼，掩沒了曾經做過太宗皇帝手下的宮女，便蓄髮入宮，陰圖高宗後宮的嬖幸，進了宮門，偏存着嫉妒的心思，舒展他的蛾眉，不肯讓人，用袖子掩着了嘴唇，說別人的壞話，因此迷惑了皇帝，做了正宮皇后，用着雉羽的車輪，陷害我高宗皇帝，竟做了雄鹿的非禮，再加他毒蟲般的心腸，猛獸般的脾氣，狎褻那邪僻的人，殺害那忠良的人，殺了他的姊姊，屠了他的哥哥，謀死了我皇帝，藥死了他的母親，這是人神所共棄，天地的所不容，還要包藏了陰惡的心意，想偷竊皇帝的位子，關閉皇帝的愛子在別個宮裏，給武家的人做着大官，唉！霍子孟不能夠起來，輔助那小皇帝，朱虛侯已是死亡，難誅那諸呂，漢后飛燕殺戮了皇孫，知道漢家天下的將要滅亡了，龍誕生怪，竟作帝后，知道夏朝王業的將要衰敗了。

我敬業是大唐的舊臣，公侯的長子，奉侍先王已成的事業，受了本朝的深恩厚德。宋微子的興起悲傷，實是很有道理，袁君山的痛哭流涕，難道沒有緣故麼？因此義氣憤激風雲，志在安定社稷，趁着天下人心的失望，順着了四海百姓的心理，便豎起了有義氣的旗子，來清除那一班妖孽的人。南面去連絡越的地方，北面直到山河的盡頭，鐵騎成羣結隊，車輻遠近相接，海陵

紅粟倉廩的儲蓄，沒有窮盡；江浦黃旗，恢復的功勞，實在不遠。班馬的聲音發動，凜然像北風般的起吼寶劍的光氣冲天，燦然像南斗般的光亮，藏着的怒氣，發洩出來，能夠使山岳崩壞，一股怨氣叫喊起來，能夠使風雲變色。拿這樣來制服敵人，還有什麼敵人不能夠制服？拿這樣來謀劃功勞，還有什麼功勞不能夠成功呢？

公等或是異姓的臣子，或是同姓的臣子，或者擔負了重任，分封在外面，或者受了皇帝的遺命，在皇宮裏邊，那皇帝的說話還在耳邊，這一點忠信，難道忘掉了麼？一杯的墓土，還沒有乾燥，六尺的孤兒，還有什麼人去管他呢？倘能夠挽回武氏的禍害，變做唐朝的幸福，送已經死去的高宗皇帝，事奉現在的中宗皇帝，共立那保護皇帝的功勞，不忘記從前皇帝的命令，那麼分封功臣，同指着山河做信誓，倘然仍舊留戀孤城，徘徊不進，在兩途的中間，這是坐失好機會的來到，一定要遭後來的誅戮呢！請你們看今朝國度裏的地方，到底是什麼人家的天下？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

洪都新府。

江西西南昌府號為洪都

星分翼軫。

翼軫二星在楚之分野

地接衡廬。

衡山峙立于西南廬山近贛于北

襟三江

而帶五湖。

三江荆江在荊州松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此據其上如衣之襟焉五湖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陽湖在潤州洞庭湖在鄂州此據其中如帶之束焉

控蠻荆而引

甌越。

荆楚本南蠻之區此則控扼之固越連東甌越甌之境此則接引之○首敘地形之雄

物華天寶。

物之光華乃天之寶

龍光射牛斗之墟。

墟豐城之二劍曰干將曰莫邪其龍文

光彩直上射斗牛。人傑地靈。山之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孺字孺子。洪州高士也。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之。○次序人物之異。雄州霧列。

列于上。○承星分四句。俊彩星馳。俊彩謂人物如星之奔馳于前。○承物華四句。臺隍枕水。夷夏之交。臺亭臺隍城下。以首據物曰臺。夷謂正南荆楚之地。夏謂

東南揚州之域。○賓主盡東南之美。時安于此。閣之賓主盡東南人物。○再承星分四句。臨下。都督閻公之雅望。榮戟遙臨。時閣伯讓為洪州牧。即都督也。榮戟。有衣之載。遙遠而臨于洪州。○主。宇文新州之懿範。襜褕。帷暫駐。宇文鈞新除豫州牧。道經于此。禮有衣之載。遙遠而臨于洪州。○主。宇文新州之懿範。襜褕。帷暫駐。

帷。○十旬休暇。勝友如雲。以賓主交歡日久。言千里逢迎。高朋滿座。以賓朋來。騰蛟起鳳。孟學士

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蛟氣之騰。光彩奪目。鳳毛之超。文彩耀空。喻才華也。詞宗謂詞章之宗。孟學士王將軍是會中顯客。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勃父名福。時為交趾令。勃往省。焉道經洪州。童子勃自稱。○此段述賓主之美。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只二句已寫盡九月之景。儼驂駟於上。路。嚴望也。驂駟馬行不止也。行馬于道上。謂賓客所來之途也。訪風景於崇阿。崇阿高陵也。采訪風景。于高阿謂沿途攬勝也。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建閣長洲之上。所謂賓客所來之途也。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閣之當山。但見層巒。謂其所也。得。仙人舊館。滕王閣也。得謂登閣。○此段敘到閣之由。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

上出于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閣之映水。飛舞莫定。影若流丹。下臨于江上無地之處。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

汀水際平地。渚小洲也。海中曰島。山在水曰嶼。鷗鷺聚於江。鷺宿于渚。已窮盡水中島嶼。築曲迴環之處。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江神祠宇。以桂為殿。庭以蘭為

水之闊。乃近景也。披繡闥。俯雕甍。甍。屋棟曰甍。前。○披開也。門扉。山原曠其盈視。以極吾之所視。川澤盱其

○此段言閣在山

○此段言閣在山

○此段言閣在山

○此段言閣在山

駭矚竹○肝張目也矚視之甚也川澤闔閭撲地鐘鳴鼎食之家闔閭里中門也漢地謂排列于地也鳴鐘列鼎而食盡大家也舸歌

艦成上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舸大船綬義船送雲水津皆彩畫青雀黃龍于船軸之上虹霄雨霽彩徹雲衢虹氣已銷雨開新霽而光彩映徹于雲衢

雲衢之上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自天而下孤鶩自下而上故曰齊飛秋水碧而連天長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警句自使伯心服

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彭蠡鄱陽湖也衡陽衡山之南有同雁峯雁不過此流唱不到彭蠡之窮雁聲不到衡陽之斷響言其極多耳○此段言閣極出水之外乃遠景也

遙吟俯俯暢逸興遄飛遄速也爽籟發而清風生凡孔竅機括皆曰爽籟

清風飄飄而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纖細也女樂之網歌凝止于侍宴之側而白雲為之退留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漢漢綠竹事以嘉有德陶淵明為彭澤令嘗置酒召客此美座中之有德而善飲者

四美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一難并窮睇眄於中天睇小視眄邪視窮極中之有文而善書者

極娛遊於暇日極盡娛樂嬉遊于閒暇之日○起興盡悲來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迥遠也○二句與起天高地迥句

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二句引起之日○起興盡悲來句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望天子長安之處於日下指蘇州吳會之在子

關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地缺東南勢盡于南而南溟最深柱高于北天傾西北而北辰亦遠○四句起關山四句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失路喻不得志也萍浮生水上隨風漂流故人稱邂逅相承比意而細寫之

懷帝閭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懷思君門而不可得見欲如實嗚呼時運不

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

馮唐漢人白首為郎文帝嘗過邸署與論將帥拜為車騎都尉

李廣難封。

漢李廣武帝時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為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

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

賈誼諫論為長沙王太傅非無漢文帝之聖主

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豈無魏武帝之明時。此段言懷才而際時者皆失志如此後之悲失志者亦不困之以自慰。

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甯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

廣州一水謂之貪泉飲此水者廉士亦食吳陸之詩。試使夷齊欲終當不易。心身當困窮如魚處涸轍之內而猶歡悅。

北海雖除。

除遠也。扶搖風勢也。莊子北海有魚其名為鯀化之而為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東隅日出處。桑榆謂晚也。漢光武勞馮異詔始雖垂。

北海雖除。扶搖可接。

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

孟嘗伯

周漢順帝時為合浦太守性行高潔不見升進故曰空鑿。

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晉阮籍率意獨駕車迹所窮輒痛哭而返是猖狂也。書單豈可效之。此段言士雖遭時命之窮正當因之以勵。

勵。勅三尺微命一介書生。方說到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

受長嬰必攝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勃謂無貽請纓于朝。比終軍弱冠之年。

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

漢班超嘗為人書記意不用投筆有封侯萬里浪後果為將軍。勃謂有志于投筆。

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

景暹宗慤破浪之長風。自負不凡。

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

舍去簪笏于百年富貴之途。奉父晨昏定省之禮于萬里之外。言往交趾者。

非謝家之寶樹。

謝元為叔父安所器。日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欲使其佳元曰如芝蘭玉樹皆欲使生于庭階耳。

接孟氏之芳鄰。

孟母三遷為子擇鄰。

他日趨庭。叨陪鯉對。

異日到交趾時父受敬。叨陪孔鯉趨庭之對。

今晨捧袂。喜託龍門。

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勃謂今日捧袂而遂喜託姓名於龍門也。

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

揚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勃言不逢楊得意之薦但誦相如凌雲之賦而自惜其不遇耳。

鍾期既

鍾期既

鍾期既

遇奏流水以何慚。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若江河勃謂既遇園公之知音即呈嗚呼勝地不

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羲之宴集梓澤坵墟。梓澤石崇金谷園今已荒廢而為坵墟臨別贈言。幸承恩

於偉餞。序係物作故曰臨別贈言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羣公也。勃居末座而作序故以遜詞作

取竭鄙誠。恭疏短引。結作一言均賦。四韻俱成。勃先申一言以均此意而賦之滕王高

閣臨江渚。閣登而佩玉鳴鑾罷歌舞。宴罷而佩玉鳴鑾之歌舞亦罷畫棟朝飛南浦雲。勃看畫棟嚴若朱簾

暮捲西山雨。暮收朱簾宛若捲西山之雨閒雲潭影日悠悠。雲映深潭日悠悠而自在物換星移幾度秋。物象之改換星

至今凡閣中帝子今何在。傷今思古檻外長江空自流。傷其物是而人非也。序詞藻麗

白話文

南昌是舊時的府城名，洪都是現在新立的府城，是天上翼星軫星分野的地方，他的地勢接連那衡山廬山在三江的上面，像那衣裳的襟領，占了五湖的中間，像那衣帶的束縛，控制南蠻的區域，接連東甌的境界，物華是上天的寶貝，那寶劍上的龍文光彩，直上半星斗星的地方，人傑是山水的靈秀，高士徐穉，陳蕃特替他設了榻，雒州大郡，像雲霧一般的排列着，俊彩的人物，像星球的奔馳於前，亭臺城池，靠著夷夏的交界，賓主人物都是東南的美秀，都督閻伯嶼先

生，絕好名望，所以有衣的戰士，老遠地光臨。太守宇文鈞，是新州的好模範，所以車馬的蹤跡，暫且停止。賓主交歡日子已久遠，方來此的客人很多。像那行動的蛟龍，飛起的鳳凰，都發出光彩來，這是孟學士的詞宗啊。那發出紫色的電光，飛着清白的霜氣，這是王將軍的武庫啊。家父在交趾做官，我因為省親過此，自開年紀甚輕，知道什麼事，居然躬逢盛宴，真是榮幸極了。

時當九月，正在三秋，路上的積水已乾，寒冷的泉水很清，煙光凝結，暮山紅紫，賓客車馬，往來路上，采訪風景，登臨高山。到了滕王建閣的長洲，便得到當時仙人住的舊館，但見那層疊的峯巒，高出雲霄，飛舞的閣影，空不著地，水中島嶼，曲折迴環，江邊宮殿，分列若山。披開綿綉的門庭，俯視雕刻的屋棟，那山下的平原，很是深遠，足以盡我的目力，那河道湖水，很是廣大，足以攝我的膽氣。

那里門排列着，豎在地上，都是鐘鳴鼎食的大冢，那大船塞岸，都是畫著雀龍的船軸。虹氣銷除，雨過天晴，那光彩映照在雲霧的上面，天上的落霞，水邊的孤鶩，好像一齊飛舞，碧綠的秋水，高遠的天空，遠望竟是一色。漁人唱著晚歌，聲音傳遍在都陽的水邊，雁陣受了寒冷，鳴聲斷絕在衡山的峯上。高吟低唱，俯仰舒暢，逸興幽懷，流連飛舞。那晚秋的爽氣，從山洞中吹出來，那涼爽的风便起來了。女樂的細歌，凝止在侍宴的旁邊，那白雲也爲他停了。座中既有有德善飲的人，又有有文善書的人，這樣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同著賢主嘉賓，窮極觀覽于中天的邊際，極盡娛樂于閒暇的時日，天高地遠，覺得宇宙沒有窮盡，興盡悲來，知道盈虛自有定數，望長

安在日下，指蘇州在雲間，地缺東南，勢盡于南，卻是南溟最深；天傾西北，柱高于北，卻是北辰最遠。關山路遠，行步艱難，他鄉不得志的旅客，有誰人可憐他們呢？懷想着皇帝的宮殿，不可以得見，想像賈誼奉春在宣室的地方，不知要在什麼年份呢？

唉！時運不齊，命途錯亂，馮唐的年紀易老，李廣的侯爵難封。賈誼屈辱在長沙，這時候也並非沒有明白道理的皇帝。梁鴻逃避在海曲，這時代並非沒有明白時局的人，所靠的，明白道理的人，能夠安守貧窮，看破人情的人，能夠知道天命。年紀愈老，應當格外壯健，那裏知道白首的心思，境地窮困，應當格外堅忍，不肯墮落青雲的志向。北海雖遠，乘了風勢，可以直上；日出的時候，已是放去，收在日落的時候，也不算遲。像孟嘗一般的高潔，空存着報國的心思，阮籍一般的狂妄，我輩怎可學他窮途的哭泣呢？

我王勃是三尺長的童子，一個不足輕重的書生，自告奮勇，沒路可入，比終軍弱冠的年紀，投筆從戎，懷著心裏慕宗慤破浪的長風，舍去簪笏，在百年富貴的路上，定省晨昏在萬里的外面，並不是謝家的寶樹，却接近了孟氏的芳鄰。他日到了交趾，侍受父教，叨陪孔鯉趨庭的對答，今天捧袂進來，喜托姓名于閻公的門下，好似登了龍門一般，不逢楊意，但誦凌雲一篇，自惜不遇，既遇鍾期，即奏流水一曲，有什麼慚愧呢？

唉！名勝的地方，不能夠常在，興盛的筵會，難以再逢，那蘭亭遊玩的事體，已變了陳迹，那樣澤的花園，已成了坵墟。臨別贈言，既承閻公的恩餞，登高做賦，要望在會的諸公，我敢竭盡我的

忠誠，恭恭敬敬的做了一篇短序。再做了一首韻文：「滕王的高閣，臨江直立；酒闌席散的時候，佩玉鳴鑾的歌舞，也暫時停止了。早晨看着那畫棟，好像飛南浦的雲霞；晚來收起那珠簾，宛如捲西山的雨粒。閒散的浮雲，映影在深潭的中間；悠悠的日光，無思無愁的遇着。物換星移經過了幾度的春秋，閣中的帝子如今安在？檻外的長江，依然不斷的流着。」

與韓荊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

景慕一至於此。韓朝宗嘗元宗時為荊州刺史，人皆慕之，故太白上書以自薦。欲贊韓荊州，卻借天下談士之言排宕而出之，與便諛美者異。豈不以周公之風，躬

吐握之事。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漢李

聲名自高，士有欲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龍蟠鳳逸，謂士之俊秀者，皆欲奉謁荊州，收美名定聲價也。○

此段敘荊州平日能得士。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

脫而出，即其人焉。平原君食客三千，毛遂平原君客也。穎椎柄，平原君謂毛遂曰：夫世之處世者，雖處囊中，未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信毛遂落

到自已言已在羣土中為尤異者起下自敘。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

歷抵卿相。干犯也。抵觸也。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身雖小而志實大。皆玉公大人，許與義氣。義氣

見許于王公大人。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此平昔所懷。安敢不盡告于荊州。○此段敘自君侯制

作俾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頌荊州四句。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

見拒。凡士人見公廂長揖不拜。馬作露布。文字不驕。筆俄成七紙絕妙。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司文章之命。派察人物之重輕。一經品

題。便成佳士。龍門三句。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

青雲耶。言使已得所見。長于荊州之前。猶致身于青雲之上。故曰激昂青雲。○此段正寫已願。謙荊州却絕不作一分寒乞態。殊覺豪氣逼人。昔王子師人。東漢人。為豫州未下

車。即辟荀慈明。即荀爽。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即孔融。山濤人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

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子師山濤皆能接引後進。為先代人所稱美。○前人已有其事矣。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

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欣。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

賞。白每觀其銜。撫躬忠義奮發。荊州能接引後進。為當時人所敬慕。○荊州亦有其事。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

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委託也。國士謂荊州言其才德為當今第一人。所謂國士猛雙也。偷急

難有用。敢效微軀。亦當憤發其忠義。以報國士知遇之恩。○此段警荊州有薦人之美。所以動其薦已之心。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

籌畫。安能自矜。不致強。已所短。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正欲獻。已所長。恐雕蟲小技

不合大人

雖盡技謂作詩賦之類

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

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

既以文自薦卻又不即自獻其文先請給紙筆書人何等身分

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

青萍劍名結綠玉名薛卞善相劍卞嘗識玉仍沽價字作結闕應甚緊

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

白話文

我李白聽得天下議論的人，相聚着說道：『我們做男子的，活在世界上，不必一定要封到萬戶侯，但願見一見韓荊州的面便足了。』爲什麼叫人家景仰傾慕，到這樣的地步呢？豈不是因爲有了周公的脾氣，親身行着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的事體，使海內的豪傑英俊，都奔走來歸附；一到他的家裏，便似登了龍門，那聲價便十倍的高起來。所以龍才鳳姿的士子，都要收些名譽，定個價值在你先生的身上。你先生不拿富貴去驕傲他，寒賤去忽略他，那麼三千客中，必定有一個毛遂了。使我李白能夠得出人頭地，便是和毛遂一般的人呢！

我李白本是隴西的布衣，流落在楚漢的地方，十五歲的時候，就喜歡劍術，到處去見着那許多諸侯，三十歲文章學成，屢次去見着那卿相，雖是我的身體，長短不滿七尺，但是我的雄心，卻勝過萬人。那王公大人都稱贊我的氣節道義。這個是以前的心跡，怎敢不和盤託出在你先生的面前呢？你先生的製作能夠和神明齊等，德行能夠感動天地，筆鋒能夠參透天地的化機。

學問能夠窮盡天上人間的奧妙；希望你先生降心和氣，不要以爲我長揖不拜，拿來拒絕我，如果必要待我豐盛的筵席，縱容我說着清高的話，請你先生試叫我每天做着上一萬個字的文章，便是倚在馬上，也可立等的。現在天下的人，拿你先生做管文章的司命，察人物的輕重，一經你的品評，便可算做佳士；但是現在你先生爲什麼吝惜階前一尺的地方，不使我李白揚眉吐氣，激昂奮發，十分得意的跳到青雲上面去呢？

以前王子師做豫州刺史官的時候，還沒有上任，就聘請那荀慈明，待到上任以後，又聘請孔文學，晉朝的山濤做冀州刺史官的時候，挑選人材，提拔了三十餘人，有的竟做了侍中尚書的官。這都是前代所稱贊的好人，但是你先生也會薦過嚴協律，進京去做着秘書郎的官，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的一班人，有的因爲有才學名氣，受你先生的知遇；有的因爲品行清白，受你先生的賞識。我李白每觀他們撫躬自問，銜恩感德，忠義的心奮勇發出來。我李白因此感激，曉得你先生肯拿出真心來看待那許多有才學的人，好似拿心去塞在他們肚子裏一般。所以不肯依附他人，却願委身在國士，倘有急難的時候，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情願將微賤的身子來報效你。并且一個人不是堯皇、舜皇一般的好，那個能夠沒有過失；我李白的謀劃計策，怎敢自己誇誇，至於制作的文字，積成了許多卷軸，卻要想拿來污濁你先生的耳目，恐怕我這雕蟲的小技，不合大人的賞識。倘蒙你先生的賞識，要觀吾草野的文字，請你賜我紙筆，并那抄寫的人，然後可以回去掃除空屋，謄寫清了送給你先生看也。許青萍的劍結綠的玉，能夠長價在

薛燭卞和的門下了。很望你先生提拔我這個下等人，大大的獎勵我。這是全靠你先生替我打算呢！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客舍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點夜字。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煙景。春景也。大塊。天地也。稱曰春光。皆天地之文章。點春字。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時園中桃李盛開。太白與諸兄弟共宴于其中。是設宴本意。羣季俊秀。皆為惠連。羣。李請諸弟也。謝靈運之弟。曰惠連。美諸弟之才。吾人詠歌。獨慚康樂。謝靈運封康樂侯。謙自己之拙。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四句却是春夜宴桃李園。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石崇宴客于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末數語寫一觴一詠之樂於世俗浪游者迥別

白話文

那天地是萬百物類的旅館，那光陰是百代時光的過客；一個人生在世，好似做夢一般，快活歡樂的事體，能有幾時呢？古人拿了燈燭，在夜裏遊玩，實在有道理的啊！況且那三春的佳

日，觸目都是春光；天地的萬物，都是給我做文章的資料。在那桃李盛開的園中，聚集那父子兄弟，同在一處吃酒，做天倫的樂事。許多兄弟，都有謝惠連的才情；我等的吟詩，總覺得不如謝靈運的幽雅賞心。這幽靜有趣的游玩，不會做完那高談闊論的談話，反覺得清心有味。大家圍在花叢的中間，擺開了極盛的筵席，敬獻着羽形的酒杯，醉在那明月的下面，沒有好的文章，怎能夠表示他幽雅的懷抱，如果有做詩不成的，照從前金谷園中的成例，罰他三杯酒。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銀炯不見人。垠崖際也。憂遠也。言邊塞之間浩浩乎皆平沙無涯遠又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縈帶言率自有惟山水也。糾紛言率自有惟山水也。黯兮慘悴，風悲日曛。黯無光也。曛無光也。蓬斷草枯，凜若霜晨。蓬斷草枯，日如霜落之晨。鳥飛不下，知帶也。糾紛雜亂也。獸鋌亡羣。鋌疾走貌。先將空羣，出愁慘氣象。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述亭長言倍加悲慘常三覆軍四字是一篇之綱。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總弔一筆，只用傷心三字，傾愁慘無極。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徭役也。戍守邊卒也。召募以財招兵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暴露又久。沙草晨牧，河冰夜渡。長則牧馬，夜則渡河。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鋒刃臆誰訴。臆誰訴，臆誰不泄也。此是為三軍初合未覆時就秦漢之先說起。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耗斁也。斁敗也。○總言秦漢以來戰場之黃。無世無之。秦漢以來戰場之黃。古稱戎夏不抗王

師自古天子以文教安天下外或中夏不敢抗拒王者之師以王師用正也文教失宣武臣用奇不用正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

關而莫為因此多殺傷之慘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漠沙漠之墟伺偵也北風振漠之時遂防易子疎虞敵兵常出而

何察主將驕敵期門受戰期門軍衛之門主將輕敵遂臨期門以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組組甲漆甲成組文練練袍皆戰袍也法

重心駭威尊命賤八字尤極酸楚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主客合圍而相擊則金鼓互喧山川

震眩亦為之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析分也聲之震也足以分江河勢之崩也不異于雷電此是寫初戰未覆時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

積雪沒脛形去聲堅冰在鬢鷺鳥休巢征馬踟躕休巢休于巢中不出也踟躕行不進貌言皆畏寒也續續

無濶墮指裂膚續帛也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加寫苦寒更自慘慘徑截輜

重橫攻士卒輜重載衣物車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窟入聲窟窟孔穴也

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升言哉此是三軍軍正覆時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

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蹙迫也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力〇礫小石〇此重寫三軍欲

覆未覆時鳥無聲兮山寂夜正長兮風淅淅昔〇淅淅聲瀟也魂魄結兮天沈沈沉沈昏暗也鬼神

聚兮雲霧密〇霧霧陰慘也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此則實

覆之覆也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李牧趙良將〇歎趙漢傾天下財殫

力痛。數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痛病也。漢雖傾動天下而財盡力病因思守邊之在將得人而不在多也。○怨漢。周遂檢險。猶九。北至太

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旋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檢統北狄也。朔方北荒之地。飲至歸而告至于廟而飲也。穆穆幽深和敬之貌。棣棣威儀。綱習之貌。○歎周。秦起長城。竟海為關。秦毒生靈。萬里朱殷。烟○殷赤黑色。朱血色。血色久則殷。

○怨。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怨漢○看他整盛只怨秦漢即近代不言可知。蒼蒼蒸民。蒼蒼天也。蒸蒸民也。

衆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

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死子戰者。其存其沒。家莫聞知。子不得而知。父母兄弟妻。入或有言。將信將

疑。涓涓淵。心目寢寐見之。情損憂。忿也。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夷○布奠而哭望。不知其死所也。天地為愁。草

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又從家中。寫出酸楚。必有凶年。人其流離。老子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

嗚呼。曠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總結秦。漢近代為之。奈何守。狩。在四夷。惟有宣文發施仁義以行王。道使戎夏為一。而四夷各為

天子守土。則無事于戰。矣。○結出一篇主意。

白話文

很大的一片平平的沙地，沒有邊際，荒遠遼闊，不能夠看見人跡。河水像帶子一般的灣灣曲曲，許多山峯糾紛雜亂的豎着，風水時常悲鳴，日色暗淡無光，呈現出一團悲慘的氣象。那蓬

草的枯黃，冷的好似落霜的早晨，這個地方，天空飛的鳥，也不敢停下來；地上走的野獸，也跑得很快，失散了同伴。亭長告訴我道：「這個是古時候的戰場啊。常常在這個地方，覆沒三軍的人馬，往往在天氣陰的時候，可以聽到鬼的哭聲。」傷心啊！這是秦朝時候的戰場呢？漢朝時候的戰場呢？還是近來的戰場呢？

我聽見從前齊國魏國派了兵去守那邊界地方，在那荆、韓兩處地方召集了兵士，奔走萬里的路程，連年流落在外面。早晨牧馬在沙草上邊，夜裏渡河在冰凍的上面。來到地闊天長的地方，不知道回家的路程。寄託身子在鋒刃上面，悶在肚裏的事，去告訴那個呢？自從秦朝、漢朝到現在，常常和四夷發生戰爭的事體，中國地方受到耗損敗北的事體，沒有一個朝代沒有的。古時候說戎夏的兵，不敢和我們王師抵抗，到了文章教化失了正道，那武臣喜歡用着奇兵，但是奇兵和仁義是兩樣的，以為那王道太迂闊了，却是沒有人肯去做他。

唉！唉！我想那北風吹動沙漠的時候，那胡人便乘着這個機會，帶兵的主將輕視敵人，等他到了營門，纔和他交戰，在曠野裏，豎立了旌旗，那河裏有了著戰袍的兵士，軍法嚴重，心裏駭怕，威權尊重，性命輕賤，銳利的箭頭，穿入骨裏，驚人的沙塵，撲上人面，主客兩軍，互相攻擊，金鼓喧攘，山川也爲他震眩，擊戰的聲音，可以分滅江河，人馬的聲勢，無異雷電的崩頽。至於到那天昏地暗，凝結不開，寒氣凜冽，在海的邊上，積雪高堆，埋沒了足脛，堅硬的冰，凝結在鬚上，便是兇很的鳥，也躲在窠裏，不敢出來，那征戰的馬，也徘徊着，不肯前進，身上穿的布帛，沒有煖氣，冷得指

頭好像要落下來的樣子，皮膚好像要分裂一般。當這苦寒的時候，是天給強胡的機會，他仗了那兇狠的殺氣，拿來互相爭戰屠殺，直接截了輜重，橫行攻擊兵士，都尉新近又去投降他們，那將軍又覆沒死亡，屍身填塞在大河的岸上，血液流滿在長城的空穴，不分那貴的賤的，同做了枯骨。這悲慘的事，可以說得清楚麼！

等到鼓聲衰疲了，啊，那氣力也窮盡了；弓箭斷絕了，啊，那絃線也斷絕了；白刃交加了，啊，那寶刀也斷折了，兩軍相迫了，啊，那死活也可決定了。要想投降降麼，終身便做了夷狄，要想戰鬪麼，骨頭便要露在沙石的上面，鳥沒有聲音，啊，山上冷靜得很，夜正長，啊，風聲淅淅的吹着，魂魄結合，啊，天色沉沉的黑暗，鬼神聚集，啊，雲霧霧的陰慘，日光寒涼，啊，樹枯草短，月色苦寂，啊，霜雪潔白，傷心慘目，竟有這樣的啊！我聽說從前，李牧帶了趙國的兵，大大的破了林胡，開拓了千里的地方，把匈奴驅逐出去，到了漢朝，傾動了天下，的兵去打他，弄得財盡力疲，我想用人，祇要得當罷了，豈在人數的多少麼？周朝驅逐獫狁，北面打到太原，既把朔方做了城池，帶了全隊的軍士，班師還來，到太廟裏去禱告，把功勞寫在簿上，皇帝和臣子的中間，和樂安閒，很敬重，很和睦的來往着，到了秦朝造了一座長城，在海邊上造了關，殘害那許多百姓，萬里的地方都淌着赤黑的血色，漢朝攻擊匈奴，雖得了陰山的地方，但是打仗死的屍骨，滿山遍野，所得的功勞，抵不過損失啊。

唉！那天地間的許多百姓，那一個沒有父母，提携懷抱，只怕他的不能夠長壽；那一個沒有

兄弟，像手足一般的親近；那一個沒有夫婦，像賓客一般，像朋友一般的親熱。生他的是什麼恩？惠殺他的是什麼怨讎？他的生死存亡，家裏也沒有知道。聽見人家講起，還是將信將疑；憂愁在心目的中間，睡覺的時候，夢裏也看見他，設了祭奠，酌了杯酒，望着那天涯海角，號咷大哭。這時候天地也替他憂愁，草木也替他悲淒，帛祭不到，精神魂魄靠在何處？大戰的後來，一定有凶年，百姓又要流離失所，唉！唉！是時會呢？還是命運呢？從古以來是這樣的。要救他的方法怎樣呢？是要皇帝施行仁義，使那四面的夷人，替你守着疆土，便可免掉戰爭的事體了。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以山水引起陋室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吾德之馨香可以
之陋室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室中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室中人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室中事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明居南陽，葛亮居西蜀。
西蜀有元亭，○引證陋室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

白話文

山不必在乎高，祇要有神仙住着，便有名氣；水不必在乎深，祇要有龍出來，便有靈異。這

間很鄙陋的房屋，祇有我住了能夠得着趣味。那院子裏的苔痕蔓延到階前，青蒼碧綠，那窗外的草色照進了簾子，青葱可愛。談談笑笑，有博學的讀書人來來去去，沒有一個沒有功名的人。在這房間裏，可以彈彈素琴，看看佛經，沒有絲竹的聲音擾亂我的耳朵，沒有官中的文書來勞動我的形體。南陽地方諸葛亮的草堂，西蜀地方楊子雲的元亭，孔子說道：『有什麼鄙陋呢？』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燕趙韓魏齊楚滅而海內一統蜀山木盡而阿房始成○起四覆壓三

百餘里。廣隔離天日。僅與天日相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自驪山北結

宮。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也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

牙高啄。廊腰曲圻如綉縵之迴環各抱地勢。鉤心鬪角。或樓或閣各因地勢而環抱其間盤盤焉。困

困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盤盤周迴也困困風曲也遠望天井如蜂之房水溜天

中樓閣之多。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有長橋臥水複道行空。不霽何虹。自

下直抵南山之巔架木為複道若空中行朱碧。高低冥迷。不知西東。言長橋複道無從辨高低西東歌臺暖

響。春光融融。臨壑而歌。則響為之。舞殿冷袖。風雨淒淒。舞罷閑散則袖為之一日之內。一宮

之間而氣候不齊。言非一日暖一日冷或一宮暖一宮冷也。只一日妃嬪 媵。媵，戰國自皇后而為妃嬪，媵又其次則為媵。

宮紀。王子皇孫。六國公族辭樓下殿。辭，六王之樓。上 來於秦。魯人以 朝歌夜竝為秦宮人。

人。六句。上寫歌舞接下寫美人。 明星熒熒開妝鏡也。鏡，其星言 綠雲擾擾梳曉鬟也。疑其

髮之。涓流漲膩棄脂水也。言脂之多 煙斜霧橫焚椒蘭也。言香之多 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

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輓，輓車聲。言車之多。比上增一句參差。 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

幸焉。變寬心也。天子車駕所至曰幸。 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是在位三十六年言終其身而不得一見也。此段寫宮中美人之多。 燕趙之收藏。韓

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收藏經營精英指下金玉。六國一旦不能自保。 鼎鑪。玉石金塊珠礫。力。鑪，鑪。屬礫小石。

于人故多積如山。豎寫六國珍奇。 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其所有盡輸于秦。 鼎鑪。玉石金塊珠礫。屬礫小石。

請視鼎如饒玉如石。金如塊玉如礫也。 棄擲。邈迤。以。棄，擲言其多不能盡接。閣于几席也。邈迤，連接也。言棄擲不止一處也。 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言不推秦氏

亦侈甚也。此段寫宮中珍奇之多。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人情不 奈何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

上之工女。釘頭磷磷。磷，那。 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總上。極寫。 多於周身之帛縷

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嘯啞。嘯，鵠。 多於市人之言語。總上。極寫。 使天下之

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獨夫指秦皇。幽谷舉。漢高
函谷關楚人一炬。項羽燒秦宮室。可憐焦土。一燒無救壯麗。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斷六。族
 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斷。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痛惜。秦復愛六國
 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至二世而亡。痛惜秦人。不暇自哀。其而
 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言盡而意無窮

白話文

燕、趙、韓、魏、齊、楚六個國度，統統滅亡了，這四海的地方，都歸了一個皇帝；四川地方山上的樹木，統統砍完了，這座阿房宮便造成了，宮殿樓臺，連接着有三百多里路，僅僅乎隔離了天和太陽，從驪山的北面造起，曲曲折折的，一直造到西面咸陽地方，樊河、渭河、安安、逸逸的流進了宮牆裏邊，隔開五步造着一座樓，隔開十步造着一座閣，那廊腰的曲折，像綢緞的迴環，那簷牙的高聳，像禽獸的高啄，或樓或閣，各因着地勢的環抱，屋心的聚處，像是鉤子，屋角的相湊，像是爭鬪，周迴曲屈，多似蜂房，水成瓦溝，高高聳起，不知道有幾千萬座的屋子，長橋像臥在波上，疑他的形體，像雲中的龍架木做的複道，像在空中行走，紅綠的顏色相照，像是雨後的虹氣，高低低低，糊裏糊塗，也辨不出東西南北，那戲台上的歌舞聲音的和緩，像春光的融和，舞罷閑散，衣

袖單冷，像風雨的淒淒。一天的裏面，一宮的中間，那冷熱的氣候却是不同。

那六國的皇妃、皇嬪、宮娥、彩女，和那六國的皇子、皇孫，辭了六國的樓殿，駕着了車子，都來歸附秦國。朝上唱着聲歌，夜裏拿着絲絃，反做了秦國的宮人。疑是明星的光耀，却是打開梳妝臺上的鏡子，啊，疑是綠雲的紛紛流動，却是宮女梳妝朝晨的髮髻。啊，渭河的流水又多又膩，是那宮女拋棄的脂粉的水啊，烟斜霧橫，是在那裏焚燒椒蘭的香木啊，疑是雷霆的聲音，驚人的耳目，却是宮中的車輛經過。啊，那鞭轆的車聲，遠遠的聽去，渺渺茫茫，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啊，那宮女身上露出來的一種肌膚，一種面貌，都是極盡媚態，窮竭妍麗。有的伸長了頸，老遠的望着，却是希望皇帝去臨幸他。啊，但是沒有見過皇帝面孔的人，竟有三十六年，這都是燕國、趙國的收藏，韓國、魏國的經營，齊國、楚國的精華，不知道經過了幾代幾年，在別人手裏搶了來，積起來像山一般。一旦他們不能保存，都輸送到這裏，拿鼎來當鍋子，拿玉來當石頭，看那金子像磚塊一樣，看那明珠像沙粒一樣，拋棄不斷，秦國的人看了，也不十分愛惜的。

唉！一個人的心思，也是千萬人的心思啊！怎麼取他是韜銖不棄，用他却是一沙一般呢！使得棟梁的木柱，比南畝的農夫還要多，架梁的椽子，比機上的工女還要多，釘頭相擊的聲音，比倉廩裏的粟粒還要多，瓦縫的參差不齊，比周身的絲縷還要多，絲竹的聲音，比市人的說話還要多，使天下的人，不敢議論，祇好怒在心裏，那做皇帝的意思，一天一天的驕橫，所以成卒陳涉起來一呼，那漢高祖攻破了函谷關，楚人的項羽跑來放了一把火，可憐祇存得一塊焦土。

唉！滅去那六國的緣故，是六國的人自己不好啊，不是一個秦國的力量，能夠滅去他的啊！那滅亡秦國的緣故，是秦皇自己不好啊，不是天下百姓能夠滅亡他的啊！唉！假使六國能夠各人自己愛他自己的人，便可以抵敵秦國，秦國能夠再愛六國的人，那便從三代傳到萬代做皇帝，也未始不可以，那個人能夠去滅亡他啊。秦人來不及自己哀憐自己，却叫後世的人去哀傷他，後世的人哀傷了他，卻是不肯拿他來做榜樣，祇使得後來的人，再去哀傷現在的人罷了！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

德。下二句俱指仁義說。起四語具四法。

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

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道德之實，非虛而道德之位，則虛也。

故道有君子小人。

如易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

而德有凶有吉。

如易言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之類，此所以謂之虛位也。

老子之小

仁義，老子大道，應有仁義。

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

見小是老子病源。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古中著此數語，如落葉驚濤，大有致趣。

彼以煦煦爲仁，

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煦煦小魚貌，子子孤立貌。老子錯認仁義，故以爲小。

其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老子道可道非

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不知有仁義，并錯認道德。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

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老子平日講道德乃欲離卻仁義

仁義中出故據此闢有道衰孔子沒火於秦。秦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黃老於漢

黃老黃帝老子也漢曹參始薦蓋公能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而傳教以

言黃帝文帝宗之自是相傳學道衆矣佛於晉魏梁隋之間。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

中夏焉此特南舉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佛則入於老。楊墨佛

點只重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于楊墨佛老

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爲汙也。此處說人從異端衍此六句方頓挫。噫後之人亦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

之。冷語收上下又翻出佛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老

佛者謂治老佛之道者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

云爾。爾爲治也言治孔子之道者喜佛老之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筆之子書如莊子天

語仁義老子曰仁義惛然乃憤吾心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從上一

其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人好之故反足以勝吾道敢語是

文章之

二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

家六。農工賈三句緊頂上古今四句總言佛老之苦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有此句下面許多功用便少不得古之時人之害多矣。

書指下文蟲蛇禽獸機寒顛病等語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為之

君為之師。書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

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

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埋葬。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

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

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

之備。患生而為之防。連用十七箇為之字起伏頓挫如層巒疊嶂風如驚波巨浪自不覺其重復蓋句法善轉換也。○說出聖人許多實功正見佛之謬全在下清淨寂滅四字今其言

曰。聖人。不死。大道。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其言指老氏之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用反語東上文聖人治天下許多條理一句可以喚醒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

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言人不若禽獸之有羽毛鱗介爪牙必待聖人衣食之若無聖人豈能至今有人類乎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

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

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提出君臣民三項一正一反以形佛老之無父無君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其法指老佛之教而汝也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

者。老言清淨佛言寂滅此佛老之反于聖人處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著

感慨一段味頗深長文便鼓宕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

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此老莊是亦責冬

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食之之易也。突入譬喻破其清淨無為

說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

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佛老于無為大學功在有為二字盡折其謬今也欲治其心佛老亦治心之學而外天

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佛此

無為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

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極言佛老之禍天下。所以深惡而痛絕之。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接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夫所謂至此一段收拾前文。生發後文。絕妙章法。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問語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應非吾所謂道。一段是原道結穴。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人焉。軻之死一句承上極有力量。一篇精神在此。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彘名况。晉人嘗推備墨道。德之行。事與懷序。列著數萬言。而卒漢起雄字子雲。所撰有法言十三卷。○故云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事行謂得其位以行道。說長謂立言以明道也。○重下二句是原道本意。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幾矣。又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不止。聖人之道不流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佛道俱令遷俗。人之說廬其居。

民房改爲明先王之道以道同尊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以無佛老之害故其亦庶乎其可也。爾可字呼應作結言有盡而意無窮

白話文

拿博愛的道理去待人，叫做仁；做着很合宜的事體，叫做義；從這個樣子做去的，叫做道；自己心裏滿足，不必倚賴他人的，叫做德。這個仁和義，是有一定的名稱；那道和德，是一個虛位，不是一定的。所以一樣的做人，有君子小人的分別。那德性有吉凶的不同。那老子講的小仁小義，並不是我們有意糟塌他啊，實在是他的見識小啊。坐在井裏看着天，說是天小的，並不是天真的。小啊。他拿施一點小惠，來算做仁，一個人孤立着不惹人，算做義，他輕視仁義，自然應該的了。他所說的道理，是講他自己的道理，不是我們所講的道理啊。他所說的德性，是講他自己的德性，不是我們所說的德性啊。大概我們所講的道德，是連合仁心和義氣一同講的啊，是天底下的公論啊。那老子的所講的道德，是離開了仁義講的啊，是個人的私論啊。

自從周朝的道德衰微，孔子也死亡了，那詩書被秦朝焚毀了，在漢朝時候，用黃帝、老子的學說，在晉朝、魏朝、梁朝、隋朝的時候，佛教盛行，他們講道德仁義的人，不是跟了楊朱的意思，便是跟了墨翟的意思，不是跟了老子的意思，便是聽了那佛教的說話，相信到那裏，一定要排斥

了這裏，進去的便附和，把他當做主體，不進去的便當他奴隸看待，來污辱他。唉！後世的人，如果要想聽見仁義道德的說話，從那裏去聽見呢！相信老子的人說道：「孔子是我先生的學生啊。」相信佛教的人說道：「孔子是我先生的學生啊。」相信佛教的人說道：「孔子是我先生的學生啊。」相信孔子的人聽慣了這種說話，便喜歡佛老的怪誕，自己以為我們儒道的偏狹，也說道：「我們先生也會經拜過他們做先生的啊。」不但在嘴上說罷了，竟又做了文章，寫在書上。唉！後世的人，雖是要想聽見仁義道德的說話，將從那裏去求呢！這也太過分了！人家的喜歡怪誕學說，不求他的事體的開始，不問他事體的結束，祇曉得聽怪誕的學說。古時候的百姓有四種，現在的百姓變成了六種。古時候講教的，祇有一個孔教，現在時候講教的，却有孔教、佛教、道教三個。種田的祇有一家，那吃米的却有六家；做工的祇有一家，那使用器具的却有六家；做商的祇有一家，那靠他們生活的却有六家。這樣的做法，怎麼百姓會不窮困呢！便要去強盜了。

上古的時候，害人的事體是多極了；有那有才學的人出來，然後教他們相生相養的道理，做他們的皇帝，做他們的先生，驅逐了這許多蟲蛇禽獸，把百姓遷移到中國來住。身上寒冷了，就替他們做衣裳；腹中饑餓了，就給他們東西喫；住在樹木上，恐怕他們跌下來，住在山洞裏邊，恐怕他們生病，就替他們造着房屋，給他們發明工作，拿來供給他們的器用，給他們提倡商業，拿來流通他們的有餘，不足給他們發明醫藥，拿來救濟他們的夭折死亡，給他們定喪葬祭祀，拿來增加他們的恩愛，給他們制定禮節，替他們排先後的次序，給他們制音樂，拿來解去他

們的憂鬱，給他們修行政治，改革他們懶惰疲倦的心理，給他們制定刑罰，拿來誅戮強橫的人；怕大家要做欺瞞的事體，便替他們做了竹符、印信、斗斛、秤尺，拿來做信約，怕大家要搶着奪着，便替他們造了城牆、盔甲、兵器，拿來守禦，有禍害到了，給他們預先抗拒，有患難來了，給他們預先防備。

現在老子的話說道：「那聰明有才學的人，不死去，世界上的強盜，沒有完的時候，劈碎了斗斛，折斷了秤尺，那百姓便沒有爭奪的事體了。」唉，這也是不過不去細細兒的想，一下子罷了。若說上古的時候，沒有那班有才學的人，那人類久已滅迹了。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人沒有像禽獸的有羽毛，魚類的有鱗介，拿來抵禦冷熱，啊，沒有禽獸的爪牙，拿來爭奪東西喫啊。所以那做皇帝的是發布命令的人啊，那做臣子的人是奉行皇帝的命令，施行到百姓身上去的。啊，做百姓的人，拿出粟、米、麻、絲，做器具，流通貨物錢財，拿來奉事上面的皇帝啊。做皇帝的不發布命令，便失却他所以做皇帝的道理；做臣子的不奉行皇帝的命令，去施行到百姓身上去的，便失了他所以做臣子的道理。百姓不拿出粟、米、麻、絲，做器具，流通貨物錢財，拿來奉事皇帝，便要犯誅戮的刑罰。

現在老子的道理說道：「一定要拋棄了你的皇帝和臣子，離開了你的父親和兒子，禁止了你們相生相養的道理，拿來求他的所說的「清淨寂滅的道理」。唉，這種人也，幸虧出在三代的以後，不被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排斥，但也可說是不幸不出在三代的前面，不

被禹皇、湯皇、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校正。那做帝的和做王的，他的名號雖是不同，他所以做成功有才學的人是一樣的啊。到了夏天穿著麻葛，到了冬天穿著皮衣，渴了便飲，飢了便食，他的事體雖是不同，他所以爲智識的道理是一樣的啊。現在老子、莊子的話說道：『爲什麼不學着太古時候的無爲而治呢？』這句話好像去埋怨那冬天穿著皮衣的人道：『爲什麼不去穿麻葛，比較的容易啊？』埋怨那飢餓的去喫東西的人道：『爲什麼不去喝着水，比較的容易啊？』那古書上說道：『古時的人要做出他德性，給天底下的人都知道，先要治理他的國家；想治理他國家的人，先要整理他的家庭；要整理他家庭的人，先要修好他的身子；要修好他身子的人，先要立正他的心思；要立正他心思的人，先要拿出他的誠意。那麼古時候的所謂正心和誠意的意思，將要拿來做一番事體的啊。現在倒說要治心的人，却是拋棄了天下國家，不講這天道綱常，做兒子的人，不把兒子的道理去待他的父親，做臣子的人，不把臣子的道理去待他的皇帝，做百姓的人，却不去做他應該做的事體。

孔夫子的做那春秋啊，那許多諸侯用了夷狄的禮節，便把他當做夷狄人看待，那夷狄的進了中國，學着中國的禮節，便把他當中國人看待。書經上說道：『夷狄的有皇帝，不如諸夏的沒有啊。』詩經了說道：『戎狄就要攻擊，南蠻就要懲伐。』現在拿夷狄的方法，卻是加在先王的教化的上面，幾乎不淪落做夷狄啊。想那所謂先王的教化是什麼東西啊？拿博愛的道理去待人，叫做仁；做着很合宜的事體，叫做義；從這個樣子做去的，叫做道；自己心裏滿足，不必倚賴

他人的叫做德。他讀的文章是詩經、書經、易經、春秋；他治國的方法，是講禮樂刑政。他的百姓，是士農工商；他的位置，是分着皇帝、臣子、父親、兒子、先生、朋友、客人、主人、弟兄、夫婦。他的衣服，是麻葛絲綢；他喫的東西，是米粟、果實、蔬菜、魚肉。他的道理容易明白，他的教化容易施行。所以拿來治他的一身，卻是和順祥瑞；拿來治人，卻是仁愛公正；拿來修心，卻是和安公平；拿來治天下國家，沒有一處地方不合宜的。

所以活着的時候，便能夠得他的情意；死去的時候，便能夠盡他的綱常。祭祀上天，那天神便來享受；祭祀先王，那人鬼便來享受。這個道理是什麼道理啊？自己還答自己道：「這個便是我所講的道理啊，不是從前老子和佛教所講的道理啊。」這個道理，堯皇帝拿來傳給舜皇帝；舜皇帝拿來傳給禹皇帝；禹皇帝拿來傳給湯朝的皇帝；湯朝的皇帝拿來傳給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傳給了孔夫子；孔夫子傳給了孟軻；孟軻死了，便沒有人得他的傳受了。

荀卿和揚雄這兩個人啊，選擇的道理，却不是裏面的精華；所說的道理，却是不能夠說得仔細。從周公的時候，查考上去，在上面是做着皇帝的，可以得位拿來行道；從周公的時候，查考下來，下面做臣子的，祇能夠說着話，去講那道理。那麼怎樣做方纔對呢？我便說道：「佛教道教的勢力，不去塞住他，不去止住他，這孔夫子的道理，便不能夠傳下去。要逼着那僧道都教他們還俗，燒了他們的書，拿寺觀來改做民房，講明白先王的道理，拿來教導他；那鰥寡孤獨殘廢的人，都有歸養的地方。照這個樣子行去，方纔可以呢。」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此二語是一篇之柱。重以周。故
 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申上文作兩對。是雙關起法。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
 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
 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
 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
 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此二段語意俱本孟子舜何人子何人一段來。舜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只轉說一說。便見波瀾。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應一。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
 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也。從上段能字。生出善字。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
 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順勢衍。足上意。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
 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亦轉說一說。又作波瀾。不亦待於人者。輕

以約乎。應一句〇已上寫古之君子作兩扇是賓今之君子則不然。折又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亦作雙關起法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應一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應一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文極滔滔排弄有一萬千里之勢不意從此間忽作一小來何等便捷是文章中深子開合之法者雖然。急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怠忌二字切中今人病痛下文只說忌者而怠者自可知惟愈故忌也。〇方說到本吾嘗試之矣。又作一揚生下二比嘗試吾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繳上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真士一段是主中之賓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總繳上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非真士一段是主中之主〇兩意形出忌字以原毀者之情委婉曲折詞

是故事修而誇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原毀籍到末纔露出毀字大都詳與廉毀之核葉意與思毀之根本不必說毀而毀意自見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慨然有餘思

白話文

古時候的明白道理的人，他的責備自己啊，非常的嚴重周密；他的對待人家啊，非常輕鬆簡約。嚴重周密，所以不敢懶惰待人；輕鬆簡約，所以人家歡喜做着好人。聽說古時候的人，有個名叫舜的，他的做人啊，是仁義的一流人啊。求他怎麼能夠做到舜的道理，自己責備着自己道：「他是個人啊，我也是個人啊；他能夠這樣，我為什麼不能夠這樣呢？」就早夜拿來記在心裏，改那不像舜的，學那像舜的。聽說古時候的人，有個名叫周公的，他的做人啊，是多才多藝的人啊。求他怎麼能夠做到周公的道理，自己責備着自己道：「他是個人啊，我也是個人啊；他能夠這樣，我為什麼不能夠這樣呢？」就早夜拿來記在心裏，改那不如周公的，學那像周公的。這個舜是十分有德性有才學的人啊；後世的人沒有比得上他的，周公是十分有德性有才學的人啊；後世的人沒有比得上他的。這個人啊，偏偏說道：「不能夠像舜，不能夠像周公，是我的壞處啊。」這豈不是責備他自身是嚴重周密麼？他對於人家就說道：「那個人啊，能夠有了這個樣子，

也可以算做是良善的人了；能夠做着這個事體，也可以算得是有本領的人了。」祇稱贊他的一件事體，不責備他的第二件事體，祇講他現在的事體，不咎他以往的事體，時時刻刻的防備着，祇怕人家不能夠做着好事的好處。一件好事是容易做成功的啊；一種技藝是容易學成功的啊。他對於人家就說道：「能夠有這個樣子，那也儘夠的了；能夠做這樣事體，那也儘夠的了。」這豈不是對待人家是輕鬆簡約麼。

現在稱做明白道理的人，卻不是這個樣兒了。他責備着人家啊，詳細得很；他對待着自己啊，簡單得很。因為詳細了，所以人家難於做着好人，因為簡單了，所以自己所得的極少。自己沒有什麼好的地方，倒說道：「我有這樣的好處，那也儘夠的了。」自己沒有本事，倒說道：「我有這樣的本領，那也儘夠的了。」外面拿來欺騙着人家，裏面拿來欺騙着良心，沒有什麼本領，就自己以為滿足了；這豈不是待他的自身已經簡單了麼？他對於人家就說道：「他雖是能夠這樣，那個人也不足稱道的；他雖是這樣的好，他的用處也不足稱贊的。」祇計算他的一件事體，不計算他的十件事體，祇論他的已往的事體，不論他現在的事體，時時刻刻防備着，祇怕他有名望啊。這豈不是責備人家是很詳細了麼？這樣的說起來，是不拿待衆人的來待他自己，却拿做頂有才學的人，去希望人家，我沒有見得他自己尊重自己在什麼地方呢？

雖是這樣的說，却是做這樣的人，也是有本有原，就是怠惰和妬忌的話頭啊。那怠惰的人不能夠自己學好，那妬忌的人怕人家能夠做好人，我常常試驗過這種人的了。我常常試驗過

對着許多人道：「某人是一個好人！某人是一個好人！這起來答應的人，必是他的朋友啊；不是朋友，便是他疏遠的人，同他沒有利害關係的，不是疏遠無關，便是怕他的人，如果不是這一等人，那強梁的人必要在言語方面露出他的怒氣來了，懦弱的人必要在面色裏邊露出他的怒氣來了，又常常對着那許多人道：「某人不是好人！某人不是好人！這不答應的人，必是他的朋友啊；不是朋友，便是他疏遠的人，和他沒有利害關係的，不是疏遠無關，便是怕他的人，如果不是這一等人，那強梁的人必要在言語方面露出他的怒氣來了，懦弱的人必要在面色裏邊露出他的怒氣來了，所以事業做得大了，那誇誹的說話就要起來，德行高了，那誇毀的事體就要起來，唉！讀書人處在這種世界上，却要望名譽的光，道德的傳行，是不容易的了！在上面的人將要有所作爲的，聽了我的說話，拿來記在心裏，這個國家差不多便可以治理了！」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麟，魯身牛尾馬蹄一角毛蟲之長王者之瑞也。先立一句靈字伏德字。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詩，麟之趾春秋魯哀公十三年西狩獲麟傳記百家語史記所記及子誦子百家也。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瑞正見其昭昭處。○一轉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知其爲祥不可知其爲麟所以爲靈也。○二轉角者吾知其爲牛，鬣

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既不可知其為麟。則謂麟為不祥之物。亦無足怪。三轉起下。聖人必知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帝王之世。麟在郊。載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若麟之出。麟固無有謂其不祥者。四轉。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以德句正。與為靈昭昭句相應。德字即靈字之意。惟德故靈也。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若出非其時。則失其所以為麟矣。何祥之有。五轉。上。不祥是。天下不知麟也。非麟之咎也。此不祥真麟之罪也。非天下之咎也。

白話文

麒麟的有靈感是很著名的了。吟詠在詩經的上邊，記載在春秋的上邊，雜出在博記百家的書上面，雖是婦人小子，也多知道他是祥瑞的東西啊。但是麒麟這樣東西，不蓄養在家裏，在天下也不是常有的，他的形狀，不倫不類，不是像那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的樣子，一般的。那麼，雖是有了麒麟，也不能夠識得他是麒麟啊。生了角的，我知道他是牛，有領毛的，我知道他是馬，犬、豕、豺、狼、麋、鹿，我知道他是犬、豕、豺、狼、麋、鹿的樣子；只有麒麟呢，不能夠識得他，——不能夠識得他，便說他是不祥瑞的東西，也是應當的。雖是這樣說，那麒麟的出來，一定有個大德性大才學的人，坐在那皇帝的位子上，這麒麟是因為那大德性大才學的人走出來的呢？那有大德性大才學的人啊，一定能夠識得麒麟。麒麟這樣東西，果然不是不祥的東西啊。又說道：『麒麟的所以

稱爲瑞獸的緣故，是因為他的德行，不是因為他的形狀呢。』如果麒麟的出來，不等得有大德性大才學的人出來，那麼說他是不祥瑞的東西，也是應當的啊。

雜說一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嘘氣虛口出也。雲爲龍之所自有。故弗能靈於龍。一節言龍之靈輕下急轉。然龍乘是氣，茫茫

窮乎元間。薄博日月伏光景。影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骨陵谷，雲亦靈怪矣。

哉。洋洋雲水之氣，極乎穹蒼，日月爲之掩蔽，光影爲之伏藏，雷電爲之震動，其變化風雨，則水滂乎下土，陵谷爲之汨沒，雲亦靈怪極矣。一節言雲之靈重。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

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三節申言龍之靈輕下急轉。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

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四節申言雲之靈重。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雲爲龍之嘘氣，故曰自爲。一節亦無雲矣。易曰：雲從龍。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既曰龍雲從之矣。六節言龍必有雲若無雲則亦非龍矣。重。

白話文

龍吐出氣來，成功了雲，雲却是比龍不靈啊。但是龍趁了這一股雲氣，茫茫洋洋，塞滿在天空的中間，逼近了太陽月亮，使他的光輝都被他遮蔽，生出那雷聲電光來，使他振動，變化風雨。那雨水遍滿下面的地方，汨沒了陵谷，雲的東西也是靈怪得極了。雲是龍的所能夠使他變得

靈怪啊；但是龍的靈怪，却不是雲的所能夠使他變得靈怪啊。然而龍弗得着雲，不能夠神明他的靈怪了。失了他所依靠的地方，真個不可以麼？奇怪得極啊！他所靠傍的東西，却是他所自己做出來的啊。易經上說道：『雲是跟着龍的。』後來又說道：『龍在的地方，雲就跟他生出來的呢。』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揚，善相馬。此以伯樂喻知已，以千里馬喻賢士。○一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二歎。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駢並也。○三歎。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一歎。安求其能千里也。四歎。○千里二字，凡七處，感慨悲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五歎。總結。

白話文

世界上有了伯樂，纔能夠識得千里馬；千里馬是常有的，但是伯樂不是常有的，所以雖有

了好馬，也不過辱沒在奴隸人的手中，一同死在馬槽的中間，不能夠拿千里馬的好名譽，去稱贊他啊！能夠跑一千里路的馬，一天或要喫一石米，那餵馬的人，不知道他是千里馬，不照千里馬的喫量去給他喫。這隻馬啊，雖是有了跑一千里路的能力，喫的東西吃不飽，氣力就不能夠養他的本領，不能顯露到外邊，就是要和尋常的馬比較，恐怕也不能夠一樣，那裏能夠求他走千里的路啊！驅策他不用御馬的方法飼養他，不能夠盡他的喫量，他叫了又不能明瞭他的意思，就拿了鞭策對着人家說道：「天下沒有千里馬。」唉，難道說真的天下沒有千里馬麼！他實在不識得馬啊。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八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說得師道如此鄭重一篇大綱領具見于此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緊承解惑說下承傳道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道在即師在是絕世議論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忽作慨歎者承者起往真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今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此是高一等說話翻前兩人非生知之說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之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

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也。○北就尋常語更從容體出至情其理明其辭切。巫醫藥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有長有少矣位卑則足羞官高則近諛。有貴有賤矣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可為長太息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也。齒列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之意前以至貴者形今之人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人之不從師反覆論意甚切至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魯子萇。魯宏師襄。魯老聃。魯郯子之徒。魯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詢官名于郯子訪樂于襄宏學琴于師襄問周禮于老聃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借孔子作証取前聖人從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收前無師道意完足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不異于今人余嘉其能行古道。古人作師說以貽之。

白話文

古時候求學問的人一定有一個先生，先生的責任，是所以傳下道理教導本領解釋疑惑的人啊。做一個人並不是生下來地來，就曉得那事體的，那一個人沒有疑惑，疑惑了不去從先生學習，他所有的疑惑，終究不能夠解釋了！生在我前頭的，他所聽見的道理自然比我早我就去

拜他做先生，生在我後頭的，他所聽見的道理，也比我早，我也就去拜他做先生。我所師的是道理啊，那裏論他的比我年紀大，小出世先後呢？所以不論是高貴是貧賤，不論年紀是長是少，道理所在，就是師道的所在啊。唉！師道的不傳啊，已經是長久的了！要人家肚裏沒有疑惑是難極了。

古時的大德性大學問的人，他的才能超出常人，是遠極了，尚且從了先生去質疑問難。現在的一般人，他的資質不及那有大德性大才學的人，也遠極了，卻是拿從先生學習，算是恥辱的事體。所以聰明的人愈加聰明，愚笨的人愈加愚笨，聰明的人所以喚做聰明，愚笨的人所以喚做愚笨。這個道理，便都在這上頭。麼？人家愛他的兒子，揀擇先生去教導他，在他的自身啊，卻是難為情去從那先生，這真是不容易解釋了。那童子的先生，是教授書本和教授他句讀的啊，不是我所說的傳他的道理，解釋疑惑的啊。句讀的不知道，卻去從先生，疑惑的不能夠解釋，卻反不去從先生，小的學習大的，反拋棄我不知道他什麼地方，算是一個明白道理的人呢？那做巫卜、醫師、樂師、百工的一等人，倒反不怕羞恥，大家去從先生。但是讀書的和做官的一等人，說到了先生學生的名稱，就大家圍住著拿來笑他。問他是爲了什麼緣故呢？就說他和他的年紀是相全的啊，道理是相像的啊。官職小了，便以爲可恥，官職大了，便以爲近乎諂媚。唉！師道的不能夠恢復，可以知道了！巫卜、醫師、樂師、百工的一等人，是正經人看不起的，現在他的智識，倒反不能及，這真是可怪的。麼？有大德性大才學的人，沒有一定的先生，孔夫子曾經拜郯子、萇、宏師。

襄老聘這一輩人做先生；鄉子的一輩人，他們的學問不能夠趕得上孔夫子，孔夫子說道：『三個人同行，中間必有一個人可以做我先生的。』所以學生不一定要不如先生，做先生的學問不一定要好過學生；祇不過問道有先後的分別，學業有專攻不專攻的分別，就是這樣罷了。

季家的兒子名叫蟠，年紀十七歲了，喜歡學習古文、六藝和那聖經賢傳，都是學過的。不被時下的習氣拘束到我這裏來就學，我很歡喜他能夠行那古人的道理，因此做這一篇師說拿來送給他。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元和七年公復爲國子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去聲成於思，毀於隨。隨因循也。陸然四句起下不明不為意。方今聖賢相逢，聖君賢臣治具畢張，需才分在拔去兇邪，登去聲崇俊良，占去聲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備。庸用也。爬把羅剔抉，淵入聲。謂搜取人才。刮垢磨光，謂造就人才。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幸之最，有含密。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此四句是一篇議論張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頭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

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舉綱纂言者必鉤其元。探深貪多務得。細大不

捐。悉焚膏油以繼晷。輒恆兀兀以窮年。苦也恆久也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一段言勤

觚。底排異端。攘斥佛老。誣觸也補苴罅漏。道張皇幽眇。其所以藉墨魯覽衣敝不補。瘼決不其

既倒。承觚排兀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二段言勞沈浸纒。漚郁含英咀華。讀書而涵作為

文章。其書滿家。作文而悉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姚姒姒夏姓也。湯周誥殷盤。佶屈聲

變易甚奇。而正。周諸大語。康誥。酒誥。召誥。洛誥。股。盤。庚。上詩正而葩。葩。喻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詞。文章不本六經。雖生制子雲之篇。行劉相

閣其中。而肆其外。三。段言文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

於為人。可謂成矣。四。段言人之成立。上。三。段論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

後動輒得咎。詩。幽。風。狼。跋。其。胡。載。靈。其。尾。跋。躓。也。胡。老。狼。領。下。懸。肉。也。靈。暫。為。御。史。遂。竄。南

前。憲。至後動輒得咎。詩。幽。風。狼。跋。其。胡。載。靈。其。尾。跋。躓。也。胡。老。狼。領。下。懸。肉。也。靈。暫。為。御。史。遂。竄。南

不。見。治。元命與仇謀。

元。命與仇謀。

元。命與仇謀。

元。命與仇謀。

元。命與仇謀。

元。命與仇謀。

元。命與仇謀。

取敗幾時。命與仇敵爲謀數遭敗壞冬煖而兒號。聲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悲

草木曰童豁落也。裨益也。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尾。動業四段。從能精能成二語。發來然而一轉。止破不公不明也。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

爲杗。角。杗。梁也。杗。椽也。樽。虛也。侏儒。短柱也。椳。威也。闌。肩也。楔。扇也。閭。門中榘也。各得其宜。施以成。至者匠氏之工也。匠。用木無論大小。一喻。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玉。屑。名。玉。札。生藍赤。芝。出。太。山。四。者。皆。貴。藥。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牛。溲。牛。溺也。馬。勃。馬。尾。菌也。敗。鼓。皮。主。蠱。毒。三。者。皆。賤。藥。俱收並蓄。待用無遺

者。醫師之良也。醫。用。無。論。貴。賤。二。喻。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紆。緩也。妍。美也。應者。早。榮。落。爲。傑。道者。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宰。相。用。人。無。論。智。之。巧。拙。才。之。長。短。作。三。結。昔者孟軻好辯。孔丘以明

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引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趙。人。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爲。閔。陵。令。春。申。甘。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閔。陵。二。引。是一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

域。其遇於世何如也。冷。語。不。盡。三。結。下。轉。正。文。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平。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四。句。解。前。四。段。意。再。轉。猶且月費俸錢。歲

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有以乘馬從。徒安坐而食。有。以。自。益。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役。役。隨。俗。而。無。異。能。盜。竊。舊。章。而。無。解。解。再。轉。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其。幸

遇世愈于二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此段解前公不見信一段意言有司未有不公不明處若夫商

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專忘已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財賄謂祿也班資品秩也庠下也前人暗

指執政殿疵謂不公不明也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亦為楹杙檁也楹柱也杙小楹大而訾紫醫師以昌陽引年

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菖蒲久服可以延年豨苓即猪苓主滲泄○掉尾抱前最耐尋味

白話文

韓愈做國子博士的時候，早晨到太學裏邊，招集許多學生，立在學舍底下，教誨他們道：

『學問要精進，要從勤勞上得來的，學問的荒疎是在嬉戲上出的毛病，做事體要成功是要常

常用心去做，不成功是從心思懶怠上出的毛病。現在有大德性的皇帝有才學的臣子都碰在

一塊兒，有才學的人統統要用他，除去那兇邪的人，錄用那英俊賢良的人，有一點點好處的完

全錄用他，有一技之長的，沒有不去用他，搜羅剔刮，收取人才，刮除垢膩，擦光細，這樣的造就

人才，我們的獲選，已是僥倖，那裏可以說額滿見遺呢！你們許多學生的學問，只怕不能夠精進，

不要怕那做官的不明白，做事體祇怕不能夠成功，不要怕做官的待你們不公道。』

話還沒有說完，有一種笑聲出在許多學生的中間，並且說道：『先生真欺騙我們啊！我們學生跟着你先生到今朝已是許多年數了！你先生嘴裏不斷的吟詠，在六藝的文章，手裏不停

的翻閱，在百家的書籍，紀事的書必提他的綱領；纂集古訓的，必探索他的隱微；愈多愈妙，大小不棄，點了燈火，夜裏繼續做事體，常常孜孜不息，窮年累月，你先生的求學問，可以算得勤力的了。拒絕弊端，排斥佛老，修補儒教缺漏的地方，張大聖道隱微的地方，茫茫的去尋求，將絕未絕的道理，獨自去四面搜刮，老遠繼續保衛百川的水，仍歸東流，挽回大水在既倒的時候，你先生的對於儒業，可以算得勞苦的了。浮漬在濃厚的興味，含嚼文章的英華，拿來做文章，所做的書堆滿了屋子，上面規法虞朝，夏朝，渾渾的沒有邊際，那周詰殷盤文字艱難，不易誦讀，春秋的褒貶謹慎嚴正，左氏釋經，浮虛誇大，易的變化很奇，却是正當的理，可以效法，詩的義理很正，詞句華麗，下面到了莊子，離騷，太史公所記錄子雲相如，雖是曲調兩樣，卻是上力相等，你先生的對以文章，可以稱說滿腹經綸，崢嶸在外了。年紀輕的時候，就知道好學，長大了貫通道理，到處都合宜，你先生的做人，可以算得成功的了。

但是在公事的方面，不能夠叫人家見信；在私事的方面，不能夠得到腸胃的幫助。向後向前，一舉一動，動不動便要得罪，僅不過做了一任御史官，就此放逐你到南夷，做山陽地方的縣官，去做了三年的國子博士，住在閒散的地方，一點也不能夠見到治理的成績，命運不順，好似和仇人爲敵，屢次碰着失敗。冬天溫暖，卻是兒子哭冷，年歲豐熟，卻是妻房喊餓，年老頭禿，齒牙脫落，就是到了死也沒有什麼利益，你不知道計及這樣，却反教人家學着你做人。

先生聽了說道：「唉，你到前面來，我講給你聽，那大木是梁，細木是椽，柱上方木，梁上短柱，

門樞門中豎木，戶牖門旁木柱，各得他適宜的，用場拿來造成房屋的，這是木匠的力量啊。玉札、丹砂、赤箭、青芝，這四種貴藥，牛溲、馬勃、破鼓的皮，這三種賤藥，一起收藏，待他的用場，沒有遺漏的，這是醫師的責任啊。用那明白道理的人，選擇那公正的人，巧者拙者，雜湊並進，曲曠的做妍麗，超絕的做英傑，較量短長，量才錄用的，這是宰相的責任啊。以前孟軻喜歡辯論孔道，因此昌明車輪的跡，環滿天下，到底疲於奔走，荀卿守了正道，發揮宏大的論調，逃避讒言到楚國，後來卻廢棄死亡在關陵的地方，這兩個有學問的人，說出話來，可以寫在書上，一舉一動，可以給入效法，超過那常人，可以做到賢人的地步，試看他們的遭逢，在世界上是怎麼樣呢？

現在先生的學業雖勤，卻不從系統方面著手，說話雖多，卻不能夠中肯，文章雖奇特，卻沒有用場，行為雖修明，卻不能夠顯揚在世，尚且每月費了公家的俸錢，每年耗了倉廩的米粟，兒子不知道耕田的事體，妻子不知道織機的事體，乘了馬匹，跟了奴僕，安安逸逸的，吃了吃飯，跟了習俗，沒有異能，盜竊舊章，毫無創作，但是那明白道理的皇帝，並不加以責罰，賢明的宰相，不拿他來排斥，這豈不是他的幸運呢！做一件事體，常常得到人家的謗毀，那名望也跟了起來，住在閒散的地位，是分內所應當的。至於度量俸祿的有無，計算官職的高低，忘了自己才量的所稱，去指點前人的好壞，這好像是去責問工匠，不拿小木椿做楹柱，和罵醫師拿菖蒲教人服了延年，想要把豬苓替代一樣的啊！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同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抑一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一場○陸然立論領起一篇精

神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

祿山反帝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持弓矢十二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

手鐻滿平聲。衣食鐻榜具也○藥官勳而就傭工使人不可測。餘二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去聲

焉。屋食謂屋租也當謂所當之值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視屋租之貴賤而增減其圻之工價償還之有餘

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此段寫承福去官歸鄉手鐻衣食來由畫出高士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

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

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此言彼此各致其能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

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

天殃。一篇主意特為提出故吾不敢一日捨鐻以嬉。此言小大不怠其事夫鐻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

其直同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差上聲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

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此言難易自擇其宜。嘻。吾操縵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忽生感慨無限烟波。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此是王承福所自省驗得方處故言極痛快。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三層就前所自見處翻案。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二層又開一步感慨。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言已志。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反一句求得有故是大議論。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為也。此段寫自業自食有餘之意是絕大見識。此又曰以下又轉一步寫自己折衷張本。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揚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抑一。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似抑而實揚之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昌黎作傳全在此數語上○廋始聞一轉忽覺忽識波瀾曲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以自鑒結意極含蓄

白話文

做泥水匠的技藝，是下賤而且很辛苦的。啊！有做這個行業的人，看他的臉色很像自得其樂的。聽他說的話很少，却是意思統統在裏面了。問他的姓名，是叫王承福。世代做京城長安地方的農夫。天寶年間，安祿山造反，皇帝招募人去當兵，他就入了兵籍，拿了弓箭，當了十三年的兵。後來有了功勞，快要升官，他卻偏偏拋棄了官職，回到家裏。但是他的田地早已喪失，就此拿了泥水匠的傢伙去換着衣食。到現在已是三十多年了。一向住在街上主人的房屋，卻償還房租相當的價值。看時下房租的貴賤，定這泥水匠工錢的多少，拿來補償他，有得多餘下來，便拿來送給路上殘廢餓餓的人啊。

又說道：「那米粟要種了田才生的，那布匹和綢緞一定要看蠶紡織才成的。其他所以養活生命的器具，都要用了人力才能夠完備啊。我都靠他的啊。但是人不能夠一人全做這些，應

齊各人盡各人的能力拿來互相生活。所以做皇帝的，是管着我們拿什麼可以養活性命的人啊！那許多做官的，是奉承皇帝的教化的，他的責任雖則有大小，祇要盡他自己的能力就是了。好像那器皿一般，各有他的用途，如果吃了飯懶惰去做事，天上一定要降禍殃。所以我不敢有一天拋棄了泥水匠的傢伙去游玩着。那做泥水匠的事體，是很容易學會，並且省力，卻又是實在有好處的事體。拿他們的工錢，雖說是辛苦，但是我心裏沒有慚愧，很安逸的想那一個人的氣力，是容易勉強用出來的，做了就有好處，一個人的心思，是難於勉強用着，就有聰明的用氣力的人，給人家使用，用心思的人，使用人家，這也是正當的道理，所以我特地揀那容易做，能夠沒有慚愧的去做他啊！唉！我拿了做泥水匠的傢伙，到那富貴的人家，已經有許多年了，有的到了一次，第二次再走過他們的地方，便變成空地了；有的到了兩次三次的，停日過他們的地方，便變成空地了。去問他們的鄰舍，有的人說道：『唉！他犯了刑罰已經誅戮了。』有的人說道：『這家的主人已經死了，他的子孫不能夠保守啊。』有的說道：『人死了，他的家財已經歸入公家了。』

我照這樣的情形看來，豈不就是我所說的，吃了不做事，便要得那天上禮殃的麼？不是勉強心思用聰明，卻是不夠，不揀他才情的稱不稱，去冒昧做的麼？豈不是多做可憐的事體，明知他的不可，卻是勉強去做麼？還是富貴難守，功薄厚享的緣故麼？還是盛衰有，一去一來，卻是不可常有的麼？我的心裏很是可憐他呢！所以揀我的能力辦得到的事體去做，那歡喜富貴不

歡喜貧賤的心思，我難道和別人家兩樣的麼？又說道：『那功勞大的人，他拿來自己奉養，自己應該多些妻房和兒子，都是我養活的，我的能力薄弱，功勞微小，沒有妻子就可以過得去了，況且我所說的用力氣的人，如果做成了我的人家，但是力量不夠，那心思便又要辛苦了一個身體，當了兩樣尊的責任，雖是有大學問，有大本領的人，也不能夠這樣呢！』

我韓愈起初聽了他的話，很是疑惑他，再細細兒一想，實在是明白道理的人啊！大約就是所說的一個人能夠管着他自己的人呢！但是我有一種批評，說他是爲自己的地方太多，他爲別人家的地方太少，也許是學着楊朱的道理的人麼？楊朱的道理是不肯拔一根毫毛，拿來有利於天下，卻是這個人拿有家室，算是勞心是事體，不肯動一動他的心思，拿來養活他的妻子，他怎肯勞動他的心思，替人家來做事體呢？雖是這樣說，他的賢明比那世上患得患失的人，拿來快活他生前的欲望，做種種貪邪沒有道德的事體，拿來喪亡他身子的人，這也是相去遠極了！又因爲他的說話，有能夠使我明白道理的地方，所以我替他做了一篇傳，拿他來自己做榜樣的。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

實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欲實名故聽者不察也和去聲而倡之同然一

辭一時俗人所惑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言公若不明辨必見告于賀也愈曰然先

學接住律曰一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孔子母

言在不稱微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邶與蘆丘之類是也謂其聲音相近今

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此入敘事為犯一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賀父名晉肅尚不偏諱嫌者乎此三句設疑問

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獨生之詞不直說破不犯諱妙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

孔子不偏諱若曰宋不足微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昭

之孫實為昭王康王名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此言周公孔子皆作諱禮之

四句蓋春秋為孔子之書曾子為孔子之徒也康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

何諱將諱其嫌此又設疑問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之不說破妙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謂

侯為通侯顯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呂后漢高祖后不聞又

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虎勢秉機也諱勢秉機為近太祖太宗世祖元宗廟諱也

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昫元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諡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世宗廟諱代宗諱豫元宗諱見上
此段全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宦官宮妾諱嫌名承上極有勢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今考之於經。指上文詩質之於律。指上文二律稽之以國家之典。指上文漢諱武帝三段賀舉進士爲可邪。指上文爲不可邪。到底是一疑案不直說破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一轉忽作餘文以文爲戲以文爲樂今世之士。指倡和人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譁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二轉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三轉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四轉○一齊收捲上文不用辨折愈轉愈緊愈不窮

白話文

韓愈寫給李賀的信，勸李賀去考進士，李賀考中了進士，便很有名望，和李賀爭名氣的人，說他的壞話道：「李賀的父親名叫晉肅，李賀不去考進士是不錯的，勸他去考的人，是錯的。」聽他說這話的人，不細細兒去攷察一下，便隨聲附和衆口一辭。皇甫湜對着我說道：「如果這件事，不分辯明白，先生同李賀都要有罪了！」韓愈道：「不錯的法律上說，『有二個字的名字

不能夠單避去一個字的。解釋的人道：「像那孔夫子的母親叫徵，如果說了徵字，便不說在字說了在字，便不說徵字。」法律上說：「不避忌那和名字差不多的字。」解釋的人道：「像那夏禹王的禹字，和天上下雨的兩字，孔邱的邱字，和烏蘆的蘆字，這一類字便是啊。」現在李賀的父親名叫晉肅，李賀攷中了進士，便算是犯了二個名字的法律麼？還是犯類似名稱的法律麼？父親的名字叫晉肅，就此兒子不能夠攷進士，如果父親的名字叫仁，難道兒子就不能夠去做人了麼？

試問這避忌的事起在什麼時代，定立法制拿來教天下的人，不是周公孔子麼？周公做詩並不避忌，子不備諱二字合成的名字，春秋並不譏笑不避忌類似的名字，周朝康王名釗的，子孫就叫昭王，曾子的父親名字叫皙，曾子不避忌昔字，周朝時候有個叫驥期的，漢的時候有個叫杜度的，他們的兒子，應當怎樣避忌呢？還是避忌他類似的字，還是避忌他的姓麼？還是不避忌他類似的字麼？朝避去武帝的名字，微做前字，但是不聽得說又要避去車轍的轍字，改做什麼字啊？避去呂后的名字，雉，來改做野雞，但是不聽得說又要避去治天下的治字，改做什麼字啊？

現在臣子的奏章，和皇帝的上諭，也不聽得說避去諱、勢、秉、機，這一類字啊。祇有做那太監宮女的這一等人，卻不敢說到諱字和機字，拿這個來算是觸犯王法的。讀書明白道理的人，立言做事應該怎樣的取法，執守啊！現在攷察在經籍裏，實證在法律裏，查考那國家定下來的規

矩、李賀的去考進士是使得麼？還是使不得麼？大凡奉事父母，能夠像曾參一般，可以沒有譏諷了。做人能夠像周公、孔子，也可以算是好極了。現在世界上的讀書人，不知道實行曾參、周公、孔子的行爲，卻是避去父親母親的名字，便極力求勝過曾參、周公、孔子，這也可以知道他們心裏的糊塗了。想那周公、孔子曾參這一班人，到底不能夠比得他過，比得了周公、孔子曾參的地方，便是學着那做太監做宮女的樣子。難道是那太監宮女的孝順他們的父母，可以說勝過那周公、孔子曾參這班人的麼？

諍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

乎哉二字連下作疑詞。立此句爲一篇綱領。下段闡明。

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鄙，邊境也。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

良者幾千人。

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已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

以爲諫議大夫。

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爲陝德觀察使，聞城名，祕入相廡，爲著作，即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審潛來，召爲諫議大夫。

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

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

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言以柔

順從人而常久不易其德可謂正矣。然乃婦人之道。非丈夫宜之也。思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接口一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

侯。高尙其事。易蠱卦上九剛陽居上在事之外不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蹇也

二柔順中正。正強在上而在險中。是君在難中也。故不避難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正解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無用而曠官之刺興。王臣而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

也。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反振一段。○上接口一句。用經斷住。此又再引經覆反。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

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在王臣之位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

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高不事之心。○百忙中忽著一譬喻。與原道坐井而觀天。同法。問

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又作三層中前

意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第一且吾聞之。更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

不去。無一可者也。有言責則當言。言不行則當去。不言與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不消多語。只看陽子將為祿仕乎。一轉當令陽子僂頸吐舌。不敢伸氣。

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

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看他添減孟子文字。自成自己文字。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第二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招舉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也。招舉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周書君陳篇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前面意思已說盡了。主意只在再設開處。斡旋一節。深于一節。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接口一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段段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如于辭舉隨地而出。有許多轉處在。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不僭賞指擢。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號明也。鴻號大名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復句愈見。醒透。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開君聞過之端也。○又細一筆作波瀾。就繳上意。○第三段。或曰

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

子過之深也。議端全在守其道而不變處。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接口一旬斷住。閱其

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又治也。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

矻矻。坤入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孔子坐席不及溲。又遊他國。墨翟

也。彼一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畏時之不平。悲人之不又。

以聖賢皆無心求聞用。折不求聞用。句以得其道不敢獨善。折守道不變。句仍引禹孔墨作証。行文步驟秩然。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

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再作頓挫。逼出道理。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

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更端生一議論。尤見人情當看聖賢時。一語真名世之見名世之言。

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

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兩路夾攻。愈擊愈緊。○第四斷。○每段皆用一且字。故為進步起波瀾。或曰。吾聞君

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哉。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

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國語何。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前段攻擊陽子。直是說得他無逃避處。此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己。其言亦甚峻。文法最高。

愈曰。君子居其

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接口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有此一句分疏纔有收拾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照有道之士一篇關鍵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回互得好令陽子聞之亦心氣平和引過自責矣

白話文

有人問我道：『諫議大夫陽城，可以算得是有道德的讀書人麼？他的學問廣博，見聞闊大，不求聞名在人家行古人的道理，住在山西的邊境，山西的一般人，跟他學好的，有幾千人，那做大官的臣子，聽見了薦舉他，皇帝就叫他做諫議大夫，大家多以為榮耀，陽子卻從不在面色上邊露出快活的樣子，做了五年的官，看他的德行，像那在野時一樣，他豈肯因為得了富貴來改變他的心思麼？』

韓愈回答他道：這就是易經上邊所說：『拿柔順從人，常久不變他的德，可以算是正了，但不是做丈夫的正道啊。』怎麼可以算是有道理的讀書人呢？在易經蠱卦上的上九說道：『不肯去服侍封王封侯的人，祇知道高尚我自己的節操。』蹇卦上的六二說道：『在上的人艱

險危難，不是因為他自己的緣故。」大概是因為他所遇到的時候不一樣，那他所守的規矩便不同的了。至於在那蠱卦的上九，應該在沒有用場的地位，卻要求鞠躬盡瘁的節操；在蹇卦的六二，在國王跟前做臣子的地位，卻抬高着自己的身份，不肯服侍那皇帝的心思，那便生出干求利祿的憂慮，興起曠放官職的譏刺。這種人的志氣，不能夠做別人的模樣，那他的過失，終究不能夠免啊。現在陽子的在位不能算是不久了，聽天下的得失，不能算是不明白了，皇帝的待他，不能算是不厚了，卻是不曾有一句話說到政事，看政事的好壞，像越人看秦人的肥瘦一般，輕忽得極一點也沒有快活憂戚在他的心裏。問他的官，說是諫議啊，問他的俸祿，說是下大夫的品級啊，問他的政事，說是我不知道啊，有道的讀書人，真是這樣的麼？

況且我聽得人家說：「有官職的人，不能夠盡他的職，便應該辭官回去；有進言責任的人，不能夠盡他進言的責任，便應該辭官回去。」現在陽子可以算是盡他進言的責任麼？有進言的責任，不能夠盡他進言的責任，卻是不去，却沒有一樣是不錯的呢。這陽子怕是爲了利祿去做着官的麼？古時候的人說：「做官並不爲家裏貧窮才出來的，卻是有時候爲了家裏貧窮的。」這是爲了利祿出來做官的人啊，應當辭去了大官，去做那小官，辭去富厚的事體，却做着貧窮的事體，像那看守關門巡更查夜的小官，便可以了。因爲孔夫子曾經做過那管着糧草材料的官了，曾經做過那管着牛羊芻牧的官了，也不敢曠廢他的職務，一定說道：「財物安當才罷了。」一定說道：「牛羊安逸才罷了。」像那陽子的品級俸祿，不算卑賤貧困，那是大家

都知道的呢；但是他卻是這樣，是可以的麼？有的人說道：「不對，不是這樣說的呢。大概那陽子不喜歡議論皇帝過失的道理，所以不喜歡做臣子的顯揚皇帝的過失。拿來自己得到好的名氣，因為這個道理，他便是在那進諫和建議的時候，使人家不能夠知道。書經上邊說道：『你有好的計劃，便跑到裏面去告訴皇帝，走到外面便說這個好的計劃，都是我們皇帝的德行。』那陽子的用心，也是像這個樣子的。」

韓愈回答道：「如果陽子的用心這樣，真是所謂迷惑的了！進去諫他的皇帝，出來不使人知道的，這是大臣宰相的事體，不是陽子的所應當做的啊。那陽子本來是一個布衣的人，隱居在田野的中間，皇帝稱贊他的德行道說，提拔他在這個位子，拿諫議官來教他，做實在應該拿來極力奉行他的職務，使得四方後代的人知道朝廷上有直言敢諫的臣子，皇帝有不濫賞從諫如流的美德。庶幾山野地方的讀書人，聽到了羨慕，他整整衣帶，結頭髮，豫備出來做官，情願到宮闕的下面，申明他的說話，叫我皇帝做到堯舜的地步，流傳他的大名氣，在萬世千秋以後，像那書經上面所說是大臣宰相的事體，不是陽子的所應當做的啊。並且陽子的意思，將要使得做皇帝的不願意聽他的過失麼？這便是引着他做壞事體了！」

有的人說：「陽子的不求聞名，卻是人家去揚名，他不求見用，卻是皇帝去用，他不得已才起來做官，守着他的志向，不肯改變，為什麼你責備他這樣的利害呢？」韓愈道：「自古的有德性有學問的人，都不是要求那聞名見用啊，不過哀憐時世的不太平，人家沒有得到治世的

道理，他明白了這個道理，不肯叫自己一個人得到好處，却是一定要拿他的道理，來同時救濟着天底下啊。勤勤懇懇到死了纔罷手呢。所以古時的禹王治水三次經過家門，不肯進去；孔夫子的坐席來不及溫暖，那墨子的烟筒，來不及有烟煤，像那二個聖人，一個賢人的樣子，難道他不知道自己過安逸快樂的日子麼？實在是怕天命又悲傷人的窮困啊。

大概天授人那聰明有大德性才學本領，難道是祇得他自己有餘罷了？實在要拿來補給人家的不足啊。耳目在身上的用處，耳管聽覺，目管視覺，聽他的是非，看他的難易，然後身子才得安逸，聖賢的人，像是世人的耳目啊。世上的人，像是聖人賢人的身體啊。況且陽子的人，固然不是有才學的人，便應該去用那有才學的人去幫着他的皇帝呢。如果他真的是有才學的，卻是畏天命和哀憐人家的窮困啊，怎能夠拿自己的身體空閒，算是安逸呢？有的人說道：「我聽說明白道理的人，不肯過分責備人家，不喜歡發人家的陰私，博自己的直名，像你的論調，直是直了，未免有的損傷德行，說話太多麼？喜歡直言不諱，拿來指摘人家的過失，像從前國武子的所以因為喜歡說話，說得太過份，被人殺死在齊國啊，你也曾經聽見過麼？」

韓愈道：「明白道理的人，坐在這個位子上邊，便想把性命送在這官職上面，沒有得位的時候，便想說出他的話來，拿來明白他的道理，我將要拿來明白道理啊，並不以為自己直道去責備人家啊。況且國武子不能夠得着明白道理的人，卻是喜歡直言不諱在亂國，所以見殺書上說道：「祇有明白道理的人，能夠受直言不諱的說話，因他的聽見了能夠改啊。」你告訴我

道：「陽子可以算得一個有道理的讀書人了！」現在雖是不能夠及到，難道是終究不能夠做一個好人了麼？」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從前書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設喻一段。卻作兩層寫。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看他複寫上。文不換一字。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總上兩段。勢急是總前一段。情悲是總次一段。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四句四矣。字生姿。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

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兩將數字一字說字跌出此句

愚見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時字正與上勢字對看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也下文三轉深闢其時不可之義

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擢者。與今豈異時哉。布衣蒙擢自是公自開後門

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敬尊者。而曰不可乎。一段即古

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禮記管仲遇盜取三人壽上以爲公臣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古一段援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白話文

二月十六日，從前鄉貢進士官韓愈，很小的拜了兩拜，說給你做宰相的閣下聽：以前我寄給你的信和所做的文章，後來等着你回音，其總有十九天工夫，得不着回音，心裏害怕得不

敢逃走，不知道怎樣做是好，便再敢自己來惹着那不可測度的詠罰，拿來請求說完我的話討

個回音在你相公的左右。我韓愈聽說犯了水災火災的求救人家啊，不一定要有那父兄弟的一般慈愛，然後肯起來叫喊，并且希望他出險啊；如果有立在他旁邊的人，雖是他不對的人，怨恨的程度，不至望他死的，那也就放大他的聲音，極力呼喊，希望人家救他。那在他旁邊的人，聽得他的聲音，看見他的事體，不一定要有那父兄弟的一般慈愛，然後去保全他啊；就是和他有怨恨的人，怨恨的程度，不至望他死的，那也要極力奔走，費盡氣力，水打濕了他的手脚，火燒焦了他的毛髮去救他，決不忍推託走開的呢。這樣的是什麼道理呢？他的形勢，實是危險，他的情形，實在可以悲傷啊。

我韓愈的勉強學習，極力行善，有好多年了；愚笨得很，不知道路途的平險，行走不息，拿來自己踏在那像水火的一般災難，那是已經到了危險并且急迫的時候了，所以放大了聲音，極力喊救；你閣下也應該聽得看見了，就打算去保全他麼？還是打算自己安逸，不去救他麼？假使有人來告訴閣下道：『有看見一個落在水裏，燒在火中的人，有可救的機會，終究不去救他啊。』你閣下聽了，對於這個人，將算他是仁人麼？若使不是這樣，像我韓愈這個人，也是明白道理的人，所應當動心的啊。有人對着我韓愈說道：『你的說話是對了，宰相也知道了，奈因時機未熟，不能夠救你，便怎麼樣呢？』

我韓愈私下想來，覺得這個人，實在不會說話，不過恐怕我的才能，不能夠當我好宰相的薦舉罷了。像那所謂時機的話，本來是在上位的人所造成的，不是天的造成啊。在五六年前頭，

宰相薦舉上奏，還有從布衣受提拔的。和現在難道是有兩樣的時候麼？并且現在那做着節度使觀察使的官，和那做守備營田許多小官的這一班人，還能夠自己保舉着人做判官，不論那已經做官和沒有做過官的人，何況做了宰相是皇帝心裏所尊敬的人，倒說是不能夠麼？古時的薦舉人材，或取在強盜隊裏，或取在管藏物品的人，現在的布衣雖是卑賤，對於這等人，總還可以比得上我韓愈的性情，是隘窄得很，詞氣是迫切得很，不知道怎樣才好，也祇有希望閣下少加哀憐在這上面了。韓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述周公急于見賢是一篇主意。當是時。將當時勞空振起爲下設使其時。一段作勢爲後豈盡一段伏案。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禹貢五百里荒服。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

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禮運麟鳳龜

○此段連用九個皆已字化作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韻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

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文章如是。一段就周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

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

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一段就賢士振勢○前下九皆已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

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

之心。此一轉最有力以上論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文章如是

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

止哉。又推周公之心反寫一筆妙在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功不衰

虛字斡旋將無作有生烟波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方入正文竟作天下之賢才豈

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貧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

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

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段連用九豈。盡字皆上九。皆已字亦就當時振勢一段。其所求進見

之士。雖不足以希望聖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

所補哉。又添兩豈。盡字即上三豈。復有哉。變文耳。亦就賢士振勢一段。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

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至此方盡言攻擊。○說閣下。畢下始入。自復上書意。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

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闕。晉人辭焉。闕人守門。蘇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

復有周公之說焉。援周公一句。閣下其亦察之。以前是論相之道。以後是論士之情。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

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

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猶言故不必復上書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

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書安得不復上。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

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

之心。則不能矣。書安得不復上。○此段以古道自廣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

及門而不知止焉。上用四矣字其勢急。此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播布陣勢。能繼如法文章家。甯獨如此。所謂虛字上斡旋也。其兩不知字歸法。自身上與上不知。逃遁相應最妙。甯獨如此

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又一轉生姿。以大賢之門。打照周公。亦惟少垂察焉。瀆

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白話文

三月十六日，從前鄉貢進士官韓愈，很小的拜了兩拜，說給你做宰相的閣下聽：我韓愈聽說周公的做宰相，他急於見賢人的忙碌，剛才吃一次飯，竟是三次吐出所吃的東西，剛才沐一次髮，竟是三次握他的髮出來迎接。這個時候，天下有本領的人，都已薦舉錄用，姦邪說壞話，諂媚欺詐的人，都已除去，天下都已太平，九夷八蠻，遠在王畿外面的人，都已拿賓禮待他，進貢京師，天時災難的變動，昆蟲草木的妖孽，都已銷除滅迹；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的工具，都已修治整理，風俗都已敦厚樸實，動植的物類，風雨霜露的所施潤的，都已各得其宜，祥瑞和順，那麟鳳龜龍的一類東西，已經統統一齊出來了。

那周公拿了聖人一般的才能，靠了他叔父的名分，他所治理承行教化的功勞，又統統是這樣的燦爛。他所請求進見的讀書人，難道有再比周公好呢？不但比周公好罷了，豈有再比當時的百官好呢？豈有再能計較獻議，能夠補助周公的教化呢？但是周公求他，這樣的急迫，祇怕耳目有不聞不見的地方，思慮有不及的時候，辜負了成王託周公的一番誠意，不得天下的人心，照周公的心思來推想，設使這時候治理承行教化的功勞，沒有這樣的光明燦爛，也沒有聖人一般的才能，又沒有叔父的名分，恐怕將要來不及吃飯和沐浴了，豈止『吐哺握髮』這

樣的勤勞罷了，因為這樣，所以現在頌揚成王的德行，稱贊周公的功勞，沒有完的時候。

現在閣下的做宰相，也是差不多了。天下有本事的人，難道是完全舉用；姦邪說壞話，諂媚欺詐的一等人，難道是完全除去；天下難道是完全沒有憂慮；九夷八荒，遠在王畿外面的人，難道是完全拿賓禮待他，進貢京師；天時災難的變動，昆蟲草木的妖孽，難道是完全銷除滅迹；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的工具，難道是完全修整；風俗難道是完全敦厚樸實；動植的物類，風雨霜露的所施潤的，難道是完全各得其宜；祥瑞和順，那麟鳳龜龍的一類東西，難道說是已經統統一齊出來了麼？這所請求進見的讀書人，雖不足以希望盛德，比那萬百執事的官，難道是完全在他的下面麼？他所建議的話，豈是完全沒有補助麼？現在雖不能像周公的吐哺握髮，也應該引他進來，察他的能幹不能幹，定用不用的標準，不應該一聲不響，就算罷了。我韓愈等候你的回音，有四十多天了，書信上了兩次，但是我肚裏的意思不能夠通達，我的足跡已經三次到你門口，卻被那管門的人拒絕，因為昏迷愚笨，不知道逃走，所以再有這個拿周公來比方的說話，你閣下也曾經審察過麼？

古時候的讀書人，三個月不做官，便相弔慰；所以離開地方，必載初見面時相贈的東西。然所以重在自進的道理，因為在周朝不能行道，便辭去；到魯國，在魯國不能行道，便辭去；到齊國，在齊國不能行道，便辭去；到宋國，到鄭國，到秦國，到楚國啊！現在天底下，祇有一個皇帝，四海裏面，祇有一個國家，離開了這裏，便是夷狄了；離開了父母的家鄉了！所以那讀書人要做出他的道

理來的，不能夠得志在朝廷，便隱居到山林裏去了；那山林裏邊，是讀書人所以獨善其身。不是憂愁着天底下事體的人所能夠安然忍受的，如果有憂愁，底下的心，便不能夠安心住着；所以我韓愈每次進來，卻不知慚愧，書信上了二次，足迹常常走到你的門口，不知道停上非但這樣罷了，心裏邊嚇得極，常常怕不能夠出在大賢人的門下，祇有希望相公少加垂察，審察在上面，褻瀆冒犯了威嚴尊貴，惶恐得不得了，我韓愈再拜。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于頔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公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則當在十六年秋也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言下之人必如此一扇士之能襄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言上之人必如此一扇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翹前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翹後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後先有待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上下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退平歟。援猶于也推求而進之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上下之間是必有故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下不肯援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上不肯推故

高材多戚戚之窮。不能享大名顯當世盛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休光照後世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

賈能負位各有其善。○一句斷定。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可援非無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可推

○自起至此只是相須殿而相過疎。一句話卻作許多曲折。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言平日誦此言已熟終未嘗輕以告人。○承上起下。

聞閣下。方入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

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其上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

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

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問得委婉。疑得風刺。愈雖不材。方到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以其人自處閣

下將求之而未得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國旋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身厚幣以招賢者將欲報讎往見郭隗先對曰今王欲致士先從隗始且

見事况賢子陳者乎豈遠千里。○橫插一句有情更有力量。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任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

之享而足也。應求之未得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

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應香志未暇。○後半載議論皆是設爲疑詞以自道達首尾同顧聯絡精神。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

之。齷齪急促。局狹貌。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一結悲涼慷慨淋漓盡致。謹獻舊所

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可即文以見志愈恐懼再拜。

白話文

七月初三日，將要做那守國子四門博士官的韓愈，謹奉書給你做尚書官的闕下，大概讀書人的能夠享受大名，顯揚在當世的，沒有一個不是有那先進的讀書人，負天下聲望的人，他在上面提拔的呢。一個讀書人的能夠傳良好光榮，照耀後世的，也是沒有一個不是有那後來的讀書人，負天下時望的人，替他在後世裏傳揚開去的呢。沒有人替他在上面提拔，雖有才，也不能夠聞名；沒有人替他後世提倡，雖在高位，也不能夠傳名；這兩種的人，未始沒有連帶關係啊。然而千百年來相逢的，祇有一次罷了；難道是上面的人，無可攀援，下面的人，無可推舉麼？爲什麼關係這樣的密切，卻是彼此相遇，這樣的稀少呢！這個緣故，在乎下面的人，負他的才能，不肯奉事上面的人；上面的人，負他的高位，不肯照顧下面的人，所以高材的人，多夢成窮困；位高的人，沒有顯赫的光榮；這兩種人的行爲，都是差誤啊！不會去請求他，怎麼可以說上面沒有人，不會去徵求他，怎麼可以說下面沒有人。我韓愈的說着這個話，已經好久了，未嘗敢拿這個話來告訴人家。

我私底下聽得人說，你闕下抱了超出世人的才能，瑰偉特立，獨行不苟，行道方正，辦事誠實，一進一退，不隨時尚的趨向，文武百官，量才錄用，難道就是我韓愈所說的這種人麼？但是沒有聽得說有後起的讀書人，遇到你的賞識，用在你的左右，得到你相當的待遇，難道是找尋這

有才學的人，還沒有得着麼？還是志向在於建立功勞，所辦的事體，專注意在報答皇帝，雖逢着這種人，沒有功夫去接待他麼？爲什麼應該聽見，卻是長久不聽見啊！我韓愈雖沒有才能，這自待的地方，也不敢落在常人的後面，你閣下還是求他沒有得着麼？古人有句話道：「請從我郭隗做起。」

我韓愈現在祇有朝晨夜裏的柴米，和僕役的工錢開銷是要緊的，這種費用，不過破費了你閣下一天的享用，使已經夠了，如果說道：「我的志向在乎建立功勞，所辦的事體，專注意在報答皇帝，雖遇着這種人，沒有功夫去接待他。」那便不是我韓愈的所敢知道了，世上卑鄙的人，既不是不足以同他講了，那磊磊落落，瑰偉奇特的人，又不能聽我的說話，這真是我命運的窮困了！謹獻舊時的文章十八首，假使能夠蒙你鑒閱，也可以知道我的志向在什麼地方。我韓愈惶恐得極，再三拜着，你寫這封信給你。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始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見，貧賤也，衣食於奔走^法，不得朝夕繼見^{叙不}。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忽開二窮一屬陳給事○陳給事名京字}

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歸京奏請
禁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

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

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一屬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

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總上兩屬敘所
以不相見之故

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視乎其言若憫其

窮也屬連退而喜也以告於人重起二屬一
屬再敘相見其後於東京取妻子東京洛陽也又不得朝夕

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

若不接其情也悄靜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一敘再敘
不相見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

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單就不相見中翻出陳
給事意思來奇絕妙絕不敏

之誅誅責也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

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用裝飾皆有措邱皆字注字

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俟更寫唐人有生紙熟紙生紙非有毀故不用公
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措塗珠也閣下取其意而略

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白話文

韓愈再拜說道：「我韓愈的能夠和你閣下相見，已有好多年了。起初也蒙先生有一言的稱贊。因為貧賤啊，奔走在衣食方面，不能夠朝夕常常相見。後來你閣下的官位愈加尊貴，伺候在你門牆外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加，大概那官位愈加尊貴，那卑賤的人便一天一天的隔離；伺候在你門牆外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加，便愛力廣博，情意不專。我韓愈的道德不加修治，卻是文章一天一天的有名望。那道德不加修治，那賢者便不和他交接，文章一天一天的有名望，同進的人便要妒忌。起初因為一天一天隔離的疏忽，再增加了那不專一的屬望，不和他交接的心思，又聽着那妬忌者的說話，從此你閣下的門庭，便沒有我韓愈的足跡了！」

去年的春天，也曾經一次進謁在左右了。你的容貌非常溫和，像是迎接新友啊；說話連篇不斷，像是哀憐他的窮困啊；回到家裏自己非常歡喜，拿來告訴人家。後來在東京娶了妻子，又不得朝夕繼續的相見，等到還來，也曾經一次進謁在左右了。容貌隔離斷絕，像是不察他的愚笨啊；說話靜寂寡少，像是不領受他的情分啊；回到家裏自己非常恐懼，不敢再走到你家裏來看你。

到現在卻恍然大悟，翻然懊悔，自己對自己說道：「這隔離的神氣，是所以怪我不常常到你家裏來啊；這寡靜的說話，是所以表示你的意思啊。」不聰明的責罰，沒有可以逃避的了。不敢再走來看你，特地疏通這個所以然的緣故，并且獻近來所做的復志賦以後的文章，十篇文章分做一卷，每一卷有字標在軸上，送孟郊序的一篇文章，是用生紙膽寫的，不去裝飾他，所以

字跡有塗抹添注的地方，急於要自己看得懂，却是對你不起，不能夠等得及換紙再寫，你閣下可以以他的意思，不計較他的禮節，我韓愈很惶恐，第二回拜着你。」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一云照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濱，○天池謂南海也。莊子南溟者，天池也。溟，水際。瀆，水涯。曰有怪物焉。怪物，謂之別名。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彙，類也。○鱗，鱗也。○介，甲也。○匹儔，一類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一得子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若頓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擯，者獼之笑者，蓋十八九矣。○預小湖也。○不及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若頓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氣骨矯矯，明明托物自喻。○不肯乞憐三載。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有力者，不知四轉。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仰首鳴號，五轉句。○句抱前句，句刺心。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作三盛總。○結六轉。愈今者實有

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歸結自己甚妙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白話文

某月某日，韓愈再拜着說道：「那南海的水邊，大江的灘上，說是有一個怪物在那裏呢！原來不是尋常有鱗甲介殼的一類東西啊。他得了水變化風雨，上下在天地並不難啊。他的不能夠得水，大約在平常尺寸的地方，沒海高山大陵曠遠的路，絕險的地方，做他的關隘啊。但是他的窮困乾涸，不能夠自己得水，被獼獼所笑的大約十個裏面有八九個是這樣子的呢。」

如果遇到那有力量的人，可憐他的窮困，運轉他到有水的地方，實在是一舉手一動脚的煩勞啊。但是這個東西啊，自己仗着他的才能，和尋常的人兩樣呢。他說：「我爛死在沙泥裏邊，我情願快活的，倘然要我低着頭，垂着耳朵，搖着尾巴，向人家乞憐的，不是我素來的志願啊。」所以那有力量的人，碰見了他，見慣了，也像是沒有見的一樣呢。他的死生，原是不能夠預先知道啊。

現在又遇到有力量的人，在他的面前了，姑且試試看看，抬起頭來一聲叫喊着呢！那裏知道那有力量的人，不可憐他的窮困，卻是忘記了一舉手一動脚的煩勞，拿來轉運他到清波裏去麼？那可憐他的，是命運啊。那不可憐他的，是命運啊。知道了在命運，卻是還要呼喊的，也是命運啊。我韓愈現在的境遇，實在和他有的相像，所以忘卻了和你交情淺薄，自己的愚笨罪名，却

說着這種說話呢。你閣下應該也可憐我，體察我麼？」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起句是一篇大旨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草木水之無聲。風蕩之鳴。水獨加三句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梗塞其沸也。或炙之。水獨加三句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鳥金石人之於言也亦然。說到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也。其皆有弗平者乎。一鎖應起句筆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突然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生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土草木。金鐘石壎箏箛管。匏笙土。瓦。革。鼓。木。祝。敔也。五樂維天之於時也亦然。突然說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天時六樂與天。時兩段俱是陪客其於人也亦然。取轉人上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字正見關鍵血脉首尾相應處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禹一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后稷作韶樂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太康盤盪無度

遠大禹之戒以周公伊尹鳴殷四周公鳴周五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略

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孔子

六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

風原楚之同姓楚幽厥孫辰即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軻荀卿九揚朱墨翟管夷齊

晏嬰老聃姓李名耳字伯田駢齊人好談論申不害昭侯著中二篇名申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春到

韓大夫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田駢齊人好談論申不害昭侯著中二篇名申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春到

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楊朱十四人十此十人或邪說或功利或清靜寂滅或刑名慘刻秦之興

李斯鳴之李斯秦相專言威漢之時司馬遷即太史公相如賦檄封禪等文揚雄字子雲有詩賦與

最為善鳴者也雄十二其下魏晉二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

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速同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

雜而無章即其所謂善鳴者亦宜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魏晉十三將入題又頓唐之有天下說唐入陳子昂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元結字次山

元子十篇李太白四杜甫五李觀字元賓公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子皆當其存而在下者孟郊

東野始以其詩鳴。七〇從許多物許多人奇奇怪怪繁雜難說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若無解筆可道其他浸淫乎漢氏矣。氏〇三句總收前文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李翱唐虞三代文辭張籍善樂府〇李翱八張籍九又添二人字後妙。三子者之鳴信善矣。結出善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愁其心腸而使其自鳴其不幸邪。兩句咏歎有味括盡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鳴國家奚以善其在下也。自鳴其奚以悲。二語甚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時東野爲深陽尉〇單結東野有若不釋然者。結出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應前四

白話文

大概一樣東西，到了不平的時候，便要發出聲音來。草木的沒有聲音，有風去激動他，發出聲音來；水的沒有聲音，有風去振蕩他，發出聲音來；他的躍啊，或有去激動他，他的趨啊，或有去梗塞他，他的沸啊，或有去燒他，金石沒有聲音，或去擊動他，發出聲音來。一個人的在說話方面，也是這樣，有不得已的地方，才起來說，他的歌啊，有所思，他的哭啊，有所懷，大凡出在口裏，成功聲音的，也許都有不平的地方，應音樂這件東西，鬱積在心中，拿來發泄在外面啊，揀他善

鳴的借他來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這八樣東西，是物類中的善鳴的啊。那天的在時候方面，也是這樣，揀他善鳴的借他來鳴，所以拿鳥來鳴春，拿雷來鳴夏，拿蟲來鳴秋，拿風來鳴冬，四時的相推移，他這裏面一定不能够得到他的舒服時候的呢。拿這個道理去講着人的方面，也是這樣，一個人的聲音頂要緊的，便算是說話，文章的在說話，最是他的精華啊。尤其揀他善鳴的，借他來鳴，那唐虞時，皋陶、禹，這是善鳴的啊，借他來鳴，夔弗能拿文辭來鳴，又自己借韶樂來鳴，夏時的五個人，拿他的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大凡載在詩書六藝上邊的都是鳴中的優秀啊。

周朝的衰微，孔子的學生鳴他，他的聲音高大遼遠。書上說道：「天將拿夫子做警鐘，或是不可信的麼？」這末了的時候，莊周拿荒唐的說話鳴，楚是大國啊，他亡的時候，拿屈原來鳴，臧孫辰、孟軻、荀卿，拿道來鳴的啊，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田駢、鄒衍、尸後、孫武、張儀、蘇秦的一等人，都拿手段來鳴，秦朝的興起，李斯鳴他，漢朝的時候，司馬遷相如、揚雄，最是善鳴的啊。

在這個時候以後，到了魏朝、晉朝的時候，那鳴的一班人，及不來古時的人，但是也未嘗斷絕啊。就是那善鳴的人，他的聲音清薄輕浮，他的音節快速急迫，他的辭令淫亂哀傷，他的意志懈弛放肆，他的說話啊，雜亂無章，將是天惡他的德行，不肯去照顧他麼？爲什麼不鳴他善鳴呢！唐朝的有了天下，陳子昂、蘇、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邵，拿他所有的才能來鳴，這存留下來

的孟東野，起初拿詩來鳴，他的高出魏晉，無懈可擊，及得來古人其他的好處，漸漸兒的到漢朝了。跟我游的人，李翱、張籍，這是傑出的啊。三個人的鳴，真是善鳴了。

但是不知道那天將要和他的聲音，使他鳴國家的盛壓，還是將要窮餓他的身子，想憂愁他的心思，使他自已鳴那不幸壓三子的命運，卻是掛在天上了！他在上位啊，何必快活，他在下位啊，何必悲傷。東野的到那江南啊，有像不快活的樣子呢，所以我說明這個命運靠着天上的道理，拿來勸解他。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杭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

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兩或曰}

^{盤字義雖似閒情，只}友人李愿居之。^{李愿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歸隱盤谷，號盤谷}愿之言曰：「人之稱大

丈夫者，我知之矣。^{此句是提綱直}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敘功}坐於廟朝，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樹立也}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

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敘威}才峻^後滿前，道古今而譽盛

德入耳而不煩。敘門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外觀秀美 中心聰敏飄輕裾。翳

長袖。綴衣後臂曳也。敘近侍粉白黛綠者。眉鬢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敘姬妾大

丈夫之選。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極寫世上有此輩大丈夫吾非惡此而逃之。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著此句逼起下文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

濯清泉以自潔。敘居處之幽採於山。美可茹。汝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敘飲食之便起居無時。惟

適之安。敘晨昏之逸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

其心。橫插隱士自得語妙車服不維。刀鋸不加。刑賞不相及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朝政不相關大丈夫不遇

於時者之所為也。極寫世上又有此輩大丈夫我則行之。結出本意與上不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香趨。迫不敢行之貌口將言而囁。念入。嚅。言不言之貌處汗穢而不

羞。觸刑辟。闕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此是不安于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為其於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此其人視前兩樣人物孰賢孰不賢其等第當何如。只以一句收盡一篇意。最有含蓄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斷其為高隱。輩大丈夫與之

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叶盤之泉。可濯。可沿。沿。循也盤

之阻。誰爭子所。阻。曲折也窈而深。廓其有容。叶繚而曲。如往而復。四句承盤之阻來。窈深繚曲。極力形容其妙。可想嗟

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盡也。○樂字本上起下。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平聲。膏聲吾車兮。秣吾馬。以脂塗馬曰秣。從子於盤兮。終吾身以徜徉。常。○徜徉自得之貌。○送李卻說到自亦往欲何等與會。

白話文

太行山的南面，有一個盤谷，盤谷的一帶地方，泉水的味很美，那土地也肥饒，草木非常的叢雜茂盛，住在這地方的百姓很少的。有的人說道：『因他回繞在兩山的中間，所以叫他盤。』有的人說道：『這個盤谷，居處幽深，形勢險阻，是隱士所盤桓的地方。』我的朋友李愿，住在這裏面的。

李愿的話說道：『一班人所說的大丈夫的人，我知道他了。利益恩澤施在別人的身上，名望聲氣顯揚在當世。坐在朝廷上面，進退百官，幫助着皇帝發出號令，他在外面便樹立旌旗，羅列弓箭，武夫喝道，跟從的人塞滿在路上，供給的人各自拿了他的物件，排列在兩旁，趕快地跑着，歡喜了就有獎賞，動怒了就有刑罰。有才能的人，站滿在面前，說着古今的事體，拿來稱贊自己的盛德，聽到了耳朵裏邊，便不嫌煩雜。彎曲的眉毛，圍圍的面頰，發着清亮的聲音，裝着輕便的身體，外貌秀美，胸中聰慧，飄揚輕薄的後襟，遮着修長的衣袖，粉白黛綠的美人，排列在屋

裏空閑安居，靠了自己的美貌，去妒忌人家的寵愛，爭奇鬪妍，博主人的憐愛，這是做大丈夫的人，受遇知已在皇帝面前，用力在當世的人，所做出來的事體啊。

我並不是不喜歡他，有意來避去他，這也是要命運的呢，不能夠僥倖求到的！困窮家居，住在野裏，跑到高的山上去，望着那遠的地方，坐在茂盛的樹林中，逍遙終日，浴在清潔的泉水裏，拿來自己潔淨，採着山上的野菜，釣着水裏的魚蝦，都是鮮美可吃，起居沒有一定的時候，祇是求個適意，與其有稱譽在前面，還不如沒有，謗毀在後頭，與其有快活在身上，還不如沒有，憂戚在心裏，賞賜的車服不來擾亂我的心，誅戮的刀鋸不來加在我身上，不知道治理擾亂，不與聞升降進退，這是大丈夫不遇在時的所做的事體啊，我便是要做這種事體的。

伺候在做大官的門上，奔走在有勢力的路上，腳將要進去徘徊不入，嘴將要說話，伸縮縮處污穢的地方，不知道羞恥，觸了刑罰，就被誅戮，圖萬一的僥倖，直到了老死方才罷休的，他的做人在好不好方面是怎麼樣呢？昌黎地方的韓愈，聽了他的說話，很是贊成他，和他一同吃酒，替他做一隻歌，『在盤谷的裏面是你的屋子啊，在盤谷的土地可以種着田，在盤谷的泉水可以洗着浴，可以沿着水邊散步，盤谷的險阻，那個人和你來爭奪，這塊地方，窈窕深曲，地方很大，可以容納環繞曲折，像是水窮山盡，卻花明柳暗的，又是一村，唉，盤谷裏面的快樂，快樂得實在沒有窮盡，虎豹遠避啊，蛟龍藏匿，鬼神守護啊，禁止不祥，在裏面喝着酒，又吃着飯，啊，得到長壽，又得到平安，沒有不滿意的事體啊，還有什麼希望呢，把我的車輪子上，揩了油，拿我的馬

匹喂飽了草，跟着你到盤谷裏面去，一生一世，在這裏面游玩着。」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燕今北京趙今真定俱當時河北城感概悲歌董生舉進士連不

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鬱鬱不與命朝廷每自辟士故邵南欲往茲土指河北吾知其

必有合也。董生亦豪傑自與燕趙之士董生勉乎哉！此行是正寫董生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

彊彊上仁者，皆愛惜焉。皆愛惜董生而願引薦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況燕趙之士仁

其必有合○將上文再作一曲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

邪？惟才出乎天性風俗固然當時河北藩鎮多習亂不臣其風俗或與治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風俗之異

折掉轉聲篇首燕趙多感概意董生勉乎哉！此行是反寫主吾因之有所感矣。上一正一反俱送董為聲，我弔望

諸苦之羣。樂毅去燕之趙趙對於淵津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

願歌于市中乃感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送董生卻勸燕趙之士來仕

白話文

那燕國趙國的地方，古時候傳下來說，很多感慨悲歌的豪傑，姓董的秀才去考試進士，屢次不得志在那主事的官兒懷抱了英才，心裏鬱鬱的到河北地地去，我知道他必有相合的地方啊！董秀才你好好兒的去自己做着罷！想你這樣的不遇時，如果是重仁義的人一定是愛惜的，何況河北地方的人，仁義是出在他天性的呢。

但是我常常聽人說，風俗是跟着教化改變的：我那裏能夠知道現在不和古時所說的兩樣呢？姑且拿你這一次的出去作為試驗品啊！董秀才你好好兒的去罷！我因此有所感觸的地方了，你替我去弔弔古時候望諸君樂毅的墳墓去看看他的街市，可還有像從前屠狗的英雄麼？替我致意他道：『現在有明白道理的皇帝在上面，可以出來做官了！』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疏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漢疏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兄子愛仕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位成名立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於是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輛。去聲○供張謂具張設也祭道神曰輪故謂祖道祖餞行也兩一車也一車兩之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敘二疏中引起國子司業楊君巨源入題方以能詩訓後進。此句補楊君在官時事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敘楊君事畢以下發議論世常說古今

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行一總予忝在公卿後。時公獨吏部侍郎。吏遇病不能出。

一篇情景全在托病上寫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

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

否。司業去位國史亦書但不張大其事雖書亦落莫也。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上文圖迹原屬後世事所以付之不論。此段從二

疏合到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命為其邑少尹不絕其俸祿。

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隨手再作一總應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

疏之去。有是事否。此段從楊侯合到二疏。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隨手再作一總應前世士大夫

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反微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賓今之

歸。主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點出今之

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後有所歸。古之所謂鄉先生

沒而可祭於社者。古人臨文不諱。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感歎不盡。

白話文

從前疏廣、疏受兩個人，因為年老，一朝辭了官位歸去；在這個時候，那班做大官的在路上

設了帳幔替他踐行，在都門外面，車子有幾百輛，路上看的人，多爲他嘆息，竟有淌下眼淚來的；大家說他的賢明，那漢朝的歷史上，既傳他的事體，那後世能夠畫的人，又畫出他當時的情形；來到了現在，照耀在人家的耳目裏面，明明的像是現在的事體。做國子司業官的楊君巨源，正要拿能夠做詩，來教訓後輩的人，一旦因爲年紀滿了七十歲，也去告訴那宰相，要除去他的官，還他的故鄉。世上的人，常說古今的人，不能夠一樣，現在楊君的和二疏，這不做官的意思，難道有什麼兩樣的麼？

我的名字，僥倖排在那班做官的人後面，恰巧逢了疾病，不能夠出來送行。不知道楊司業官去的時候，城門外面送的人有多少？車子有幾輛，馬有幾匹，道旁看的人，也有歎息知道他是好人，不是好人呢？那做太史官的，又可能張大他的事，做着一篇傳，繼接二疏的蹤跡麼？不叫他受着冷落麼？現在世上沒有能夠畫好畫的人，那畫和不畫，本來不必去論他啊。但是我聽說楊司業官回去的時候，那做宰相的，有愛憐可惜他的意思，上了奏章，委他做本鄉的少尹官，不斷絕他的俸祿，又做了詩去勸勉他；京師的人會做詩的，也都連續的去和他；又不知道當時二疏的回去，有這種事體麼？古今人的同和不同，是不能夠知道的啊。

近世的讀書人，拿做官來做家，丟去了官，就沒有地方可以還去！這位姓楊的官，剛才及冠的年紀，舉在他的鄉裏，拿鄉貢進士的資格進來；現在他的回家去，指着他家鄉地方的樹道：「這枝樹是我先人所種的啊！這條河水和這座小山，是我童子時代所釣游的地方啊！」那家鄉

地方的人沒有不加意尊敬，訓戒子孫，拿姓楊的官不離開他本鄉做榜樣。古時候所說家鄉地方的老前輩死了，可以拿他的牌位供在鄉賢祠裏，春秋祭祀的就是這種人。應就是這種人麼？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郡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

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禧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該六七月間。

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

石先生名洪字濟川洛陽人，魏黃州錄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

公曰：先生何如？

因此一問下，便借從事之薦詞以代己之頌美，所謂避實行處文之生路也。曰：先生居嵩邱，灑穀之間，嵩邱山名，灑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冬一裘夏一

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

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王與之語道理，管到龜卜也，止中間用。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三個者字有三意，文法變化不同。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

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因此再問下，又借從事之言安頓石處士。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

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

治也。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魏志：魏州恆山郡本恆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歸輪之塗，魏志：魏州恆山郡本恆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治法征謀，宜有所出。

先生仁且勇。仁則易於感動。勇則敢於有為。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句句為石生占地步。於是講

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寫大夫求士處重。先生不告於妻子。

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此與勤之任不應相反。然其出處之意已見于從事之言。所以不告不謀。較有意味。宵則

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席之類。只此一句又生出下半篇文字。

酒三行。且起。酒三行後且將起別。得此一句落下便有勢。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第一祝並贊二人。又酌而祝曰。上只執爵而祝。而言此乃酌也。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照上勸之。任不應。遂以為先生壽。第二祝贊士。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

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第三祝。規大夫。夫又祝曰。不再。使先生無圖

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第四祝。規先生。四。祝詞一段緊一段。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

從祝規。須有此一答上。四祝便有收拾。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一篇之意歸結此。一句上何等筆力。遂各為歌詩六韻。遺愈為之序云。

白話文

做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官的烏公，做了節度使三個月，要找尋一個有學問的人去對他部下裏面有才德的人說，有人去推薦石先生的，烏公說道：「先生的爲人是怎樣呢？」推薦的人說道：「先生住在嵩山，邱山，澗水，穀水的中間，冬天著一件皮衣，夏天著一件麻衣，朝夕吃的東西，祇有一盤飯，一盤菜，人家送他銀錢，他便不受，請他出來，一同去遊玩，從來沒有拿事體推卻的。勸他去做官，他便不答應，坐在一間房裏，左右多堆滿了圖書，和他談論世界上的道理，辯論古今事體的錯不錯，評論人家的好壞，又說他做事體的將來的成敗，好似那黃河決了，下流流到東面，好似那四匹馬，駕了輕車，走那熟路，卻是王良造父，做他先後的啊。他料事的神明，好似那拿了蠟燭照着計數物件，是很清楚的，又好似那拿了龜殼卜着課，是很有效驗的啊。」

大夫道：「先生情願老在這種鄉裏，沒有事要求人家幫助的，他可肯替我來幫助我理地方上的事體麼？」那部下的人說道：「你大夫是文武全才，忠孝並全，爲國家找尋有學問的人，不圖一家的私利，正在現在的時候，現在的寇賊聚集在恆山，兵士圍困住了這地方，使得農人不能夠耕田收穫，錢財米粟，一起散失。我們現在所住的地方，是糧運輻輳的區域，治理的方法，征討的謀劃，應當有一點建立。先生的爲人，仁義勇敢，如果拿義氣去請求他，勉強去借重他，他有什么話來推卻呢？」那麼就此寫了一封信，備了馬匹銀錢，揀一個好日子，差一個使者到先生的門上去請求他。這先生竟不告訴他的妻子，也不和他的朋友商量，著了衣冠，出來見客，拜受了信和禮物，迎接到門內，夜裏沐浴了身子，整理行裝，載了書冊，問明白了道路行程，告別他常

常往來的人。到天明的時候，便一齊都趕到了；就設筵餞行在東門的城外。

酒吃過了三巡以後，將要告別，有一個拿了酒杯上前說道：「大夫真是能夠拿義氣來取人，先生真是能夠拿道理來自任，決斷去就，替先生做個留別紀念。」又酌了酒祝道：「凡是去就出處，拿什麼做標準，只有歸到仁義，敬祝先生的長壽！」又酌了酒祝道：「使大夫常常不要變他初時的態度，不要祇知道富他的一家，飢餓他的兵士，不要被奸邪的人迷惑，卻要外面敬正直的士子，不要被諂媚的說話蒙蔽，祇要聽先生的說話，拿來能夠成功，保全皇帝的壽命！」又祝道：「使先生不要祇給大夫圖利益，以及給自己圖利益！」

這位先生起來拜謝祝辭的說道：「豈敢不敬自重，朝朝夜夜，拿來求符合祝辭，自己規戒自己。」從此以後東都地方的人民，都知道大夫與先生果然能夠合得來，拿來成功事體啊。就此各人做着唱的詩六韻，吩咐我韓愈替他做這一篇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伯樂姓孫名陽古之善相馬者。○悉空作奇語起下。一難一解。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已上以譬喻起下。獨爲送溫并送石

天下賀。應求內外無治句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應何能無介然句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白話文

伯樂一過冀北的荒野地方，那一大羣的馬就空了；想那冀北地方的馬是天下最多的，伯樂雖說是很能夠識馬，怎麼能夠空他的一大羣呢？那替他分辯的人道：『我所謂空的不是沒有馬啊，是說沒有好馬啊。伯樂是識得馬的，逢着好馬，每每被他取去，這一羣的中間，沒有留下好馬的了；如果沒有好馬，雖說他沒有馬，也不是過分的話了！』這東都的地方，本來是士大夫的出產地方啊，靠了才能，深藏不露的在洛水北邊的叫做石生；在南邊的叫做溫生。有一個做大夫官的烏公，拿了九錫的鉄鉞去鎮守河陽地方。到了第三個月，他知道石生有才能，拿了重禮去聘請，請他來收羅在幕府的中間，沒有隔開幾個月，他知道溫生有才能，那麼就借了石生做介紹，拿重禮去聘請，又請他來收羅在幕府中的間。

這東都地方，雖是有才學的讀書人很多，但是到早晨去請得一個人出來了，是揀着他裏面頂好的人，到夜裏去請得一個人出來了，是揀着他裏面頂好的人。打從那住着做河南府尹官起，直到百官的執事，和我們兩縣的官員，倘有政治的不明白事體的有疑惑，叫他到那裏去

問呢！那班做過官的讀書人，辭了官位，回到家鄉來隱居的人，還有那個人和他一塊兒去游玩！那後生小子從那裏去攷究清德，講求學業呢！那班大人先生，經過這東都的地方，沒有地方去拜謁他的房屋。這樣的說來，那做大夫官的烏公，一鎮守了河陽，那東都隱士的房屋，便沒有人了，難道不可以說麼？

大概那據了南面，治理天下事體的皇帝，他所託重倚靠的，祇有做宰相的和做將軍的兩種人罷了。做着宰相的，替那皇帝去找有才學的人，用他在朝廷的上面，做將軍的，替那皇帝去找着有才學有武力的人，用在他幕府中間。這樣的做去，雖是想求內外沒有太平的日子，也是不能夠的了。我韓愈被事體羈住在這裏，不能夠自己告老回去，靠那二生到老，現在都被有力的人奪去，叫我怎麼能夠沒有不舒服的意思存在心裏呢？溫生已經來了以後，便去拜見這位烏公在河陽軍門，請替我把前面所說的話，替天底下的人道賀；把我後面所說的話，替我說明白我私心的怨恨，爲什麼把有才學的人都取去呢！那做留守官的，第一個做了一首四韻詩，歌詠這件事體，我韓愈因推想他的意思，拿來做這篇序送他。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或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

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七日乃能者以所報月日不同欲審其實故遲遲若此建中人姓名十二郎名老成公兄韓介之子韓會之繼子也。嗚呼吾少孤。大歷五年

卒公時三歲及長不省所怙。小雅無父何怙惟兄嫂是依于耶雖叔姪猶兄弟其情誼盡在此中年兄歿南

方吾與汝俱幼。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會人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與貶爲昭州刺史卒從嫂歸葬河陽

既又與汝就食江南。建中二年中原多故公避地江左家于宣州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一段敘幼時相依吾上

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

窮盡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引嫂言尤悲慘不堪汝時尤小當不復

記憶。上說俱幼此又略分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雖略分又不甚分妙妙○一段敘叔姪二人關係韓氏甚重吾年十

九始來京城。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其後四年而歸視汝。與耶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

別。與耶汝從嫂喪來葬。與耶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汝來省吾。與耶

會止一歲請歸取其孥。孥妻子也與耶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與耶不是年吾

佐戎徐州。是歲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與耶別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十六年五月張建封

復會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

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與耶永別不會○目吾年十九以下追憶其離合之不常卒不可合而遽死意只是平平讀之自不覺酸楚吾與汝俱

長會

年少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吾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
承寫相離之故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其言去年孟東野
 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
 兄皆康彊而蚤世如吾之衰者豈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
 而汝抱無涯之戚也起下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
 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承上發出一段疑信惘恍光景下分承一段疑一段信信也吾兄之盛德而
 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
 乎未可以爲信也一段從信轉到疑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家人之報何爲
 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
 者不克蒙其澤矣一段從疑轉到信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
 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言其不惡死而死卒歸告于天與神與理哀傷之至也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
 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
此言已亦不可必同願前寄孟東野書上意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有

知不久與郡復會者無知悲日無多而不悲者終古無盡時蓋以生知悲死不知悲也○達生之言可括蒙莊一部

汝之子始十歲也

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也

謂親也

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忽然于耶前

忽然文于耶後寫二子不保文情絕妙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極劇

吾曰是疾也江南之

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隕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

此段伏下汝病

乎

上言病下言歿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一句接無礙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

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

日

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蓋由其不知報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

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

乎其不然乎

此段伏下汝歿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

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

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側然後惟其所願

此告之欲處置其身以慰死者之心意到

筆隨不覺其詞之刺刺也

嗚呼

自此以下一往慟哭而盡

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

變下

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脫去不臨其穴

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何極更不能分句何況分發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宕一旬當求數頃之田於伊穎之下伊穎二水名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教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自是天理人情中體貼出來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總結更復倘恍嗚呼哀哉尙饗

白話文

某年某月某日，你的叔父韓愈聽說你死了，到第七天上纔能夠含了悲傷極了誠心，打發一個人名叫建中的，從很遠的路，備了及時的物品來供在你的靈前，對你十二郎的靈前說道：「唉！我從小就沒有父母，到了長大，不知道父親的容貌，祇靠着哥哥嫂嫂。中年的時候，我的哥哥死在南方，我和你年紀都輕，跟着我的嫂嫂回去葬哥哥在河陽的地方，後來又和你避難到江南地方去，零丁孤苦，從來不曾有一天相離啊。」

我的上面有三個哥哥，都不幸早年的時候死了，接續先人後代的人在孫子祇有你在，兒子祇有我，兩代各祇有一個人，身體形單影隻。我的嫂嫂曾經撫着你，又指着我說道：「韓氏的兩代，祇有你們兩個人罷了！」你那個時候年紀還小，想來不能夠再記得了，我那個時候雖說

能夠記得，也不知道這說話的可悲啊！我年紀十九歲，方才到京城裏來，後來過了四年工夫，便回來看你，再過了四年工夫，又跑到河陽地方去掃墓，碰着你因為我嫂嫂死了，回來埋葬，再隔了二年工夫，我輔佐董丞相在汴州，你來看我，住下了一年工夫，你說回家去迎接妻子，到了明年董丞相死了，我便離開汴州地方，你到底不能夠來。這一年，我幫辦軍事在徐州地方，打發接你的人先走，我又罷官去職，離開徐州去了，你又到底不能夠來，我想你走到東面東面也是客人，不能夠長久的，打算久遠的道理，還不如回到西面地方去，打算整理了家事，接你來住。唉，那裏知道你拋了我便死了麼！

我和你都是少年，以為雖說暫時相別，終可以長久住在一起，所以離開了你，旅居寄食在京城地方，拿我的本領來求斗斛的俸祿，如果知道這樣，雖是萬乘的公侯宰相，我也不肯一天離開你到這裏來啊！去年時候，孟東野回家去，我託他帶給你一封信道：「我年紀沒有滿四十歲，卻是眼力已不明了，頭髮已斑白了，牙齒已動搖了，想起我的父兄都身體康健，却早早的死了，像我這樣的衰弱，怎能夠長久存在呢？我不能到你那裏，你不能到我這裏，恐怕一天死了，使你抱無窮的悲戚啊！」那裏知道年紀輕的却死了，那年紀長的倒存在，麼？身體強壯的人，天折那有病的，身體倒保全麼？唉，這件事體，是真的麼？這體是做夢麼？這件事體是傳來的，信息不確實麼？如果是真的呢，像我哥哥這樣的盛德，卻反天折他的後嗣麼？你這樣的英明，竟不能夠受福澤麼？年輕的，強壯的，倒反天折死亡，年長的，衰弱的，倒反存在保全麼？這件事體像是

不可以信的啊，如果是做夢啊，傳來的信息不確實啊。但是那東野寫來的信，家人耿蘭的報告，爲什麼在我的旁邊呢？唉！這是真的了，像我哥哥這樣的盛德，竟是夭折他的後嗣了。像你這樣的英明應該開創家業的，竟不能夠受這福澤了。這就所謂做天的事實，實在不容易測度，做神的事，實在不容易明白了。那人所說的道理，是不能夠推測，那人的壽命是不能夠預先知道了。

雖是這樣說，我自從今年起，那斑白的頭髮，有幾處變做全白了，那動搖的牙齒，有幾個便脫離落下了。精神一天一天的衰弱，志氣一天一天的微弱，幾何不跟了你一塊兒死去啊。如果死了有知覺，這和你離開的時候沒有多少了；如果沒有知覺，這悲傷的日子也沒有幾時了。那不悲傷的時候是沒有窮盡了的時候。你的兒子剛才十歲，我的兒子剛才五歲，那年紀輕的身體強壯的，還不能夠保全，像這樣的孩童，又怎麼能夠望他的成立呢？唉！可悲啊！唉！可悲啊！你去年的信上說道：「近來得到一種軟腳的病，往往加重。」我道：「這種病住在江南的人常常有的，不必算他是憂慮的事。」唉！那裏知道竟是因這個病傷你的性命麼？還是有別的病弄到這樣麼？你寫信的時候，是六月十七日這一天呢。東野說道：「你歿的日子，在六月初二日這一天。」家人耿蘭的報告，是沒有日子的。大約東野打發的人，不知道問家人的月份日子，家人耿蘭的報告，不知道應當說月份日子。東野給我的信的時候，我便去問那打發來的人，那打發來的人瞎說一句，拿來還答我罷了；這裏邊的情形，是這樣的麼？還是不是這樣的麼？

現在我打發建中來祭祀你，弔你的孤兒，和你的乳母。他們有食可守，能夠等滿喪期便等

滿喪期，去接他們來；如果不能夠守滿喪期，便就接他們來；其餘的奴婢，都教他們守你的喪事，我的力量倘然能夠改葬，終要替你葬到先人的墳地上去，那就完我的心願了。唉！你的害病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你的死我不知道是什麼日子生的時候，不能夠來撫養你，和你同住，死的時候，不能夠來撫視你，盡我的哀痛；你入殮的時候，我不能夠到你的棺材旁邊；你埋葬的時候，我不能夠到你墓穴的旁邊；我的行爲，却是對不起神明，使你夭折。我是不孝不慈的人，不能夠和你相養的生活，相守的到死。一個住在天的邊頭，一個住在地角裏，生在世上的，你的人影子不能夠和我形體相依，死去了，你的魂魄不能夠和我在夢裏相接。這都是我自已做的，有什麼怨呢！看那蒼蒼的上天，我的悲傷那裏有完結的時候！

從此以後，我也沒有心思活在這人世間了！當求幾百畝的田，在伊水、潁水的上面，等盡我的天年，教訓我的兒子，和你的兒子，望他們成立。養大了我的女兒，和你的女兒，等他出嫁。這樣就算事體完了。唉！說話有完的時候，這個情那有盡的時候，你還是知道麼？你還是不知道麼？唉！可悲啊！望你來享受這個祭物。」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

與鱷詩魚食而告之。初公平潮間民疾苦皆曰惡鱷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鱷水而視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

山澤罔網繩擲同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烈火焚也擲刺也○正發論

可便不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

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潮在嶺外海內較江漢更遠毋怪為鱷魚所據海濱潛伏

也卵育生息也○先歸告後王故意放寬一步妙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

能遠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

神之祀之壤者哉揜止也潮子古揚州之境以四海六合言之則潮地又甚近也○二十四字作一句讀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

土也此句是一篇綱領前將天子立大議論此下專在與刺史爭土上發議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

安谿潭據處食民畜休去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

為長擊雄睥目出貌據處謂據其地而處之也食民畜謂食人與六畜也刺史欲安民而鱷魚害若此是與亢拒爭雄矣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

首下心心仍心心上睨賢睨賢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仍仍恐懼貌睨睨小自貌且承天子之命

而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讓以天子讓以天子命吏詞嚴義正是一篇討賊檄文鱷魚有知其聽刺史

言總喝一句起下文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

魚朝發而夕至也。為鱷魚等去路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為鱷魚限期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層疊而下犀利無前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閃電轟雷一齊俱發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有暴風震雷起潞水中數日水盡湖西從十六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

白話文

在某年某月某日，倣潮州刺史官的韓愈，打發軍事衙推官秦濟，拿羊一隻，猪一隻，投入惡溪的深水中，拿來給鱷魚吃，并且對他說道：「從前先王既經有了天下，焚了山上水邊的草木，用了繩網和利刃，拿這個去趕走蟲蛇毒物等的害民東西，趕着他到四海的外面去。到了後來，的皇帝德行薄弱，不能夠得着遠處的地方，就是江漢的中間地方，尚且都拋棄他，拿來送給蠻夷中的楚越。況且這個潮州地方，是在嶺和海的中間，離開京師地方有一萬里路遠呢。那個鱷魚的潛伏生養在這裏，也尚算他住的地方合宜。」

但是現在這個皇帝，是接下唐朝皇帝的位子去，神聖慈武，四海的外面六合的裏邊，都撫

慫他們一起收歸唐朝；況且從前禹王蹤跡所到的地方很多，這潮州是從前近揚州的地方，做知州官知縣官的應該管的地方，拿出賦稅來，去供給天地宗廟百神的祭祀的，這種地方呢？鱷魚！這是你不可和這個做知州官的一同混在這塊地方啊！我做知州官的是受了皇帝的命令，守這塊地方，管理着這裏的百姓，那做鱷魚的却兇橫得很，不肯安靜住在谿水裏面，他佔據了地方，吃着那百姓養的六畜和那熊、豕、鹿、麋，這班野獸，拿來肥他的身子，拿來繁殖他的子孫，和那做知州官的抵抗着，要爭個雌雄。我做知州官的雖是驚弱，也怎麼肯爲了你這個鱷魚，低首下心，呢顯出恐懼的樣兒，替那一班在百姓上面做官的人丟臉，拿來偷活在這裏，麼？並且奉了皇帝的命令，來到這裏做着官，是實在形勢上邊不能不和你這個鱷魚爭辯幾句。

鱷魚！你倘然有靈感，你應當聽我做知州官的說話！這潮州的地方，大海就在他的南面，像鯨魚、鵬鳥這樣的大蝦和蟹這樣的小，沒有一樣不容納歸束，住在這個裏面，靠着他生育，覓你這鱷魚可以朝晨出發，夜裏就到的，現在我和你鱷魚約定吧，盡這三天裏面，領了你們的醜類，搬到南面的大海，拿來避皇帝打發來的官員，三天工夫不能夠，便跟你五天；五天工夫不能夠，便跟你七天；七天工夫不能夠，是終究不肯搬着走了，是心目中沒有我這個知州官，不肯聽從我的說話了。若不是這個道理，便是你鱷魚冥頑不靈，我做知州官的雖是儘管對着你說話，你祇當作不聽得，不看見了。想那看不起皇帝派下來的官，不聽他的說話，不肯搬開去避着我，像你這樣冥頑不靈，同那百姓和物類做害的東西，都可以殺死他。我做知州官的使要挑選

了有才能，有技藝的百姓，拿了強弓毒箭，拿來和你鱷魚打仗，一定要把你完全殺卻，方才罷手，你不要懊悔！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拓跋魏侍，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願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較其前人節概所以形于厚之附叔文是公微意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嶄銳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四字為柳文照相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卓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子厚為諸公要人所爭致，初非求附之也，全在附王叔文一節出脫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宗元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馬參軍，宗元坐王叔文黨貶邵州刺史，未至，道貶永州司馬。○諱其被貶不壽，叔文輩姓名甚婉曲居間益自刻，書務記

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矣。詞上聲。而自肆於山水間。宗元既貶斥地。又荒蕪。固自

請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仰。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伏爲劉禹錫。請播州。二節既

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

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隸。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

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

者。且千人。柳州之政。詳見羅池廟碑。獨書願。子一節。撮其有德於民之大者。衡湘之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

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前敘其自爲詞章。此敘其教人。爲文詞。公推重子厚。特在文章。其召至京師

而復爲刺史也。接。述。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

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

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

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子厚所至。皆有樹立其處。中山尤其行之卓異也。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

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曰。

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

識陷筭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此段因事發議全。學伯夷屈原例。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既出子厚病根。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只數語總且惜。生且悲。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反振起下意。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就斥窮二字一轉。極為子厚喜幸。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一轉語帶規。諷意極含蓄。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蔡使河東。裴君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給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

人。家。庶幾有始終者。附書裴盧二人與前士
窮見節義一段對照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

白話文

子厚的名字叫做宗元。他第七代的世祖名慶的，做拓拔氏魏朝的侍中官職，封做濟陰公；他曾伯祖名爽，做唐朝的宰相和褚遂良、韓瑗一班人，都是因得罪了武后，身遭誅戮，在高宗的朝上。他父親名鎮的，因為要侍奉母親，拋棄了太常博士官，請求做江南地方的縣官，後來因為不能夠趨奉權貴的人，便失了御史官。後來那權貴的人死了，就再拜受御史的官職，很有剛直的名望，所和他交游的都是當代有名譽的人。子厚在年輕的時候，做人精明靈敏，沒有不通達的。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雖是年紀很輕，已經有成人的樣兒，能夠攷得進士的功名，很精銳的露出頭角來，大家都說，柳家有了好兒子了。

後來因為得了博學宏詞的功名，給他做集賢殿正字的官職。他的做官，英俊清廉，勇於作為；他的議論，都把古今的事體做根據，引證經書史書百家子書的思想，詞嚴理正，滔滔不絕，常常屈服他同座的人名聲大振。一時的人，都很願和他交游。諸公要人，大家爭先恐後的想收他，在自己門下，交口的稱贊他。貞元十九年時候，從藍田縣尉官，改做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做皇帝，

拜他做禮部員外郎的官，碰着薦舉的人得罪，例應退出去到外面做刺史官，沒有到任，又照例的降下去做永州司馬官，住在這個地方，自己愈加刻苦用功，很辛苦的做那記錄讀書的事體，做出文章來，很寬大精深，養成又大又深沒有邊的學問，卻自己游散在山水的中間。

元和的時候，曾經照例的召到京師裏去，又一同到外面做刺史官，那子厚做柳州刺史官，待到了這個地方，感嘆着說道：『這地方難道是不能夠治理的麼？』照着他本地的風俗替他設立教育和禁令，一州地方的人都受他的恩德，他們的風俗，有拿了兒女來押錢的，到了約定的時候不來贖取，把本利一計算，便沒收做他的奴婢。子厚替他們想了方法，一起都教他們贖還，來這最窮而沒有力量可以贖取的，教他們所做的工錢拿來抵過，便差他送回他們抵押的人。當時做道台官的把這個法令頒佈到別的州裏，到了一年，免做抵押回來的人，差不多有一千個。在衡山湘水的南面，做進士的人，都奉子厚做先生，這曾經受子厚的口講指畫，做成文章的人，大概很有法度可觀。他召到京師，再出來做刺史官的時候，中山地方的劉夢得禹錫，也在差遣的中間，應當到播州地方去。子厚哭道：『播州的地方，像不是人住的，卻是夢得的母親在家裏，吾不忍見夢得這樣的窮困，沒有說話來交待他的大人，並且萬萬沒有母子同去的道理。』

請求朝上，打算上奏章，情願拿柳州去和他換播州，雖得極大的罪孽，死了也不恨的，恰巧有拿夢得的事告訴皇帝的，夢得從此便改做那連州地方的刺史官。

唉！一個讀書人到了窮困的時候，才看得出他的節義，現在的一般平常在里巷的時候，大

家都敬重着歡喜着，酒食遊戲互相徵逐，笑聲格格拿來互相取下，握手言歡像肯拿出肺肝相示的一般，指天日涕泣，罰咒說生死不肯背約負心，真是像可以相信得的，有一天忽然碰着了，一點小小利害，不過像毛髮一般的小事，頃刻間反轉眼光像不相識，任他落在陷穽裏不肯動一動手去救他，反而去齊軋他，甚至有拿兩塊石頭拋下去的，這種事體，應該那做禽獸做夷狄人，是不忍心做出來的，但是這種人，自己認做以為得意的事體，聽見了子厚這樣的高風，也可以稍稍覺得慚愧了麼？子厚在從前年輕的時候，勇於替人家去做事體，不知道自己看得尊貴重要，以為功業是很容易立的，所以遭了廢退的地步，待他已經廢退了，又沒有相知的人，和有勢力做大官的人，拿來提拔他，所以到底死在很遠的邊地上，他的才能不被世上見用，他的學問不能夠行在當世啊。假使子厚在做御史官的時候，自己能夠看管他自己的身體，待到能夠好似司馬刺史官的時候，也自然不做出這放蕩事體來了。這時再有人能夠極力提拔他，還一定可以起來做大官，不到窮困的時候，但是子厚的降官不久，窮困不到十分厲害，雖說能夠有出人頭地的才幹，但他的文學辭章必不能夠自己極力用工，拿來一定傳在後世，好似現在的樣子，這是無疑的了。雖使子厚得他的所願，得做將相在一時，拿那邊的事體來換這件事體，那件是便宜，那件是損失，一定有人能夠分辨明白的了。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死的，年紀四十七歲，在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在一萬年不壞的先人墳墓的傍邊。子厚有兒子兩個，大的名叫周六，剛才四歲，小的名叫周七，子厚死了。

方才生一個遺腹女，這兩個兒子，年紀都輕。子厚的能夠歸葬啊，一切費用都出在。做觀察使河東裴先生名行立的，行立有節操氣概，答應了不反悔的，和子厚做朋友，子厚也很替他盡力，到底也靠了行立的力量，葬子厚在萬年墳墓的人，是舅弟盧遵，遵是涿州地方人，性質謹慎，好學不厭，從子厚的降官以來，盧遵跟着他一同走的，到了死不離開。既經埋葬了子厚，還要打算料理他的家事，庶幾能夠有始有終，刻在石上幾句話道：「這個是子厚的墳墓，既是堅固，又是安靜，拿來保佑他後代的人。」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九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唐武后時有同州下邳圭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備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因證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墓闈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敘述其事作案。臣竊獨過之。總駁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子不當繼而讎者死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吏不當殺而殺者死。○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源處。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竝焉。一句點破其不濫。○互發以足上句意。果以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為僭壞禮甚矣。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互發以足上句意。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以上泛言旌誅並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並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並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離矣。刺詆也。譏非曰讞。誠僞以情言曲直以理言。○承上正轉一筆起下一段議論。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

其私忍奪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豫號豪

不問觀呼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體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讎寢苦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

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

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一段為旌之不宜誅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帥韞之誅不

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

吏是悖傲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段寫誅之不宜旌○二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述子昂原意是惑於禮也甚

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

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此段申

之義正駁子昂言讎之失

周禮調人謂人官名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

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地周禮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謂取不當誅也一往曰推刃不除害謂取仇

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也。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兩下相殺謂師韜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韜可復辯論有根據一寫主意具於見此。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理，其不可以爲典，明矣。收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是通篇結案。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白話文

我做臣子的私下聽得說，武后的時候，有一個和我同州下邳地方的人，叫做徐元慶的，他的父親名叫爽的，被縣尉官趙師韜的所殺，死到底能夠親自殺了父親的讎人，自己投到官裏受罪。這時候諫臣陳子昂建議，一面誅他，一面旌他的門里，並且請求把這件事體，編在法令，永遠做國家的典章。我做臣子的私下想來，獨以爲他的主意差了我做臣子的聽說禮的宗旨是，拿來防亂的啊，倘然說道不許自由做那殺讎人的事體，凡是做兒子的擅自去替父親報讎，便要犯死罪，那刑的宗旨是也要拿來防亂的啊，倘然說道不可以隨意去把罪名加在犯人身上，凡是做官的，仗着自己的勢力去定人的罪，便要犯死罪，他的根本原是相合的，他的用法卻是兩樣的，旌賞和誅戮，不能夠一塊兒去做着啊。如果誅戮可旌的人，就是濫用刑太過分了。如果

旌賞可誅的人，就是僭，破壞禮法太過分了。果真拿這個辦法來曉諭天下，傳下去給後代的人知道，那要去做着有義氣的人不知應該跟着什麼道理去做？爲避去王法的人，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做着人，拿這樣的事體，來做國家的典章，是可以的麼？

本來聖人的建立制度，研究他的道理，拿來定賞罰的罪名，推原其情，拿來正褒貶的分別，無非要求統一罷了。假使要刺探他的誠僞，攷正他的曲直，推原他的起初，搜求他的結果，那用刑用禮的分別，可以瞭然明白了。這句話是什麼講究呢？假使元慶的父親，不會犯國家定的罪名，那師韞的去殺死他，祇因他私怨的關係，仗着他官吏的威勢，去虐待那沒有罪名的人，那做知州官的不知道把他加罪，那管刑罰的官不知道去查考上下的人，那上面的官和下面的官，互相遮瞞着，那犯人呼喊叫號，也沒有人聽見，卻是元慶能夠拿不共戴天的讎怨，當做恥辱的事體，把兵器當做枕頭，以爲得體，處心積慮，拿着刀去刺讎人的胸口，心裏很爽快，就是死了也沒有怨恨，這是守着禮，並且是行着義啊，那做官的人，應當有慚愧的臉色，去對他認錯也來不及，卻又怎麼去定他誅戮的罪名呢？

如果那元慶的父親，在罪上不能夠逃免師韞的殺死他，在法律上是有根據的，這不是死在那官吏的手中啊，是死在國家的法律上面啊，這個法律可以讎視麼？讎視皇帝定下來的法律，去殺死皇帝的官吏，這是桀逆兇暴，並且是看輕皇帝的事體啊，捉住了殺死他，實在是明正國家的典章，卻還要去旌賞他什麼呢！並且他們的議論道：「做了人一定有做兒子的時候，做

兒子的一定有父母；那親親的互相報讎，這個亂子，怎樣救濟呢？「唉！這個話是迷惑在禮法上邊太過分了！禮上所稱讎敵的人，大概他的冤讎抑鬱，沈痛不伸，呼喊著沒有告訴的地方，不是說抵了罪孽，犯了法律，陷在死罪，倒說道：『他殺死了他，我也去殺死他，不論是非曲直。』這是以衆欺寡，以強迫強罷了。這種人的不講道理，不依從前有才學的人定的規矩，豈不是太過分麼？」

周禮的調人官，掌管萬人的冤讎，凡是殺人合乎義氣的，教他不要報讎，報了讎便犯死罪，有反殺的人，全國的人都當他作讎敵看待，又怎麼能夠親親相讎呢！春秋公羊傳上說道：「父親不應該犯死罪，卻被人殺死了他的兒子，可以報讎的，父親應該受死罪，他兒子去報讎的，這是相殺的道理，但是報讎祇可以殺死讎人，不能夠去殺他的兒子。」現在倘然拿來斷師韞元慶的互相殺戮，便算得合乎禮法了。

并且那不忘記替父親報讎，是孝子啊；不愛惜一死，是義氣啊；元慶能夠不跳出禮法的範圍，服從孝道，死在禮義的上面，這個人一定是「達禮聞道」的人啊。想那「達禮聞道」的人，豈肯拿那王法當做讎敵的東西呢？那議的人反拿來定他的死罪，這個是用刑太過，破壞禮法，他的不可以做國家的典章，是很明白的了。請你做皇帝的把我做臣子的這個議論發下去，附在法令的上面，以後有人定這種罪名的，不應該拿從前的事體去辦理，我做臣子的恭恭敬敬的說着這個話。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
 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此以封者
 是遂封叔虞于唐若曰周公入賀
 史不之見特見于劉向說苑云云吾意不然抹倒一句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層一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去之戲以地以人與小
 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層二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
 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層三凡王者之德在行之
 何若設未得其當去雖十易之不為病要去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
 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段方是正斷嚴切不留餘漏
 下乃就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吾意周公輔
 成王宜以道從容變樂要歸之大中而已應要于
 其當句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層一又
 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若制牛馬然束縛之使不得行
 馳驟之使之必行迫之太甚則敗壞矣〇二層
 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言父子之間尚不能以束縛馳
 驟之事相勝何況君臣〇三層是直
 小丈夫動輒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有故不可信老子考其政察其民動輒
 熱熱小智貌〇正結一段或曰封唐

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
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

白話文

時候的書上說：「周成王拿了一張桐葉，和他年紀小的弟弟玩耍着說道：『拿這個封你一個王！』周公聽得了，便進來道賀，成王說道：『這是不當真的啊。』周公說道：『做皇帝不可戲弄的。』就此封着那年紀小的弟弟在唐的地方去。我的意思以為不對。倘然成王的弟弟應該受封的呢？周公應該到說話的時候去對成王說着，不應該等他在戲弄的時候，便去道賀贊成他啊。倘然不應該封他的呢？周公竟贊成他不應該的戲弄，拿那地方拿那百姓，給這個年紀小的弟弟去做那邊地方的王，這可以算得是明白道理的人麼？」

并且周公的意思，因為做皇帝的說話，不可以隨便說着罷了。一定要順從去成就他麼？倘然不幸，那成王拿桐葉和那宮女太監們戲弄，難道也打算拿來順從他麼？大凡王者的治化，要看他的做出來的怎樣呢。倘然做出來的不得當，雖是換了十次，也不算過分。如果做出來得當的，是不可以叫他改換的呢？況且他是拿來戲弄呢。如果戲弄的事體，便一定要叫他去做到的，這是周公去教成王做成功錯事體了呢！

我想周公的輔佐成王，應當順了正道，用緩和的勸導，一定要引導他到不偏不倚的地位才歇；一定不肯逢着他錯誤的時候，用說話去替他文飾，又不應當束縛他，放縱他，弄得他好像

牛馬的樣兒，操之太急，便要壞事了。況且在家人父子裏邊，尚不能夠拿這種方法來管理，何況那名分上面有皇帝國子的分別呢！這簡直是小丈夫，小聰明的事體，不是周公所應得用的。所以不可作信。有人說道：『封唐叔的事體，是管歷史官的尹佚做成的。』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總提三柱立論。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難也。○總提三柱立論。書詩所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謂下易

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動天進死

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比干。閣過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微亡吾國，故不

忍。閣過且是一道有行之者矣。將正篇箕子先入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謀

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類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詩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書四奴正士謂箕子也。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歷前二曰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入法

用為聖師。周公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

也。大法謂洪範洪大也。範法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焉歟。○歷前二曰及封朝

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
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獵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教民欲食以蔥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歷前三曰
 我得其正，其大人歟。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註以次分應是正意
 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紂是惡也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大意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呼
 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忽然別起波瀾語極淋漓
 易象作是頌云。頌不

白話文

大凡做有才德做大事業的道理有三樣：第一樣，叫做糾正人犯法悞亂的事體；第二樣，叫做遵守上代傳下來的大道理；第三樣，叫做教化用在百姓身上。殷朝有一個仁德的人，叫做箕子，實在完全懂得上面這三樣道理，拿來立在上世上，所以孔子傳說六經的意思，尤其來得殷勤。在那個紂王的時候，那正經的道理，悖逆混亂，那天威的震動，不能夠警戒，有才德人的說話，沒有用場，冒着死去進諫，拿生死置之度外，原是可以算是熱心了，但是也無益在殷朝的社稷。

所以不願意做。保全了身子，保存了祭祀，原是可以算得熱心了，但是有亡國的預兆，所以不忍心去做。這兩條路都有人去行他了。

因為這個樣子，是保全他的賢明的身體，跟着世俗的進退，藏匿了謀略，受辱在奴隸的中間，便是不得意，也不肯做出沒有道理的事體來。雖是失敗，也不肯停止自己的忠心。所以在易經上說道：「箕子能夠明白國家傷亂的原因，是能夠糾人犯法擾亂的事體呢。」到了殷亡國與的時候，世上的人，納入正軌，就拿出洪範來做聖人的先生。周公才能夠序倫常，并且創立國家的大典，所以在書經上說：「箕子還來做洪範。」這是遵守上代傳下來的大道理啊。

到了封箕子在朝鮮地方，他順了道理，去教訓世上的百姓，這德不論大小，人類不論遠近，拿來推廣殷祀，使得夷狄變做中華，這是教化用在百姓身上啊。這許多大道，聚集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天地的變化，箕子獨得他的正氣，這種人可以稱得大有才德，做大事業的了麼！

在那個周朝還沒有成立，殷朝還沒有滅亡，比干已經被殺死了，微子已經逃去的時候，假使這紂王的惡貫沒有滿盈，竟是自己病死了，那武庚憂念世亂，想要保存，這時國家裏面沒有這樣有才學的人，那個起來幫助治理？這也許是人事中間或有的啊。那麼先生肯這樣的隱忍受辱，也許是有意在這上面麼？唐朝的那一年，造了一隻箕子廟在汲郡地方，每年祭祀，佩服先生的德行，獨能夠記在易經的象卦上面，所以做一篇頌詞，說說我的意思。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最毒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癩、癘、癧。癩，癩也。癧，疥也。去死肌，殺二蟲。二蟲，蛇也。已，止也。擊腕，曲脚不能伸也。癩，頸癭，惡創死肌如癰疽之腐爛者。三蟲，三尸之蟲也。毒蟲，傷氣要藥。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兩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教捕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入問之，則曰：吾

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期言之貌若甚戚者。蓋泰山婦伏結處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瀝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汝

也言汝汝捕蛇之後復輸汝租之賦以免其死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爲不幸此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提一句起下文直貫至捕蛇獨存句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賦斂苦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同仆○迫於賦斂而徙觸風雨，犯

寒暑，呼疇毒癘，利往往而死者相藉也。疇疫氣藉枕藉也○勞於遷徙而死寫得慘毒是一幅流民圖曩與吾祖居者

古文觀止 卷九

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曉前三世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二句收上轉下有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灰譁然而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道呼之擾所不忍言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始放心謹食之，時而獻焉。小心畏食俟其時之所需而獻上焉退而甘食其土之產，以盡其天年。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日有是哉。言吾犯毒蛇而死者一歲則有兩次非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吾雖終死於是，役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已在後矣，安敢怨其為毒而不危比。○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害，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於言表。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一句結局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白話文

永州地方的荒野裏，出了一種奇異的蛇，黑色的皮上長着白色的花紋，草木碰着了牠便

死；去咬着人是沒有藥可以醫的。但是捉牠來風做乾肉，拿來做着藥餅，能夠醫好風病曲，腳頭瘡惡瘡，去死肌肉，殺死三尸蟲。起初皇帝面前的醫生拿着皇帝的號令來收買他，每年叫百姓進貢兩次。去徵求那有能夠捕捉他的，可以當作錢糧收着。永州地方的人便爭先奪後的去捉這種蛇了。有一個姓蔣的人家，一個人得到這個利益，已經有三代了。跑去問着他，他便說道：「我的祖父死在這上邊，我的父親死在這上邊，現在我接下去做，已經十二年，險些兒送去性命有好幾次了。」他說的時候，面色像有很悲戚的樣子。

我可憐他并且又問着他說道：「你怨做這件事體麼？我將替你告訴這裏的地方官，除去你的差役，仍舊叫你還着賦稅，你看怎樣？」姓蔣的人聽了我的話，十分的悲傷，眼淚汪汪的滴下眼淚來道：「你可是哀憐我要救活我的命麼？那我這個差役的不幸，還沒有比再叫我還着賦稅不幸的利害啊！假使我不做這個差役，那就早早我已經困苦不堪了。自從我家三代住在這個地方，到現在一共六十年了，卻是那鄉鄰人家的生活，一天一天的窮困，盡他地上的出產，盡他屋裏的收入，號呼求救，轉輾遷徙，飢寒凍渴，顛沛頓仆，淋着風雨，冒着寒暑，呼吸着毒氣，常常死在這上面的，竟是相連的。」

從前和我祖父同住在這塊地方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一分在這裏了；和我父親同居在這塊地方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二三分在這裏了；和我同居在這裏十二年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四五分在這裏了。不是死亡，便是遷徙；卻是我因為捉蛇，獨

能夠仍在這裏。那兇惡的差役到我鄉間來，東西的叫囂，南方的騷擾，喧譁不靜，提心吊膽的，是雞狗也不能安甯的。我卻慢慢的起來，看看瓦器裏面，我的蛇還活着，便安然的睡覺，小心的養他，到了時候供獻上去。回到家裏來安安逸逸的喫那地上出產的東西，拿來盡我的天年。大約一年裏邊冒險犯死的祇有兩次其餘的日子便熙熙的快樂。那裏像我鄉鄰人家，天天有個苦痛呢！現在雖是死在這上面，比我鄉鄰人家的死，卻是已經在後了，又怎敢抱怨呢！

我聽了他的說話，心裏愈加悲傷，孔子道：「苛政比老虎還利害啊。」我常常不相信這句話，現在拿這個姓蔣的人說話看起來，真是可信的了。唉，那裏知道賦歛的兇毒，竟有比這種蛇還利害的麼！所以我替他做這篇捕蛇說，拿來等着那留心民情風俗的人，做個參攷呢。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僂，區疾也。隆然，高起貌。橐駝，卽駝。以上先將橐駝命名，奚作一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何爲書其鄉人爲欲寫其在長安，長安人爭迎也。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種樹行樂也。及賣果者，種樹謀生。皆爭迎取養。去聲。爭相迎取駝于家而養之。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無不活，雙承種與遷。且碩茂，蚤實以蕃。其樹大而蕃，其實盛而多。活外又添寫此一句。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又反視一句伏後文。有問之

對曰。橐駝自謂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折一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一篇之意已盡于此。凡

植木之性。性上承上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此四欲字本性欲也既然已。勿動

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予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一句提轉上言無心之得下言有心之失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

蚤而蕃之也。耗損也。此段又反復碩茂蕃四字理。以上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出來。他植者則不然。時種也。此段是講根

拳而上易。易更也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

憂之太勤。日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

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

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此段明他植者莫能如一句理。以上論種樹事。以下入正意發出議論。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

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

甚憐焉。而卒以禍。總提一句下就他植者則不然一段舉出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

穫。蠶繅也而緒。蠶織而縷。縷繅繭也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字養也鳴鼓而聚之。擊

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

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寫世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一篇精神命脈直注末句結出語極冷隲

白話文

郭橐駝這個人，不知道他起初叫什麼名字。他害了駝背的病，背上突起了一塊，低着頭走，有的像橐駝的樣兒，所以鄉人都叫他做橐駝。郭橐駝聽了說道：『很好，把這個名稱叫我，卻很確切。』因此拋棄了自己的名姓，也自己稱做橐駝。他的地方叫豐樂鄉，在長安縣的西面。郭橐駝把種樹做行業，凡是長安地方的豪富人，家把種樹來做玩賞的，和去賣着菓子做營生的，都爭先的迎他來奉養。看看這郭橐駝所種的樹，有時遷徙，沒有不活的，並且碩大茂盛，早生菓實，又是繁多，旁的種樹人，雖是照樣的做着，他做，沒有人能夠及他得他來的。

有人去問他，他還答道：『橐駝不是能夠使樹木不死，並且繁盛啊，不過能夠順着樹木的天然性格，拿來合他的脾氣罷了。大凡種植樹木的方法，他的根要叫他舒暢，他的培養要平穩，他的泥要舊，他的籬笆要嚴密，既種種好了，不要去搖動他，不要去顧慮他，離開了不要再時時的回顧，這種的時候像交給的，種好了像拋棄的，那麼他的天然性格，可以保全，並且他的脾氣也摸熟了，所以我不過不去妨害他生長罷了，不是另外有法子，叫他能夠碩大茂盛啊，不去損

害他的葉實罷了，不是有法子能夠叫他早生葉實，並且繁多啊。

別個種着樹的人卻不是這樣：樹根拳曲，泥土不舊，那培植的時候，不是太過份，便是管不到，即使有能夠不是這樣的人，那便又是愛他太利害了，愛他太過分了，朝看夜摸已經去了，還要轉來再看，那用心太深的，竟剝他的樹皮，拿來驗他的死活，搖他的根本，拿來看他的疏密，但是樹木的性格，一天一天的和他違背了。雖說是愛他，其實是害他；雖說是憂他，其實是和他在敵，所以不能夠比得我上，我又那裏有別的本領呢！

問他的人說道：「拿你的法子移到行政上面去，可以使得麼？」郭臺駝道：「我祇知道種樹，政治生涯，不是我的事業啊。但是我住在這個鄉間，看見做官的人，歡喜多出他的主意，像是很憐惜着百姓，但是到底受了他的禍害。朝晚官吏來喊道：『官吩咐我來催你們耕田，勸你們種植，監督你們收穫，早些纏你們的絲，早些織你們的布，養活着你的幼孩，養大了你的雞和豬。』打了鼓聚集了鄉下人，在一塊兒聽着他說話，敲着木梆，便去把鄉下的人，喊攆來，我們做小百姓的，停了早飯晚飯，接待官吏，還怕來不及，又怎能夠喜盛我的生業，安我的性命呢！所以害病而且怠惰到這樣，像這個樣子做官，便和我種樹的道理，有些相仿呢！」問他說話的人笑道：「這不是好極麼？我來問你養樹的方法，就知道養人的道理，傳他的事體，叫那做官吏的留心呢！」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裴封叔名厚。子厚之妹夫。有梓人欸其門。願傭爨。同。傭字而處焉。梓人即木匠。欸。叩也。爨。字

空屋也。傭。役于主人以代租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翫斷之器。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繩。石。問。斲刀。鋸。斧。斤。之屬。○出語便作意。疑注。

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此以言語代敘事。

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一作。故作。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委。著也。寫。

梓人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寫梓人。二。量

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寫梓人。三。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寫梓人。四。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寫梓人。五。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寫梓人。六。既成。書於上棟。易上棟。下字。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

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寫梓人七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園視驚愕也。○句句包含。

下意摹寫甚工。繳既成數。句尤極含蓄。為下文張本。繼而歎曰。筆彼將捨其手藝。照不居器。專其心智。規矩繩墨等引。

體要者歟。體要二字是。體要一篇之綱。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者

而智者莊。彼其智者歟。又就專其心智。句寫作二層。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

也。物事也。○連下三者。數字發美。方轉入正意。如黃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例等委曲。以下將梓人一翻案。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

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

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此以王者內言。外薄。四海。薄道。有方伯連率。同帥。○禮王制千里之外設

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漢制鄉

嗇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此以王都外言。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猶梓人。一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

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

繩墨以定制也。猶梓人。二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

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

堵而績於成也。猶梓人。三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

不銜能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猶梓人四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單承一句闕出第五段句法變化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猶梓人五〇以上闕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勢層疊措調有法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一贊作總結即宕起不知體要一段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斷辭爭綴听听銀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斷辭爭綴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致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此就上五猶梓人意反寫一段文字已畢下另發意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詩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遺于成言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不能有戚也〇此以主爲室者喻人君之任相當專一意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痞彼將

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闌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此又承梓人上喻爲相者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貶道亦不可嗜利意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喻意正意總結一句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審曲面勢出考工記言審察五材曲折方面形勢之也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住法亦奇

白話文

裴封叔的住宅，造在光德里地方。有一個木匠去叩他的門，情願租他的一間空屋住着。做他的僕人，拿來抵銷房租。他所做的事體，是拿着量長短的傢伙，和畫方形圓形的傢伙，和那繩子彈墨線的傢伙，家裏沒有刀子，鋸子，斧頭的傢伙。問他的本領，說道：「我很能夠度量木材，看棟宇的制度，高深圓方，短長的佈置，我指揮他們許多工人服役的，倘然離了我，便是有許多人，也不能夠造成一間屋子。所以服役在官府，我比人多受三倍的工錢；服役在私家，我收他的工錢竟比別人多一大半呢。」隔了幾天，走進他的房裏，看見他的牀，缺了一條腳，便不能夠修理。說道：「打算要請旁的工人來修理。」我很笑他，說他沒有本事，并且是個貪祿嗜貨的人。

後來京兆府尹打算修理他的官署，我路過這裏，見他地下堆積了許多木材，聚集了許多

工人有的拿了斧頭鑿子，有的拿了刀和鋸子，都環立嚮他；這個木匠，左手拿了尺，右手拿了棍子，立在中間，量着棟宇的大小，查看木材的能否勝任，擎着他手裏的棍子說道：『拿斧來！』那拿斧頭的人奔到右面，回轉頭來道：『拿鋸來！』那拿鋸子的人趨到左面，隔了一刻，那拿鑿子的人，斫拿刀的人，削都看他的面色，等他的說話，沒有敢自己決斷的，見那沒有本領的人，便生氣趕他出去，也沒有人敢抱怨他的。畫一座屋子的圖樣在牆上，祇有一尺大，卻能夠曲合他的制度，計算他的毫釐，造成這所大廈，沒有一點差誤。已經造成，寫在棟梁上面道：『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建造。』那便是他的姓名啊！凡服役的人，都不在上面。我四面的一看，大大的一嚇，然後知道他的技術工程浩大了，接下來一想，歎了一聲道：『他也許是拋棄了他的技藝，專習他的心智，卻是能夠知道體勢綱要的麼！』

我聽得說勞心的人用人家，勞力的人被人家用，他是勞心的人麼？有本領的人，便去用他，有智謀的人，便和他謀劃着，他是有智謀的人麼？這是可以幫着皇帝去做宰相，管着天下的事體，用這個法子。這做宰相的事體，沒有再像這個做木匠頭兒的人了！他那種管理天下的事體，是要靠着他執役的人，做徒隸，做鄉師，閭胥，里宰，這上的做下士，再上的做中士，做上士，再高的做大夫，做卿，做公，合起來做六官，分散來做百役，外面推到四海，有方伯連率，一郡有太守，一地方有邑宰，都有輔政的人，這下面有胥吏，再下面的有胥夫，版伊，拿來就役的，這好像許多工人的各有一種技藝，拿來自食其力啊。

那幫着皇帝去管着天下的宰相，推舉的用他，指揮的差他，整理這網紀去增減他，齊集這法制去整頓他，這是好像木匠的手裏有方圓的傢伙，和繩子墨線去量着屋子，拿來定制度啊。揀選天下的讀書人，使他的本領，能夠稱他的職，把天下的人民，使他安心做着各人的事業，着了都城，知道野裏怎樣，着了野裏，知道一國怎樣，看了一國，知道天下怎樣，這遠近大小的地方，都可以手裏拿了，圖上推究的，這好像那木匠的畫屋子圖樣在牆頭上，到底能夠成功啊。有本領的人，起來用他，使他也沒有什麼感激。沒有本領的人，教他下去休息，也沒有敢抱怨。不誇張自己的本領，不誇張自己的名望，不自己去做那細小的事體，不去侵犯百官所做的事體。每天和天下有本領有才學的人，討論這大綱，這好像木匠的會得運用許多工人，不去自己稱贊檢點啊。這樣纔能夠做着做宰相的道理，那許多國度的事體，便可以理了。

做宰相的道理既經得着，許多國度的事體已經治理好了，天下的人都抬起頭來望着說道：「這是我宰相的功勞啊。」後來的人，看了以前的成績，羨慕道：「這是那宰相的才情啊。」讀書人假使有談論殷朝、周朝治理的成績，大概說都是伊尹、傅說、周公、召公的功勞，其餘百官的勤勞，卻不能夠傳名，好像木匠的自稱他功勞，那做事的人不能夠記名啊。大得極啊。宰相的功勞，應懂得這個道理的，就所謂宰相罷了，這不知體勢網要的人，反拿這小心勞苦算是辦着公事，拿着簿籍算是貴重的人，親自去做着小小的勞苦事體，誇張自己的本領，誇張自己的名望。侵奪許多官的權限，私下的做着這六官百役的事體，爭辨在宰相府裏和朝廷上面，卻是忘了

那大的遠的事體，就所謂不懂這個道理的人啊。好像木匠不知道繩墨的曲直，規矩的方圓，尋引的短長，奪取那許多工人的斧斤刀鋸，拿來幫助他的技藝，又不能夠完備他的工程，竟弄到失敗，沒有成功啊。這豈不是荒謬麼？

有人說道：「那造屋子的主人翁，倘使用他一人的私見，牽制匠人的思慮，奪他固有的經驗，祇知道聽道旁人的說話，雖說是不能夠成功，難道說是匠人的錯處麼！也要看那叫他造屋子的人，信任和不信任他罷了。」我說道：「不是這樣說的，想那繩墨已經完備，規矩已經設立，不過那高的不能夠壓做低啊，狹的不能夠張大，並且廣闊他啊，用我的法子，便可堅固，不用我的法子，便要坍塌，如果他情願不要堅固，要坍塌的，也祇好藏了本領，不說出他的法子來，老遠的離開，不羞辱我的道理，這才是好木匠了。如果貪他的貨利，捨不得拋棄的，喪失了仙原有的計劃，屈辱了不能守節，棟曲木壞，倒說道不是我的罪啊，這是可以麼？這是可以麼？」我以為木匠的道理和宰相的道理，有的相像，所以寫着這篇文章，寶藏他。做木匠的人，大約是審察木材曲直方面形勢的一等人，現在叫他做估木料的匠人呢。我所碰見的人，是姓楊，瞞去了他的名字。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灌瀟二水在永州府城外。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

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前照先借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

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靈宗朝宗元坐王叔文黨貶古有愚公谷。齊桓公出獵

一老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引古作陪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然斷

辨爭貌應不可以不更聲也。故更之為愚溪。敘出名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又就愚字生發

○二 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愚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

愚池之東。為愚堂。愚其南為愚亭。愚池之中為愚島。愚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

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總結愚字一筆○敘出入愚如極錯落指點如畫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

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既又峻急多抵池。石大舟不可入也。注

○三 幽邃。淺狹。蛟龍不屑居。不能興雲雨。三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

辱而愚之可也。此段明溪之所以為愚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

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有道而達於理。悖於事。故凡

為愚者。莫我若也。是為真愚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此段明己之所以名溪溪

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與上其流下甚。一段抑揚對照。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瘦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上與達理停事。一段抑揚對照。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鴻蒙元氣也。一云海。上氣老子稱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將已之愚溪之愚寫作一團無從分別奇絕妙也。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仍收轉入。愚作結。

白話文

灌水的南面有一條小溪，東面流到瀟水，有人說道：「姓冉的人，曾經住在這塊地方，所以稱這個溪叫冉溪。」有人說道：「用這溪水，可以染顏色的，因他的用場出名，所以稱他叫染溪。」我因為愚笨的緣故犯了罪，謫居在瀟水的旁邊，喜歡這一條溪水，沿溪走了兩三里路，尋着了一塊最好的地方，就住着做家。古時有一個愚公谷，現在我住這條溪旁，溪的名稱遠不能夠定本地的居民，還有在辯論這個名稱的，不可以不更他的名稱，所以更他的名叫做愚溪。

在愚溪的上面，買下了一個小丘，稱做他愚丘。從愚溪東北走六十步，得着一個泉，又買來住着，稱做他愚泉。愚泉共有六個洞，都出在山下的平地，因為這泉是向上流的，合了屈曲的流，到南面，稱做他愚溝。就此積土壘石，塞住他狹的地方，稱做個愚池。愚池的東面，是愚堂，他的南

面是愚亭；池的中間是愚島，好的樹木，奇異的石頭，錯雜佈置，都是山水奇異的東西。因我的緣故，都拿愚字來屈辱他。

大概那水這樣東西，是聰明人所喜歡的；現在這個溪獨把愚字屈辱他，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的水勢很低，不能夠拿來灌溉；又是險峻湍急，很多灘石，大的船不能夠進來的；幽深淺狹，蛟龍不屑居，不能夠興雲作雨，沒有利益給世界上，卻和我很有些相像，那麼雖是屈辱他，稱他愚，也不是過分了！

甯武子這個人，在國家無道的時候，便裝做愚笨，那是聰明人裝做愚笨人啊；顏子這個人，終日不和有違反的話，像是愚笨人一般，那是通達人裝作愚笨人啊；都不能夠算做真笨。現在我逢着有道的時候，卻是違反在理，悖亂在事，所以凡是稱愚笨的人，沒有再像我一樣的了。照這個樣子，天下的人，不能夠和我爭奪這個溪，我能夠一個人得到這個名號啊。

那溪水雖是不能夠有利益在世界上，卻會得鑒照萬物，清光皎潔，靜穆澄澈，鏘然的鳴，有金石的聲音，能夠使得笨的人喜笑，眷戀羨慕，快活得不能夠離開他啊。我雖是不能夠和世俗相合，也很能拿文章自己安慰，洗滌萬物，包括百態，卻沒有什麼避諱。拿我這篇愚詩來詠那條愚溪，卻彷彿的不差，依稀的一樣，超出天地的元氣上面，混入那華胥鄉裏，冷清清的沒有人知道我啊。所以做了一首八愚詩，寫在溪邊的石頭上面。」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巖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連上山石溝壑間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翻起然而求天生地作之狀或無得焉又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落入發端忽作數折全用虛字翻成筆法奇幻永州實為九疑之麓六〇九疑山名有九溪皆相似故名其始度鐸土者環山為城書惟荒度土功〇此句追原城中所以有自然泉名之故有石焉翳於輿草有泉焉伏於土途蛇虺毀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帽平毒卉嬰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駢散也與深也虺蛇屬葩花貌卉草之總名〇寫得荒蕪不堪以起下開闢之功韋公永州刺史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欲寫韋公無事四字妙望其地且異之六字寫出理甚無事人開心妙眼始命芟衫其蕪無行其塗積之邱如蠲涓之瀏流如既焚既醜騎奇勢迭出除草曰芟積聚其草也邱如草高貌錫除其穢也瀏如水清貌焚燒其所積之草也蠲疏其已清之流也〇此記其事清濁辨質美惡異位非穢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茂樹視其蓄則溶漾紆餘蓄水聚處溶安流也漾水搖動貌紆曲也餘繞也〇有泉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歲堆阜突怒透曲也邃深也工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武之下此記新堂外

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譙門城門上樓以望敵也。新堂在郊邑中。故云譙門之內。此記堂外。敘荒蕪處。傾見個荒蕪境界。敘修潔處。似個修潔場所。可謂文中有畫。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推進一步。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發實語。說出新堂闕。係政教所見者大。夫然則是堂也。若開一筆。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敵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結出斯之不朽。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刺史稱二千石。楷式也。儒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

白話文

打算要造深谷。平山深池。在郊邑的中間。那末一定要拿車子運了山石。用人力來疏通溪溝山谷。走到十分危險十分困難的地方。用盡十分辛苦的人力。才可以成功啊。但是要求天造地設的形狀。都沒有得着。舒服他的人民。照了他的地方。保全他的天然。以前看做不容易的事體。現在就在這個地方便得到了。

永州這個地方。實在是九疑山的山脚。這起初量度地土的人。沿着山造一座城池。有許多

石頭埋沒在荒草的中間，有一條泉水，藏在泥的下面，毒蟲的所盤據的地方，狸鼠的所游散的地方，茂盛的多是沒用的樹木，好看的花卉多是毒草，夾雜混亂，爭先生殖，稱做污穢的地方。

韋先生到這裏來，不過隔了一個月，整理得地方十分太平，沒有什麼事體可以做，望着這個地方，覺得很是奇怪，方才叫人去芟除荒草，走在路上，那積草像土阜的一樣高，驅除這污穢，便有清潔的泉水流出來，到了焚燒所堆積的草，疏通了已清的流水，那奇異的形勢，便突然的顯露，清潔和混濁有了分別，那好壞像換了位置，看這樹木，卻清秀舒暢，看這蓄水，卻波光搖動，曲折環繞，奇怪的石頭森然的排列，滿佈在四角地方，有的像排列，有的像拜跪，有的像起立，有的像俯倒，石塊的空穴，透曲深遠，堆出來高得像土阜一般，突出來像怒目一般，就造了房屋，拿來做游玩的地方，所有的物類，沒有不合他的形勢，拿來點綴成形勢，獻技在堂屋廊簷的下面，外面的相連的山，和高原樹林山腳的邊際，夾雜的隱隱約約，近收野草的綠影，遠吞天上的翠色，都會聚在城門高樓上的窗洞裏面。

後來就請了客人進去參觀，接下來喫酒娛樂，有人稱贊着并且賀着喜說道：「看了先生的建築，知道先生的志向，先生的照了地方，做個勝迹，豈不想沿了習俗，拿來成功教化，先生的除惡取美，豈不想免除殘忍，保障公理，先生的掃除污濁，疏通清水，豈不想廢棄貪狠，提倡清廉，先生的登了高地，拿來望遠，豈不想家喻戶曉，照這樣看來，這個堂啊，豈獨是草木土石泉水的安適呢，山林平原山腳的游觀呢，將使得繼續先生治理的人，看這小地方，知道他的大節啊。」

宗元請他把這個意思刻在石頭上，揭示在壁上，做這篇文章，叫那後來做刺史官的看了做一個榜樣。

鉛鐻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鉛鐻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

浚者為魚梁。同之貌，浚深也。魚梁，壑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

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

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

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

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

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

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聲入旬

而得異地者。二句應起八日又得字。雖古好事之士，或能未至焉。收住下忽從小邱發。噫！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澧鎬鄠杜俱屬右扶風漢上林苑也。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感慨不盡

白談文

得着西山以後的第八天，尋到山口西北路的二百步，又得着了一個鈷鐔潭。離潭水西面的二十五步，正是水深流急的地方，有一座魚橋橋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上面生着許多竹樹，這石頭的樣子，突出的像怒目一般，高高的舉起，離了泥土，顯露出來，好似搶着做出那奇形怪狀的樣子來，幾乎不能夠數清。這聳然相連到下面的，好似牛馬的往溪裏飲水，這衝然排列向上的，好似熊羆的登在山上。山的大小，不到一畝，像可以統統都得到在裏面了。

問這地的主人，說是姓唐的丟去的地方，要賣他沒有買的人，問他的價錢，說是祇要四百串錢。我可憐他，便去買了他來。這時同游的李深源、元克己，都十分歡喜，出在意料之外。就大家拿了器具，去割除不潔的野草，砍去有害的樹木，用了猛火去燒他。就此好的樹木長出來了，美的竹奇的石都顯露出來了。從這山的中間望出去，那山的高頂，雲的浮動，溪水的流動，鳥獸的

戲游，都很快活的呈獻技藝，在這個山的下面。枕了席睡覺，那清冷的形狀，和眼睛接觸；潺潺的水聲，和耳朵接觸；悠然而虛的，和精神接觸；淵然而靜的，和心意接觸；不到十天工夫，卻能夠得着奇異的地方有兩處；雖是古時候好事的人，也許不能夠做得到這個地步呢！

唉，拿這做小山的勝景，放在灃、鄠、杜的地方，那貴人游客的士子，搶着買這地方的人，每天可以加高一千塊錢，恐怕更加不能夠買得；現在卻拋棄在這個地方，種田人捉魚人，都看他不起，價值祇有四百串錢，竟連着幾年的不能夠賣去，卻是我，和深源，克己，獨能夠快活的得他，這真是他有遇合，應寫這篇文章在石頭上面，是要拿來賀這座小山的能夠遇到我們呢。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故寫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一開起

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銀其上為睥睨

睨，睨，屋棟也。山以小石城名者，以此。其旁出堡塢。塢，鳥上聲。有若門焉，窺之正黑。堡，城也。塢，水障也。

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此不是寫水，只極寫響之正黑四字。環之可上，望

甚遠。其旁可以窺深。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

施設也。無土壤三字，妙類智者所施設一句，生下有無一段。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

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疑其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借兩或曰錯落自說胸中憤懣筆意是二者。余未信之。不說煞妙

白話文

從西山的路口一直朝北穿過黃茅嶺向下走去，有兩條路。他一條路向西面出去，沿着路走去，沒有什麼可以找得到；內中一條路稍稍向東朝北，不過四十丈遠，地勢便斷了。那河邊從這地方分開有許多石頭橫着當他的界限，他上面造成女城屋柱的樣子。他的旁邊露出在小城上，水閘上有一座好似門一般的，去望着裏面，黑洞洞的沒有一物。抛下一塊小石去，洞然的一種聲音激揚清越，隔了許多時候纔止。繞着他的路，可以走到上面，望得很遠，沒有泥土的地方，卻生着許多好的樹，美的竹子，格外的奇異，質地格外的堅固。這疏密高低，像是聰明人所佈置的啊。

唉！我疑心那造化的有沒有，已經很長久了；看了這裏，愈加相信一定有的。但是又怪他不生在中州，却生在夷狄，隔了幾千百年，不能夠一獻他的技藝，這真是勞而無用神明的。倘不是這

樣，他便果真沒有麼？有人說道：『這是要拿來安慰那有道德的人，受辱在這地方的。』有人說道：『這天地的靈氣，不鍾在大人物，卻鍾在物類，所以楚的南面，少出好的人，多出奇怪的石頭。』這兩種議論，我都沒有敢相信他。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儲積僕始聞而駭，繼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耕以賀也。因駭疑而將弔，因大喜而更以賀。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再足一句○以上總提作柱下文分疏。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樣，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脩上聲，澼雖上聲之具，或以不給。澼澼米滋也。禮內則澼澼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調和飲食也。吾是以始而駭也。承寫一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詩憂心惓惓，慍于羣小。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承寫一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無有他故。京城人

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好廉名者所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為得重賂。嗤嗤笑貌。雖道亦必見笑於人。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已亦避忌世嫌有負公道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奪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杭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即欲一明公道究不免于嗤嗤者之竊笑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公道難明古今重歎信以抒發不勝世變之感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哀黔其廬楮，黔黑也。楮赤也。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願

回祿皆火神相助也。奇語快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奇極快語宥而彰之，人皆寬宥而可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喙口也。發

策決科謂明經取士必為問難疑義書之。子策以試諸士定為甲乙之科。慄懼也。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蓄縮謂畏忌世嫌受侮謂被人竊笑於茲吾有望於子。庶幾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是以終乃大喜也。承寫一段大喜是主故此段獨詳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

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衝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今吾之所陳若是。指第
以異乎古。原不故將弔而更以賀也。承寫一段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勸奉樂樂朝焉。夕未慰之言。正照上養字樂字。

白話文

接到友人楊八的信，知道先生遭了火災，家裏不賸一的東西。我起初聽見了大大的一嚇；到半中間便起了疑心，到末了卻十分的歡喜。所以打算來弔你的，現在卻改作賀你了。路隔得很遠，傳來的話很簡單，還不能夠知道確實的情形，如果真的燒得精光一點也沒有，那是我所以要格外道賀的緣故呢。

先生很辛苦，奉養父母，朝晚快活，只希望安逸無事；現在卻有猛火烈焰的災難，來驚嚇你。先生那飲食的東西，或者因此不能供給，我所以起初驚嚇啊！大凡人家的說話都說：『盛衰互相倚伏，去來是沒有一定的。』或者將來大有作爲的，倒反起初困苦驚嚇，就有了水火的災難。有許多奸惡的人，來欺侮了，經過了這許多勞苦變動，卻後來能夠光明；古時候的人，都是這樣，但這個道理，遠遠深闊，荒誕散漫，雖是有大才學的人，也不能夠說一定相信的。所以到半中間疑心起來了。

拿先生這個讀過古人書，做過文章，很懂得那講小學的道理，多才多藝的到這樣，卻對於進取方面，不能夠超出許多讀書人的上面，拿來求顯揚，富貴，實在沒有旁的緣故，因為京城裏的人，多說先生家裏很有錢財，那讀書人的要求清廉名望的，都畏忌嫌疑，不敢稱道先生的才能，祇有自己心裏明白，含蓄着，隱忍着，不肯露在口上，因為公道的難明，世上的多嫌疑啊！話一說出口，人家就嗤嗤的笑，他以為得了重大的賄賂。

我自從貞元十五年，看見先生做的文章，隱忍不言的，大約六七年了，沒有說過一句話。那是我祇願一身，却違背公道，已經長久了，不但對不起先生啊。等到做了御史尚書郎的官，自以為僥倖做了皇帝身傍的臣子，能夠發揮議論，想拿來說明先生心裏的鬱塞，然而有時稱道在同輩的人，還有你看我，我看你，背人竊笑的。我實在恨自己修德的不明，向來的名譽不好，世上的嫌疑加在我的身上，常和孟幾道談起，覺得是件很苦痛的事體。

現在卻幸而被天火的一齊燒完，凡是衆人的疑慮，都變做灰塵，燒成黑色的屋，燒成紅色的牆，拿來表示他的沒有積蓄，卻是先生的才能，就可以明白顯露，不受世人的污辱，確實的才能出現了，這是祝融回祿火神的幫你呢，那是我和幾道十年的交情，及不來這火的一夜工夫，就成了先生的名譽啊！大家原諒你，贊美你，使那含蓄在心裏的，都能够開口，主試的官兒，可以授你的官職，也不害怕，雖要像向來的含蓄在心裏，受着委屈，這還能夠麼？我在這上面，很希望着，你，所以到末了，卻大大的快活啊。

古時的各國有了災難，同位的人都互相弔慰；許國不去弔慰人的災難，那明理的人很看他不去。現在我所說的話，卻是這樣和古時的情形，有的不同。所以把打算來安慰你的，拿來改做慶賀你了。顏淵曾子的奉養父母，他這快活的地方很大呢，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更。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天道聖人對起立論闡大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三句收上三段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變至房魏。可數也。晉陶后鑿舜臣房支攝魏徵唐相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先提一勤字引起待漏字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側重宰相當勤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丹鳳門即朱雀門凡宰相來朝至此符玉滴及晨而後趨朝○點待漏院示勤政也。緊接上勤字乃若北闕向曙。樹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譁鸞聲金門未關。玉漏猶滴。撒。微蓋下車於焉以息。忽作韻語描寫宰相入院之景妙甚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輕輕帶出一思字生出下文三大段文字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米之田疇多蕪。何以

關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災眚告生上聲薦

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釐離也之也。憂心忡忡。待旦

而入九門。既啓四聽。甚邇。四聽四方之聽也。虞書達四聽言廣四方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

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寫賢相勤政之思。先用兩

個思字。又轉用兩個可以字。我將字。何等可師可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

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詔容以媚之。私心慆

惰。酒○酒慆也假寐而坐。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惑焉。政柄於

是乎隳。隳灰也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

相亂政之思。與上賢相一様。大費經營。可鄙。可恨。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總收上三句復有無

殷無譽。旅進旅退。旅衆也。言與衆進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賢相不世出。奸相亦不恆有此

等庸相却多點出。尤足示戒。棘寺小吏王禹偁稱爲文。棘寺周官所謂外朝之左棘。屬大夫之位也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是作記本意

是作記本意

白話文

做天的道理，他自己不說出來的，但是能夠叫萬物亨通，四時有順序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四時種植的官吏，管理五行的官員，替他已經把氣候發洩出來了。那有大才德的人，不多說話，卻能夠叫百姓親愛，許多國度過着安甯的日子，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三公討論政治，六卿分管職務，能夠張大他的教化罷了。這才知道做國王，安逸在上面，做臣子的勞苦在下面，是學着天的法子啊。古時候的善能夠管理天下事體的人，從皋陶、后夔、到房玄齡、魏徵，一班人都可以查攷的，這是不單有他的德行，也都專心在勤勞上罷了。況且早起晏睡來奉事着皇帝，做卿大夫的尚且這樣，何況做宰相的呢？

朝廷上面從立國的起初，便照了舊制，設着一座宰相的待漏院在丹鳳門的右面，是表示勤於政治啊。想到那北闕將曉東方沒有全白的時候，那做宰相大官的人便出門到外面來。那炬光炯炯像是火城一般，那宰相做大官的人走到了這地方停住了，祇聽得一陣一陣的鸞鈴聲音，金門沒有開，玉漏還在滴，便除了傘蓋，跑下車來，休息在待漏院裏。

在待漏的時候，那宰相能夠沒有思念呢？也許百姓沒有安逸，想把他弄到太平；四夷沒有降服，想教他來朝；戰爭沒有止停，想怎樣去消滅他；田野多是荒蕪，想怎樣去開闢他；那賢德的人在荒野地方，我打算去引進他；奸邪的人在朝廷上面，我打算去排斥他；陰陽風雨晦明的

沒有調節，災難常到，情願避了位去祈禱他；五刑沒有停止，欺詐一天一天的增加，請皇帝修明德行去治理他。

心裏非常的憂急，等到天亮上朝，九門既開，天威就在眼前；宰相說了，皇帝聽了，國風就此清平，百姓因此富足，照這樣，那麼他的總理百官，食俸萬錢，不是饒幸的啊，是應當的啊。

那宰相在待漏的時候，如果想着私讎，沒有復想，拿來驅逐他，舊恩沒有報，想拿來榮耀他；子女玉帛怎樣的求他，車馬玩器怎樣的拿他，姦人來附勢，我要引進他，直士抗我言論，我要排斥他，春夏秋的時候有人來告災，皇帝有憂慮的面色，便裝了巧詞去快活他，羣吏玩弄法令，皇帝聽得怨言，卻用了諂諛的容貌去獻媚他。

滔滔不絕的私心，裝着磕睡坐着，九門既開，皇帝的重瞳屢屢注視；宰相說了，皇帝就迷惑了；政治的權柄就毀壞了，皇帝的位置因此就危險了。照這樣，定了死罪，下在獄裏，充軍到遠地，不能算他不幸啊，也是應當的啊。

從這個上面，可以曉得一國的政治，萬人的性命，都掛在宰相手裏；豈可不謹慎麼？再有那沒有謗毀也沒有名譽，跟了衆人進退上下，偷着坐這宰相的位置，騙着宰相的俸祿，做一個擺樣的官，祇知道保全自身，像這種人，也沒有什麼可取啊。大理寺的小官王禹偁做這篇文章，請記在待漏院的壁上，拿來規勸那管國家大事的人。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

黃岡縣名今屬湖廣黃州府。

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

去其節。

用代陶瓦。比屋

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從竹說起。

予城西北隅雉堞圯。

瘞。

毀榛莽。荒穢。

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

月波樓在府城上亦王禹偁建。○次說因竹作樓。

遠吞山光。

挹江瀨。

幽闥。

窺不可具狀。

瀨水流沙上也。闥寂靜也。窺遠也。○寫山川之景。

夏宜急雨。有瀑。

布聲。

冬宜密雪。有碎

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

飛泉懸水曰瀑。布。○然宜投壺。矢

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上二句寫天時之景。下四句寫人事之景。連下六宜字。又下二助字。正見有聲韻者與竹相映而倍佳。文致雋絕。

公退之暇。

被鶴氅衣。戴蕪陽巾。

冠道。

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

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

之勝槩也。

時禹偁謫貶黃州郡。○上寫竹樓之景。令讀者心開目朗。此寫登樓之勝。則遙情獨往。詔詔欲仙矣。

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

齊雲樓名五代韓帝建。落星亦樓名。

井幹麗譙。華則華矣。

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二十丈。麗譙樓曹韓建造之。

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

所不取。

騷憂也。風原作離。騷言遭憂也。今謂詩人為騷人。○又借西樓反照竹樓。以我幽冷傲彼繁華。懋懷何等洒落。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

重覆之得二十稔。穀熟曰稔。古人謂一年為一稔。取穀一熟也。○歷前竹工一段起下明年何處之意。噫。吾以至道宋太宗年號乙未歲。自翰

林山滌。除上。貶滌州。丙申移廣陵。遷揚州。丁酉又入西掖。中書省曰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

命。黃州郡名。齊安。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

樓之易朽乎。細敘數年經歷。如開雲野鶴。去留無定。讀之可為愴然。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

也。以修葺望之後人。極繫戀又極曠達。

白話文

黃岡的地方是出產許多竹的，那大的好似椽子，一般做竹工的人，拿他劈開來，刮去他的節，拿來代窯裏燒的瓦片，家家都是這樣，因他的價值便宜，並且可以省去工程啊。我住的城牆西北角裏，城上的短牆毀壞，野草荒亂，濁穢，因此造了兩間小樓，和月波樓接着，遠遠的望去，可以吸收山光，平平的望去，可以見江裏的波浪，幽靜遼遠，不能夠一一的說明。夏天最宜急雨，有瀑布的聲音，冬天最宜密雪，有碎玉的聲音，又宜彈琴，琴調和順舒暢，又宜吟詩，詩韻清爽幽絕，又宜圍棋，棋子的聲音了了然，又宜投壺，箭的聲音錚錚然，這都是竹樓的好處啊。

辦公完畢，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披了一件羽毛做的衣，道士裝的巾，手裏拿了周易一卷，焚了一爐香，靜悄悄的坐着，忘記那人世上的俗慮，江山的外面，但見使風的帆，沙上的鳥，和那煙

雲竹樹罷了。等到他的酒醉的力醒過來，衰茶的烟散去了，送落山的太陽，迎初出的月亮，這也是降官的勝境呢！想那古時齊雲落星的樓，高是高了，還有那非幹，麗譙的樓，華是華麗了，至於那貯妓女，藏歌兒，舞女，不是詩人的事體，我是不歡喜的。

我聽得竹工說：「竹頭做的瓦，祇有十年可用，倘然重蓋他，可以用到二十年。」唉！我在那至道乙未年，從翰林降到滁州，丙申年搬到廣陵，丁酉年又到中書省，戊戌年的除夕日，有齊安的使命，己亥年的閏三月到黃岡郡，四年的中間，東奔西走，也來不及不知道明年又在那裏，難道還怕竹樓的容易坍塌麼？後來的人和我同志的，接下去修理他，纔可以叫這座樓不坍塌呢！

書洛陽名園記

李去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睨前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點洛陽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於天下唐貞觀太宗年號開元明皇年號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底點名園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五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興廢不過園囿而盛衰關於洛陽且天下之治

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將侯字倒用甚生活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將上二段一總寫出作記意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感歎歎歌以收之

白話文

洛陽是在天下的中央，挾了穀山、澠池的險阻，當陝西、甘肅的要害，卻是趙、魏爭趨的地方；大約是四方必爭的地方啊。天下在太平的時候便罷了，如果有事，洛陽一定先受到兵災，所以我曾經說道：『洛陽的盛衰，是天下治亂預料的地方啊。』

在唐朝太宗、玄宗的中間，做公卿官的和皇帝的貴戚，造屋建第在東都的，號稱有一千多家；到了擾亂離散，接下來有五代的殘酷，他的池塘、竹樹被兵車踐踏，荒廢做土阜、高亭、大樹，被煙火焚燒，化做了灰燼，和唐朝一同滅亡，沒有贖一點了。

所以我曾經說道：『園囿的興廢，是洛陽盛衰的預料地方啊。』並且天下的治亂，可以預先看洛陽的盛衰，洛陽的盛衰，可以預先看園囿的興廢，就可以知道，那麼做這篇名園記，我豈沒有道理呢？

唉！做公卿大夫官的，正在跑進朝廷上面來，放縱他一己的私心，只知道自己，忘卻了天下

的治理，忽然想退下來享這個福，可以麼？這是唐朝的末路罷了！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先生光武並點出相尚以道。總贊一句就平日言及帝握赤符。光武至鄒儒生靈華奉赤伏符奏上遂即帝位

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從光武側到先生既

而動星象。帝與光共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歸江湖帝除光為諫議大夫不

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從先生打轉光武以節高之以禮下之正見先生與光武始終相尚以道處在壘之上。九

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易巽卦上九爻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巽極而有事也處巽之世衆皆有爲而上九獨在事外惟高尙其事而已先生

以之。引經證先生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易屯卦初九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屯難也屯難

之初德足亨屯而乃能以貴下賤民心無不歸之也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高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大

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互言之以終相尙之意而使貪夫廉

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只用而使二字過又獨歸到先生見當立祠意妙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

祠堂在嚴州桐廬縣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復者免其賦役也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風猶孟子放聞伯夷之風正與上食天祿懦夫立六字相關應山高水長言與山水並垂千古以歌結有餘韻

白話文

噯，先生是光武皇帝的老朋友，彼此是拿道誼來結交的。等到光武皇帝拿到了皇帝的印，坐着六匹馬拉的車子，到了做皇帝的時候，那一億一兆的百姓，給他做了臣子，天底下的人，誰能夠比得上他呢？祇有先生能夠拿節操去高尚他。後來和光武皇帝同榻，動了天象，還家去住在江湖的上面，能夠保住他這有才學的人的清高氣節，把富貴尊榮，看做齷齪的事體，天底下的人，誰能夠比得上他呢？只有光武皇帝能夠拿禮節去下他。

在蠱卦的上九一爻道：『大家正想做着一番事業，但是祇有他不肯去奉事王侯，抬高自己的身份。』先生的志操，很合這幾句話。在屯卦的初九一爻道：『在太平世界初起的時候，那做皇帝的威風正大，却肯委屈着自己尊重的身份，去看待那下等的人，是很能夠叫百姓心裏歡喜的呢。』光武皇帝的能夠禮賢下士，很合這幾句話。大約先生的心意，高出在日月的上面。光武皇帝的容量，包羅在天地的外面，沒有先生，不能夠成就光武的大量，沒有光武皇帝，豈能夠成就先生的高尚呢！可以使得貪夫廉，懦夫起立，這是着實有功勞在這個名氣教化上面啊。

我范仲淹在這裏做官，方才造着個祠堂去祭奠他，再免他的租稅，便又去找到他後代的子孫，四家人家，拿來奉祭祀的事體，再因此做一隻歌道：『那蒼蒼的雲山，泱泱的江水，先生的

風韻，山樣的！高水樣的長！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仁宗年號春，滕子京名宗諱謫守巴陵郡。巴陵即岳州，宋曰岳陽。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

興。提句最不可少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

記之。述作記之由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洞庭湖在府城西，南先總點一句。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

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四字包許，多景緻。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

備矣。述指上詩賦言。○只用虛筆輕輕流過。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巫峽山名在四川夔州，瀟湘二水名在九江之間。遷客騷人多會

於此。遷客，遷謫之客。騷人，即詩人。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起下二段文字。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

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

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是覽物之情而憂者。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

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紙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

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

洋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喜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上寫樂事一段只是

欲起古仁人一段正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進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退則憂

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從悲喜引出憂樂。明古之仁人憂多樂少與人情之隨感而憂樂頓殊者不同其必曰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先生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于此發之。○憂樂俱在天下。正見其不以物喜不

樂已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斯人指古仁人。結句一往情深。

白話文

慶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降了官去守那巴陵郡；隔了一年，地方上政治通順，百姓和協，一切沒有做的事體，都已經整頓好了。就此重修那座岳陽樓，增加他舊時的制度，刻着唐朝有才學的人和現在人做的詩賦在他樓上。教我做這篇文章拿來記着他的事體。

我看那巴陵的勝境，全靠着一個洞庭湖；他銜接遠遠的山，平吞長江的水，浩浩蕩蕩的，一望沒有邊際；朝光晚景，有萬千的氣象，這是岳陽樓的大觀啊。從前的人敘述得已是詳盡了。那麼他的北面接着巫峽，南面迎着瀟湘，降位的官吟詩的人都聚集在這裏看了物類的情景，能夠沒有兩樣的感想麼？

當那落着長雨的時候，接連的幾個月不肯開晴，陰涼的風狂叫，污濁的浪橫在空際，日星

隱他的光采，山岳藏他的形跡，那做生意的人，不能夠走路，船上的桅杆也倒了，櫓也斷了。傍晚的時候，天色昏暗，但聽得虎叫猿啼，這時候跑到這座樓上去啊。就有去國離鄉，憂人謗毀，怕人議論，滿眼淒涼的樣兒，感慨到極點，心裏便要悲傷起來了。至於那春光清和，景物鮮明，波浪平靜，上下的天光照着蕙頃的湖面，都是碧綠，那沙面上的鷗鳥，飛翔聚集，彩魚游泳岸上的芝草，水邊上的蘭花香氣郁郁，顏色青青，間或那長煙一條橫在空中，白日照耀千里，浮散的光像金子的照耀，靜穆的影子，像白玉的皎潔，漁人的歌曲，彼此唱和，這種快樂，怎有窮盡呢？這時候跑到這座樓上去啊。便覺得心胸寬舒，精神愉快，榮辱都忘，對着風拿了酒杯，這快活是洋洋的了。唉！我曾經求那古時候那有良心的人用的心，也許有和這種人的行爲兩樣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大約他是不肯拿物欲當做歡喜，不拿着一己的潦倒來做悲傷。住在衙門裏做着高官，便知迫可憐百姓，住在江湖的邊遠地方，便知道替皇帝擔憂。這是進去做官也憂愁，看退下來做百姓也憂愁，那麼要什麼時候才能夠快活呢？他一定說道：『要先比天底下人擔憂的人去擔憂，後比天底下得到快活的人，去得着快活呢。』唉！不是這種人，我和那個人一同歸去呢！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突然而起
高題一層漢興以來，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位任亦重矣。非古之無不得

諫者此諫官何等關係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

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諫官本無利然最易犯名必須名利並成方是不爲身謀二語極精細

禧真宗初年號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先記慶曆仁宗年號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

次記光恐久而漫滅嘉祐仁宗年號八年刻著於石。次記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

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照同體哉。結出題名之意下凜然

白話文

古時候沒有進諫的官，從公卿大夫一直到做工做商沒有一個不可以去進諫的。漢朝立定了國家，到現在方才設立了諫官。想拿那天下的政治，四海的衆人，得失利害聚在一人身上，使他去說明他所受的責任，也算重了。當這個官職的，應當記這大的，去這小的，先這要緊的，後這遲緩的，專替國家謀利益，不替自己的一身打算。那汲汲在求名的，猶是汲汲在求利的一樣，這相去的路差得有多少遠呢。

天禧初年的時候，真宗皇帝下了詔書，設立了六個諫官，歸定他一定的職份和事體。慶曆

年間錢先生方才寫他的名稱在版上。我司馬光恐怕長久了，便要湮沒。在嘉祐的八年，刻在石上。後來的人，可以一個一個指定他的名字，并且議論他說道：「某人是忠，某人是奸，某人是直，某人是曲。」唉！可不是很害怕的麼？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三句是一篇之總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此田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此中大日食人一升。歲衣人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此數分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又加一語分給之法始備此其大較也。一領住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言公早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不志。慶曆二年公出爲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三年入爲參知政事言公得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

也。其子粹佑純仁純禮純粹皆賢祐仁尤行仁義。言子孫能繼公之志。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歛。

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收完前文下一段引古一段。歎今總是借客形主之法。昔晏平仲

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

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

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於是齊晏侯以子之觴而觴桓子。引古。

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受賜不辭是服義。美並三人。又愛晏子之仁有

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晏子專美。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

規模遠舉，又疑過之。結到文。正公。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

之飾，聲色之美，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

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饋餼。日稍。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

已。而族之人操壺同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它人乎？同。今歎。是皆公之罪

人也。罵世人之不義。正以發公之美。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

書之者予可無錄也。他人作記必以此爲起處張大之今只于結尾略帶高絕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白話文

范文正公是蘇州人氏，他生平喜歡布施，揀他那親近的又是貧窮的人，疏遠的又有學問的人，統統都布施他。當他貴顯的時候，置了靠近城墻常熟的田一千畝，叫他做義田，拿來養護救濟合族的人，每天有得吃，每年有得着，嫁娶凶喪都有津貼，揀族人的年長，并且有德性的人，去做會計主任，按着時候去管出入的帳目。每天給人一升米，每年給人一匹綢，嫁女的給錢五十千，再嫁的給錢三十千，娶婦的給錢三十千，再娶的給錢十五千，葬的和再嫁的數目一樣，葬小孩的給錢十千，那麼族人來聚的，一共有九十個人，每年的收入，有稻子八百斛，拿他的收入給這所聚的人，很寬舒的有得多，沒有窮盡的時候。那丟去了官，便回家來住着的人，等他有後代的，方才給他，出去做着官的，不給他錢，這是他的大概情形啊。

當初文正公沒有貴顯的時候，曾經有志在這上面了，但是他的力量辦不到的，有二十年工夫。後來做了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的官，參握了大政，那麼才有俸祿賞賜的收入，能夠成就他的志向。文正公已經死了以後，後世的子孫，治理他的事業，繼續他的志向，好似文正公活在那時候一樣。文正公雖說是位高祿厚，但是一世貧窮，到死的一天，棺材也買不起，子孫沒有

錢來辦喪事，祇有拿布施窮人，養活族人的善舉事體，傳給他的子孫罷了。

從前有一個晏平仲，坐了壞的車，駕了瘦的馬兒，桓子對他說道：「這是隱藏皇帝的賞賜啊。」晏子道：「從我貴顯到現在，父親的一族出來，沒有不坐着車輛的；母親的一族，沒有不豐衣足食的；妻子的一族，沒有受着凍餓的；齊國的讀書人，等我的錢去開火食的，有三百多人。這樣算是隱藏皇帝的賞賜呢？還是彰明皇帝的賞賜呢？」那歷齊侯便拿了爵晏子吃的酒杯，去桓子吃。我曾經愛晏子的歡喜，做着好事，齊侯的識得好人，和桓子的能夠服從大義啊。又愛晏子的拿好心待人，是分着等級的，那說話有次序，先說父親族裏的人，第二說母親族裏的人，再說妻子族裏的人，說過了以後，纔說到和他隔開得疏遠有才學的人。孟夫子說道：「能夠親愛親族，才能夠仁愛百姓；能夠仁愛百姓，才能夠愛惜萬物。」晏子這種人，大約差不多了。現在看文正公的義田，比那晏平仲來得好，這規模的遠大，又像是勝過他了。

唉！世界上人的做着三公的大官，享着萬鍾的俸祿，這府第的雄壯，車服與從的裝飾，聲色的繁多，妻子的富厚，祇不過奉養自己罷了；那一族的人，不能進他門的，豈是少數呢？現在布施有才學的人呢！這下面的是做着卿，做着大夫，做着士的人，倉廩的充足，奉養的豐厚，祇不過在個人的舒服罷了；那一族的人，拿了盞兒瓢兒，餓死在溝中的，又豈是少數呢？何況他人呢！這都是對那文正公有罪的人啊。文正公的忠義，布滿在朝廷上面，事業布滿在邊遠的地方，功名布滿在天底下，到了後世，一定有那史官記錄他的事體的，我可以不必記錄了，祇是高尙他的。

道義，便把這篇文章傳在世上呢。

袁州州學記

李觀

皇帝仁宗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偏力殫慮，祇

順德意。屈盡也。誠敬也。此等或亦間有。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官以教民，言師以教士。言假借云者，謂徒有官師之民而無其實，惟苟且具奉詔文書以上聞而已。此等比比皆是。

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尼，沮也。一段先敘祖君未來以前。三十有二年，范陽

祖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闕，廢也。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

亡以稱去聲上意。需得闕，大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先書祖君次書陳君。相舊夫

子廟陔，隘不足改，為提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記地之吉，與材之美。殿

堂門廡，黜武聲，聖靈丹漆，舉以法。黜，微青黑也。聖，白土也。記制作之佳。故師生有舍，庖廩有次，百爾

器備，竝手偕作。記學中大第與理。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記用力勤而成功。速。詳記立學畢。舍釋菜，且

有日。作學記自當從虞夏商周說。起今日以一句道破高絕。盱盱江李觀諱於衆曰：諱告也。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

見已。釋陳說也。菜，蘋菜之屬。立學之初，釋菜以告先聖先師也。秦以山西鑿與平六國，盡死殺也。欲帝萬世，劉漢高祖以一呼而

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

引古廢孝武乘豐當世祖武光出戎行杭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後漢靈
帝獻帝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謂寶武陳蕃李膺杜密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
郭泰范滂張儉王章等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謂曹探等謂建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引古興爾哀得
聖之先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謂建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事之先一有
報之于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事之日是為
應前稱上意朝家教學之意旨句作收若其弄筆墨以徼屬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
又反收一筆亦為國者之憂為之慨然

白話文

宋朝仁宗皇帝二十三年，下了一道上諭，教州縣都設立學校。這時的太守縣令，有賢明的，有蠢愚的，有盡心竭力的，恭恭敬敬的，依順皇帝立學的美意，有公着做官的名目，假託着做教師的名義，勉強接受了皇帝的文書，虛應故事，也許有連接着幾座縣城地方沒有讀書的聲音，皇帝提倡了，却沒有人和他這教化阻塞了，不能夠行開去。

在三十二年的時候，范陽地方的祖無澤，做袁州地方的太守官，方才到任，就召見一班讀

書人知道了學校腐敗的情形；着實怕人材的放失，儒家效驗的疎闊，不能夠滿足那皇帝辦學的意旨。做通筆官的潁川陳侏聽見了，很贊成他。兩人的議論，都能夠相合，便去察看舊時夫子廟地方，很是狹小，不能夠改做學校的，就在本地的東面着手造屋，這泥土乾燥堅硬，這地位朝着南面，這木材很是精良，殿堂門廊，塗青黑的石灰漆朱紅的漆，都照着一定的制度，所以學生先生，都有屋舍，廚房倉廩，都有次序，百樣的器具，都完備了，通力合作。工人又良善，官吏又勤謹，朝晚的盡力，隔了一年，便把屋子造成了。

預備下祭，祭孔子，行開學的禮也，揀定了日子了。盱江地方的李觀對着大眾面前說道：「那虞夏商周的立學校的法子，去參攷經書上面，便可以知道了。秦拿山西的勢力，去殺死六國的人，想做萬代的皇帝，劉邦起來一喊，就此函谷關的門不能守住，武夫健將爭先恐後的賣國投降，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詩書的道理荒廢，人家祇知道權利，不聽見道義罷了。漢武帝接了太平的天下，光武帝出身在軍營，邊都是十分用心的在學術上面，風俗教化的敦厚，一直到靈獻二帝。在下面的臣子，直言无忌的去規勸皇帝，便是殺去了頭，也沒有懊悔，那功業震動皇帝的人，聽見了命令，就把兵權放棄，許多有勢力的人，彼此顧忌，不敢離去臣子的地位，還過了幾十年工夫，那教化的深入人心，竟能夠這樣。」

現在逢着了有聰明有道德的皇帝，你們袁州地方，得到了這個有道德的皇帝，可以使你們到學校裏讀書，走到古人有氣概有學問的地步，天下太平，可以談論禮樂，拿來陶冶我們的

百姓；如果有不幸的事體發生，尤其應當仗了大節，做臣子的死在忠義的上面，做兒子的死在孝道的上面，使得人家有所倚靠，并且有所仿樣，這就是國家設教立學的本意。如果那舞弄筆墨，不過拿來求功名罷了，這豈單是幾個人的恥辱，也還是國家的憂愁事體呢！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歸重人君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君子小人先平寫一筆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側注君子立論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承寫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承寫君子有朋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應轉人君辨其君子小人句作一束以起下六段意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緄八愷，蒼舒隤欽禱戴大臨龍降

聖賢仲容叔達

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時。

天下大治。一證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四居九會十三牧竝立於朝，更

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一證書曰：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

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小人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君子後

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時以竇武、陳蕃、李膺、郭泰、范滂、張儉等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

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人謂之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臯、南、嵩以爲

宜解黨禁，帝懼而從之。○小人又一證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號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

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殺之時，李

振舉進士不中第，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皆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似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小人又一證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

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

然皆亂亡其國。繼上紂漢唐三段是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

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

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

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子小人者○看伊一二用倒釋之法五莫如字九錯落可誦

白話文

我做臣子的聽說朋黨的這句說話，自古到現在便有的了；只有希望皇帝辨別他的是君子，是小人罷了。大凡君子和君子，是拿道義相同來結交朋友，小人和小人，拿利益相同來結交朋友，這是自然的道理啊。但是依我說起來，小人是沒有真朋友，祇有君子便有了。這緣故是怎麼呢？因為小人所喜的是利祿啊，所貪的是貨財啊，當他利益相同的時候，暫且互相接引了，拿來做朋友的，這是假的啊，等到見了利益，卻爭先搶奪，或者利益完盡，交游疏散，便反互相殘害，雖他的兄弟親戚，不能夠互相保持，所以我說小人沒有朋友交情的，這暫時做着朋友的，是假的啊。那君子卻不是這樣，他所保守的是道義，他所施行的是忠信，他所愛惜的是名節，拿來修養身體，那沒道義相同，互相勸益，拿這個意思來做國家的事體，便同心共濟，始終如一，這是君子的朋友啊。所以做皇帝的，但應當退除小人結成的假朋友，用君子結成的真朋友，那末天下

太平了。

堯皇帝的時候，那小人共工、驩兜的一等人，四個人結成一班朋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個人結成一班朋友；舜王輔佐堯王，斥退四凶小人的朋友，卻是引進八元、八愷君子的朋友；堯皇帝的天下，就此太平了。等到舜自己做了皇帝，那皋、夔、稷、契一班二十二個人，並列在朝上，彼此互相稱美，你推我讓，共總二十二個人，結成一班朋友，卻是舜王都用他，天下也十分太平。尙書上說道：「紂王有臣子億萬個，祇是有億萬條心；周朝有臣子三千人，祇是一條心。」紂的時候，億萬人各有一條心，可以說得不算是朋友了；那沒紂王便因此亡國。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結成一大班朋友，卻是周朝用了，便因此興旺起來了。

後漢獻帝時候，盡把天下的有才學名氣的讀書人，拘禁起來，他說他是黨人。待到了黃巾賊造反起來，漢朝的天下大亂，後來方才懊悔覺悟，盡把黨人解刑釋放，然而已沒有法子挽救的了。唐朝的末年，慢慢的傳出朋友的議論，到了昭宗時候，盡殺朝廷上面有才學有名氣的讀書人，有的投在黃河裏，說道：「這一輩自命清流的人，可以投在濁流中。」但是唐朝就此亡了。

想那以前的皇帝，能夠使人人存着兩樣的心，不結合做朋友的，沒有像紂王一樣的，能夠禁止好人結合做朋友，沒有像漢獻帝的，能夠殺死自稱清流的一班朋友，沒有像唐昭宗的時候，但是都因此離亂，喪亡他的國家，彼此互相稱贊，你推我讓，毫沒有一點疑心，沒有像舜王的

二十二個臣子，舜王也不疑心，卻是完全用他。但是後世的人，不批評說舜王被二十二個人，結成的一黨朋友所欺侮，反而稱舜做聰明的聖人的緣故，因為能夠辨別君子和小人啊！周武王的時候，合他全國的臣子三千個人，結成功了一班朋友，從古到現在結成的朋友這樣的多，這樣的大沒有像周朝的了；但是周朝用了他們，因此興旺起來的緣故，因為有才德的人雖多，卻不去厭惡他啊！唉！那治亂興亡的舊事，做人皇帝的，可以拿他來做榜樣了。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兩句立柱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懸指所縱之囚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懸指囚之自歸。兩尤字最見精神。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斷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斷此豈近於人情哉？一句緊收伏後必本人情句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設一難起。下本旨。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言太宗爲此正求恩德入人之名。劈手一拉。

略破太宗一生禍根刺心刻髓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將太宗與囚之心為一。寫出深文曲筆。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賊猶盜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上以賊下非真施恩德也。下以賊上非真知信義也。○反應上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成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反覆辨駁愈駁愈快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又起一波然此必無之事也。轉急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提出常法三字。縱囚之失。顯然可見。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後結詞盡而意無窮。

白話文

信義的事體，是要用在君子一方面，那刑戮的事體，是要用在小人一方面。刑罰犯到死罪，是罪大惡極，這又是小人中更加利害的啊。情願爲了義氣上死的，不情願苟且偷生，卻是視死

如歸；這又是君子中不容易看見的啊。當唐太宗皇帝的第六年，查得那犯死罪的囚徒，有三百多人，放着他使他還到家裏去，約着時期教他們自己回來就死。這個是拿君子所不能夠做到的，希望小人中更加利害的，要叫他一定做到啊。那班囚徒到了日期，卻是到底自己回來，沒有失約的。這是君子的所艱難，卻是小人的所容易做到的啊。這豈是近人情的事體麼？

有的說道：『做了罪大惡極的事體，實在是小人了；到了布施恩德去對待他，可以使他變做君子，因為恩德入人的深，卻是變化人家氣質的快，有這樣的了。』我說道：『太宗皇帝的做着這件事體，原是要這名譽啊。但是那裏知道，那放他回去的，不會料到他的一定要回來，拿來希望赦免他的罪，所以放他的麼？又那裏知道，那被放回去的，不會料到自己的自己回來，便一定可以得到赦免他的罪，所以再來的麼？那想他一定回來的，才去放他出去的，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啊。想他一定赦免才再回來的，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啊。我祇見那上下的互相揣摩，拿來成就這個名譽罷了；那裏有什麼叫布施恩德和那知道信義的道理呢？』

倘然不是這樣，那太宗皇帝布施恩德給天底下的人，到現在已經有六年工夫了。不能夠使得小人，不做極惡大罪的事體，卻是用着一天工夫的恩德，能夠使得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了信義，這又是不通的議論啊。那麼怎樣才可以算是好的方法呢？我說道：『放了他出去再回來的，便殺他不去赦他的罪，卻再放去他，他再回來的，這樣才可以知道是布施恩德的緣故呢？』但是這是一定沒有的事體啊。至於那放了回來的去赦免他的罪，祇可偶然的一試罷了；如果

常常去做他，那殺人的，就都可以不死，這可以做天底下的常法。不能夠做常法的，那是聖人的法。令麼？因為這個道理，那堯舜和三王的管着天下，一定要跟着那人情做去，不肯做出奇異的事體來，拿他來算是高明，不肯違背了人情，拿他來求自己的名譽。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當世賢豪指在位及求仕者然猶以謂國家臣一

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

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伏祕演曼卿二人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此段言非蓋之士不易見得作一折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先出曼卿作陪引曼卿爲人，廓然大志，時

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

淋漓，顛倒而不厭。伏後隱于酒與極飲醉歌一段案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

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從曼卿甲起祕演浮屠祕演者，浮屠僧也與曼卿交最

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自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

屠，皆奇男子也。二人合寫然喜爲歌詩以自娛，魚○點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

天下之樂何其壯也。敍其盛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插入其家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運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敍其衰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插入自家。寫二人將自家插入陪說文情妙絕。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不脫曼卿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應奇既習於佛。無所用。深惜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情不自惜。已老。其肱。區其橐。發尚得二三百篇。皆可喜者。此段方敍其集詩是正文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尚。到底不脫曼卿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嶂聲論入江濤洶涌。甚可壯也。應前壯字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年雖老而志氣猶壯。結老字。仍以盛衰二字結妙。

白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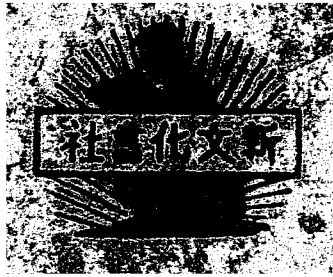
我年紀輕的時候，因為攷中了進士，去游玩京城地方，因此能夠盡量結交當世的賢人豪傑；然而還說國家統一四海，休息兵革，把天下的人休養生息，沒有事體有四十年工夫，那一般智謀雄壯偉大非常的讀書人，沒有法子能夠用他才情的，往往躲避着不肯出來，那住在山林地方屠夫販卒裏面的，一定有直到老死，卻是世上不能夠知道他有才學的，要去找尋他是

不能夠得着的，後來尋得了我已經死去的朋友石曼卿。曼卿的做人，很豁達的有大志，當時的人，不能夠用他的才學，曼卿也不肯委屈着去求人歡喜，沒有地方可以發泄他心裏的學問來，便往往跟了布衣和野老，喝酒嬉戲，弄得淋漓漓漓，顛倒的沒有厭心，我疑心所說那躲避着不見的，差不多在無意中得着了，所以常喜歡和曼卿來往，想因此暗地裏去找尋天下的奇士。

有一個和尚名叫祕演的，他和曼卿結交最久，也能夠拋棄了世俗拿氣節來自己高尚，兩個人很快活的一些，也沒有隔膜，曼卿借着飲酒遮住自己的才學，祕演借着做和尚遮住自己的才學，使人家不知道，都是奇男子啊，但是喜歡做詩辭歌賦，拿來自己快活，當他豪飲大醉的時候，歌唱吟詠，嬉笑歡呼，拿來找天下的快樂，何等的雄壯啊，在當時的賢人，都情願跟他交游，我也時常到他們的屋裏。在十年的中間，祕演到北方渡過黃河去，東面到濟南、鄆城，地方沒有什麼遇合，不得意便回家來，曼卿已經死了，祕演也年老書兩矣。言弱固八茂即見長言也。的盛衰，那我也將要老了！

那曼卿的詩辭清爽幽絕，但他還常稱祕演的所作，很是幽雅雄健，有詩人的本意。祕演的狀貌，雄壯英傑，這胸中很有浩然之氣，既經學了佛法，沒有什麼用處，單他的詩可以流傳在世界上，卻是生性懶惰，不肯自己愛惜，待到年紀已經老了，打開他的詩袋子來，還得到三四百首，都是可喜的著作。曼卿死了以後，祕演很寂寞的沒有地方可以去，聽見東南方有許多山水，這山頂山邊的高峻，江裏波浪的聲勢，很可以壯觀瞻的，就此想去游散，可以知道他的年紀雖老，

志向仍舊存在啊！在他將要動身的時候，替他說明詩的價值，因此稱道他的盛時，拿來悲傷他的衰老。



古文觀止

國學自修讀本



對言 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勞頭引一語 拈窮字起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一句發倒詩人多窮 下詳寫詩非能窮人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巖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雞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古今詩人 作意摹寫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予 古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予友梅聖俞。點出 人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進五十。猶從辟。闕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辟書聘書也為人佐如作幕 贊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點出文章為 詩作陪引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

平生所作於詩尤多。方正點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之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論，開合照應，盡極妍亦復感慨無限。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結出作序意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並舊所藏，掇摭入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記所集篇數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白話文

我聽得世界上人所說的詩人，得意的很少，窮困的很多；這個話難道是真的這樣麼？大約在世界上所傳的詩多，出在古時候窮苦人所說的說話啊。大凡一個讀書人，蘊藏他所有的學

間，卻不能夠用在世界上的，多自己喜歡放浪在山嶺水邊的外面，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往往探他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憤的抑鬱，積着他拿出怨恨、譏刺的意思來，拿來說出羅臣寡婦所歎息的話，卻是寫人心裏所難講的話，大約愈加窮困，那詩便愈加工正。這樣看來，那裏不是詩的力量能夠窮人，大約是窮的人才能夠做工正的詩啊！

我的朋友梅聖俞，年紀輕的時候，靠着祖上的庇蔭，補了一個小小的官吏，一次一次的考上去中了進士，常不得意在上司官方面，窮困着住在州縣衙門裏，共總有十多年工夫。現在年紀五十歲了，還受了聘書，做人家的幕賓，抑鬱他蓄積的才能，不能夠大大的發見在事業方面。他的家住在宛陵地方，年紀小時就學着做詩，從做童子的時候，所作的詩，已能夠驚動他的長老，待到長大了以後，去研究那六經仁義的學說，他所做的文章，簡潔古雅純粹，不求苟且迎合；在世上，世上的人，也祇知他的詩罷了！但是當時不論賢愚的人，說到做詩的，必要求教那聖俞，聖俞也自己拿這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面發揮他，所以他生平所做的，在詩最多，世上既是知道他了，卻是沒有人荐舉他到朝廷的上面去。

從前王文康先生曾經見了他的詩，嘆息道：「二百年來，沒有這種著作了！」雖說是十分的識得他，也到底不能夠荐舉他啊。如果使他幸而能夠用在朝廷的上面，做了推、頌、拿、來、唱、和、吟、詠、大、宋、的、功、德、獻、進、到、清、廟、去、追、隨、商、周、魯、頌、的、著、作、豈、不、是、偉、大、的、事、業、麼、怎、樣、使、他、的、到、老、不、能、夠、得、志、卻、做、那、窮、人、做、的、詩、祇、不、過、發、揮、在、蟲、魚、物、類、羈、旅、憂、愁、感、嘆、的、說、話、世、界、上、的、

人，祇知道喜歡他詩的工正，不知道他的窮困長久，并且將要老了啊！豈不是可惜呢！

聖俞所做的詩，既然很多，不肯自己收藏起來，他的內姪兄謝景初，恐怕詩稿子多了，容易散失，啊，拿他自從在洛陽地方到那吳興地方以來所做的詩，分列做十卷，我常常喜歡讀着聖俞的詩，卻怕不能夠完全得他，現在卻驟然喜歡謝氏的能夠替他分類排列啊，就做了一篇序，把他去寶藏。這後來的十五年工夫，聖俞因為有了疾病，死在京城地方，我既經痛哭他，又替他做了篇墓誌銘，因此又在他的家裏，尋得他的遺稿一千多篇，和那舊時所藏着的，揀着他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做了十五卷。唉！我對以聖俞的詩，論得已是很詳細了，所以不再說了。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自記往事提出學琴透妙子意在此夫琴之為技小矣，折頓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駭商角徵操絃驟作，忽然變之。聲以情遷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雖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罪投河死屈原楚國王臣被放作離騷○借影形容連作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喜怒哀

樂動人必深。二句爲下轉筆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必如此寫方不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澀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寫琴至此極盡予友楊君。入楊子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二句總攝幽鬱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結冷然

白話文

我從前有暗暗憂愁的病痛，回家去空住着，不能夠把病醫治好啊；後來學彈琴在友人孫道滋那裏學習宮商的聲音，和幾隻歌曲隔了長久，覺得很歡喜，他不知道自己的有病在身上。啊，想那彈琴的技藝小極了，講到他深的道理，大的叫做宮音，小的叫做羽音，按了弦線，驟然彈起，忽然的聲音隨情變，聲音急的很悽慘的急促，聲音緩的，很舒服的清和，好像山崩石裂和那大

風大雨的夜裏一樣啊。像怨夫寡婦的歎息，和那雌雄的鳥很快活和平的互相叫着一樣啊。他的憂愁意思很深遠，便是舜王和文王傳下來的意思啊。這悲感憂愁感慨發憤的心思，便是孤子伯奇、忠臣屈原的所歎息啊！

喜怒哀樂的情緒，感動人家一定是很深刻；卻是那純厚古雅淡泊和那堯、舜三代時候傳下來的說話，孔子做的文章，易經上面憂患的意思，詩經上面怨恨諷刺的話，沒有什麼分別。他能夠聽在耳朵裏，應在手上，拿他和順的氣像，發揮他胸中塞住的憂鬱，寫出他暗地裏的思想，那麼在感動人的方面，也有十分力量呢。

我的朋友楊先生喜歡研究學問，能夠做文章，一次一次去攷中了進士，不能夠得意；等到靠了祖上的庇廕，出去做那劍浦的尉官，小小的地方，在東南幾千里外面，這是他的心確有不平的地方。并且他從小時候又常常害病，卻是南方少名醫良藥，地方上的風俗飲食，一切兩樣，拿得多病的身體，和不平的心思，住在風俗不同，衛生不宜的地方，這樣怎能夠悶着氣住得長久呢！但是要平他的心，拿來養他的病，在這琴上面也着實可以得一點好處呢！所以我做一篇琴說，拿這個來送他的行，并且邀了道滋來喝一杯酒，彈一回琴，拿來做臨別的紀念。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

之者可以知之矣。

莊宗姓朱耶名存勗先世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勗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總聖盛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

世言晉王之將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朱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晉封梁王竟移唐祚燕王吾

所立

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為尚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契乞

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

主與之連和約為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收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羊曰請其矢盛擊以錦囊負而

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凱軍勝之樂○以上敘事

方其係燕父子之組

守光之父仁恭周德威伐燕守光曰侯晉王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函梁

君臣之首

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弑梁王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

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

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揚一段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

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

抑一段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虛神若出

正意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引書作斷

類人事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又一段揚仍用方其字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

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伶人樂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為伶人部從謙所弑○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夫禍患常積於

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結出正意
慨想獨遠

白話文

唉！興旺和衰敗的道理，雖說是天生成的命運，難道說不是人事可以做得成功麼！推攷從前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的所以失天下的道理，可以知道了。世上的人傳下來說：「晉王臨終的時候，拿三枝箭交給莊宗，並且告訴他道：『梁國是我的仇敵啊！燕王是我親手扶立的，契丹和我約定做兄弟，卻是我背了我，去歸附梁國。這三件事體，是我的遺恨啊！交給你三枝箭，你切莫忘記你父親的志向！』」莊宗接着箭，便去藏在宗廟裏邊，後來每逢出兵，便差了一位官員，拿了一隻羊到宗廟裏去禱告，拿着這三枝箭，背在前面先行，等到打了勝仗回來的時候，仍舊把這箭送到宗廟裏。

當他拿住了燕王父子把繩子來縛住了，拿梁國君臣的頭裝在木匣裏，走到太廟裏去祭祀，送還先王的箭，敬告成功。這時意氣的豪俊，可以算得是雄壯的了。等到仇敵已經滅亡了，天下已經平定了，祇有一個人，夜裏起來一喊，那擾亂的人四面響應，倉倉皇皇的向着東面逃走，沒有看見賊人，那兵士却已經離散。國王和臣子祇有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還到那裏去，竟至於向着天罰咒，割下頭髮，淌下眼淚來，滴溼了衣襟。這時候是何等的衰敗呢！難道是得天下是艱難，失天下卻反是容易麼？或者照他成敗的原因，却都是自己做成功的麼？

書經上面說道：『驕傲了便要遭禍殃，謙虛了能夠受福祿；憂戚勞苦了可以與旺國家，寫意安樂了可以傷身。』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當他興旺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不能夠和他爭雄；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唱戲的人能夠圍困他，弄得身體死亡，國家分滅，給天下人譏笑。想那禍害常常伏在細微事體的裏面，那有智勇的人，多困在他所有的嗜好上，這難道祇有唱戲的人是這樣的麼？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先總聖二語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宦者之害一轉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宦者之害二轉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宦者之害三轉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

雖有聖智不能與謀。宦者之害四轉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

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淵入其種

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董卓因而亡漢。朱温因而篡唐。千古同轍。宦者之害五轉。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

如此者。非一世也。應前自古二字總一句。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

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步。履霜之戒。可不慎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

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持頭髮曰猝。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

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以銀搗毒地數上。罪數十。幽于少陽院而立太子裕。故曰深於女禍者。

謂此也可不戒哉。結段申前深於女禍一句。最深切著明可不痛哉。

白話文

從古以來那做太監的亂人的國家，他的禍害，比女色的禍還要利害。那太監的害處，不單是一椿事體啊，因為他的用事，常在左右，親近習狎，他的心思，專一隱忍，能夠拿小的信用來迎合人家的意思，拿小的信用來叫人家相信他，使得做人皇帝的，一定要信任他，并且親近他。等到皇帝已經信任了，然後拿禍福來恐嚇人家，把持一切政權，這時候雖有忠臣賢士在朝廷上面，卻是皇帝心裏，以為離自己疏遠，不如太監的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并且來得可靠啊。

因爲這個道理，那前後左右的人，便日漸親近，那忠臣賢士，便日漸疏遠，那做人皇帝的勢力，日漸孤立，他的勢力單薄了，那怕禍的心，便一天一天的利害起來，卻是把持政權的人，一天一天的穩固，世界上的安逸危險，出在他的喜怒中間，那禍殃和患難，伏在帷幔宮門裏面，那以前所說可靠的，卻就是現在所以爲禍的原因啊，到了禍患已深，方才覺悟，想和疏遠的臣子計算，除去左右親近的人，緩一點麼，便養成他的禍患，爲害益法深了！快一點麼，便挾了皇帝，拿來做押頭！這時雖有絕頂聰明的人，也不能夠替他計劃，便是計劃了，卻是不能夠做，做了卻是不能夠成功，到了頂利害的時候，便是兩敗俱傷，所以禍患大一點，便弄到國家滅亡，次一點，便送去性命，卻是使得一般奸雄，可以借了這題目起來做事，進而捕捉太監的一黨，完全殺死了他，拿來快天下的人心，纔罷。這是以前史書上所載太監的禍患，常常是這樣的，已不是一代的事了！

想那做人皇帝的人，也並不是有意要養着禍害在裏面，去疏遠那班忠臣賢士在外面，大約也是慢慢的積成，在勢上使得不得不這樣的，大概那女色的禍患，不幸那皇帝不能夠覺悟，這禍殃便要臨頭了，設使他一旦覺悟，提了頭髮，可以把他驅逐的啊！但是那太監的禍患，雖是要想悔悟，卻是在形勢上有不能夠把他驅逐啊！以前唐昭宗的事體，就是這個樣子了，所以我說道：「太監的禍患，比女色的禍患更深的緣故，就在這上面呢！」怎麼不應當戒懼呢！

相州書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富貴歸故鄉。論者謂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為炊。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死不能留。遂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

歷數世。應炎涼。何等痛切。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數句前文。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相州在今河南彰德府。屬安陽縣。○伏句。世有令

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應起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魏季子質。臣一段。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於季子。置臣處。公在至和中。宗年號。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治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退點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

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

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為榮為韓公解管最透。故能出入將相

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夷平時險處難一節為一致也。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

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公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為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此段

之榮也。一篇結穴只二語筆力千鈞。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

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拈出所記意。

白話文

白話文

做官做到了將軍宰相的地位，富貴還到家鄉地方去；這是人心裏認做榮耀的事體呢！也是現在從前所同的道理啊。大約讀書人在窮的時候，窮困在家鄉地方，那平常的人和小孩子都能夠看輕他，并且欺侮他；好像那蘇秦的被他嫂子不拿禮節去看待他，朱買臣被他妻子拋棄，有一天坐了高車駿馬，旌旗在前面引導，騎卒在後面擁護，路上兩旁的人互相並肩舉足，一面望，一面歎息。這時那所謂庸夫愚婦的人，東奔西走，嚇得淌下汗來，又羞恥，又慚愧，俯伏在

地下，拿來自己懊悔告罪，在車塵馬足的中間，這個是一個窮讀書人得意在那一個時候，他那意氣的雄盛，古時候的人，拿他比著錦衣一般的榮耀呢。

祇有做那宰相封魏國公的，卻不是這樣。這魏國公是河南彰德府安陽縣地方人，世代有好的德行，做着當時的有名望的大官，自從魏國公年紀輕的時候，已經中了高高的科舉，做了很大的官，海內的讀書人，聞風下拜，想仰望丰采的，大約也有多年了。所說：做將軍做宰相和那富貴，都是魏國公所應受的，向來有的，不像那窮陋的人，僥倖得志在一時，出乎庸夫愚婦的不料，拿來驚嚇他，并且誇耀他啊。那麼高的車子，大的旗子，不能夠叫魏國公看了心裏榮耀，手裏拿了玉圭，身上穿着綉袍，不能夠叫魏國公看了認做是貴重事體。祇是他恩德普及百姓，功業立在國家，刻在鐘鼎碑碣的上面，頌揚在歌曲詩文的裏面，拿來光耀後世，一直傳到無窮。這是魏國公的志向，卻是讀書人也拿這件事體來希望魏國公的呢。豈止浮誇在一個時候，和榮耀在一處地方呢。

魏國公在至和年間的時候，曾經做到武康地方的節度使官，來管着這相州地方，就造了一間畫錦的堂，在後花園中，後來又刻着他的詩在石碑上，拿來留給相州地方的人看。他的言論，拿恩怨分明，誇張名譽，算是鄙陋，因為不拿從前的人所誇張的，算做榮耀的，却拿這種事體，勤着人，在這上面，可以見得魏國公的對於富貴是怎樣了！卻是他的志向，難道是容易測度的麼？所以能夠出將入相，替國家服務，太平時候和患難時候，完全一樣。至於他做的大事體，決斷

大議論，他能夠垂了衣帶執了手版，不動一點聲色，卻能夠把天下治理得像泰山一般的鞏固，可以算得是關係國家安危的臣子了！他的大功盛業，所以刻在彝鼎的上面，和譜在歌曲詩文的裏面，便是國家的光輝，不單是一家一鄉的榮耀啊。我雖不能夠到魏國公的屋子裏去，却也僥倖曾經私下誦讀魏國公所做的詩了，我歡善的是這位魏國公的志向，能夠做得成功，卻又歡喜對着天下的人稱贊他的好處啊，所以做了這篇記。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除滁州在淮東時公守是州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本暇知水甘也只此句意極含蓄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出其處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上陪一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陪一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泉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再陪左右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出亭以上敘亭之景當滁之勝未帶與滁人句爲下文發論張本武之地也，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議論忽開一篇結構昔太祖皇帝，趙匡胤嘗以周師破李景，唐南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周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世宗命匡胤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此論所爲用武之地不能豐樂以起下文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就平滁州出天下之平一往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自

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升。上聲。○若開一。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產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再登一筆。虛神不盡。今滁。今滁。單接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許於百年之深也。歸重上之功德。是為豐樂之所由來。此作數層跌宕。若方落到此句。文致生動。不迫。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應舟車商賈。數句。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春而蔭喬木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點出刻。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點出題面。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結出作記。意顯。轉休後。生息句。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收極端莊。鄭重絕妙。

白話文

歐陽修做了滁州知州官的第二年，到了夏天方才喝着滁州的水，覺得很甘美，去問那滁

州地方的人，纔知道是從那滁州的南面，離着百步遠近的地方拿來的。在這個水的上面，有一座高山聳然的特立，下面有深谷窈然的深藏，中間有一個清泉潄然的向上流出，上下左右的觀察，看看覺得很快活，那麼便打通了泉水，鑿開了山石，開闢出一塊地方來，造起一座亭子，卻和滁州的人往來遊玩在這個地方。

查攷這滁州的地方，在五代戰爭的時候，是用武的地方呢；以前太祖皇帝曾經帶了周兵打敗李景的兵十五萬個人，在清流山的下面，活捉他的將官皇甫暉、姚鳳，在滁州東門的外面。就此平定了滁州。我歐陽修曾經查攷他的山川，尋他的圖記，跑到高的地方去望着那清流關。想找尋皇甫暉和姚鳳被擒的地方，但是終究不能夠得着，因為那當時的父老，沒有一個存在世上的了，大約天下的太平長久了，大家也不記得了。

自從唐朝政治不修，天下分裂，那班豪傑同時崛起，一齊來爭奪地方；彼此看同敵國的，怎能夠細算。到了宋朝受了天命，有才學的人出來，那四海地方才能夠統一。向來靠了險要地方的，現在都削除消磨，這一百年工夫中間，彼此絕不相關的，只看見山高水清，想查問他當時的事體，卻是遺老已經死亡盡了！現在這個滁州地方夾在長江淮水的中間，那舟車商賈四方賓客，多不到這地方來的。百姓不見外面的事體，卻安逸在種田衣食方面，拿來樂生送死，卻是那裏知道上面做皇帝的功德，給百姓養息着生育，過着太平的日子。那皇帝的好心，看管着得了一百年工夫的大恩德了。我歐陽修的來到這裏，喜歡這地方的僻靜，并且事體很簡單，又愛

他的風俗安閒；既經得着這個泉，在山谷的中間，就天天和潞州地方的人舉着頭，聽泉拾取幽雅的芬芳，蔭庇在高大樹木的下面。到了秋冬的時候，山形峭刻，早露更覺清爽秀美；四個時候的景緻，沒有一個不可愛。又幸而這裏的百姓，快活他年歲的豐盛，卻喜歡和我游玩啊；因此照了這裏的山川，說他風俗的敦厚，使百姓知道，所以能夠安然享受這豐年快樂的緣故，是幸而生在這太平的時候啊。想那宣傳皇帝的恩德，拿來和百姓共同快樂，是做知州官的事體啊，就此做了這篇記，拿來定這個亭子的名稱。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從諸峯單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琊也。從山單出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

泉也。從山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從泉作亭者誰？山之

僧智仙也。出作亭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出名亭之人，名只應云太守也太守與客來飲於

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接手自注名亭之意注醉翁之意不在

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接手又自破名亭之意一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記亭之野芳發而

幽香著佳木秀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水落而石出者冬山間之四時也記亭之四時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又總收朝暮四時申出樂字起下文數樂字至於二字貫下段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於上僂僂僂不伸也提攜伸也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醴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冽清也山肴野蔌謂之菜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先記滁人遊次記太守宴妙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二句貫射者中投壺奕者勝圍觥籌交錯觥謂爵籌謂籌所以記醉也記案賓自權太守自醉妙已而二字貫下段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歸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歸後景○記太守去賓客亦去禽人亦去忽又添出禽鳴之樂來下便倚勢一路趨轉去設想甚奇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從四語從前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特出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結出

白話文

滁州的地方四面都是山，他的西南面許多山峯，樹林山洞尤其好看；望上去樹木很茂盛，

并且很深秀的，這個就是礪琊山了。沿着了山走進去六七里地方，慢慢的聽得潺潺的水聲，卻是瀉出在兩峯中間的，這個就是釀泉了。山峯回環，路也跟了旋轉，有一座亭子，像鳥兒張翼的一般，靠在泉水的上面，這個就是醉翁亭了。造這座亭子的是那一個，就是山上的和尚名智仙的呢。題他名稱的是那一個，就是做太守官的自己說的。那太守官和客人到這，從來飲酒，稍爲飲一點酒，便要吃醉，卻是年紀又最大，所以自己稱做醉翁呢。醉翁的意思本不在乎酒，在乎那山水的中間呢。山水的快樂，是在心上，卻寄托在酒上面的啊。

至於那太陽出來，樹林中的霧露便散開了；白雲歸來，山中的巖穴便黑暗了；忽暗忽亮，變化無窮的是山間的朝暮呢。野地裏的花開着，便發生有幽雅的芬芳；好的樹木長得很高秀，便有繁盛的樹蔭，風霜高潔，水落石出的，是山間四時的景像呢。朝晨去，夜裏回來，四時的景緻不同，卻是快活也沒有窮盡呢。

講到那背了東西的人，在路上唱着歌，行走的人休息在樹的下面，前面的人喊，後面的人應，彎着腰駝着背手中提着東西，在路上往來不絕的，這是滁州地方的人游散呢。靠着了溪水，便去捉魚，溪水深的地方，那魚身也很肥，釀這泉水做酒，那泉水是很香，那酒的味是爽口的。山裏的肴饌，野裏的蔬菜，夾夾雜雜在前面陳列的，是太守官的在那裏吃酒呢；吃酒的快樂，沒有彈弦子的聲音，也沒有吹簫的聲音；投壺的中了，圍棋的勝了，酒杯酒籌，雜亂交錯，有的坐，有的起，聲音喧譁的，是衆賓客的快樂呢。蒼蒼的面色，雪白的頭髮，倒在中間的，是太守官喫醉了，的

樣子呢。

停了一刻，夕陽在山，人的影兒，零散雜亂，這是太守官回去，那賓客跟了一同走的樣子啊。樹林陰沈沈的，遮蔽鳥的鳴聲，上上下下，是游玩的人回去了，那禽鳥的快樂樣子啊。然而禽鳥知道山林的快樂，卻不知道人的快樂，人家知道跟太守官游玩的快樂，卻不知道太守官的快樂他們的快樂啊。酒吃醉了能夠和他們一同快樂，酒醒了以後，能夠把文章來記述的，是這位太守官呢。這太守官是說的那一個，就是廬陵地方的歐陽修啊。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先出聲字領曰：異哉！初淅瀝以瀟颯。淅入聲。含。忽奔騰而砰湃。澎湃。含。如波濤夜驚。一。風雨驟至。二。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含赴敵。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銜枚所以止諠譁也。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則不能言。○三喻。連下三喻，長短參差，虛狀秋聲極意妙寫。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信視陪。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是方。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是視不聞。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信童子語。翻出秋聲二字。先容曉次怪歎領起全篇。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色。其容清明，天高日晶。晶。○晶光也。○其容實。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氣。其意蕭條，山

川寂寥。其意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從其色其容其氣其意喚出其聲豐草綠縵。而爭茂。

佳木葱籠。而可悅。二句未秋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

一氣之餘烈。實寫秋聲已畢夫秋刑官也。可謂為秋於時為陰。以二又兵象也。主肅於行為金。

行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故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夷則七月律名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

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注四句○此段又細寫秋之為義洗刷無餘下乃從秋暢發悲哉意嗟夫。草木

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尚有時而飄零况有情者乎○四語起下數層是作賦本意百憂感其心。

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人之秋非一時也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

所不能。人或有時非秋而欲故自羣秋也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衣然黑者為星星。朱顏忽而變枯髮黑

精而變色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若欲任其憂思必此身為金石而後可也奈何非金石非石而欲與草木爭一日之榮乎念

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念此稿木星星乃憂思所致是自為戕賊耳亦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聲哉○語出悲秋正旨童子莫對垂頭而

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又於秋聲中添出一聲作餘波

白話文

歐陽子正在夜裏讀書的時候，聽得有一種聲音，從西南方來的，很驚嚇的去聽他，說道：「奇怪得很啊！起初聽去，有淅瀝的雨聲，瀟颯的風聲，忽然又變了人馬的疾走聲，波浪的洶湧聲，像是波濤的夜驚，風雨的驟至。他的觸在物體上面，縱縱錚錚，有金石皆鳴的聲音，又像開前敵去的兵士，銜箸快走，不聽得號令，但聽得人馬的走聲。我對童子說道：『這個是什麼聲音呢？你可以出去看他一看。』童子還來報告道：『星光和月色，皎亮潔白，明亮的天河在天上，四面沒有人聲，聲音出在樹林的中間。』」

我說道：「唉！悲傷得很啊！這是秋天的聲音呢，爲什麼來的呢？大約那秋天的形狀，他的顏色慘淡，煙氣雲收，他的容貌，清光明亮，天高氣爽，日光光明，他的氣候寒冷，刺人的肌骨，他的神意蕭條，山河寂寞，冷靜，所以他的聲音，淒淒切切，呼喊奮起，當這秋天未到的時候，盛草綠茵，彼此欣欣向榮，佳木青葱，也很可愛，待到秋光一到，花草觸着了，便要變色，樹木逢着了，便要葉脫，這所以摧敗零落的緣故，就是一股氣的威力。」

那秋天本是刑官做事的時候啊，在這個時候，是很陰沉的，又是動刀兵的樣子呢，在五行上面排起來，是屬金的，這就是所說天地的義氣，常拿嚴厲摧殘的意思，存在心裏，天的在物類方面，春天生長，秋天結果，所以他在音樂上面呢，商聲主西方的音，夷則做七月的律令，商是悲傷的意思啊，物類已經老了，便不覺悲傷起來，夷是銷滅的意思啊，那物類過以興旺了，便應當銷滅下去了。

唉！那木草是沒有知覺的東西，尙且有時要飄零，人是動物并且是動物中的最靈敏的；百種的憂戚感動他的心，萬樣的事體，勞苦他的形，有感動在心裏，一定要搖動他的精神！又何況想着他力量的所辦不到的事體，憂愁他智識的所想不出的事體，宜乎這豐盛的面貌，忽然的變了槁木一樣，黑光可鑒的頭影，忽然的變了花白的顏色，怎麼可以拿自己並不是金石的質地，想和那草木爭一日的光榮呢！想那一個去墳場他的也何必恨那秋天的聲音呢！「童子聽了我的說話，不能夠回答，便低着頭睡着了；但聽得四壁的蟲聲唧唧，好似幫着我在那裏歎息一般。」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英宗年號}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歙^異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呼一}。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並點}。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許其名傳後世}。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引古聖賢一證言其名}。嗚呼曼卿^{呼二}。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喚起下文}。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十六字}。意其不化爲朽。

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恆○此從生前想起死後必當化爲金石爲長松爲靈芝必不與萬物同爲朽壤也○中間用不然一折更快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燐鬼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擲躅而呻嚶，悲其今日之盛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悲其後日之盛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又奉自古聖賢皆然呼應有情嗚呼曼卿，呼三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一折了又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自述傷感歎歎欲絕

尙饗

白話文

在治平四年七月的某日，行祭祀的官歐陽修，寫了官職履歷，恭恭敬敬的打發一個做回書都省令史官的李敷，到那太清地方，拿了清潔的酒和各種美味的奠，荐致祭在已經死去的朋友曼卿的坟墓下面，并且弔他一篇文章，說道：「唉曼卿啊！你生在上世做英雄，你死了做神靈，你和萬物一樣的生死，仍舊還到無物的地方這暫時相聚的形禮，不和萬物一同消滅，卻是獨然出衆，千古不朽的，是後世的名譽。這是從古以來的聖人賢人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那著在書上的，像太陽和星光一樣明亮。」

唉！曼卿啊！我不見你長久了，還能夠鬚髯知道你平時的容貌，這儀度不凡，中懷坦白，突兀嶙嶙，那埋藏在地下的，想來不會化做爛泥，應當做金玉的精華。不是這樣，就生出千尺的長松，產出九莖的靈芝。怎麼你坟上的荒草，像烟霧般的散漫，那野地裏的荆棘，縱橫雜亂的，生着風雨淒淒，霜露降下，磷火走動，螢光飛舞，只看見牧童樵叟上下的歌唱，和那鷺禽骸獸徘徊不進的悲切嗚叫。現在已是這樣，再隔了千秋萬歲呢，怎麼知道不是洞裏藏了狐貉和鼯鼯呢？這是從古以來的聖人賢人也都是這樣了。單單不見那相連的曠野和荒城麼！

唉！曼卿啊！盛衰的道理，我本來知道是這樣的，卻是感念以前的情形，悲涼悽愴，不覺得要對着風流下眼淚來了！但是對於「太上忘情」這句話有的斬魄，望你來享受我的祭祀。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瀧岡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嗚呼！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提出緩表之故，包下種種恩榮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為下告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十四字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反跌吾於汝父，知其

一。以有待於汝也。起下能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養有後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段殺父之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一段殺父之吾始一二兒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頓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常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一段承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仁人之言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生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謂死獄求生之語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描情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筆補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段承汝其勉之。夫養

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總束數語有收拾。以上並太夫人之言。修泣而志之不敢忘。結受母教。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一段詳崇公。住官年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樂康彭城三郡太君。一段詳太夫人。氏族德壽。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逆知後來謫論。之事有先見。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一段又表太夫人安於儉薄。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帶點太夫人年壽。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詳記年數應起。手六十年旬。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紫金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一段敘出自己出處及歷朝寵教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此段歸美祖先方入己意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名言至理足以論事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續敘前人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總收父母教訓言約而義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結出己之立身本于先澤最得體要熙寧神宗年號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名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白話文

唉。想起我死去的父親崇公。葬着這塊好墳地。在瀧岡地方。以後的六十年工夫。他的兒子

歐陽修，方纔能夠做一篇墓表，刻着碑豎在墓道的上面。不是故意遲緩，因為有所等待。我歐陽修不幸，生下地來四歲的時候，就死去了父親。太夫人自己罰願守節，居在貧苦的境界，靠自己的力量謀衣食，拿來扶養我。教導我，一直到長成人。太夫人告訴我道：「你父親的做官，清廉自守，喜歡佈施，又喜歡接待賓客，他的俸祿雖薄，常常不使他多出來。說道：「不要拿了這金錢，却累了我家的清白。」所以他死了以後，沒有一片瓦蓋着的屋子，沒有一畝田可以種植，拿來教養你靠着他的生活，我有什麼倚靠，卻能夠自守呢？我對於你父親的事體，約略知道他一二，因此有希望的心思在你的身上呢。」

自從我做你家的媳婦，來不及侍奉我姑，但是知道你父親的能夠孝養呢。你既孤且幼，我不能夠知道你一定能夠成立，但是知道你的父親一定有後代的呢。我在起初嫁過來的時候，你父親穿滿了你祖母的喪服，方纔過了一年，逢年逢節祭祀的時候，便一定流着淚說道：「祭祀時候供菜的豐厚，終不如活在世上奉養的寡薄呢！」有時自己吃着酒菜，便又流着淚說道：「從前常常嫌不豐足，現在卻有餘剩了，但是怎麼能夠來得及呢！」我起初見他一二次，以為新近免除喪服，偶然有所觸觸罷了。後來見他常常的這樣，直到他的一生一世過完，沒有不這樣的。我雖然來不及侍奉我姑，卻是因此知道你父親的能夠孝養呢。」

你父親的做官的時候，常常夜裏燃着燭治理官家的文書，屢次拋棄了歎息。我問他，便說道：「這是死罪的案子呢，我想法子要救他的性命，不能夠得着啊！」我說道：「性命可以救得

轉麼？」你父親說道：「要救他的性命，救不成功，那犯死罪的人，和我都沒有遺恨了；況且替他想法子，便可以救得他性命的呢？因他犯的罪，可以救得轉，便可以知道不去想法子救他，便送了他性命的，是叫人有遺恨的呢？想那常常替他想法子救他的性命，還有一不當心，弄得他到死路上去的，何況世上做官的人，常常要想法子定他的死罪呢！一這時回轉頭來看見乳娘抱你立在旁邊，因此點點你，嘆着氣說道：「那算命的人，說我年紀活到成年，便要死了；如果他的說話是真的，我來不及見這小兒的成立呢！後來應當拿我的說話去告訴他。」他平時在家裏教訓着別房的子姪兄弟，也常用這種話，我聽熟了，所以能夠詳細記得呢。他在外面做的事體，我不能夠知道，他在家裏的時候，沒有一點誇文飾的事體，卻是所做的都像這樣，這是真個發生在本心裏的麼？唉！他的心是注重在仁道的一方面麼？因此我知道你父親必有後代呢！你要勉力遵守他的說話，想那奉養爹娘，不必定要豐厚，祇要在乎孝順；利益雖是不能夠普及到萬物，祇要他的心重在仁道一方面就是了。我沒有什麼話可以來教導你，這以上的話，就是你父親的志向呢。」

當時我歐陽修一面流着淚，一面記着他的話，卻是不敢遺忘。我死去的父親，年紀輕的時候，就沒了父親，便極力研究學問，在咸平三年的時候，中了進士，到家裏做着道州的判官，泗綿二州地方的推官，又做着秦州的判官，活着年紀五十九歲，葬在沙溪的瀧岡地方。太夫人姓鄭，他父親名叫德儀，世代算是江南地方有名的人家。太夫人做人恭敬勤儉，仁愛有禮，節起初封

着福昌縣的太君。後來進封着樂安、安康、彭城、三郡的太君。自從他在家裏微賤的時候，管着他的家庭，就用儉約的手段，後來常不使過日用度。說道：『我的兒子，不能夠苟且迎合世界上的人，儉約薄奉，是所以豫備碰到有患難的日子啊！』

後來歐陽修貶做夷陵地方的官，太夫人談笑自若的說道：『你家裏本來貧窮，我過着他覺得慣常了，你能夠安逸的過他，我也能夠安逸過着了。自從我死去的父親死過了二十年工夫，我歐陽修方才能夠得到俸祿去奉養着母親，再隔了十二年工夫，在朝廷上面做官，方才能夠贈着封號給我的母親，再隔了十年工夫，我歐陽修做了龍圖閣學士，做着尙書吏部郎中的官，留守在南京地方。這時太夫人因病死在衙門裏，活着年紀七十二歲，再隔了八年工夫，我歐陽修拿沒才學的人，竟做了副樞密使的官，就此參與政事，再隔了七年工夫，便不做官了。自從登二府以來，皇帝推廣他的恩德，褒獎着我的三代祖宗，因為從嘉祐年間到現在，逢着國家有大慶的事體，一定要加着榮耀的賞賜。』

到這個時候，我做小輩子孫的歐陽修，哭着并且說道：『唉！爲善沒有不報，卻是遲速有不同的時候，這是道理上的常情呢！想我的祖宗積了善事，成就德行，應當享受這榮耀的事體。雖說不能夠活在世上享受，但是賞賜爵位，得到封號，顯露榮耀事體，又封有大官，實在是三朝賞賜的榮耀，這也足以表見在後世庇廕他的子孫了。』那麼就列序世代的家譜，詳細的列在墓碑上。後來又載我死去父親崇公的遺訓，太夫人的所以拿來教訓我，和有所希望我的一起揭

示在墓碑上。使人家知道我這個後輩歐陽修的德薄能鮮，逢了時候，竊取官位，但是能夠幸而保全大節，不辱沒他先人的，實在有這個原因呢！

管仲論

蘇

管仲相威公。威公即桓公因避宋飲宗諱改桓為威。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功管

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

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案議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

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接上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

鮑叔鮑叔管仲桓公用之承功所由起是客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承禍所由何則。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待固亂人國者。顧用之者威公也。貴威公是客夫有舜而後知放四

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句舍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

仲也。貴管仲是主事見下文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

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雖近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雖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入管仲罪處全在此段以下。反覆暢發此意。嗚呼。

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須看有無二字意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轉接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此轉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斷句有關鎖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段設身置地代仲爲談論有把握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孤偃趙衰先軫又皆不及仲。靈公子文公之虐。不如孝公子威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曰。龔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言以有賢而強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齊以無賢而敗。此把管文來照齊桓方知管仲無所逃處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見非天下無賢正罪實不能見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

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管子庭疾病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繼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據仲之書竟以爲無賢故不足信吾觀史鮑史鮑即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家語史鮑病將卒命其子曰吾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盍尸屬下子我願足矣其子從焉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釋然失容于是命鮑之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引二人俱臨受時進賢切證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者。結語冷絕

白話文

管仲做齊桓公的宰相的時候，強霸諸侯，排斥夷狄，過完他的一世。齊國又富又強，諸侯不敢反抗他。管仲死了以後，那豎刁、易牙、開方一班人做了官，桓公死在國家反亂的時候，五個公子爭奪着要做國王。這個禍殃，蔓延開來，一直到簡公時候，齊國沒有太平的年份。想那事業的成就，不是成在成功的日子，大約一定有個原因。禍殃的起來，不是起來在他起來的日子，也一定有個起來的預兆。所以齊國的能夠太平啊，我不說管仲的功勞，卻是說鮑叔的功勞。等到他的變亂起來啊，我不說是豎刁、易牙、開方這班人的不好，卻說是管仲的不好。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豎刁、易牙、開方這三個人，他們固然是亂入國家的人，但是他做官的，是那桓公呢。那有

了舜王後來才知道放逐四凶，有了仲尼後來才知道除去少正卯，那桓公是什麼人呢？但是使桓公能夠用這三人的做官，是管仲呢。

管仲在病重的時候，桓公問他什麼人可以代他做宰相？當這個時候，他想管仲將要舉了天底下賢明的人，拿來對答，卻是他的說話，就不過說道：『豎刁、易牙、開方三個人，是不近人情的人，不可以去親近他罷了。』唉！管仲以為桓公果然能夠不用這三個人的麼？管仲和桓公相處已有好多年了，也可以知道桓公的做人麼？桓公在音樂方面，不能夠斷絕在耳朵裏，女色的方面，不能夠斷絕在眼睛中，卻不是這三個人，便不能夠合他的心意。他們起初不能夠做官的緣故，祇不過因為有管仲罷了；如果一天沒有管仲，這三個人可以彈彈帽子，互相慶賀了。管仲以為爲臨死的說話，可以縛住桓公的手足麼？想那齊國不怕有這三個人，卻怕沒有管仲，有了管仲，那三個人便是三個平常人罷了。不是這樣講，天底下難道少了這三個人的一流人物麼？雖是桓公幸而聽了管仲的話，殺了這三個人，卻是這其餘的人，管仲能夠完全的去除掉他麼？唉！管仲可以算是不知道治國根本的法子了！趁着桓公的問，便荐舉天底下賢明的人，拿來代理自己，那沒管仲雖說已死，卻是齊國不能夠說沒有得到管仲的好處呢？那三個人有什麼可怕，就是不說他也可以的。

想這五個霸王的中間，沒有人比得上桓公，文公、文公的才幹，並不比桓公好，他的臣子又都不及管仲。靈公的待人暴虐，不如孝公的待人寬厚，文公死了以後，諸侯不敢反抗晉國，晉國

承接了文公的餘威，還能夠做諸侯的盟主，到一百多年；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們的盟主雖說是不好，但是還有老成的人在着呢。桓公的死後，使一敗塗地，這是一點也沒有疑惑啊，他單靠着一個管仲，卻是管仲已經死！想那天底下未嘗沒有賢明的人，大約有好的臣子，卻沒有國王能夠用他罷了！桓公活在世上的時候，卻說天底下不再有和管仲一樣的人了，這句說話，我不敢相信呢！

管仲做的一部書，有記着他將死的時候，論鮑叔賓胥無的做人，並且都議論他們的短處；這是他的心裏以為這幾個人，都不足以託付他國家的重任，卻又預知他的將要死了！這樣說來，他書上的話，荒誕不經，不足以相信的了。我看到那史館因為不能夠引進蘧伯玉，和退去彌子瑕，所以有死過以後的諫議，蕭何將要死的時候，推舉曹參來代理自己，做大臣的用心，固然應當這樣的呢！想那國家靠着一個人興旺起來，也因為一個人得不到便滅亡，那賢明的人，不悲傷他自己身子的死亡，卻憂愁他國家的衰弱，所以一定要再尋得了賢明的人出來，然後可以放心的死去。那管仲的人啊，是怎麼樣死的呢！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謂成語起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惟靜故能知微，此先生自石之言也。○開端三句，言安石

必亂天下但靜以觀之自見慮慮皆起全篇月暈運而風礎礎柱下石也月旁昏氣潤而雨日暈柱礎生汗曰潤人人知之天地陰陽之人事

之推移人事理勢較天地陰陽則為易知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歐陽公亦勸先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也常人所不能知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反不能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其故何也生與荆公遊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

蒼生者必此人也晉惠帝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令皆善清談衍少時山山巨源見王衍曰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誤天下

此人得志若得志晉族吾子孫無遺類矣唐德宗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杞貌醜有才辨悅之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惟杞至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

固無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至不求與物浮沈無盧杞使晉無惠帝僅得中

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反照神宗伏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

文容貌不足以動入言語不足以眩世無王衍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雖理有固然非事所必至此段言衍

其正形容反照神宗伏今有人暗指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

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有王衍而陰賊險很與人異

趣有虛杞之險陰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升言哉。厥後卒生靖康之禍直視目見非爲懸斷夫面垢
 不忘洗衣垢不忘澣。變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
 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四不擲首居喪者不洗面○明指安石此豈其情也哉。從情勸出至盡所謂見微知著者以此凡事之不近
 人情者鮮不爲大姦。豎刁易牙開方是也。注見管仲論中以蓋世之名而濟其
 未形之患。緊入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魏謩則其爲天下患
 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應上二子容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不欲
感致傷人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
得淋漓感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嘗願安石不見用使天下以其言爲過毋願安石用使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也○結

白話文

事體有一定到這個地步，那道理有本來這樣的；祇有沉靜的人，才能夠看見細微的地方，知道顯明的地方。月亮的四周有了昏氣，就要起風，柱石下面潮濕了，就要下雨，這是人人知道的。人事的變易，理勢的相循，是疏遠迂闊，難以知道，變化不可測度的，那裏比得上天地陰陽的

事體。但是那賢明的人，也有不知道的，他的緣故是什麼呢？因為好惡二字擾亂他的心中，并且利害兩字縛住他的手脚呢。

從前山巨源看見王衍說道：『害盡天底下百姓的，一定是這個人啊！』郭汾陽見了盧杞說道：『這個人一得了志，我的子孫便沒有遺類了！』照現在講起來，這個道理確有可以見得到的地方。照我看來，王衍的做人，他的容貌和言語，實在有拿來欺瞞世人，并且盜竊名譽的。但是不害人，不貪財，假使晉朝沒有惠帝，祇有一個平常的國王，便是有千百個的王衍，也何從去擾亂天下呢。盧杞的姦險，實在足以收國，但是他他學無文，容貌不足以驚動人家，說話不足以顯耀世上，不是德宗的鄙陋昏暗，也何從去用他。這樣說來，這二位先生的預料王、盧二人，或者有不是一定這個樣子的呢。

現在有一般人，嘴裏講着孔子、老子的說話，一身學了伯夷、叔齊的品行，收羅一般好名譽的讀書人，和不得意的人，互相捏造言語，私下立着名號，以為顏淵、孟軻又出現了，卻是他的陰賊險狠，和人家有各別的性情，這是把王衍、盧杞的壞處併在一個人身上了；他的禍患，怎麼可以細細的講呢！

想那面上的醜醜，不忘記要洗，衣裳污穢了，不忘記要洗；這是人的很自然的情形呢。現在卻不是這樣：著了囚犯著的衣裳，嗅了豬狗嗅的東西，像囚犯一般的留着長頭髮，像居喪一般的臉上十分齷齪，却在那裏講詩書的道理，這難道說是生成的天性麼？大凡事體的不近人情。

鮮少有不做大奸人的；就是豎刁、易牙、開方這一類人呢。拿了他傳滿在世界上的好名譽，却去幫助沒有發生出來的禍患；雖有愛管理國家的國王，和喜歡才學的宰相，還要推舉並且用他。那麼他做天下的禍患，一定是這樣，可以沒有疑心的了；非但是王、盧二個人可以比得上呢！

孫武子說道：『能夠用兵的人，沒有很出名的功勞。』假使這個人不用他啊，便是我的說話過分，卻是這個人有不遇的嘆息，那裏知道禍患的到這個樣子的呢；不是這個樣子，天底下的人將受他的禍患，那我便得了明白道理的名氣，真是可以悲傷的呢！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第一段言爲將必先治心。此篇每段自爲節奏，而以治心爲主。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可義怒，可與百戰。第二段言學兵當知尚義。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後○烽燧所以警寇，畫則備備，斥堠也，振望也，以望烽火也。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雖平教自歸重於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

第六段言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

善用兵者，使之有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

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亦變色而卻

步，喻無所恃入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

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此喻不可徒恃比前喻更深一層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

力有餘矣。第七段論有備無患之道而以善用兵者以形固終焉

白話文

做將軍的道理，應當先熬練自己的心，泰山倒下來在你的前面，卻是面色不變，麋鹿跳出來在你左面，卻是眼珠不動，然後可以制服利害，等待敵人。大凡兵卒是十分有義氣的，却好似沒有義氣的，雖是拿利益去引誘他，不被搖動，不是一動心的時候，就有了不得的利害，但是在他日用兵的時候，將有所不能安置手脚的情形出來呢。大概祇有義氣的事體，可以憤怒士卒，士卒因義氣憤怒，可用他百戰而不敗了。

大凡戰爭的道理，沒有戰爭的時候，先養他的財力，將要戰爭的時候，先養他的力量已經戰爭的時候，便要鼓勵他的勇氣，既經勝了以後，要叫他小心謹慎，終久留心探望，使耕田的人沒有什麼顧忌，所以養他的財力，豐盛的犒賞，叫他安閒游散，所以養他的力量，逢著了小勝，要

格外的用力打，小有挫折，要格外用勁的打，所以鼓勵他的勇氣。用人不盡他的所要做，所以養他的心。所以士卒常常含蓄那憤怒，懷藏他的欲望不盡，憤怒不盡，便可以留下勇氣來，欲望不盡，便可以留下貪心來。所以雖并吞天下，却是士卒並不討厭着戰爭，這是黃帝的所以經了七十戰，那兵士並不覺得討厭的道理呢。不去養他的心，打了一次勝仗，便不能夠用他了。

凡是做將軍的，要謀略精強，號令嚴明。凡是做士卒的，要他生得愚笨，謀略精強了，便不可以測度，號令嚴明了，便不可以侵犯；所以士卒都肯把身體來交給你聽你的命令。大概這個樣子，怎麼可以不愚笨呢？那士卒愚笨了，然後可和他們一同死生。凡是兵的行動，須要知道敵人的主體在什麼地方，知道敵人的將領是怎麼樣一種人，然後可以冒險發動。鄧艾拿着繩子掛着兵士到四川地方，不是劉後主的昏庸，假使有百萬的兵，也可以安坐細縛了他，自然有所輕視的地方，才敢冒險發動呢。所以古時候有才德的將軍，能夠拿兵的力量來嘗試敵人的力量，卻又能夠拿敵人的力量，來自己嘗試自己的力量，所以去就便可以立刻決定了。

凡是做主將的法子，明白了道理，然後可以起兵；明白了形勢，然後可以加兵；明白了方略，然後可以用兵；明白了道理，便可以不屈辱；明白了形勢，便可以不畏氣；明白了方略，便可以窮盡見小的利益不動心，見小的禍患不躲避；小的利益和小的禍患，不足以辱沒我的才能呢；那然後可以對付得大利益大禍患呢。祇有那保養才能，并且自愛的，纔能夠不怕敵人在天底下；所以一次的忍耐，便可以支持一百次的勇敢事體；一次安靜守着，便可以使一百次的行動。

有把握。兵卒的本領，有能夠這樣不能夠那樣的地方，敵人和我是一樣的啊，敢問我所能夠的，我拿出來用他。他如果不和我校量，我所不能夠的，我隱蔽藏匿他，但如果定要和我的角鬪，那麼怎樣呢？說道：『我的所不能夠的，我完全拿出來暴露他，使他疑心，有所顧忌；我的能夠的，我隱藏養護他，使他墮我的術中，這是用能夠不能夠的方法呢。』

能夠用兵的人，使他無所顧忌，有所倚靠，無所顧忌，便知道死的不足惜，有所倚靠，便知道不至於一定失敗。拿尺寸的马鞭去抵當兇惡的猛虎，用力的呼喊，拿了鞭子去追逐他，空手碰着了四脚蛇，臉上變了顏色，退步不前，這是人的常情呢！明白了這個道理，便可以領兵了。露出了手臂，拿了一柄劍，那沒鳥渡一般的人，不敢相逼，穿了甲冑，據了兵器，睡覺，那沒童子也可以攀着弓去殺他了。所以能夠用兵的人，拿形勢來自己鞏固，那能夠拿形勢來鞏固的，那沒力量便有多出來了。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仁宗年號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四語寫出將亂光景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

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代天子言。領是天子。氣象且謂。為下文伏根。乃推曰。衆推也。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伏根。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朔。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敘事簡歷。實而不便。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有亂急無亂弛。即上不可。以武競不可以文令意。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歛。漢未墜於地。歛不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得坐鎮之體。即上歸屯撤守意。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絜以生。惟爾父母。以下至不忍也。皆述張公之言。發揮本意。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賊盜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齊等之名。吾不忍爲也。此段議論皆從上敘事發出。

稱道張公其實回護蜀人蓋先生本蜀人不得不同體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

再拜稽首曰然收拾前文下乃指出畫像意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

在史疊下三在字蕭蕭有敬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一作折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

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

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

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自故其思之

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此段就人之至情上曲曲寫出留後意文勢激昂筆墨精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

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祝○數語悲

通系係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

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捨武臣謀夫不用而特用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

謂公暨暨公來于子暨暨果殺親于子自足貌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

爾常春爾條挑桑秋爾滌場條技落也○此乃是歸屯撤守實際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

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駢駢並茂也淵淵鼓聲不和暴怒也○統歸屯撤守其實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媁媁

闔闔閑閑有童哇哇哇亦既能言得親哇哇小兒啼也昔公未來期汝棄捐倒轉二禾麻
 芘芘蓋倉庾崇崇芘芘美嗟我婦子樂此歲豐是歸也撤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
 曰歸公敢不承歸到公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
 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結有餘韻

白話文

至和元年秋天的時候，蜀人傳說有寇賊到邊境來了，駐紮在邊上的軍隊，夜裏呼喊起來。這時荒野地方，沒有居住的人家，這妖孽的謠言流傳開來，京城地方的人，都震動恐懼，方纔傳下號令來選擇那帶兵的元帥。皇帝說道：『不要延誤了養成變亂的事體，不要激他生出反亂的事體來，許多的議論，一同的起來了，我的意志自會決定，如果外面的亂子，沒有平定，裏面還要生出變亂的事體來，既不可以拿文教來感化他，又不可以拿武力來壓倒他，祇有我身旁的一二位大官員，那個能夠治理呢？現在文武的中間，可以擇揀一個人去撫慰的兵士。』

便有人推舉着說道：『有張先生名方平，這樣的一個人可以勝任的。』皇帝道：『好的。』先生拿要侍奉父母的話來辭謝，却不能夠，就此去了。冬天十一月時候，到了蜀地，到的一天，就召回戍守的兵，撤除守備的官，差人對那縣裏的長官說：『假使有寇賊來，有我一個人負擔，無需

你們勞苦的。」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元旦日，蜀人都互相慶賀，像以前一樣，竟沒有什麼事體。又到第二年的正月裏，互相商量着說道：『要留先生的畫像在淨衆寺裏。』先生不能夠禁止他們。

眉陽地方的蘇洵，去對衆人說道：『沒有變亂是容易治理的啊，既經變亂了也容易治理的啊；有變亂的萌動，沒有變亂的形迹，叫做將要變亂，將要變亂是最難治理的，不能夠拿文教來感化，他也不能夠拿武力來壓迫他。那元年秋天時候的情形，像物類的傾側在一邊，沒有落到地上，祇有你們的張先生安坐在這旁邊，臉上顏色不變，慢慢的起來扶正他，既經扶正，很和順的退下來，沒有驕矜的容貌，替皇帝管理小百姓不疲倦的，祇有你們的張先生，效舌尔門的性命的，只有你們的父母官。』

并且先生曾經對我講道：『百姓沒有一定的性質，祇要上面做官的人，跟了他，走人家都說：『蜀人的性質多變亂。』那麼就把待盜賊的心意來待他們，拿管理盜賊的法律來管理他們，那裏足不前，屏藏氣息的百姓，卻拿了劍刀和斧頭去教訓他們，那麼百姓方才忍拿這父母妻子的所仰望，靠託的身體，拋棄了去做盜賊，所以往往要生出大亂的事體來。』

想那拿禮節去約束他，用法律去管理他，祇有蜀人最容易，至於激動他去生變亂，雖齊魯地方的百姓也是一樣，我拿對待齊魯的人來對待蜀人，那蜀人也自己拿齊魯的人對待他的自身了。至於那任意放蕩在法律的外面，拿威權去脅迫良善的百姓，我不忍心做的呢！唉！愛

蜀人的恩德這樣深，待蜀人的心地這樣厚，自從先生以前，我未曾看見過呢！」大家聽了，都再拜着，叩着頭說道：「不錯的。」

蘇洵又說道：「先生的恩德在你們的心裏，你們死了在你們的子孫心裏，他的功勞事業，在管歷史官的府中，不必要拿畫像來表示他的不朽呢，並且先生的意思不要，卻怎麼好呢？大家都說道：『先生固然不在這上頭，雖是這樣，但是在我們百姓心裏，終有像放不下的在這上面呢。現在那平常的時候，聽得人家做了一件好事，一定要問這個人的姓名，和他住在什麼地方，一直還要問到他人的長短大小，美惡的形狀，甚一等的，或要問他生平的嗜好，拿來想見他的做人，卻是編歷史的官，也寫他在紙上替他做一篇傳，意思裏想要天底下的人紀念在心裏，便存他在目中，存他在目中，所以他紀念在心裏也十分的堅固，從這樣看來，這畫像也未始沒有一點幫助人的好處。」

蘇洵不能夠用話去駁他，就此替他做了這篇記。先生是南京地方人，做人慷慨有大節，拿度量稱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先生可以屬託的。抄他一首詩道：「皇帝在位，歲在甲午的一年，蜀人傳說有寇賊在邊境，朝廷上面有許多有氣力的武官，有計謀的文官，像雲一般的多，皇帝道：『唉，差我張先生去。』先生從東面來，旌旗大纛，舒舒的樹立，蜀人聚集了觀看，有的在弄中，有的在路上，說先生的相貌很是威武，先生的到了，百姓心都放了。先生對蜀人說：『安心住在你的家裏，不要造謠言，謠言是不祥的，仍舊去做你們平常做的事體。』春天，爾們去採桑，秋天去歸。

你們的草場！蜀人都叩着頭說道：「先生是我們的父兄，先生住在西園，草木駢駢的茂盛，先生宴他的僚屬，有擊鼓淵淵的聲音，蜀人來看預祝先生的萬壽無疆，有美好的女子，在閨房裏安閒自得，有小兒伊啞的學語，也有已經能夠講的，以前先生沒有來，大家預料這女子小兒的性命，都要斷送去了。如今禾麻長得十分繁盛，倉廩堆積十分滿足，唉！我們的人孩子，快活這年歲的豐盈。先生在朝廷上做皇帝的股肱，皇帝說道回來，先生怎敢不奉命。造這一座祠堂，十分的整齊，有走廊，有院子。先生的畫像，掛在中間，著了朝服冠上，拖了長纓，蜀人互相勸勉，沒有敢淫逸荒廢。先生還到京城裏去，先生的畫像却掛在堂上！」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一篇生意在此一句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一處補作兩層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吁歎其不然之辭命應許之辭也。應上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刑言盛時之忠厚刑凶器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

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此段言襄世而忠厚猶存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罪疑從去所以

慎刑也當賞而疑則審與之當罰而疑則審不致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

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臯陶曰二句閱卷人不知其出處及入劇歐陽公問

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四岳官名一人當然耳歐在大笑

之事也方命逆命而不行也圯族猶言敗類也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

蓋亦可見矣獨舉堯以為舜禹湯文武之例刑賞忠厚意便昭然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罪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殺可嗚呼盡之矣引經頓住下乃暢發顯旨得意可

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

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至理快論古者賞不以爵

祿刑不以刀鋸起又振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

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又將刑賞振宕一番下便一轉而入快利無前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升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

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到底不脫疑字以君子

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前曰忠厚之至也。社喜也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社喜也

引詩引春秋亦見詞歸於忠厚深得夫子作春秋之意又得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

白話文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的時候，爲什麼歡喜百姓的心很深，憂愁百姓有痛苦的心很關切，卻看待天下的人，拿看待君子長者的道理來看待呢！有一件好的事體，就隨手去賞賜他，又隨手去做着詩，歌唱嗟嘆他，這個是贊成他的起初，并且勉勵他的臨了，有一件不好的事體，就隨手去責罰他，又隨手去可憐他，懲戒他，原是要教他改去過失，并且開他的新路。所以他嗟嘆稱許的說話，替百姓快活喜歡，悽慘悲戚的意思，都寫明白在虞、夏、商、周的書上面。

成王、康王，既經去世以後，穆王做了皇帝，那周道方才衰微，然而還命他的臣子呂侯去告訴人家，刑期無刑是莫大的祥瑞，他的說話，替百姓憂戚，並不傷害百姓，有威嚴却並不怨怒百姓。慈愛的心思看待百姓，却是能夠決斷心中常常存着輒心腸，有哀憐無罪的心，所以孔子還說有可以稱贊的地方呢。書上說道：『賞賜他的時候，遇到有疑心的地方，但是情願給他，所以

推廣恩德呢？責罰他的時候，遇到有疑心的地方，情願不罰他，所以慎重刑罰呢。」

在堯帝的時候，臯陶做獄官，將要殺人，照臯陶的意思，要三次殺他了，堯帝卻說放他三次；所以天下的人怕臯陶執法的嚴厲，卻喜歡堯帝用刑的寬大。四岳的官說道：「鯀可以用他做官。」堯帝說道：「不可以，因為鯀違背命令，又是敗類。」後來說道：「姑且試用他。」爲什麼堯帝的不聽臯陶的殺人，卻去聽四岳的官去用鯀呢？那麼聖人的意思，大約也可以見得了。書經上面說道：「罪孽有疑心的，祇可從輕發落，功業有疑心的，祇可從重的賞他，與其殺沒有罪的人，情願給他生路，受失刑的責任。」唉！說話也盡在這裏了。

那可以賞賜的，也可以不賞賜的，賞賜了他，是太過了，慈善的意思，可以用刑罰的，也可以不用刑罰的，罰了他，便過了，他應該的罪，如果太過慈善，還不失做個有道德的君子，太過他應該受的刑罰，便要流入到做個殘忍的人，所以慈愛可以過的，應該受的刑罰，不可以過的呢！古時的獎賞，不用爵祿，刑罰不用刀鋸，他賞用爵祿，是獎賞的道理，行在爵祿所應當加的，卻不行在爵祿的所不應當加的，刑罰用刀鋸，是刑罰的威嚴，施在刀鋸的所應當加的，卻不施在刀鋸的所不應當加的啊！先王知道天下的好人，不能夠個個賞到，並且爵祿也不足以去勸勉他們呢；知道天下的惡人，不能夠個個罰到，並且刀鋸也不足以去阻止他們呢；因是這樣，有了疑心，便歸他到仁道方面，拿待君子長者的道理來對待天下，使得天下的人相連的都達到君子長者的方面，所以說這是忠厚的心到了極點呢。

詩經上道：「做君子的人，如果快活，那變亂便要停止了；君子如果動怒，那變亂便快要停止了。」想那君子的對於消滅變亂的事體，豈有奇異的方法治理呢？也不過得當他的喜怒，不失在仁道罷了！春秋的意義，立法貴乎嚴厲，卻是責備人家，貴乎寬大，照他褒貶的規則，拿來制定賞罰，也是忠厚的心到了極點呢。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增獨恨其不早耳。增下一斷作冒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故作答，故作問，答以起下正意。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線○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濕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則大雪矣。○先引詩易語，文勢不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通篇只一句斷盡，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已死，陳涉詐稱以感通人心。○借陳涉引起項氏。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

也。以弑義帝。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月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國王孫名心者立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陰使人弑之○此言楚之盛衰係於義帝之存亡且義帝

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

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關乎范增之禍福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

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三人先死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出來正見增之去當于殺卿子冠軍時也物必

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問無疑之主

哉。反振二句結過疑增不待陳平意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借遣沛公引起卿子冠

軍。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歎義帝之賢以起羽與義帝勢不兩立

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申上羽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之兆句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

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空中著想妙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

增必自是始矣。申上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句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救項時項羽為羽將故曰比

君臣之分未定也。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為增計者豈不毅然

大丈夫也哉。代增處一番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於此時明去就之分而

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實增之不能知幾由于不明去就之分最有關係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作雙歎語。蓋抑揚之致。

白話文

漢王用陳平的計策，離間疏遠楚國的君臣；項羽疑心范增和漢王私通，稍稍奪去他的權柄。范增大怒道：「天下的事體大定了，你大王可以自己去辦理，情願乞賜骸骨，還到家鄉的伴侶中去。」沒有還到彭城地方，背上的疽發便死了。

蘇子說道：「范增的回家去，是好極了！如果不回家去，項羽一定要殺死范增，但是祇恨他的不能夠早早的回家去罷了！」那麼應當因為什麼事體回家去呢？范增勸項羽殺沛公，項羽不聽，到底爲了這事失掉天下，應當在這時候回去麼？說道：「不是的，范增的想殺死劉邦，是做人臣分內的事體呢；項羽的不肯殺他，還有做大王的度量呢；范增爲什麼要因爲這件事體回去呢？」易經上面說道：「能夠預先知道事體的動機的那就神明麼？」詩經上面說道：「看到那降雪的時候，先集合的祇有網微的雪珠。」范增的回去，應當在項羽殺卿子冠軍的時候呢。陳涉的能夠得着百姓的心，因爲假託了楚將項燕和借了太子扶蘇的名義，項氏的興起，因爲立了楚懷王的孫子名叫心的，那諸侯反抗他的緣故，因爲他弒了義帝，并且義帝的做皇帝，范增是謀劃的主人了，義帝的存亡，豈單是楚國的盛衰，也是范增的所共受禍福呢？從沒有

義帝死了，卻是范增能夠單獨的長久存在呢？項羽的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的預兆呢？他的弑義帝，是疑心范增的根本呢？難道一定等陳平的離間計麼？大凡物類，一定要自己先腐敗，這纔百蟲生出來，做人一定自己先疑心了，這纔讒言可進來，陳平雖是聰明，怎能夠離間沒有疑心的國王呢！

我曾經議論義帝是天下有道德的皇帝呢；單差沛公進關，不差項羽；識得卿子冠軍在衆人的中間，卻升他做上將，不是賢明，怎能夠這樣呢？項羽既經矯命殺了卿子冠軍，那義帝一定不能夠容納得住，不是項羽弑義帝，便是義帝殺項羽，不必等那聰明的人，才能夠知道呢！范增起初勸項梁立義帝，諸侯因此服從，項羽到半路上去弑他，不是范增的本意呢！那豈但不是他的本意，將要一定極力諫爭，卻是不肯聽從他的，不肯聽他的話，卻殺他所立的皇帝，項羽的疑惑范增，必從這個時候起頭的了。

當項羽殺卿子冠軍的時候，范增和項羽比肩事義帝，國王和臣子的名分，沒有定呢！替范增計算起來，力量能夠殺項羽，便殺死了他，不能夠使離開了他，這豈不是很堅決的大丈夫呢？范增年紀已經七十歲了，合便留，不合便去，不拿這時候明去就的分別，卻想靠了項羽，拿來成就功名，鄙陋得極了！但是，雖是這樣說，然而，范增是漢高帝的所怕的人呢！范增不去，項羽不致滅亡。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傑呢！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伏龍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

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忍不能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

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能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

圯。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楚人謂橋公。圯史記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老父來衣褐。至其所。置履於圯下。良問其故。父曰。足受笑而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約後五日。平明會。圯上。良後至。皆得最後出。良曰。願請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駭之。為其老。遂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為取。

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激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

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看考人事非涉注。鬼怪特作翻案妙。且其意不在書。深入一層。此句乃一層之

也。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

可勝數。上雖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

乘。有大勇者當此。時自能忍之。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

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其韓人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欲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阻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十日弗獲。正不能忍之。故先抑一筆。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

帝大怒。大索天下十日弗獲。正不能忍之。故先抑一筆。

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兩刺之計，以
 僥倖於不死。一曰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惜其不能忍是故倨傲鮮上鮮上而深折
 之。鮮上言不為禮也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段見老人以一忍字造就子房是解上文意不在書一句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遂舍之。鄭伯能忍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句踐能忍且夫
 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此匹夫之剛也。此下又提前語申論之，前只虛括此乃實察夫老人者，以為
 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
 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
 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子房之于老人可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矣雖有秦皇項籍亦不能驚而怒之也。此段極寫子房之能忍以見其為天下之大勇。忽推論到高祖項籍正欲說歸子房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
 不能忍之間而已矣。籍正欲說歸子房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
 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敵，此子房教之也。高祖能忍由于房教之所謂忍小忿而就大謀者以此當淮陰破
 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

其誰全之。

淮陰侯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罵漢王足因附耳
謂漢王信立信為齊王○舉一事以明子房較高祖能忍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

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

史記留侯世家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

嗚呼此其所以

為子房歎

淡語作收
含蓄多少

白話文

古時候的人，所稱做英雄豪傑的人，一定有過人的節操。人情所不能忍受的，就是粗暴的人，受了恥辱，便拔出劍跳起來，挺着身體出來爭鬪。這是不能夠算勇敢的。天下有大勇的人，忽然禍難臨頭，卻一點不驚怕，無緣無故的去侵犯他，卻一點也不生氣。這個因為他所挾持的很大，并且他的志向很遠呢。

那子房得兵書在圯上老人的手裏呢，他的事體，很是奇怪；但是也那裏知道他不是這秦朝的時候有一種隱居的君子出來試試他看。看他所以微露這意思的，都是有學問有德性的人，互相拿來警戒他的意義，卻是世界上的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他是鬼物。這也太過分了！并且他的意思，並不專在書上。當韓國滅亡的時候，拿刀斧鋸子油鍋鑊子去待天下的人。那班好好兒住在家裏無緣無故遭誅戮的，不能夠細細的計算，雖有責責夏育的勇武，也無所施展他的手段。想那執法太急的，這鋒芒不能犯他，并且這時勢也不能夠利用。子房忍不住忿忿不平的心，拿着一個人的力量，卻快意在一擊的中間。當這個時候，子房的

不送去性命，這中間細微得不能夠容一根頭髮，實在真也是危險得極了。

有一千兩黃金的人子，不死在強盜賊子的手中，是什麼緣故呢？他的身體，是叫人可以看重，那做強盜賊子不能夠殺死他呢？子房拿他冠蓋一代的才能，不想做伊尹、太公的謀劃，卻過意去學着那荆軻、聶政的計策，拿來僥倖求免死裏逃生，這是把上老人所替他着實可惜的呢。因此裝着驕傲不遜，自大輕人的樣兒，去着實挫折他，他如果能夠容忍呢？然後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說道：「孺子可以教訓呢！」楚國的莊王帶兵去攻行鄭國，鄭伯露身袒衣，牽了羊來迎接，莊王道：「他的國王，能夠下氣待人，一定能夠信任他的百姓了。」就此赦免他，句踐的打敗仗在會稽地方，卻能夠來做吳國的臣妾，做了三年，沒有一點侮辱，並且有那報復仇人的志向，那不能夠下氣待人的，這是匹夫的剛強呢。

想那這個老人意思，以為子房的才情是大的，卻怕他度量的不足，所以着實挫折他，少年剛銳的勇氣，使他忍不住小小的忿怒，能夠成就大的計劃，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非有生平的素相識，忽然的遇到在荒野的中間，卻命他做僕役臣妾的事體，却很情願的並不以為奇怪，這確實是秦始皇的所不能夠驚慌，那項籍的所不能夠動怒的呢。

看到那高祖的所以勝，項籍所以失敗的緣故，多在乎能夠耐氣和不能夠耐氣的中間罷了。項籍就因為不能夠耐氣，所以百戰百勝，卻是輕用他的鋒芒，高祖耐着他的氣，能夠養着他的全鋒，等待敵人的疲憊，這是子房教他的呢。當那封淮陰侯的韓信，打破了齊國，就要自己立

傲齊王，漢高祖便生氣，在他的說話臉色上露出來。從這樣看來，他還有剛強不能夠耐着性子的神氣，不是子房，那個能夠保全他呢？那太史公疑惑子房，以為他生得魁梧奇偉，但是他的相貌樣子，卻像婦人女子一般，不像他這樣有志向有氣力的人。唉，這就是所以叫做子房呢。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賈誼雖陽人年

二十餘文帝召以為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帝於是疏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為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六帝雖納其言而終不能用卒以自傷哭泣而死

年三十三〇一起斷盡立一篇主意。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

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

者其自取也。以其不能待且忍故云自取〇申不能自用其才句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

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論語仲尼聖

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

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荆楚本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君子之欲得其君，如

此其勤也。得君勤一引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

棄其君如此其厚也。一引。愛君厚。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一引。愛身至。夫如此而不用

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得此一鏡方。可接到賈生。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

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此段說出得君勤愛君厚，愛身必至如是始可以無憾。漢高古聖賢用世之不能。書有意味。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帝初封代王，孝惠無嗣，大臣迎立之。始至渭橋，太尉勃跪上天子璽符。灌嬰連兵數

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高后時，諸呂欲危劉氏，大將軍灌嬰與齊王襄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

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

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上疏中之意。此段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

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恣。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

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代為賈生畫策。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

哉？黃倒賈生感治安。黃倒賈生感治安。黃倒賈生感治安。黃倒賈生感治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欲弔先生句。縈紆鬱悶，趨同。然有遠舉

之志，有子獨抑鬱其誰語風纏纏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句。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梁王騎驢馬而死，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賈餘亦死。是亦

不善處窮者也。不善處窮即不能自用意。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

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文情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總斷二句是

之本一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

不能全其用。古今稱奇。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

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秦王苻堅因呂婆樓以招王猛。一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

歸過漢文不能用賈生此。一轉尤妙。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

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二十一字為一句。○補出人主當憐才意。而為賈生者。亦謹其

所發哉。仍歸結到本身上去。雙關。作收深情。遠想無限。低徊。

白話文

不是要練成有才學的難，所以自己能夠用這個才學的實在是難；可惜啊賈生這個人，有輔佐帝王的才學，卻不能夠自己好好的用他的才學呢！大概那明白道理的人所取的地方來得遠，便必有所等待，所就的來得大，便必有所忍耐。古時的賢人都負了可以羅致的才情，卻到底不能夠行他萬一的，未必都是這時候的皇帝的錯，也許他自己弄到這樣呢！

我看到那賈生所說的話，如果能夠照他的話做，雖在三代，也怎能夠勝過他呢。遇到一個皇帝像漢文帝這樣一個人，還要因為不用他，便自己死了，那麼天下沒有了堯舜一般的好皇

帝，就終究不能夠有事業做出來麼？仲尼是一個大聖人，周游天下的各國，如果不是大無道的國家，都想勉強扶助支持，庶幾有一天能夠行他的道理。快要到楚國的時候，先把冉有去嘗試，再加上了一個子夏。那明白道理的人，想得到他合意的國王，像這個樣子的辛苦呢？孟子離開了齊國，住了三夜工夫，然後離開了畫的地方，還說道：『恐怕國王還能夠用我呢。』明白道理的人，不忍拋棄他的國王，像這樣子的心濃呢？公孫丑問道：『先生爲什麼不快活呢？』孟子回答道：『現在天下的人，離了我那個能夠把天下治好來呢？那沒我爲什麼要不快活呢？』明白道理的人，愛他的身體，這樣的謹慎呢？那這樣的不能用，然後知道天下的人，果然不足以和他們一同做事，卻可以沒有什麼不滿意了。像賈生的這樣一個人，並不是漢文帝的不能夠用他，是賈生的不能夠用漢文帝呢？那想那封絳侯的周勃，親自拿了皇帝的玉璽，去授給漢文帝，灌嬰結兵幾十萬，拿來決定劉呂的勝敗，又都是漢高帝的舊將，這是他們皇帝和臣子大家要好的情分，豈但單是父子骨肉手足一般的交情可以比得上呢？賈生是一個洛陽地方的少年，想要希望他皇帝，在一朝一夕的中間，拋棄他本來的法子，卻要用他新的法子，也已經很不容易了。做這個賈生的人，上面可以合得上他國王的性格，下面合得上他大臣的性格，像絳侯、灌嬰的一等人，安閒自得，漸漸兒和他結交往來，使得做皇帝的不疑心，大臣不妬忌，然後可以盡天下，這我的意思所要做，不過十年，一定可以得志，怎能夠在立着談天的一點工夫中，卻立刻要替人家做出可以痛哭的事體來呢？

看他走過湘江的時候，做一篇賦去可憐那屈原的死。愁緒像絲的環繞，鬱結不舒，躍然的有脫離塵世的感想，他後來因為自己悲傷哭泣，竟弄到短命死去，這也是不懂得處窮困的環境的法子呢。想那謀略的一次不能夠見用，便怎麼知道終究不能夠再用呢？不如一聲不發的，拿來等他的變化，卻爲什麼自己殘害自己到這個樣子呢？賈生的志氣很大，卻是度量很小；才學是很豐富，卻是見識還不足呢。

從古以來的人，有高出世人的才學，一定有不合時宜的毛病；因為這樣，不是那聰明通達沒有疑惑的國王，便不能夠完全信用他。從古到現在，多稱贊秦王苻堅能夠得王猛在草屋的中間，在一天裏面，便完全趕出他的舊時臣子，卻單和他計劃國家的大事，那苻堅是一個平常人，竟大約有天下一半的地方，也許因這個緣故呢。

我着實可憐賈生的志向，所以詳詳細細的批評他；也使得做人國王的，如果得着賈生一樣的大臣，卻知道他有一點耿介自特的節操，一次得不到見用，便要憂憤悲傷，垂頭喪氣，不能夠再自己振作，卻是我賈生一樣脾氣的人，也要小心他們不得志的時候所說的語呢。

鼂錯論

蘇軾

大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

不吾信。扭習也。○闕暗說。最錯建言創諸侯。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

大功。三句為一。○闕鍵。此固非勉強蒼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最錯非其。○一段是實。天下治

平。暗說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創。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所謂出。身犯難。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暗說錯。居守。使他人任其責。暗說使。天子將。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暗說。錯。

○一段是承以上兩。端。通為大意。昔者曩錯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

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景帝三年。曩錯患七國強大請前諸侯擊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

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袁盎言。錯可以謝諸侯帝遂斬錯東帝。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句

全篇俱。發此利。○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惟堅忍不拔故能從容。收功伏下徐字反照下

驟。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會。冒。衝。

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借。萬。作證為立。論之根。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不能徐。為之圖。其為變。豈足怪哉。○不能前知。其當然。錯不於此時

捐其身為天下常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

而已居守。一句指出。錯。破。疑。通篇從此發露。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景。○一句已欲求其名。○照前。求名。安所逃

其患應前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自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斷盡羅錯於袁盎何與耶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上下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正見受禍皆錯自取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火入水爲淬礪磨也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問哉。此段是代爲錯計作正意收注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又與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到底只責其不自將收足出身犯難意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收上錯有以取之句

白話文

天底下的禍患，頂不容易治理的，是表面上太平無事，卻在實際上有不可測度的憂患。坐着看他變亂的成功，卻不替他想一個方法，便恐怕要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起來勉強做他，那沒天底下的人慣當了太平安逸的日子，卻不來相信我，祇有慈善心腸明白道理的人和英雄豪傑的一等人，確實能夠挺身而出來替天底下的人去做着危險的事體，拿來求成就大功業。這本來不是勉強在一年一月的中間，和那苟且求名的人，所能夠做得到呢。

天底下太平的時候，無緣無故的却去造出十分危險的事體來。我去發動他，我能夠收住他，然後能夠免除天下的禍患，如果事體起來了，卻慢慢的想避開他，使別的人來擔這責任，那沒天底下的禍患，一定聚集在我身上。

從前有一個鼂錯，用盡他的忠心，替漢朝打算去削去山東諸侯的勢力，山東的諸侯一齊起來，拿殺鼂錯做名義，那做皇帝的不能夠把這道理仔細想想，就把鼂錯殺了，平他們的氣。天底下的人悲傷鼂錯的困了竭盡忠心，卻受了誅戮的禍患，不知道鼂錯實在有自取的道理呢！

古時候建立大事業的人，不但有高出世界上人的才能，也一定有堅忍不拔的意志。從前禹王的治水，鑿開龍門，疏通大河，卻放這水到海裏去。當他功業沒有成就的時候，大約也有水向四面流散，向上衝出，和橫衝直撞可怕的憂患呢。祇不過能夠預先料到他應該有這樣情形的，所以事體到了並不害怕，卻慢慢的替他算計，所以能夠做到成功的地步。

想那拿七個諸侯國這樣的強盛，卻要立刻去減削他的勢力，他有這種變亂，怎能夠去怪他呢？鼂錯不在這時候去犧牲他的身子，替天下的人攔住大災難的勢力，去制住吳國、楚國的死命，卻做那自己保全的計策。想教皇帝親自領兵，自己安住在京城裏面防守。試問發動七國大難的人是那一個呢？自己要想求這好名譽，怎能夠逃過這患難。拿親自領兵的極大的危險事體，和住在京城裏面防守的十分太平的事體，一比起來是容易知道的了。自己做了一個發難的禍首，反揀這十分太平的事體來做，卻留下皇帝來做這十分危險的事體。這是忠心的臣

子，有義氣的人，所以要憤怨并且抱不平的心思呢。

當這個時候，雖沒有袁盎這人從中挑撥，鼂錯也未見得能夠免這殺身的禍事。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自己想住在京城裏面防守，卻使做人國王的去親自領兵，拿常情來論，做皇帝的本來已經難忍受了，卻還要極力反抗廷臣的議論，所以袁盎的說話能夠行在這中間。假使吳國、楚國反叛的時候，鼂錯能夠親身去擔任這危險事體，成日成夜的辛苦抵敵他，領了兵到東面去等他，使這件事體不至於延害他的國王，那沒國王將靠了他，拿來有恃無恐，雖有一百個袁盎，怎麼可以去說他壞話呢。

唉！世界上明白道理的人，想做出那非常功業的，那沒不要專做出那爲自己安全的計策，假使鼂錯自己領了兵去討伐吳國、楚國，未必沒有功勞，祇因為他想自己保全他的身子，弄得做皇帝的心裏不快活，奸惡的臣子能夠拿來逞他的機會，鼂錯的所以自己保全的法子，大約就是他所以自己受禍的原因麼！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遷。鷓鴣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中。曰。公將不利。子孫。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鷓鴣之詩。以貽王。君爽。周公召公。篇名。君者尊之。之稱。與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既召公。疑之。乃作君爽。○豎頭。歎周公起奇絕。及觀史記此。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接乎又談孔子更奇。○連篇以樂字為主。乃今知周公之寤。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言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變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取亦高。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先出歐陽公。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

其議論次出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

而樂其所樂也歐梅之樂只處寫妙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即作詩及詞賦之類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

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欲寫其得見先寫其不得見文勢開拓今年春天下之士

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

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

在此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說吳思有以救之梅與特與共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于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實公第二〇不爲世俗之文所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

已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說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

者一朝爲知己以上敘歐梅之識拔自己之遭遇極爲淋漓酣暢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

賤應在富貴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占地步苟且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

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傳曰不怨

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引成語四句收住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

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

與聞焉未復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是樂字結穴

白話文

我蘇軾每每讀詩經到鷓鴣一章，讀書經到君奭一篇，常常暗地裏悲傷周公的不能夠遇到他的知己等到讀了史記，看見孔子困厄在陳國蔡國的交界地方，卻是絃歌的聲音仍舊不斷，顏淵仲由的一般學生互相問答。孔夫子說道：『不像牛的一類，不像虎的一類，却趕到那曠野裏去，我的道理不對麼？我爲什麼到這個樣子！』顏淵說道：『你先生講的道理太大了，所以天底下的人不能夠容納得下，雖是這樣，不能夠容納，也有什麼害處，并且不能夠容納，然後可以見得是明白道理的人。』孔夫子不覺自然的笑起來說道：『顏回，倘然你發了大財，我情願替你管帳。』那天底下雖不能夠容納，卻是他的學生能夠自足，拿來互相快樂，竟是這樣。現在纔曉得周公的有富貴，實在還不如孔夫子的貧賤。想拿那召公這樣的賢明，管叔、蔡叔這樣的親近，卻不知道他心裏的意思，那沒周公有什麼人，和他一同快樂這富貴，卻是孔夫子的所和他一同貧賤的人，都是天底下的賢才，便也足以快活在這上面了。

我蘇軾在七八歲的時候，方才知道讀書，聽見天下有一個歐陽先生的人，他的做人好似古時候孟軻、韓愈的一班人，卻又有一個梅先生的人，和他在一塊兒做朋友，和他上上下下的議論。後來到了壯年的時候，方才能够讀他的文章詞賦，心中想起來，好似看見他的做人，想他一定飄然的脫去世上塵俗的快活，卻自己能夠快活他的快活呢。剛才學做對仗排偶詩賦的

文章求一升一斗的俸祿，自己想起來，沒有資格能夠進來見許多先生的面；到了京城裏一年多，從來不曾看見他們住屋的門口。

今年春天時候，天下的讀書人，大家多聚集在禮部攷試；先生和歐陽先生，實在是親自來攷我們的。我蘇軾沒有自己想到，得能攷中在第二名；後來聽得人家說：「先生歡喜他這篇文章，以為有孟軻的遺風，卻是歐陽先生也因為他能夠不做世俗的文章呢。」那攷取的原因，就在這個道理上。」

並沒有先生左右的人先替他講關節，也沒有先生親舊的人替我請求囑託；卻是在以前十多年的中間，祇聽得他的名望，卻不能夠見一面的。在一天工夫裏面，做了知己朋友，退下來想這道理，做人果然不可以勉強去求富貴，但也不可以祇求貧賤；有了一分有道德的人，我去做他的學生，便也可以靠託了。如果希望一時的僥倖，後面跟了坐車騎馬的有幾十個人，使得鄉閭里巷的小百姓，大家聚攏來觀看，并且贊美羨慕着，他也怎麼樣能夠換去這個快活事體呢。

書上說道：「不可怨恨天，不可怨恨人。」因為閒暇自得，可以過完他長壽的年紀，先生的名望傳遍了天下，卻是官位不過五品以上，先生的容貌面色，溫順的沒有怒容，先生的文章，寬大厚實，卻沒有怨恨的說話。這一定有所快活在這種道理呢！這個道理，我願雜在衆人的中間，聽聽這個意思呢。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兩名志喜也。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折開倒點出已盡一篇之意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釋所以志喜之意周

公得禾以名其書。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鼎六年夏得寶鼎汾

水。元鼎元年。元鼎元年為叔孫勝敵以名其子。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

一也。引古為證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

以為休息之所。先記作亭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釋一筆下便可用既而字轉文始曲折既

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跌一句借憂字形出喜字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

又跌。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次記雨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

怍於野。慶歌怍三字易法憂者以喜病者以愈。次記喜而吾亭適成。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喜更不可不志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於

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開出五日不雨可乎。更五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更十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同獄訟繁興

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以無雨之可憂形出得雨之可樂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

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無前示不忘結句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禱。如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一眼注者亭卻不肯一筆便說

* 民曰：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歌非餘文，蓋喜雨固必志而志喜雨何故，卻于亭此理還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白話文

這個亭子拿雨字來題名，是記喜歡的意思呢。古時候的規矩，有了喜歡的事體，便拿來題物的名，是表示不忘記的意思呢。周公得了一株嘉禾，便拿來題他的書名；漢武帝得了一座寶鼎，便拿來題他的年號；叔孫打勝了敵人，便拿來題他兒子的名字。這喜歡事體的大小雖不一樣，他的表示不忘記的意思，卻是一樣的呢。

我到扶風郡的第二年，方才治理官衙，造一座亭子在堂的北面，又鑿一個池子在他的南面，引了流水種植樹木，拿來做休息的地方。這一年的春天時候，天上落下麥子來在岐山的南面，占卜下來，說是豐年的預兆。後來整月的沒有下雨，百姓方纔因此憂患得很。到了三月乙卯的日子，方才落下雨來。甲子的日子，又落下雨來，百姓以爲雨還沒有夠。丁卯的日子，又落下大雨來，下了三天工夫，方才停止。官吏彼此在亭上慶賀，商賈的人彼此在街上唱歌。種田的人彼此在野裏歡喜，憂愁的人因此快活，患病的人因此全愈。卻是我的亭子，恰巧在這時候造成，那

麼在亭上備了酒，聚集了許多客人，并且問他們道：『五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五天不下雨，便沒有麥子了。』『十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十天不下雨，便沒有稻子了。』沒有麥子，沒有稻子，年歲就要鬧出飢荒來了，監獄訟案，夾雜起來，強盜竊賊，陸續添多，那沒我和你們的幾個人，雖是要想安閒自得，拿來快樂在這個亭上，這豈能夠得着呢？現在上天不肯拋棄我們的百姓，方才成功旱荒的時候，便賞賜我們這一陣雨，使得我和你們的幾個人，能夠彼此安閒自得，并且快活在這個亭子上的，都是雨的賞賜呢，你們還可以忘記他的麼？既經拿這個名字來題這個亭子，又接着唱一隻歌道：『假使天上落下珠子來，冷的人不能夠拿來做衣裳，假使天上落下美玉來，餓的人不能夠拿來做米粟，一下雨連下了三天，是那個人的力量！百姓說是知府官的功勞。知府官不敢認這個功，便去推在皇帝身上，皇帝說道：『不是這樣子說的，推在天造萬物的道理上，那天造萬物不肯拿來算自己的功勞，推到那極大的空中，那極大的空中，是渺渺茫茫的，不可以拿他來取一個名字，我因此拿來題我的這座亭子。』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筆亦凌虛而起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而都邑之麗者，莫近於扶風。應附也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

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點出此凌虛之所爲築也。點出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敘未築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敘既築臺之後。恍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公曰：是宜名凌虛。點出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點出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句寄音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臺從無而有。是說與成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自有而無。是說與成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祈年臺泉。皆宮名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名。避善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例與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髯。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例廢臺。憑吊今古。唏噓感慨欲泣夫臺有不足恃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

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推達一層說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託虛有在而不說出妙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白話文

住在南山的下面，那起居飲食，都和山接近的了。四面地方的山，沒有比終南再高，卻是都邑附近山的，沒有比扶風郡中近。拿最近的地方，去求最高的山，這在形勢上可以一定得到的。那做知府官所住的地方，從來不曾知道有山在那裏呢。雖然不是事體，所以損益他，但是物理上，有不應該這樣子的呢。這個便是凌虛臺的所以建築的原因呢。當他沒有建築的時候，知府官陳先生，手中拿了拐杖，徜徉逍遙，在這下面遊玩着，看見山嶺露出在樹木上面的，相連不斷的，好似那人的在牆外行走，卻看見他的髮髻一般呢。說道：「這個地方一定奇異可觀的。」便打發工人鑿他的前面，做個方的池子，就拿這個泥土造成功一座臺，臺的高度，祇不過高出屋簷爲止。後來人家到這臺上的，恍恍惚惚，不知道臺的高低，卻以爲山的踴躍奮發迅速出來呢。

這陳先生說道：「這臺應當稱他『凌虛。』」拿來告訴他的佐吏蘇軾，并且請他做一篇文章，拿來做一個紀念。蘇軾回答先生說道：「物的興廢成毀，不能夠預先知道呢。以前的荒草野田，霜露的所蒙蔽，隱蔽狐虺的所逃竄，伏匿，當這個時候，怎麼知道將來有凌虛臺造出來。」

呢！廢興成毀的事，互相循環到沒有窮盡的時候；那沒這座臺的再變做荒草野田，都不可以知道呢！我曾經試試和先生走到臺上去一望，他的東面是秦穆公的新年臺，泉兩宮呢，他的南面是漢武帝的長楊場，和五祚宮，他的北面是隋文帝的仁壽宮，和那唐朝的九成宮呢，計算他當時的興盛，規模的闊大，形式的奇美，建築的堅固，不能夠搖動的，豈但勝過那凌虛臺百倍呢！然而隔了幾世以後，想求他髣髴的形象，就是破瓦壞牆，也沒有再存在了，早早的已經化做禾黍，荆棘土阜田畝了，那何況在這一座臺呢！想那一座臺還不能夠靠他保留得長久日子的，卻何況那人世上事體的得失，忽然去了，忽然來了的呢！那沒有的人想拿這件事體來誇耀世上，并且自己以為滿足，這便是差了！因為世界上實在有可靠的事體，卻不在乎這座臺的存亡呢；既經拿這番話來告訴先生，退下來便做了這篇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樂字是一篇主意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此即燕食飲水樂在其中，饌酒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此即燕食飲水樂在其中，饌酒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指富貴利達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

少而可悲者常多。不超然則不樂是謂求禍而辭福。福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夫求禍而辭

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蓋被也承上起下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

反超然說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

則我常眩亂反覆。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喻眼界之小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不大哀乎。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予自錢塘移守膠

西。錢塘屬浙杭州府膠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府入膠。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

居。采椽不斲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安得超然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

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春食苗夏食實秋食花冬食根安得超然。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反跌起下處之

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

之拙也。正寫已之安往而不樂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二縣名以修補

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

放意肆志焉。敘完作臺事上寫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南望馬耳常山。二名山秦漢間高人多隱於此出沒隱見

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南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皇遺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秦人盧敖。秦博士之

所從遁也。東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即此隱然如城郭。師尙父。太濟威公。即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四北俯濰水。濰水而陣即此慨然太息。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之功。而弔其不終。北○憑今甲古感慨淋漓超然山水之外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人插簪入園。蔬取池魚。釀釀去聲稱稱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願持取也。醴酒爲醴。穠穠之結者。即醴也。淪。澆熱而出之也。脫粟。穠脫殼而已。言不精鑿也。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樂字一振。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點臺名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白話文

凡是一樣東西，一定有叫人看了歡喜的地方，倘然是有可以叫人看了歡喜的，一定都有叫人看了可以快活的，不必定要有怪奇偉大美麗的呢。吃着米糟薄酒都可以叫人吃醉的，果實蔬菜草木一類的東西，吃了都可以飽。照這樣類推出去，我到什麼地方去，怕不能夠快樂呢。想那所以要求福祿辭禍患的，因爲福祿是可以叫人歡喜，那禍患是可以叫人悲傷呢。人的希望，沒有窮盡的時候，那世界上的東西可以滿足我欲望的，卻是有限，美惡的辨別，在心中戰爭，那去取的選擇，交涉在前面，這樣的做，便可以歡喜的常少，那可以悲傷的常多了。這就叫做求

禍患去辭福祿，想那求禍患辭福祿，難道是人的常情呢？實因為物欲去遮住他呢。

他這種人心思祇想着那要的東西，却不用心在那東西外面的事體，世界上的東西並不是有大小的啊，你心裏祇想着這東西，眼睛裏看出來沒有不又高又大的呢？他仗了高大來對我，我便常常昏亂反覆，好似在牆洞裏看人家的爭鬪，又那裏能夠知道勝敗在那一邊呢？所以美惡的心，縱橫發生，那憂愁快活的事體出來了，豈不是大大的可以悲傷呢！

我自從錢塘地方換到山東膠州地方來，做知府官，拋去了舟楫的安逸，卻去嘗這車馬的勞苦；丟開了雕刻牆壁的美麗，卻去住着樑木造成的房屋，離去了這西湖山水好看的景子，卻走到種桑種麻的荒野地方來。方纔到的時候，年歲接連着不好，盜賊滿地多是獄中的囚犯，都住滿了，打官司的狀態接連不斷的遞進來。但是那辦素食的廚房，冷清清的沒有生氣，天天祇吃蔬菜一類的東西，人家固然要疑心我的不快活了，但是我住了一年工夫，卻是臉兒肥胖起來了，頭髮向來白的一天一天的反而黑起來了，我既經快活這地方風俗的淳厚，卻是這裏的百姓也歡喜我這個笨人呢。那麼就整理他的園囿，清潔他的庭宇，斬伐安邱高密的木材，拿來修補破敗的地方，做暫時安逸的計策。那花園的北面，靠着了城牆，造着一座臺，已經舊了，稍為修理，便好似新的一般。時常大家一塊兒跑上臺去看望，開胸襟，舒舒氣，悶非常的快活呢。

南面望着馬耳山，常山，出沒隱現，又像近，又像遠，也許有隱居的君子在這裏面住着呢？他的東面是廬山，秦人盧敖所逃遁的地方呢？西面望着穆陵地方，隱隱約約像是城郭的一般，那

姜太公齊桓公遺下來的功業，還有存在的呢。北面俯下來望望濰水，心裏很感動的嘆息，懷想那淮陰侯的功業，卻可惜他的不得善終。這座臺造得又高大又堅牢，樹木遮得很深，望出去又很明亮，夏天風涼，冬天溫暖，下雪的日子，風月的夜裏，我從來不會不在這臺上，那客人也從來不會不跟着我在一塊兒的，採了園中的菜蔬，拿了池中的魚，釀了高粱的酒，煮了脫粟的飯，卻去喫他，并且說道：『快活啊！這種游玩事體呢！』

當這個時候，我的弟弟名叫子由的，恰巧在濟南地方，聽見我造了這座臺，便做了一篇賦，并且題他的臺叫做『超然』。因此看得出我不論到那裏沒有不快活的緣故，因為能夠在那東西的外面，不給東西迷住的啊。

放鶴亭記

蘇軾

熙甯神宗年號十年秋，彭城徐州是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章，堂水及其半扉。雲龍山在州城南其上先點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六〇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承爲因異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承爲因異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冥之間，俯仰百變。又從異境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習也。日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

所如或立於陂田釋陂曰陂或翔於雲表暮則僚素東山而歸僚向故名之曰放鶴

亭次點名亭○二段敘事錯落多致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落飲酒二字作

案挹山人而告之也起酌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三句是一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爻辭言九二中學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知鶴鳴于隱幽之處而其子和之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

聞于天詩小雅鶴鳴之篇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故至九臯深遠也言鶴聞于天之鳴在於九臯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為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

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

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患欲禦乃煩吾為遂亡國周公作酒誥河精

篇名商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部邑其染惡猶非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

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言劉伶阮籍與向

酒昏繼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為竹林七賢○引鶴從上名亭來飲酒從上飲酒來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

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

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曉上隱居之樂三句遠想遠韻筆勢翻瀾山人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仍就山人作收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

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放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

白話文

熙甯十年的秋天，彭城的地方發大水，別號稱雲龍山人張先生的草堂，水浸到他的門一半；明年春天水退以後，便搬到舊時住的屋子的東面，東山的山脚下跑到高的地方去一望，得着一塊奇異的地方呢，就造一座亭子在這上面。彭城所有的山崗嶺四面圍合着，隱隱約約望去像大的圈兒，單單缺了他西邊一方面。那山人造的亭子，恰巧當他的缺處。在三四月的時候，草木的茂盛，像是連天一般；秋冬的月光雪色，千里一樣顏色。風吹雨下，或亮或暗的時候，在一舉首一低頭的當兒，有百樣的變化。山人有兩隻鶴，性質很是馴良，並且極會得飛。早晨便望了西山的缺處去放他，隨他的意思到那裏去，有時立在山邊的田上，有時飛翔在雲霧的上面；到天晚時候，便向東山飛回來，所以定他的名字，叫他做「放鶴亭」。

這裏的知府官蘇軾，時常後面跟了一般賓客，佐吏僚屬吏民跑去見雲龍山人，飲酒在這座亭子上，很是快活。他酌了酒給山人喫，並且告訴他道：「你知道住在山裏的快活麼？雖是去做那南面坐着的皇帝，也不能夠換這個快活呢！」易經裏說道：「鶴叫在陰奧的地方，這鶴子會

得和他。」詩經裏說道：「鶴叫在九級石坎的瀑石上面，那聲音能夠聽到天上。」因為鶴這樣東西，清遠開放，超然在塵世的外面，所以易經和詩經都拿來比賢人君子。有隱德的士子常常把他玩弄，應當是祇有益處，沒有害處的呢；但是古時候的衛懿公喜歡了鶴，便失去了他的國家。周公做了一篇酒誥去規戒成王，衛武公做了一篇抑戒，拿來警戒自己，以為荒惑敗亂，沒有比酒再利害的；但是劉伶、阮籍這些人，卻因為喫酒保全他的天真，并且名譽流傳在後世。

唉！做了南面的國王，雖是清遠開放，像鶴一般的東西，還不能夠喜歡；喜歡了便要失去他的國家，卻是那一般隱在山林，避開世俗的人，雖是喜歡那荒惑敗亂像酒的一般東西，還是沒有什麼害處，何況喜歡這鶴呢。從這樣看來，他所有的快樂，竟不可在一天同說呢！

山人聽了這一番話，很快活的笑道：「真有這樣的道理麼？」那麼就做了放鶴招鶴的歌道：「鶴飛去了啊，在西山的山坳裏，高高的飛翔，朝着下面望啊，揀那所歡喜的地方，驟然的收斂羽翼，像似打算停下來了啊，忽然的見了什麼東西，高高的再飛到上面，祇有一天到晚在澗谷的中間啊，嘴上啄的是青色的苔草，腳上踏的是白色的石頭。」「鶴還來了啊，在東山的北邊，這下面有個人啊，黃的帽子的鞋子，穿了麻布的衣服，坐了彈着琴，他自己種着田自己喫啊，這多下來的一起拿來喂給你喫，飛還來啊，飛還來啊，這西山不可以長久居留。」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彭蠡即鄱陽湖引 鄱力元龜道元注水經 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一說伏下 至唐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為左拾遺稱疾不至 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音宮 北音清越。音商 止響騰餘韻。徐歇。也 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疑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一說伏下 元豐神宗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齊安臨汝皆邑名 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時公之長子蘇邁為饒州府德興縣尉 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此即李渤之故智 余固笑而不信也。仍然是疑轉下有勢 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兀 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一段點綴奇景。慘淡凄其人健毛髮伏下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句 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一處見聞得其實 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

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欬坎墜蹻
 之聲。欬坎墜蹻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兩處見聞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
 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無射周景王所鑄鐘名欬坎墜蹻者。魏獻子之歌鐘也。魏獻子晉大夫
古鐘聲古之人不余欺也。始知古人以鐘名石為不謬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人謂石說水中不能說
聽斷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簡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
 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疑人常而陋
 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破余尤余是以記之。蓋欽酈元之簡
 而笑李渤之陋也。結

白話文

水經上說道：「鄱陽湖的口子，有一座石鐘山在那裏呢。」酈元以為他下面臨了深潭，
 微微的風吹動波浪，水和石頭相撞，像撞大鐘的聲音，這個說話，人家都疑心他。現在拿鐘聲
 在水裏，便是有大風浪，也不能夠叫他有聲音，何況那石頭呢。到了唐朝的李渤的時候，方纔去
 訪他的遺跡，得着一對石頭在潭的上面，敲起來聽他的聲音，南聲函胡的像宮音，北聲清越的
 像商音，鼓槌停了，聲音還是騰起，餘下來的聲韻纔慢慢的停歇，自以為得着了石鐘山命名的意

想了。

但是這番說話，我越發疑心他。那石塊的鏗然有聲音的，到處地方都是這樣，卻單是這裏拿鐘來叫他，是什麼緣故呢？元豐七年六月丁丑的日子，我從齊安坐了船到臨汝地方去；那大兒子名邁的，將要到饒州府的德興地方去做縣尉，送他到走到湖口，因此能夠一看所說『石鐘』的景緻寺裏的和尙，差小童拿了斧斤，在亂石中間，隨意揀一兩塊去敲他，有咚咚的聲音，我仍舊笑他，卻是不相信呢；到了夜裏，月色明亮，一個人出來，和兒子邁坐了一隻小船，搖到絕壁的下面，有一塊大的石頭，側面立着，有一千尺的高，像兇猛的獸，奇異的鬼，森然的像要咬人；那山上所棲的鷺鳥，聽見了人聲，也嚇了飛起來，磔磔的鳴叫，在雲霧中間，還有像年老的人咳嗽帶笑的聲音，從山坳裏發出來一般的樣子。有人說道：『這是鶴鶴呢。』我的心中，受了驚動，想要還轉卻有大的聲音發在水面上，轟隆轟隆的聲音像打鐘鼓的一般不斷，搖船的人十分害怕，慢慢的細心去察看，他卻是山下都是石頭的縫，不知道他的深淺，小的波浪，到縫裏面去，出出進進，衝動着發出澎湃的水聲來，纔發出這種聲音呢。

船還到兩山的中間，將要進港口的地方，有一塊大石攔住水路，可以坐一百個人，中間是空的，並且有許多小眼和風浪互相吞吐，有窸坎鏗鏘的聲音，和以前轟隆的聲音，互相應答，像是奏樂呢。因此笑着對邁說道：『你曉得聲音的道理麼？那轟隆轟隆的聲音，便是打着周景王的無射鐘一般呢；窸坎鏗鏘的聲音，便是打着魏獻子的歌鐘一般啊。古時的人，不來欺騙我啊！』

事體不是親眼看見，親耳聽得，卻拿自己的心思，去斷他的有和沒有，怎麼可以的呢？

鄭元的所見所聞，大約和我相同，卻是說得他不詳細。那班讀書的做官的人，終究不肯坐一隻小船，在夜裏去停在絕壁的下，所以沒有能夠知道這道理。卻是一般的漁夫水手，雖是知道這樣，但是不能夠說出他的道理。這個便是世上所以不能夠把他的道理說出來的原故呢。到那鄙陋的人，竟拿斧斤去敲他，去求他的聲音，自以為得了這實在的情形，我因此做這篇文章記着他。實在是嘆息鄭元說話的簡略，并且笑李渤的固陋呢。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東坡作此幾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遭。忽得此兩句是從古來聖賢遠想入。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用是皆二字接包。括古今聖賢多少。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死不荀逝。故

申呂自嶽降。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呂也。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申申伯也。○生有自來。○逝有所為。傳說為列星。莊子傳說梁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逝有所為。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略證。頓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忽然提出。氣字來。是氣也，寓於尋

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張良

失其智，賁育孟賁失其勇，儀秦張儀失其辨。一遇是氣則富貴智勇。辨皆無所用。纔見浩然。是孰使之然哉？頓上起。下有力。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疊四語刻。氣字。故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以上言古今聖賢受後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太宗開元。明皇之盛。

輔以房。杜如姚。宋環而不能救。折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靡之。天下靡然。

從公復歸於下。文公辨異端明天道正人心蓋二百年於此矣。若何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

而道濟天下之溺。公原道等篇與行去深障百川忠犯人主之怒。憲宗迎佛骨入禁中公

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廩豈非參天地關盛衰而浩然獨

存者乎。應接前住下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可以智惟天不容僞。感○總二

智可以欺王公。人不可以欺豚魚。易中孚象曰信力可以得天下。人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天○四句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公有謠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

靈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晴空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謂貶潮州能馴句鱷魚之暴。潮州鱷魚為患公為文

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天而不能弭米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公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鎛忌公奏

把溪中數口水盡涸而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謂潮州立廟祀而○橫插一筆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山陽貶潮州移袁州行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

也。一點便醒歷上人無所不至二句此住。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

文行。延及齊民。齊等之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記公于潮。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記公于潮。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哲宗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

服。凡作記最要。補出此一筆。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聽其所令。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

年而廟成。記新廟下忽作。辨難文情湧起。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不及一年而去。沒而

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

所往而不在也。何嘗不在。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黑蒿。懷鬼神精氣靈上處是煮蒿使人情精神陳然是懷信愴。元豐神宗元

年。詔封公昌黎伯。昌黎郡名。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點出廟門上額。潮人請書其事於石。

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在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戲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

手扶入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謂公以手扶開雲漢分為之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若織女為公織就雲錦之裳。此言公之文章。

自天飄然乘風來帝旁飄飄然乘高風而下與濁世掃糝糠濁世糝糠喻世俗文章之陋西遊

威池略扶桑淮南子曰出陽谷浴于咸陽拂于扶桑謂日也草木衣被昭回光公光輝發越破及草木猶日月之昭回于天而光明也

追逐李杜參翺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公與走且僵張籍皇甫湜同

滅沒倒影不能望日光冲擊謂之滅沒反從下照謂之倒影喻公之道德光輝炫耀奪目人不能擬而望之也

作書詆譏君王謂佛骨表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跋涉嶺海是弔英皇

祝融先驅海若藏南海之神曰祝融海若亦海神

鈞天無人帝悲傷九天中

招遣巫陽特遣巫陽詠以下招文

於餐荔丹與蕉黃公羅池廟碑荔枝黑令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歡東坡

公不少留我涕滂傷公翩然被髮下大荒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

白話文

一個平常的人能夠做一百代時候的先生，說一句話能夠做天底下人的模範，這一個一定
有他那幫助天地氣化的力量，有關係盛衰的命運的，他的生在世界，上有所從來，他的死亡，有

其原因。所以申伯、呂侯，從嶽神降下，傳說比做列星；從古到現在，是這樣傳說下來，不是可以胡說得的事呢。

孟子說道：『我善養我浩然的氣。』這個氣啊，寄託在尋常的東西裏面，卻充塞在天地的中間；驟然的逢着他，便王公失他的貴顯，晉楚失他的富厚，張良、陳平失他的聰明，孟賁、夏育失他的勇敢，張儀、蘇秦失他的辨論；這是那個人使他這樣呢？這必定有不必靠了形體成立，不必靠了力量行事，不必待生活去保存，不是跟了死就一起遺失的了。所以在天上是星辰，在地下是江河山嶽，在幽冥做鬼神，在陽世就是人，這是道理上的常情，沒有什麼可以奇怪地方的。自從東漢時候到現在，道德也不講了，文章也不發達了，不正道的學說，一齊起來了；經過了唐朝貞觀、開元這樣的隆盛，加上了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這班人的賢明，竟仍舊不能夠挽救。祇有韓文公崛起在布衣的裏面，在談笑中間，指麾天下的人，因時勢的趨向，天下的人，完全跟着他，再遠到正道理上來，大約到了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年了。他的文章能夠興起八代的衰疲，他的道理能夠救濟天下的沈溺，他的一團忠心，犯了皇帝的怒氣，但是他的勇氣，能夠奪三軍的將帥，這豈不是趕得上天地的氣度，關係國家的盛衰，有浩然的志氣，却能夠獨自保全的麼？

我曾經研究過天命和人事的分別，以為人事無所不到，可以拿智力勝的，祇有天命，卻不能夠作偽的。你用聰明可以欺騙那王公大臣，不能夠去欺騙那豚魚；你的力量可以奪得天下的，不能夠得着匹夫匹婦的心。所以先生的精靈誠信，能夠惟開衡山釣雲，卻不能夠魚引鱗。

的迷惑；能夠馴服鱷魚的暴虐，卻不能夠消滅皇甫錡、李逢吉的謗毀；能夠見信在南海的百姓，立了廟宇，百代的祭祀，卻不能夠使他的身體一天安住在朝廷的上面。因為先生所能夠的是天命啊！他所不能夠的是人事啊！

起初潮州地方的人不知道研究學問，先生叫一個考中過進士的名趙德的人去，做他們的先生。從此潮州地方的讀書人都極力在文章德行方面研究，一直普遍到平常的百姓。到了現在，稱做容易管理的地方，實在不錯啊！孔夫子的說話，真可以相信的，明白道理的人讀了書，便能夠愛人，那下等人讀了書，便容易差使呢。潮州人的奉事先生，啊！每逢一飲一食，一定要去祭祀，遇到水旱災病疫癘的災難，凡是有求告的事體，一定到先生的祠堂裏來祈禱。那座廟在州官衙門的後面，百姓以為出進艱難，以前做知府官的，要想請命皇帝造一座新廟，不能夠成功。到元祐五年，做朝散郎官的王先生名滌的，到這裏來做官，凡他所有養士治民的方法，一起拿先生的法子做榜樣。百姓大家快活敬重他，便出一個號令說道：『情願刷新先生廟的都來聽令！』百姓很快活的趨附他，占下了一塊好的地，在潮州城的南面七里地方，隔了一年工夫，那座韓公廟造成了。

有人說道：『先生離開故鄉一萬里，卻貶在潮州，不到一年工夫就離去，如果死了有知覺，他的不眷戀在潮州地方，是很明白的了。』我蘇軾說道：『不是這樣講的，先生的神靈在天下，像水的在地中，沒有一處地方不到的，卻是單有潮州人，信仰他這樣的深，想念他這樣的利。』

害，精氣上蒸，使人悚然慄慄，像是見他一樣的，譬如鑿井得着一個泉水，卻說道水祇專門在這裏，難道是合理的麼？」

元豐元年的時候，皇帝詔封韓先生做昌黎伯，所以題他叫昌黎伯韓文公的廟。潮州百姓，請我寫出他這番情形在碑上，因此做了一首詩，拿來送給他，使他們可以唱着來祭祀先生。這首詩說道：「先生以前騎了龍，乘白雲在帝鄉，親手扶開了天河分做天下的文章。織女替他織了雲錦的衣裳，飄飄然乘了高風從上帝的旁邊降下來，到塵濁的世上，一掃簡陋的文章。當先生出世的時候，西面游那咸池，和經過扶桑的地方，先生的光及四方，像日月的光明，被及草木，光耀還轉到天上，追隨李白、杜甫，遨遊在天地的中間，張藉、皇甫湜的一等人，愧汗交流，退避奔走的僮仆。先生的道德光輝，耀人眼睛，不能夠望得到的，做了文章，排斥佛老，拿來譏諷皇帝。先生被謫到潮州，一路看見廣東的南海和衡山，湘水經過九嶷山，去弔娥皇、女英，兩人的坟墓。祝融神替他做先鋒，帶了海裏的怪物去藏匿，約束蛟龍鱷魚，像羊的一般。九天中央，沒有先生的一般人，上帝因此悲傷，差了巫陽，一面唱歌去招他歸來，從此把犛牛雞骨，進我的酒杯，喫這紅的荔枝，黃的香蕉。先生不肯少留在世上，使得我涕淚多流，望先生翩然的降臨大地，來享受這祭品。」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筓子

蘇軾

臣等猥委以空疎。備員講讀。時任翰林與李希哲范祖禹同進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

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自謙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

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

出。設一確喻便可轉入宣公奏議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

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

天下之志。極贊但其不幸。仕不遇時。便發感慨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

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

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

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議中

大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荒○首腦也。心下為膏。左傳晉景公疾病。秦伯使醫緩治之。未

之膏肓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不及藥不至焉。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太宗可得。而復反正作頌起下

聖臣等每退白西閣。始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

即如臣主之同時。取善不必以時代拘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漢文帝謂馮唐曰。善有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爭牧之為將也帝附解曰我獨不得頗牧為將何憂每讀哉
魏相好親漢故事數條漢與以來國家便宜行
事及龜鑄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上任用焉
夫六經三史書為三史史記及兩漢
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
英實治亂之龜鑑以經史諸子形出著議深明
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
功於歲月直寫名校正進御之意
 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白話文

承蒙拿我們一班胸無實學的臣子，竟備充做一個侍講侍讀的官員；幸而你皇帝的才德聰明，沒有限量，學問一天一天的進步，但是我們做臣子的，才能有限，卻是道術沒有窮盡，心裏想說，卻是嘴上不能夠講，因此自己慚愧，不知道怎麼樣做纔好。私下想做臣子的要盡忠心，譬如醫生的用藥，藥雖從醫生的手裏用進來，藥方卻多從古人傳下來的，如果已經在世上用他有效，不必一定要都從自己想出來的。

臣查攷那唐朝的宰相陸贄，本來有王佐的才情，學問可以做做皇帝的先生，他的議論是十

分合得上事理人情的，他的說話，不離那做人道德的；他的聰明，像張子房一樣，然而那文章能夠勝過他，他的善辨，好像賈誼一樣，然而道術不疏遠，上面拿來感化皇帝的差誤，下面拿來順從百姓的心意，但是他沒有運氣，做官不能夠遇到得意的時候，德宗皇帝的待人拿苛刻算能幹，那陸贄卻拿忠厚去勸諫他，德宗皇帝拿猜忌的心思，算是待人的法子，那陸贄卻拿推誠布公去諷勸他，德宗皇帝喜歡用兵，那陸贄卻拿消弭戰爭做先決問題，德宗皇帝喜歡聚財，那陸贄卻拿散財做要緊的事體。至於那用人聽言的方法，治理邊疆，統御將帥的方術，責罰自己，拿來收拾人心，遷善改過，拿來適應天的道理，排斥小人，拿來除百姓的禍患，愛惜爵號，拿來等待有功的人享受，像這樣的一類事體，不能夠完全把他舉出來，可以說是進獻苦口的藥，鍼刺身害膏肓的病了！如果德宗皇帝完全用他的說話，那沒貞觀年間的太平樣子，可以再見了。

我們做臣子的一班人，每次從衙門裏退下來，就大家私下談論，拿你皇帝這樣十分有才德聰明的人，一定喜歡陸贄的議論，但使得聖賢人的相合，就像臣子和皇帝同在一個時候一樣。以前馮唐的議論廉頗，李牧的賢明，那漢文帝便爲他嘆息，魏相條陳鬻錯，董仲舒的賢明，拿來對答那孝宣帝，便因此中興，倘然你皇帝能夠自己找尋先生，便沒有比取法陸贄最近了大概那六經三史許多子書百家的文章，不是沒有可以看得，都是可以拿他的法子來管天下的，但是六經的說話，意思深遠，子書百家的說話，殘缺不全，譬如山海一般的又高又深，難以拿尋常的意思去推測選擇，像陸贄的議論，打開書一看便十分明白，集合了古今的精華，實在可

以做國家太平和不太平的榜樣。

我們做臣子的一班人，想拿他的奏議，稍為加一點校正功夫，謄寫好了，送進宮來。望你皇帝放在坐位的旁邊，好像和陸贄見面的一般，反反覆覆的熟讀他，好像和陸贄在州裏談論一樣，一定能夠發揮你皇帝性質的高明，成就治天下的功業，在幾年的中間，我們做臣子的一班人，說不盡這區區的意思。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元豐四年}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備求救於孫權，將周瑜請兵三萬。

挾之，瑜將黃蓋建議以闕艦載荻，業先以膏詐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著前，餘艦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赤壁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赤，赤壁有二，惟蒲圻縣西北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處，東坡所遊乃黃州之赤壁，誤也。

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祝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窈窕，一章，謂明月詩中。少焉月

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斗牛二星。次賦月。風月是一篇，張本。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寫秋景。二句。縱

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葦，謂小舟也。素，兼葭之屬。衛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浩浩乎如馮^平虛御風，而不知

其所止。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道宗：尋逸舉謂之羽化。賦：領受此風，此月者，一露部寫樂景。

飲酒樂甚，點出樂字，扣舷^賢而歌之。舷，船邊。歌曰：桂棹兮蘭槳，舟中前推曰棹，擊空明兮泝^素流。



光按樂白擊月在水中謂之空明逝水而上下近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謂同朝君子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意也客有

吹洞簫者無底者曰洞簫依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

不絕如縷舜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嫠婦其婦也忽因吹洞簫發出一段悲歌感慨起下愴然意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生出後半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

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先引昔所誦詩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岳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

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繆繞也周瑜字公瑾曹操呼為周郎此謂曹操為周瑜敗於赤壁○現時今成道境

方其破荊州劉琮下江陵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酈酒臨

江橫槊賦詩酈酒也槊不屬曹氏父子故馬問往往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段借曹公發端其傷心卻在下一段況吾

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扁舟曰小舟舉匏樽以

相屬屬○匏樽酒器之質者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蜉蝣小蟲名渠略朝生暮死○無有曹公稱膽千里旌旗蔽空也哀吾生之

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承上而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遐想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終無可奈何也故借此章於悲聲之中○以上輕客發議以并下文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現前逝者如

斯知而未嘗往也客所未知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知而卒莫消長也客所未知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

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舜也。客所知。瞬目搖也。客所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客所未知。羨字。歷上。即水月天地以自解。見得天地盈虛。消長之理。本無終窮。況眼前境界。自有風月可樂。何事悲感。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推開一步。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前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曰。況吾與子此日而吾與子。一瞬一瞬之間。差都境界多少。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結出人自在。

白話文

壬戌年的秋天，七月十五的日子，蘇子和客人雇了一隻船，遊玩在赤壁的下面。這時候，清風徐徐的來，水面的波浪不起，舉起了酒杯，勸着客人飲酒，誦着明月的詩句，唱着窈窕的一首詩。停了一刻，月亮高高的出在東山的上面，徘徊在牽牛北斗兩星的中間，那雪白的水面上，在江岸上，水光和天色相連接，乘了葦葉一般的小船，隨他飄浮着，經過一萬頃的大水面上，心裏便茫然不知，大極了，啊，好像身體在那空中，好像列子的御風而行，卻不知道到那裏纔止，飄飄然的好像離了塵世，入孤立的境界，又像道士羽化了，入仙界一樣，那麼飲酒快活得極了，敲着船邊，就唱起歌來，唱道：『桂的棹呢蘭的槳，過那水中的空明，衝破水色和月光，遠得極啊，我的

懷抱，望着朝廷上的君子，好似在天的那一邊地方。」

客人中有吹着洞簫的，照了這隻歌，吹起簫來和他。這個聲音嗚嗚然的，好似怨恨，好似羨慕，好似哭泣，好似告訴，餘音嫋嫋的悠揚，不絕的像一縷細線，可以舞動幽深山壑的藏蛟，可以哭泣孤舟的寡婦。蘇子變了面色，正衣襟，端坐的起來，便問着客人說道：「爲什麼有這樣的聲音呢？」客人回答說道：「那月色很明亮，星光很稀少，烏鵲向南面飛，這豈不是曹孟德的詩麼？西面望着夏口，東面望着武昌，山川相環繞，鬱勃的有蒼蒼的顏色，這豈不是曹孟德的被困在周瑜的時候麼？當他破了荊州，直下江陵，順了江流，到東面的時候，船頭船尾，千里相連，旌旗蔽在空中，對了江，灑點酒，橫了矛，做首詩，固然是一代的英雄啊！現今卻在那裏呢！況且我和你捉魚樵柴，在江州的上面，和魚蝦做着伴侶，又和麋鹿做着朋友，駕了一瓣樹葉般的小船，舉了匏做的酒器，彼此勸酒，寄蜉蝣一般的生命，在天地的中間，細小得極，像大海中的一粒米粟，悲傷我生命的不能夠長久，羨慕那長江流水的沒有窮盡，怎能夠挾了飛仙，一天到晚的游散，抱了明月，長生不老，知道不能夠平空得着，所以寄託這餘音在這傷心的歌聲裏。」

蘇子說道：「客人也知道水和月麼？水這樣的流，卻到底不會去呢；圓圓缺缺，像那月亮，卻到底沒有消滅生長呢。因爲是要從他變的一方面看來，那沒天地的東西，實在不能夠有一霎時的不變化；從他那不變的一方面看來，那沒那萬物和我人類，都沒有窮盡的時候的，卻還有什麼羨慕呢？并且那天地中間，不論什麼物件，都有主人，苟其不是我的所有，雖是一盤一

毫，也不可以拿他。只有江上的清風，和山間的明月，耳朵碰着了，就成聲音，眼睛碰着了，就成顏色；去拿他來，沒有人禁止，去用他是沒有窮盡的那是造化的無窮盡的寶藏呢，卻是我和你所共同的快樂。」

客人聽了這幾句話，心中歡喜，便笑起來，洗了酒杯再喫酒。等到肴饌喫完，杯盤也雜亂了，大家靠着頭墊着身體，在船裏睡覺，卻不知道東方已經發白了。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承上}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公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樂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堂以大雪中為之故名○寫不必定遊赤壁

二客從予過黃坭之坂。黃坭坂雪堂之臨臯之道也○寫不必定約某客霜露既降，木葉盡落，人影在地，賦仰

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賦自本欲歸客亦偶從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

清，如此良夜，何^{仍用風月二字乃}客曰：今者薄^博暮^{謂迫也}，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

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逸興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

不時之需。精更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泛舟復遊○絃出復遊之端最有頭緒江流有聲，斷岸

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狀景寫情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感懷予

乃攝衣而上，舍舟登岸履巉巖，巉巖高披蒙茸，或○披開也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登虬^求，龍有類

此龍者登攀 攀栖鵲之危巢。鵲巢場夜則宿于危 俯馮夷之幽宮。馮夷水神息於深淵之幽宮善俯而欲窺之 蓋二客不能從焉。上六句又添此一寫盡時臨險仄 劃然長嘯。嘯聲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 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寫出瀟 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先生至此亦不能不知難而退 反回登舟。舍舟 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賦出人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空中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登岸。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樂 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借鶴與道士寄寫曠達胸次 開戶視之。不見其處。豈惟無龜無道士并無魚并無酒并無客并無赤壁只有一片光明空闊

白話文

這一年十月裏的十五夜裏，從雪堂裏走出來，將要到臨臯地方去，有兩個客人，跟着我走過黃泥的山坡上。這時候霜露既經降下，木葉完全脫落，人的影兒在地上，仰起頭來看見明月，瞧瞧他，很是快活，一面走，一面唱歌，互相酬和。後來嘆息道：『有了客人沒有酒，有了酒沒有肴，饌月白風清，怎樣度過這良夜呢！』客人說道：『今天將晚的時候，提起網來，得着一個魚，巨大的口，細微的鱗，形狀像松江地方的鱸魚，但是到什麼地方，能夠得着酒呢！』我還去和我的

妻子商量我的妻子道：『我有一斗酒，藏着他已經很長久了，拿他來預備你不時的需要。』那麼便拿了酒和魚，再游玩在赤壁的下面。

這時江裏的流水有聲音，斷續的岸頭有一千尺的光景，山勢很高，月亮很小，水勢退落，石頭顯露出來，祇隔得多少時候，那江山的面目，便不能夠認識了！那麼我就提了衣裳上岸，踏着高危的巖石，披開叢生的草木，踞坐在那虎豹一般的石頭上面，攀住那和龍一般的樹藤上去，抬起頭來拉住那鷺鳥的危巢，低下頭去看那水神馮夷的幽宮，原來這地方，那兩個客人不能夠跟着我來啊。

劃成然的長嘯一聲，連那草木都震動起來，山谷也叫起來，風吹着水也立起來。我也暗暗的悲傷，冷清清的恐懼起來，渾身打着寒慄，像是不能夠長久站在這地方呢。還轉來走上船去，把船放到水的中央，聽他所到的地方纔休就是了。

這時候將要半夜，四面望望，冷靜得很，恰巧有一隻仙鶴，橫渡江面，從東飛來，翹翼像車輪一般，黑色的下身，白色的上身，戛然的長叫一聲，穿過我們的船面，一直向西飛去了。停了一息，客人辭去了，我也到岸上去睡了。夢見一個道士，穿着和鳥翅膀一般的衣服，打了幾個旋過臨臯的下面，向我作了一個揖，說道：『赤壁的遊玩快活麼？』問他的姓名，他低了頭不回答。唉！我知道了！前日的夜裏，飛叫着，過我旁邊的，不就是你麼？道士回頭一笑，我也驚醒過來，開門看他，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
 衷哉。入手便作疑詞文勢曲折吾聞之申包胥楚人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引世之論天者
 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香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
 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判斷極得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
 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即物以驗之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
 也久矣。不必待其已報而後定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此句便是入題筆勢國之將興。暗指宋
 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暗指晉國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
 下之福。暗指魏公先虛虛說起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顯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
 武忠孝。厚施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不食其報蓋嘗手植三槐於庭
 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未定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王旦相真宗皇帝。於景德
 祥符。俱年號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與守文太平之主
 天下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跌宕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

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前言其可必也。後可必乎之說。轉盼有情。天可必乎之說。轉盼有情。天可必乎之說。轉盼有情。

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

之多賢也。此言王氏之得天。未已。意思嗚歎不盡。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唐云。請李栖。唐云。請李栖。唐云。請李栖。

相上下。且說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且說而忠恕

仁厚。不及魏公父子。請李栖筠乃只爲此句也。由是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此又借一番。懿敏

公之子翬。拱與吾遊。又添出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敬結銘曰。嗚呼休

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

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

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銘意言種槐即

是種

是種

白話文

天道可以說一定有的麼？但是有才德的人，不是一定貴顯，心腸慈善的人，不是一定壽長；

天道可以說不是一定的麼？那心腸慈善的人，一定有好的子孫。這兩種主張，將取法那一種呢？我聞得申包胥說道：『人定能夠勝天，天定也能夠勝人。』世界上講求天理的人，都不等他定了去求他，所以說天道是靠不住的，那做好事的人，因此懶惰，做壞事的人，因此放肆。盜跖能夠壽長，孔子、顏淵，却遭着困厄，這個都是天道的沒有定的呢。松樹柏樹生在山林的中間，他起初的時候，被蓬蒿圍困，牛羊欺侮，卻是到了後來，能夠經過四時，活過了一千年，不改他常度的，這是天定的呢。做好事做壞事的報應，直傳到了子孫身上，便是他的定奪長久了。我拿所看見的所聽得的去攷察他，卻是這天道可以說一定有的，是很明白的了！

一個國家的將要興旺起來，一定有世代積德的臣子，大大的布施，卻不受他的報應；然後他的子孫，能夠和遵守文法太平的國王，共享天下的福祿。所以兵部侍郎晉國的王先生顯貴。在五、六代，漢、周的時候，曾經做過太祖、太宗的臣子，文武雙全，忠孝俱備，天下的人，望着他做宰相。然而先生因為直爽的性格，不能夠容納在當時，因此曾經親手種着三顆槐樹在庭中道。『我的子孫裏面，將來一定有做三公的。』後來他的兒子魏國文正公，做真宗皇帝的宰相，在景德、祥符年間，朝廷上做的事體，十分清明，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享他福祿榮名的，共總有十八年了。

現在想那借一樣物件給人家，明朝去取他，有的得着，有的不得着，卻是封晉公的王祐修德行在他自己身上，責望報答在天道，拿得穩在幾十年的後來，像拿了左券，親手交割的一樣。

我因此曉得天道的，果然可以說一定有的呢！我不及見這封魏公的先生，卻見他的兒子封懿敏公的，做直諫官在仁宗皇帝身傍，出入侍從的，做將帥三十多年，這種位置，不能夠盡他的德行，是天將再要興起王氏的麼？怎麼他的子孫，又多又有才德呢！世界上人有拿封晉公的，王祐去比李栖筠的，他的雄才大略，剛直氣概，確是不相上下，并且栖筠的兒子吉甫，孫子德裕，功名富貴，大略也和王氏差不多。但是那做人的忠恕仁厚，不及封魏公的父子二人。從這樣看來，那王氏的福祿，實在還『方興未艾』呢！

封懿敏公的兒子鞏，和我交游，好修德行，却能夠做文章，拿來傳他的家聲。我因此記錄他，做個銘道：『唉！盛美得極呢！魏公的事業，和槐樹一齊萌動，種植的勤勞，必定隔了幾代纔成功呢！既經做了真宗的宰相，四面八方，像磐石一樣的太平，還來看他家裏的槐陰，滿在庭中，我輩小人，朝晨等不到夜裏，擇了時候去求利，那裏知道保全他的德行，庶幾圖個僥倖，不去種植，要求收穫。沒有德性的人，怎能夠建這國家。王城的東面，是封晉公的所住的地方，鬱鬱茂盛的這三顆槐樹，祇有這樣德行，纔能夠符合。唉！盛美得極呢！』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伏案少時慕朱家郭解俱漢時俠。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好學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仍然終不遇。總是豪俠氣概，伏下晚乃遯於光

編之

黃間曰岐亭。伏岐亭相見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

莫識也。伏山中人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

子。後漢書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綴爲之。方山子是相像得名。余謫居於黃。謫黃州監稅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

陳慥季常也。姓名字盡點出何爲而在此？驚怪方山子亦豐。覺然問余所以至此者。緊接於真景余告之。居之故以請。告以請俯而不答。仰而笑。遇真隱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

婢皆有自得之意。描寫隱居之情樂刻畫人情余旣聳然異之。一頓領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

用財如糞土。追敘其後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

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前一發得之。游俠之態如畫因與余馬上論

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得此一轉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

而豈山中之人哉。應前山中之人喚起有得意然方山子世有勳閥。伐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

已顯聞。跌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

以富樂。跌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其無得而然哉。掉轉自得意。句有聲响余聞光黃間多

異人。往往徻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作不凡語。餘波宕漾

白話文

方山子是光州、黃州、地方隱居的人呢；他年紀輕的時候，很羨慕朱家、郭解的做人，鄉里的豪俠，都歸附他。稍爲大一點，屈節下人，去研究學問，想拿來替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終究沒有碰到機會。等到年紀老了，就逃避在光、黃、二州的中間，叫做岐亭地方。他住着茅草的房屋，喫着蔬菜的東西，不和世界上人來往。拋棄了車馬，毀壞了冠服，靠了兩只腳，來來去去。山裏面的人，沒有認識他的呢。看見他所戴的帽子，四方的高出，說道：『這個難道便是古時方山冠的遺像麼？』因此叫他做方山子。

我謫居到黃州，路過岐亭，恰巧碰見他。我道：『唉！這是我故人姓陳名慥，號季常麼？爲什麼在這裏呢？』方山子也很驚懼的問我，所以我到這裏的緣故，我告訴他這個原因，他低了頭，不回答。朝天一笑，請我到他的家裏住宿。他的家裏，四壁蕭條的沒有一物，卻是妻子奴婢都有自得的神氣。我看了這個樣子以後，已經心裏很是奇怪。

祇想那方山子在年輕的時候，專門喝酒，喜歡弄劍，用起銅鈿來，看得像糞土一樣。以前十九年的時候，我在岐山地方，看見方山子跟了兩個騎馬的人，挾了兩枝箭，遊歷西山，看他鵠在西面起來，差騎馬的人追了射他，不能夠得着。方山子騎了快馬，自己出去，祇一箭就得到他。因此和我在馬上論用兵的方法，以及古今成敗的道理，自己以爲是一代的豪傑雄士。現在回想起來，像是隔得幾天工夫罷了。精壯強悍的面色，還現在眉目的中間，這豈是山林中隱居的人

麼！

但是方山子是世代有功勞的人家，應該可以做官；如果叫他從事在這官場裏面，現在已經貴顯了，卻是他的家裏本在洛陽地方花園房屋雄壯富麗，和公侯相等，河北地方有田地每年可得到綢帛一千匹，也可以享富厚的快樂，他都拋棄了不要，一個人走到這深山窮谷的中間，這難道是沒有什麼心得，肯這樣的呢？我聞得光黃兩州的地方多奇異的人，常常假裝顛狂，醜醜的行爲，人家不能夠看見，方山子也許能夠看見他麼？

六國論

蘇軾

嘗讀六國世家。史記六國俱有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先怪六國失計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次爲六國代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次皆當時策士不知天下之勢，下乃發議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疑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此言韓魏爲六國蔽障，秦咽喉深明天下之勢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

於秦而收魏。收者使之附秦也。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

爲憂。憂一反。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引證以明已說之有據。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

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

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八句只是一句。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

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此切實。委區區之韓魏。以當虎狼之

強。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入得通其兵於東

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此切實。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

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通篇結天下只一意轉折而盡。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

趙之國。轉一。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轉二。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

之韓魏。轉三。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轉四。以一國委秦。而四

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轉五。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此段深著自安之計。在知天下

勢之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

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感歎作結。遺恨千古。

白話文

曾經讀過六國世家的一篇文章，暗地裏怪天下的諸侯，拿了他比秦國五倍多的地方，十倍多的兵隊，發憤朝西面走，拿來攻打山西地方，祇有一千里大的秦國，卻到底不能夠免得亡國，常常替他細細計算，以為一定有可以自安的計策。因此未嘗不怪在那個時候的人，思慮的疏忽，和見利眼光的淺，并且不明白天下的情形呢！

想那秦國所和諸侯爭天下道理的，不在齊國、楚國、燕國、趙國呢；卻是在那韓、魏的城外地方。諸侯所和秦國爭天下的地方，不在齊國、楚國、燕國、趙國呢；卻是在韓、魏的野外地方。秦國有了韓、魏兩國，譬如人的有心腹的病呢。韓國、魏國阻住了秦國衝要地方，并且做山東諸侯的屏障，所以那天下所最重要的地方，沒有再像那韓、魏兩國呢。

以前范雎在秦國做了宰相，卻收服了韓國，商鞅得到權柄，在秦國做官，卻收服了魏國。昭王沒有收得韓國、魏國，心的時候，卻出兵去攻齊國的地方剛壽，那范雎心裏，以為可憂，那麼秦國所忌的，可以見了。秦國的出兵打燕國，趙國是秦國的冒險做的事體啊；越過了韓國、魏國，去攻人家的國都，燕國、趙國，抵敵他在前面，那韓國、魏國，乘勢攻擊他在後面，這是極危險的情形呢。卻是秦國的打燕國、趙國，不曾有韓國、魏國襲擊的憂患，便因為韓國、魏國歸附秦國的緣故呢。想那韓國、魏國做山東諸侯的屏障，卻使得秦人能夠出進在他的地方，這豈是明白天下的情形麼！委託小小的韓國、魏國，拿來抵當虎狼一般強的秦國，他們怎能夠不受挫折，投

降到秦國去呢。韓國、魏國受了挫折，便投降到秦國去，然後能夠用他的兵，東面來打諸侯，卻使得到天下的人都受他的害處。

想那韓國、魏國不能夠單獨抵當秦國，卻是天下的諸侯，靠了他遮蔽那西面的秦國，以不如去用好心，結聯韓國，親近魏國，拿來擯絕秦國。秦國的兵不敢越過韓國，魏國拿來窺探齊、楚、燕、趙的四國，那齊、楚、燕、趙的一般國家，因此能夠拿來自己保全在這裏面了。拿四個太平無事的國家，幫助適當攻擊的韓國、魏國，使得韓國、魏國沒有東顧的憂患，卻替天下人挺身出來，抵當秦國的兵。拿韓、魏二國，抵敵秦國，卻是齊、楚、燕、趙，休息在裏面，拿來暗地裏助他的急難，照這樣做，可以應敵無窮。那個秦國有什麼方法去破他呢！不知道用這個計策，卻去貪疆場上尺寸的利益，背棄盟約，自己拿來互相屠滅。秦國的兵沒有出來，卻是天下的諸侯，已經自己困乏了。弄到秦國的兵能夠乘着這個機會，拿來取他們的國家，怎麼不可以悲傷呢？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行，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以養氣爲起一篇大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一太史公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

燕趙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二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
 文哉。若跌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中明
氣之所行非親轍生十有九年矣。謂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鄰里鄉黨之人。一所見
營者不能道此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二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
 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三恐遂汨沒。皆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文
 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虛提以起過秦漢之故都。忝觀終南嵩華之高。一北顧黃
 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二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
 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三〇本欲說見太尉郗自嵩華黃河見翰林
 歐陽公。歐陽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
 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四〇又引一歐陽太尉以才略冠天下。轉接天下之所恃
 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皆周宣而轍也
 未之見焉。上一句探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開轍之來也。於山見
 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

也。一齊收捲勢如破竹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應奇聞壯觀結束筆力千鈞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又自明志氣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佳意酒然

白話文

做太尉官的先生我蘇轍，生性就喜歡做文章，用心是很深刻，以爲文章是從一個人性情內形容出來的，但是文章不可以一學就成的，那性情可以涵養得到。孟子說道：『我善養我浩然之氣。』現在看看他的文章，寬宏大廣博，充滿在天地中間，恰稱他氣魄的大小。太史公游歷天下的地方，看盡四海的名山大川，和燕國、趙國地方的豪傑做朋友，所以他的文章疏落豪蕩，很有出衆的性格，這兩個人豈是常常拿了筆，學做着這樣的文章麼？因爲他浩然的氣，充滿在胸中，就洋溢到他的容貌，發動在言論，卻露在文章上面，自己也不知道的呢。

我蘇轍活到了現在，已經有十九歲了，我住在家裏，所和我交游的，不過是這些鄰里鄉黨的人，所看見的，不過幾百里中間的事體，沒有高山曠野，可以登臨游覽，廣自己的見識。那百家的書，雖沒有不讀，然而都是古人的陳迹，不能夠激發我的志氣，恐怕就此埋沒，所以決心離開本鄉，去找尋那天下的奇聞壯觀，拿來明白天地的廣大。經過秦朝、漢朝的舊時的京城，盡景看

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的形勢；北面看黃河的狂奔橫流，慨然的想起那古時的英雄豪傑到了京城地方去抬起頭來看見皇帝住的宮闈的壯麗和倉廩府庫城池苑囿的富厚，并且廣大呢。方纔知道天下最雄壯的所在。看見了翰林歐陽先生，聽他議論的宏大辨論，瞻仰他容貌的秀麗魁偉和他的學生有才學的讀書人在一起，方才知道天下能夠做文章的，都聚在這裏呢。你太尉拿雄才大略來冠蓋天下；天下的人得到可靠的人，因此沒有憂患，四夷也因此怕懼，却不敢做出反亂的事體來。在皇帝朝廷裏面便做着周公、召公，幫助皇帝管理國家的事體，到外面去便做出方叔、召虎一樣立起打仗的功勞來。但是我蘇轍從來沒有見過你的面呢。并且一個人的求學問啊，不記他大的地方，便是多却有什麼用處？我蘇轍的來到這裏，在山，看見了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在水，看見了黃河的大并且深；在人，看見了歐陽先生，還以為沒有見太尉，覺得美中不足，所以情願一瞻仰有才學的人的光耀，聽得一句話，拿他來壯自己的志氣，然後可以蓋天下的大觀，沒有遺恨的了。

我蘇轍年紀輕，沒有能夠明白做官的事體；以前的到這地方來，不是單要求那一升一斗的俸祿無意中得到了他，不是我願意的。但是難得賞我回家去，聽候挑選，使我能夠優游在這幾年中間，將拿來研究那文字，并且學習行政的事體。你太尉官如果以為可以教訓，卻不以爲恥辱來教訓我，那是更加有幸的事體了！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西陵即黃州地。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原北合漢沔。沔○湘沅二水名。漢水出為漢東南。

轉為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東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以亭覽觀江流。故從江敘起。清河張君

夢得謫居齊安。齊安即黃州。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點亭字。而余兄子瞻

名之曰快哉。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濤瀾洶湧風雲開闔畫則

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

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植。烟

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上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一段爲當日所見以爲快。至於長

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風流

遺蹟。亦足以稱快世俗。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睥睨視貌周瑜將營破曹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營破曹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陸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入。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

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

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

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因快哉二字發此一段論端。說則張夢得身上若斷若續無限烟波。士生

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快字從其中看出。得張君讀居之快來。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稽之餘。會稽指書錢穀言。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與上兩其中應。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蓬戶爲蓬爲戶也。甕牖以破甕口爲牖也。○甕跌。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緊收正寫快。談何等酣暢。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反接更有餘韻。

白話文

長江流出了西陵地方，方纔得着平地，他的流水，奔馳放蕩，水勢浩大，南面合了湘水，沅水，北面合了澗水，沔水，他的水勢，愈加浩大，流到了赤壁的下面，波浪衝動着，四面流開去，和海棠差不多一樣。

清河地方的張先生名夢得的，謫居在齊安地方，就在他屋的西南，造一座亭子，拿來望江流的勝景，卻是我的哥哥，子瞻，題他的名，叫做「快哉」。因爲在這亭上的所見，南北有百里光景，東西一齊會合，波浪有洶湧的水勢，風雲開開合合，白天便船隻出沒在他的前面，夜裏便魚和龍悲慘的長嘯在他的下面，變化倏忽無常，動人心意，嚇人眼睛，不能夠常久去看他，現在卻

能夠玩弄他在几席的上頭，抬起眼來，就可看個像意。西面望着武昌的許多山，岡巒起伏，草木一行一行的排列着，待到煙氣消滅，太陽出來了，那捉魚人，樵柴人的房屋，都可以指點計數。這就是所以叫『快哉』的意思了。

至於那長州的水濱，舊時城牆的遺址，是從前曹孟德、孫仲謀在這地方督着兵隊的，周瑜、陸遜在這地方跑來跑去打仗過的，這種風流遺跡，也足以稱快世俗。以前楚襄王跟了宋玉，景差到蘭臺的宮裏，有一陣風，颯然的到他面前，襄王披開了衣襟，迎着這風道：『快活得真呢！這陣風啊，是我做國王和尋常百姓所共有的麼？』宋玉說道：『這單是大王的雄風罷了，尋常百姓那裏能夠共同享受這陣風呢？』宋玉的說話，大約有所譏諷啊，想那風沒有雌雄的分別，卻是人事有遇不遇的變化。楚王的所以算快樂，和尋常百姓所以算憂患，這是人事的變化呢，和風有什麼關係呢？讀書人生在世界上，如果他的心中不得意，不論到什麼地方，總不能快活的，如果他的心中坦然無憂，不拿物欲害他的本性，不論到什麼地方，却是沒有不快活的。

現在張先生不拿譎居算做憂患的事體，在治理銀錢帳簿餘下來的時候，卻能夠自己放蕩在山水的中間，這是他的心中，一定有過人的地方。就是蓬做的門，甃做的窗，沒有什麼不快活的地方，又何況洗着長江的清水，引了西山的白雲，窮竭耳目的勝境，拿他來自己得到快活呢？不是這樣，那相連不斷的山，十分深的山坳上面，一大片樹林，多年的老樹，那清風去振動他，明月去照耀他，這個都是牢騷的人，憂思的讀書人的，所以悲傷，容貌憔悴，不能夠忍受的，啊，怎

麼還看得見他有快活的地方呢！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三句是一篇綱領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古之銘誌必勒之石或留于家廟或置之墓前其義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史家載善惡銘獨記善所以異也○此段申明與史異句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感生者得致其嚴敬也。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此段申明義近於史句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此段言世銘不得實起下段當觀其人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銘以人重此句為通篇關鍵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徇私則不公處理則失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

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也。託之
 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從觀其人翻出公與是一語見今之銘并其義之近于史者亦失之矣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
 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此一轉徐引入歐公身上來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
 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是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
 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銘侈於實。辨之甚難猶之用人。非畜道
 德者。惡能辨之不惑。是而議之不徇。而公此以見必畜道德者而後可以為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故曰。非
 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此以見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而後可以為故曰。非
 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此段申明能盡公與是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下便可直入歐公然畜道德而
 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十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
 其遇之難又如此。可直入歐公矣偏又作此一頓文更曲折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
 也。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撈上
 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讚聲。與入然不知涕
 之流落也。蓋傷痛況其子孫也哉。況輩也哉。收轉感其追晞。希祖德。晞明不明而思所

以傳之之由。則知先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即囑
輟意。統住下。乃發出絕大議論。正是銘與史異用而同功。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
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前。隱遁
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媿以懼。遠照前段。警勸之道。爲人之父
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
於先生。銘一人而天下之父祖子孫者。皆知所警勸。其爲美更多於作史者數美歸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
所以然。所以感。歐公者。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承歐公來書。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自慙意

白話文

去年秋天，有人回家來，承蒙你賜我一封信，以及所做的墓誌銘；我一遍一遍的看，讀着，
又是感，又是慚愧。那墓誌銘的用處，在世界上，他的意思和歷史差不多，卻也有和歷史兩樣
的地方，因爲歷史上對於好事體壞事體，沒有一樣不寫的。那銘誌的記載，大約古時人的有功
德，才能嘉行，志向道義，美好的人，恐怕後代的不知道，便一定要做了銘誌顯露他。有的藏在祠
堂裏，有的保存在坟墓裏，道理是一樣的呢。如果這個人做事是壞的，那麼在銘上有什麼記載
呢？這所以和歷史有兩樣地方啊。

這銘誌的做在世界上，是拿他來叫那死去的人沒有遺憾，活在世界上的人能夠拿他來表示敬重的意思。那有志氣的人歡喜他可以把好的行為留傳在世界上，那沒便肯十分用力的去自己做出好名氣來；壞人沒有法子可以留傳給後世的紀念，那沒從慚愧的心思變成害怕的心思。至於那有大才幹有遠見識，有義氣有剛強性情能守規矩的，上等人他的好說話好行為，都寫在文章上面，也可以做後代警戒勸勉的道理，不是近乎歷史，是和那一種相近呢？到了世道衰微，做人子孫的一味想褒揚他的祖宗，卻不根據那銘誌原來的道理，所以雖是壞人也要刻了銘誌拿來誇耀後代的人，那做文章的人，既是不能夠拒絕他不做，又因他子孫的請求，如果寫他的壞事，在人情上面有點說不過去，這樣一來，那銘誌的所記載，就失了真實的面目了。後來做銘誌的，應當看他做的人怎樣；如果請託不得當的人，那寫起來，就不能夠秉公和求實在，便不能夠拿他流傳在世界上，更不能流傳在後代了。所以千百年以來，從公卿大夫一直到里巷的人，沒有一個沒有銘誌的，卻是能夠流傳在後世的很少，這個緣故沒有別樣，因請託不得適當的人，做起文章來，不秉公和求實在的緣故呢。那麼要怎樣一等人，才能夠秉公和求實在呢？不是積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不能當這個責任呢。因為有道德的人，對於壞人就不肯受理，替他做銘誌；在眾人裏面，能夠辨明他該做不該做，卻是人的行為，有動機是好的，卻結果不好的，有意思好險的，卻外面像好的，有好壞差得很遠，卻不能夠實在指出的，有的事實勝過那名譽，有的名譽勝過那事實，好像那用人一般，不是素有道德的人，怎能夠辨明他。

點疑惑，批評他一點不用私情；沒有疑惑，不用私心，便是秉公，並且是求實在了。但是他的文章做得不好，還不能夠流傳在世界上。那麼又在他的文章上面拿來取勝了。所以說：『不是積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人，不能夠當這個責任呢。』難道說不是這個道理麼？

但是積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人，雖說也許同時生在世界上也有的，但也許隔了幾十年，或者幾百年，方才有的。這流傳在後世的，不容易已是這樣，要找一個做文章的人不容易，又是這樣。像先生的道德文章，確就是所說隔了幾百年才有的呢！先祖的說話行爲，都是堅持到底出人頭地的，幸而逢着先生，能夠去銘他的公正和實在，他的能夠傳在世界上，流在後代，沒有可以疑心的了。卻是世界上的讀書人，每每看到傳上記上，所載着古人的事體，到了叫人可感動的地方，便往往悲傷哀痛，不知道涕淚的落下來呢。何況是他的子孫呢？何況我會輩自己呢？我追慕先祖的德行，想因此傳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推廣這一種賞賜，在我會輩的身上，卻把交情用到我三代以上，這感激和報答的心，應當怎樣的去打算他呢？並且還想到我會輩的學問淺薄，性質愚笨，卻靠着先生提拔我，先祖的因了顛連困厄死亡，卻靠着先生顯揚他。那世界上一般大才大識的豪傑，和那不常出世的有才學的人，那一個不情願進先生的門牆，來那潛藏隱遁，抑鬱不遇的讀書人，那一個不希望把名氣傳到世界上來，好人那個不願意做，那壞人那個不知道慚愧恐懼，做人家父親和祖父的，那一個不要教訓他的子孫，做人家子孫的，那一個不想寵愛榮幸他的父親和祖父。這幾樁好的事體，一起歸到先生身上，已經拜受賞賜。

銘誌的屈辱，并且敢說明感恩的意思。先生所論世族的次序，怎敢不奉承教訓，并且詳加攷察呢？我心裏慚愧得很，不能夠說完我的意思。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從蘇軾說入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種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點出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閱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敘出文之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一總領住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通篇意在勉二生以行道不當但求爲文詞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插入安生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因迂闊解惑二句生出下兩段文字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自負不少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迂闊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盛一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

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一以答他笑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應前錯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一以答他解惑于里人句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照起作結

白話文

趙郡地方的蘇軾，是我的同年考取功名的朋友呢；從四川地方寄信到京城裏來送給我，稱道四川的兩個讀書人，叫做黎生、安生的。後來黎生拿他做的文章幾十萬字，安生帶了他的文章，也有幾千字，不以爲恥辱，拿到我處，看他的文章，確是闊壯雋異偉大，會得有詩歌一般的，可以反覆吟詠，像馬的馳騁，窮竭了事理，他材力的英放豪縱，像是不能夠測度的呢。二生確是可算魁奇特起的讀書人，卻是蘇先生也可以算得能夠識得人的了！

不多時，黎生補了江陵府的司法參軍官，將要動身的時候，請我拿句說話來做贈別。我說道：「我的知道生，已經明白在心裏了，卻要拿說話相求，做外面的虛榮麼？」黎生說道：「我和安生的學習那文章事體，鄉里的人，都譏笑我們，以爲迂闊，所以現在要求先生的說話，實在想解釋里人的疑惑。」我聽了這句話，自己想想，覺得很是可笑。想那世人的迂闊，裏有比我

再過呢！祇知道講究那古時的道理，卻不知道迎合現代人的心理；祇曉得存心做那道德的事體，卻不知道合得上那俗人_心意的法子。這個是我所以窮困到現在卻自己不知道呢。世上迂闊的人，那裏有比我再過呢？現在黎生的迂闊，祇不過因為他的文章不合俗人的心思，是迂闊中的小事罷了，何必憂愁被鄉里人的譏笑呢？像我的迂闊，才是大了。如果生拿了我做的文章便回家去，并且還要重重的得罪，那裏祇在譏笑便罷呢！那麼像我的對於二生，將用什麼說話贈別呢？如果說我的迂闊算好，那我的憂患像這樣，如果說他不好，那沒可以拿來迎合現代，一定要違背了古人的道理，可以拿來合得上俗人的心裏，一定要離開聖賢的道理了。我勸黎生不要急急的去解釋里人的疑惑，就在這個道理上面，一定能夠選擇取他。就此寫了這篇文章，贈給黎安二生，並且拿去給蘇先生看看，以爲言語_長談_兼尼。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秦昭王因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狐白豭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豭入秦獻之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夜爲狗入秦宮殿中取以獻幸姬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得出孟嘗君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爲雞鳴而雞鳴遂得出○立案嗟乎孟嘗君持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一勞_{陸然}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斷得盡○疾轉
疾攻字字警策

白話文

世上的人都稱道孟嘗君能夠用那有才學的人，那有才學的人，因此歸附他，卻是到底靠了他們的力量，拿來逃去那虎狼一般的秦國，唉！孟嘗君不過是雞鳴狗盜的梟雄罷了，怎麼可以稱他算是能夠用有才學的人？倘然不是這樣，靠了齊國的富強，祇要得着一個有才學的人，啊！應當就可以南面坐着稱皇帝，便去制服秦國，還要什麼雞鳴狗盜的人的力量呢？想那雞鳴狗盜的人出在他的門下，這個有真才學的人，因為這個意思所以不來呢。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余慕而友之。兩非今所謂賢人者見其
俱以古處自期也○分提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余慕而友之。兩非今所謂賢人者見其
俱以古處自期也○分提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先翻
同字予攷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點
學字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接上相似總照
同學○合寫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空中立說句法
變換自成傳承予又知

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後漢同學二字先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余其大略欲相拔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此處微分主客是文家點題法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輔車舍二賢人者而誰哉。寫出二人階級到底只用合法余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插入自己。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結出別意同學兄弟每每若此言之慨然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正文只此二句

白話文

長江的南面，有一個有才學的人，號叫做子固，不是現在所說一般的有才學的人，我羨慕他，和他交結做朋友。淮水的南面，有一個有才學的人，號叫做正之，不是現在所說一般的有才學的人，我羨慕他，和他結交做朋友。這兩個有才學的人，足跡不會彼此過往的，嘴裏不會彼此講過的，辭令幣帛，不會彼此接近的，他們的先生和他的朋友，難道是完全一樣的麼？我攷察他們的說話和行事，他不同的地方，爲什麼這樣的少呢！可以說道，只因為效法聖人罷了，效法聖人，那沒他們的先生和朋友，一定也效法聖人的，聖人的說話做事體，難道有兩樣的麼？他們的相像的地方，固然是應當的呢。

我在淮南地方對正之說起子固這個人，正之不疑心，我的還到江南地方來，對子固說起

正之這個人，子固也以爲對的。因此我又知道，所說有才德的人的樣子，既是相同，又彼此相信，沒有疑心呢。子固做懷友一首詩來送給我，他的大概意思，是要大家結交做朋友去做到那合於平常人情的道理，纔算完全。正之也會經這樣說過的。

想那安安靜靜的向前走着，慢慢的做去，做到合於平常人情的地步，又做到更進一步的地方，慢慢的走到中庸之道的庭上，卻到他的堂上，離了這兩個有才德的人，那個能夠做到呢！我以前不是敢自己一定說能夠做得到這個地步呢，也願從事在左右，幫助了進去就是了。唉！做了官有職守，爲了私情有記念，會合不能夠常見，所以做同學一篇文章，說說和子固分別的意思，拿他互相警戒，并且互相安慰呢。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浮圖僧也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

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敘出所由名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

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通篇借遊華山洞發揮故先點出洞名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伏篇未案其文

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華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開文未案其下平

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點前洞是實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點出後洞是主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隱下正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已上敘遊事筆筆伏後議論蓋余所至。比好遊者。尚有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借此以喻學之深造方是時。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宕頓既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歸結在此一句於是余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文情開拓夫夷以近。則遊者衆。應前洞險以遠。則至者少。應後洞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接入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翻跌盡致亦以曲折遞下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挽上擁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讖。應替其而在己。為有悔。應悔其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讖之乎。此余之所得也。無悔與讖便是有得。真論學名言。一路俱是論遊。按之却俱是論學。古人語力到時。頭頭是道。州上山梁同一趣也。

余於仆碑。應篇首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

也哉。無限感慨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直至此方點明學者語意收拾已盡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士、純父。點四人結

白話文

褒禪山，又叫他做華山，唐朝的和尚名慧褒的，第一個住在這個地方，死了葬在這裏，因此後代的人稱他做「褒禪」。現在所謂慧空禪院的，就是慧褒的廬墓地方呢。隔開這禪院東面五里，所稱做華山洞的，因為他在華山的南面，所以這樣的稱他呢。離開洞一百多步，有塊石碑，倒在地上，他的文字已經糊塗，單這兩個字，還可以認識是華山。現在說「華」字像華實的「華」字，大約是聲音弄錯呢。

他的下面，土地平曠，有一個泉水，從旁邊流出來，那游人的名字，記在上面的很多，這便是所稱的前洞呢。從山上走過去五六里，有一個洞很清靜的，進去很冷，問他的深度，便是歡喜遊玩的人，也不能夠窮盡的，稱他叫後洞。我和四個人拿了火把進去，進去愈深，這走的路愈難，卻是這所見的愈奇。中間有個沒有氣力的人，想出來的，說道：「如果不出去，那火將要熄滅了。」就此和他們一同出來。

大約我所遊的地方，比那歡喜遊玩的人，還不及十分之一，然而看這左右兩面來游玩的人，記在上面的名字，已很少，因為他愈深，那到的人愈少了。當這個時候，我的足力還能夠進

去，火光還能夠明亮呢。到了我們出來，有的人便怪這要出來的人，卻是我也懊悔，跟了他們出來，不能夠窮盡游玩的快樂呢。因了這樣，我就發生了一種感想：古人的看那山川草木，蟲魚鳥獸，這許多東西，常常能夠得到他，要寄託思想最深的地方，却是沒有一樣不成功的呢。

想那平地又是路近的地方，那游玩的人便多；危險又是遠的地方，那到的人便少了。但是世界上的奇偉魁怪非常的大，觀常在那險遠的地方，并且是人家所少到的地方呢。所以沒有志向的人，不能夠到的。如果有志向了，不跟人家停止呢。但是力量不夠的人，也不能夠走到呢。有了志向和力量，卻是又不跟着人家怕辛苦的；如果到那幽暗昏沉的地方，沒有像火的東西去幫助他，也不能夠走到的呢。但是力量可以到的，卻是不去做；在人家是可以譏笑，在自己是可以懊悔了。如果盡我的志向，仍舊不能夠達到的，可以沒有懊悔了。這樣那個能夠譏笑他呢？這便是我的所以認爲得意的了。

我對於傾倒的石碑，又拿來悲傷那古書的不能夠保存，後代傳聞的錯誤，竟不能夠得他真實名稱的，怎麼能夠細細的說得清楚呢。這所以講究學問的人，不可以不深長思慮，并且謹慎取法呢。同游的四個人，是廬陵地方人名蕭君圭的，號君玉；長樂地方人名王回的，號深父；我的弟弟名安國的，號平父；名安士的，號純父。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點得
 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
 世大人所器。略寶元。仁宗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
 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
 選泰州海陵縣主簿。長才屬於下位者不堪異說。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
 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能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一句斷下發議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
 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齟齬謂不過也。此是另一種人提過一邊。若夫智謀功名之士。
 窺時俯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似說許文辨足以移萬
 物。而窮於用說。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韓非工說
韓王李廣善戰而終說于漢武千古恨事不少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收上妙不說盡君年五十九。以嘉祐
仁宗年號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
規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

周奉先。秦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指范鄧嗚呼！許君而一已於斯，誰或使之？感微不盡

白話文

先生的名字叫做平，號秉之，姓許氏；我曾經在譜上查過他的世代，就是現在所謂秦州地方做海陵縣主簿官的人便是的呢。先生一向很友愛兄弟，天下人多稱贊他，但是從小的時候，便才學出衆，很會得辨論說話，和他的哥哥名字叫元的，都拿智識才略，得到當代士大夫的器重。寶元年間，朝廷特開用兵方法謀略的考試，拿來招天下有出衆才學的人，那陝西地方的大官范文正公、鄭文肅公，大家搶着拿先生所做的文章來薦舉，因此能夠召見面試，做太廟齋郎的官職。後來選做秦州海陵縣主簿，那做大官的多推許先生，有大才學，可以試試給他做官，不應當拋棄他在州縣小官裏。先生也曾經慨然的自己期望，想做一番事業，但是終究不能夠一用他的聰明本領，便死了。唉！這也真可憐呢！

讀書人原是有那離異世俗獨行他的意思，挨罵受譏，被人笑侮，窮困受辱，卻是不懊悔的；他們都因沒有衆人的請求，卻是有所等待，在後來的世界上呢！這不合時俗，實在是應當的。至於那很有智謀要求得功名的人，探了時候，上下逢迎，去求權勢利祿的會合，但是常常不能夠得意的，卻也不能夠仔細的計算。至於他的辯論說話，可以改變萬物，卻窮困在用行游說的時候。

候，謀略能夠侵奪三軍，卻受辱在尙武的國家：這還有什麼說呢！唉！那有所等待卻不懊悔的人，可以知道了。

先生年紀五十九歲，在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真州的楊子縣甘露鄉某處的平地上。夫人李氏，他兒子叫瓌的不做官，名璋的做真州司戶參軍，名琦的做太廟齋郎，名琳的，中進士。女兒五個，已經嫁丈夫的有兩個，一個女壻是中進士的周奉先，一個是做泰州泰興知縣官的陶舜元，做個銘說道：『有人去提拔他，沒有人去排擠他；唉！許先生卻到這地步便停止了，是什麼人使他這樣的呢？』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 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提一句作一篇之旨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劔閣棧陸上聲道之險。難水有瞿唐灩澦行預之虞。難跨馬行則竹閒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掉退上聲栗。陸行之難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尺寸勢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之難。水行之難其難至如此。一筆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極言遊歷之難。難句伏下

案嗜奇之士。恨焉。應奇字。賴住。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材有文。由中書左司掾。視○掾。官屬。屬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仕有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皆成都人。物形。庭學無不歷覽。無不既覽。則發為詩。以紀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勝惡致勃勃。

其景物時世之變。遊有於是其詩益工。一筆。概能為詩。越三年。以例自免歸。壯不會予

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山水一應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非材有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非在有力逮令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非壯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收轉庭學一句下又開推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囊有若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勸進一層山水再應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應愧字結

白話文

中國西南地方的山水，祇有四川最奇，但是離開河南幾萬里；陸路有劍閣棧道的危險地方，水路有瞿塘峽灘瀾堆的叫人害怕。騎着馬走在那竹林的中間，山峯很高的地方，走了十多天，不見他山嶺的邊際；到上面朝下一望，極險的溪澗，有幾萬尺深，渺渺茫茫的，不能夠測度他的窮盡，心裏肝膽也替他戰栗起來。從水路上走，那江裏的石頭險惡尖利，波浪洶湧水勢不順，船一失了勢，便是一尺一寸的小東西，都要打得粉碎和泥一起沈到下面飽魚鼈的肚子。這路

的難，走竟到這樣地步，所以不是做官有力量的，不能夠到這地方去遊玩；不是才學能夠做文章的，便是去遊玩也不能夠得到什麼。不是強壯的人，多老死在這塊地方，一班歡喜遊玩好風景的人，因此便怨恨他呢。

天台地方的陳先生，叫庭學的，能夠做詩。從中書省左司掾官做起，屢次跟着大將去北征，立了功勞，陞做四川都指揮使，照磨，從水路到成都，成都是四川的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所住的地方，英雄豪傑戰爭攻伐，駐防守禦的遺跡，詩人、文士遊覽、眺望、飲酒、射箭、賦詩、吟詠、歡呼的地方，庭學沒有一處不去游覽，既經遊覽了，一定要發揮在詩上，拿來記這景物時世的變化，因此他的詩愈加做得工正了。

隔了三年工夫，援例自己辭職回來，碰着我在京城裏，看他的神氣愈加充盛，聽他的說話愈加雄壯，他的志氣愈加高尚，大約是得到山水的幫助，是很多的了。我自己慚愧當我年輕的時候，曾經有志要出去遊歷天下，後來因為學業尚未成功，沒有空閒的時候，到了年紀強壯的時候，可以出門去了，卻是四方兵起，沒有插足的地方，到現在明白道理的皇帝出來了，天下也太平了，把四海之內，合成了一個國家，卻是我的年紀已經老了，想要照庭學一般的去游歷，還能夠麼？

但是我聽說古時有才德的人，像顏淵、原憲的一等人，都坐守在一間破屋子裏，那荒草長得遮沒他的門戶，卻是志氣常常很高遠的，像能夠包括天地的，這個原因，是在那裏呢？也許有

高出在山水的外而廢庭學你可以歸去試做試做呢！如果有所得到的好處便拿來告訴我，我也可以不因爲這一次的慚愧便能了。

閱江樓記

宋 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金陵卽江南江寧府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

王氣。六朝謂東晉宋齊梁陳五代時徐知誥號爲南唐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聖教所暨罔間

朔南。暨及也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禹貢朔南暨敬訖於四海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

法。一句是立言本旨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龍盧

山名蜿蜒龍風伸貌如蟠遶也。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先點作樓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

江云。次點樓名以上敘事登覽之頌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豁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登高一呼氣勢雄闊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

崇椒凭闌遙矚。竹○山巔曰椒闕視之幸也必悠然而動遐思。思字生下許多思字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

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請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小雅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流水亦知所向也必曰此朕櫛風沐雨

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一段思有以懷諸侯見風波之浩蕩風帆

之上下。番舶白接跡而來庭。蠻琛五森切。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

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一段思有以柔遠人見兩岸之間。四郊之

上。耕人有炙膚皸均足之煩。農女有捋擊入柔行饒之勤。也。饒音業。饒也。必曰此朕

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一段思有以子庶民。○從開字注

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

寓其郵治之思。奚止闕夫長江而已哉。勢開宕彼臨春結綺。起非不華矣。齊雲

落星。非不高矣。臨春結綺齊雲。落星皆古樓名。不過樂管絃之響。藏淫燕趙之豔。姬不旋踵間而

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又歎前代所建之樓以寓嚴規意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岷山在蜀。委蛇

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嚴去聲。應篇首今則南北一

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前從開字上注想此又從江字上點綴筆無滯漏然則果誰之力歟。呼一句承逢

掖之士。蓬掖大衣也。儒行部。少居魯衣蓬掖之衣。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

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可謂贊。竭之至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既頌君又謹臣

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民○瑛石他若留連光

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結又補出此意何等鄭重

白話文

金陵是帝王住的地方，從六朝傳到南唐，大概都偏住在一方，不能夠相應山川中的王氣。到了我朝皇帝，建都在這地方，方纔能夠當他。從此風聲教化所到的地方，不分南方北方，心神所注，十分和穆，十分清高和天一樣。便是一件樂事，一種游散，也可以做天下後世的榜樣。京城的西北，有個獅子山，從盧龍地方灣灣曲曲到這裏，長江像天上虹光一般的橫貫盤曲，環繞在他的下面。皇帝因為這地方形勢雄勝，下一道上諭，造一座樓在山巔，和百姓同游玩的快活，就此賞賜他一個好名兒，叫做「閱江」呢。

跑到上面遊覽的時候，萬千氣象，森然布列，千年來的祕密，在一天工夫裏完全顯露出來。豈不是天造地設，拿來等那一統中國的皇帝，開闢千萬世的大風景的麼？當那風日清美的時候，皇帝坐着車子到這地方來，走到這山頂上面，靠了欄干，遠望出去，一定要心中默默的，便感動深遠的思想。看見江漢的水，流到海裏去，好似諸侯的敘述自己職守城池的高深，關塞的嚴固，一定說道：『這是我的風梳髮，雨沐頭，戰勝攻克所做成功的呢。』中國地方的廣大，愈加想拿來保存他，看見波浪的浩浩蕩蕩，趁風的帆船上上下下，外國的船隻，接連的來朝見，蠻狄的

寶貝接連着來進貢；一定說道：『這是我用德性去安服人，用威嚴去壓服人，把勢力延及內外所到的地方呢。』四面疆土的遼遠，愈加想拿來柔服他，看見兩岸的中間，四野的上面，種田的人有肌膚經太陽薰炙，腳受寒冷凍烈的煩勞，農家婦女有採桑送飯的勤勞，一定說道：『這是我把他們提拔在水火的中間，去安頓在那被席上面的樣子呢。』各處的百姓，愈加想拿來安甯他，觸類旁通的思索，不止一種意思便完了。我做臣子的知道這個樓的建築，皇帝所以用來發舒精神，因了物類，興起自己的感想，沒有不可以寄託他，弄得天下太平的意思，豈止看看那長江就罷了麼？

那臨春樓和結綺樓，不能不算他華麗了，齊雲樓和落星樓，不能不算他高了；不過他們的樓，祇聚了吹管子彈絃子的淫蕩聲音，藏了燕國趙國的妖艷姬人，不多幾時，就煙消火滅，感慨隨他發生了，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歡喜的地方呢。雖是說長江發源在岷山，曲曲折折的流了七千多里，纔進了東海，白浪洶湧，碧波翻騰，在六朝的時候，往往靠了他做天然的險要，現在卻南北一家，看做他是一條太平的流水，沒有用事在戰爭了；那麼果真是什麼人的力量呢？那著了儒服大衣的讀書人，有跑到這個樓上，去望這個江的，應當想皇帝的恩德像天一樣，十分的大，不能夠形容，和有神通的禹王開通江河的功勞，一樣的沒有窮盡；那忠心想待皇帝報答皇帝的心，怎能夠不自然的興起麼？我做臣子的愚笨得很，奉皇帝的旨意做這篇記，想推求皇帝日夜圖治的功勞，刻在美石的上頭，至於那流連盤桓風物景緻的說話，都一概省去，不說，恐怕有

夢瀆的話呢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司馬季主漢時善卜者。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瀕者思矐。帝○發伏藏也。瀕。煩悶也。矐。鼻。塞噴嚏。○三句喻廢久則思用。吾聞之。蓄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六句喻廢極則必用。僕竊有疑。願受教焉。當復用而終不用。故疑而欲卜。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焉。卜以決疑。既已卜。則何待於卜。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不知之深。雖喻猶疑。何可不卜。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泛言不必卜之理。下乃轉入正旨。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昔者謂見用之日。今日謂廢之時。○思字懸上三思字。驅東陵知既廢之當用。而不知既用之當廢也。季主點醒他全在此二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誰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燐。鬼火象白駝峰皆美談。○六段。思今思昔。現前指點何等醒快。昔日之所無。今日有

之不過為暗指昔廢今用者。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暗指昔用今廢者。是故一晝一夜華

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東陵之

對言相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應前作收緊語

白話文

東陵侯既失去了官爵，到司馬季主地方去占卜。季主說道：『君侯為什麼要占卜呢？』東陵侯說道：『睡得長久了想起來，墊伏得長久的想開通，煩昏得長久的想噴嚏。我聽見說：積蓄得過分，便要發泄出來；昏悶得過分，便要通達；熱得太厲害便要起風；壅塞得過分，便要開通。他一個冬季，一個春天，沒有屈伏的時候，一起一伏，沒有去而不來的。我暗地裏有點疑心，情願來請教你呢。』

季主說道：『這樣說來，君侯已是明白的了，還要卜什麼課呢？』東陵侯說道：『我沒有澈底明白這奧妙，希望先生盡情的教導我。』季主便說道：『唉！天道有什麼親近，祇有道德是親近鬼神有什麼靈感，祇靠了人才能夠有靈感。那蓄是枯草呢，龜是枯骨呢，都是平常的東西呢；人的聰明勝過平常的東西呢，為什麼不聽自己的話，卻聽那東西的話呢？並且君侯何不去一想以前的事體呢？有了以前的原因，便有今日的結果，所以碎瓦破牆，是以前的歌樓舞館呢，荒

草斷梗，是以前珍貴的花美麗的樹呢；露水下面的蠶，風中的蟬，是以前的風吹的笙，龍吹的笛子呢；鬼變成的磷，螢虫發出來的火，是以前的金色的油缸，五彩的蠟燭呢；秋天的苦菜，春天的甘菜，是以前象白駝峯的佳看呢；紅的楓葉，白的荻花，是以前的蜀錦齊紈呢；以前的所沒有，現在有了，不算過分；以前的所有，現在沒有，不能算不足。所以一日一夜的循環，花開的謝去，一春一秋的時候，物類舊的變新，急流的下面，一定有深的潭水；高山的下面，一定有深的山谷；君侯也早已明白了，還要來卜什麼課呢？」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會出之燁菜。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需去聲。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映街外意。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邊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為欺也。」提出欺字作主通。篇俱從此發論。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寺。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于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欺世盜名舉天下皆是下屬。說居官之為欺者以實之。今夫佩虎符，坐

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斃而不知修。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於去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承上二段細寫之借題屬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滑稽之流。滑稽諷諷也東方朔善談諧號滑稽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結出立言之旨

白話文

杭州地方有一個賣果子的人，很能夠收藏柑子，就是隔了寒暑也不腐爛；拿出來很是燦爛，有白玉一般的質地，和金子一般的顏色，剖開他來，他的中間乾燥得像破敗的棉絮一樣。我很奇怪，就問他道：『你所賣給人家的，打算拿他來裝在盃盞中敬奉祭祀，供給賓客吃的麼？還是顯耀外面，拿他來欺瞞笨的人，和盲目的人麼？太過分了！你這騙人的心呢！』

賣柑的人笑着說道：『我做這個行業已經多年了，我靠着他養活我的性命；我賣他人家拿他，不曾聽說有什麼說話，卻獨是不滿意在你的方面麼？世上做欺心事體的人不少了，難道祇有我一個人麼？你沒有去細細的想想呢！現在那身上佩了兵符，坐着鼻皮椅子的人，一貌看去，像是保護國家的位分了！但是他果然能夠得到孫臏、吳起的謀略麼？戴了大冠，拖了長帶的，

很高貴的像是朝廷上的人才呢？但是他果然能夠做出那伊尹、皋陶的事業來麼？盜賊起來，不知道抵禦；百姓困窮，不知道救濟；官吏奸險，不知道禁止；法律破壞，不知道治理；徒然耗了倉廩的米粟，卻不知道羞恥；看他的坐了高堂，騎了大馬，吃醉了美味的酒，並且吃飽了肥壯鮮美的食品，那一個不巍巍的可怕，赫赫的可形容呢？又那裏不是金玉他的外面，破敗棉絮他裏面的呢？現在你不到這上面考察，卻單來考察我，是什麼意思呢？我聽了這番說話，竟默默的不能夠回答；退下來想他的說話，像是東方朔滑稽一流的人物，難道說他是悲忿世人，痛恨那流俗的人麼？卻寄託在柑子上面，拿來譏笑世俗麼？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從人見剛到天道爲一篇議論張本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疆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事人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天道○引秦事一證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

以相繼而無變。人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景帝三年魯錯患七國強大誅諸侯郡縣吳王濞漢西王

○天武宣以後稍破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人而王莽卒移漢祚漢事一證光

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人而其亡也蓋

出於所備之外。天道○引東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

之。貞觀二十二年有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云備有之乎對曰臣仰觀天象俯

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天道引唐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

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人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天道○引此其人承總皆有

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

禍興於彼終之亂亡者何哉。人而不可以謀天總斷一筆懸上天良

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人二意關鎖甚緊乃

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又引巫以為不醫能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

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

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

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此段纔說出工謀於天而能爲深慮者一篇主意終在此天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反按作法尤見老法

白話文

憂慮天下事體的人，常常在難的方面着想，卻看輕這容易的事體；防備這叫人可以害怕的事體，卻漏下了這不疑心的事體。但是那禍患的事體，常常發生在他那不留心的事體中間，那擾亂的事體，常常起在那不叫人疑心的事體裏面，難道是他的思慮沒有周到麼？因爲思慮所能夠想得到的事體，是人情事理所當然的，那超出在智力所料不到的是天道呢。

當那秦朝的時候，能夠滅亡諸侯，一統天下；秦的心裏，以爲周朝的亡國，在乎諸侯的強盛罷了。改變了封建制度，把天下改做郡縣，正以爲兵革可以不再用了，皇帝的位置，可以世世代代傳下去了；卻不知道漢高帝起在田野的中間，到底滅亡了秦的國家。漢朝見到那秦朝皇帝的孤立，那麼便封他許多子孫去做諸侯，以爲同姓的交情，可以世世代代繼續下去，沒有變亂了；卻不知道七國的諸侯，存了篡位弑皇帝的謀劃。武帝、宣帝以後，稍爲削他的地方，去分他的勢力，以爲可以沒有事體了；但是王莽到底奪了漢朝的天下。光武帝見到哀帝、平帝的禍患，魏

國見到漢朝的禍患，晉朝見到魏國的禍患，各人見到這所以亡國的原因，拿來防備着；但是他滅亡的原因都出在所防備的外面呢。

唐太宗聽說姓武的女人，將來要殺他的子孫，就去搜求那人在將信將疑的中間，要去剪除他，卻是武后天侍在他的左右，竟沒有覺悟。宋太祖見五代時候，各方藩鎮的能夠壓迫他的皇帝，就統統奪去他們的兵權，使他力量小，容易制服，卻不知道他的子孫到底受敵國的欺侮。這種人，都有高出常人的聰明，冠蓋一代的才華，對於治亂存亡的道理，想得詳細，並且防備得很是周到，但是他的憂慮見到在這裏，卻是禍患與在那邊，終究到擾亂滅亡的，是什麼道理呢？因為那人的智識，祇能夠謀人事，卻不能夠拿來謀天事，良醫的兒子，多數死在病裏，良巫的兒子，都多數死在鬼裏，豈是會得治人，卻不能夠治自己的兒子麼？這就是會得謀人事，不能夠謀天事呢。

古時有才德的人，知道天下後世的變亂的事體，不是靠着智識憂慮的所能夠想到，不是法術的所能夠制服，不敢放胆用他的私謀詭計，却祇有用他至誠的心，用那重大的功德，拿來結合那天的心，使得天眷顧他的功德，像慈母的保護赤子，不忍放棄他，所以他的子孫，雖有極笨沒有才學的，可以不至亡國，卻是天不忍叫他立刻亡國，這是憂慮中的遠大的呢。那如果不能夠自己結合天心，卻想拿小小的智識，牢籠連絡當代的事體，並且一定要後代的沒有危險滅亡的地步，這是道理上所一定沒有的，却難道說是天道麼？

豫讓論

方孝儒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就正

起論 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鈞名沽譽。

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暗貶豫讓一流人作一篇之買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

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讎。趙襄子約韓魏大敗智伯軍。遂殺之。盡滅智氏之族。智伯之臣讓欲為之報讎。聲名烈烈。雖愚

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究一筆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

未忠者存焉。二句為一篇綱領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

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初豫讓入襄子宮中。欲刺襄子。被獲。襄子義而舍之。讓又漆身吞炭。為啞

行乞於市。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顯不易耶。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申讓之死固忠。句及觀斬衣

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

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

憾矣。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獲之。襄子曰。子不嘗仕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仕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讓子使兵環之。讓

曰今日之事臣固伏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讓于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遂伏劍死○申處死之道有未忠句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

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

速其亡也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不如與之彼扭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必懼晉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

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

愧於心也智伯帥韓魏之兵圍趙城而灌之鄒疵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趙亡難必及韓魏韓魏必反矣智伯不聽

戰國士二字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注一旬起當伯請地無

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

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

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

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以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

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解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

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一段代為讓讓畫策信手拈來都成妙理所謂扶危於未亂之先而申國士之報者如此讓於此時曾無一

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升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安有既命爲國士而旁觀其主縱欲荒暴不救其亡者乎如此辨駁足令九泉心服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_{轉開}以當矣。生面彼朝爲讎敵。暮爲君臣。視天上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颯面狀貌○結處忽與豫讓無限感慨

白話文

明白道理的讀書人，立身在世上，事奉主人，既稱知己，便應當竭盡他的智識謀略，忠告好的道理，銷滅禍患在沒有顯露的時候，保全治理在沒有發生的時候，使得自己身體安全，皇帝安甯活在上，做一個有名的臣子，死了以後，做一個榮耀的鬼，傳下光榮到一百代以後，照耀在歷史的上面，這纔算是好呢。如果逢着了知己，不能夠扶助危難，在未亂以前，便拋棄了身體，送了性命，在失敗的以後，拿這個來釣名買譽，來眩耀世人，從明白道理的人看來，多以為沒有可取的。

因此曾經議論豫讓的做智伯臣子，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豫讓替他報仇，聲名轟轟烈烈，雖是愚夫愚婦，沒有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啊。唉，豫讓的死節，固然忠了，可惜他死的道理，還有

不忠心的地方在那裏呢！是什到緣故呢？看他的把漆塗了身體，嘴裏吞着炭，對他的朋友說道：『凡我做的事體多是極難實在要拿來慚愧天下後代做人家臣子的，又存着兩條心腸的人呢。』這樣看來，說他不是忠臣，可以麼？等到看他拿着刀斬襄子的衣服，拔劍三跳的情形，趙襄子責備你不死在中行氏身上，卻單死在智伯身上。豫讓回答道：『中行氏拿平常人看待我，所以我拿平常人的事體去報答他；智伯拿國士的禮節來看待我，所以我拿國士的節操去報答他。』就照這上面講起來，豫讓有餘恨的地方了！

段規的幫助韓康做事體，任章的幫助魏獻做事體，不會聽見拿國士的禮節待他們呢！但是段規啊、任章啊，極力勸他的主人，依從智伯的要求，給他地方，拿來驕傲他的志向，卻是催他上滅亡的路呢。邲疵的幫助智伯做事體，也不會拿國士的禮節去待他呢，卻是邲疵能夠審察韓魏的真情，拿來諫智伯，雖因不用他的說話，竟弄到滅亡，卻是邲疵的忠告，已經沒有慚愧在心裏了。豫讓既然自己以為智伯拿國士禮節待他了，國士是救濟國家的人呢，當智伯在那要求地方沒有厭心的日子，放縱物欲，荒淫暴虐的時候，那做豫讓的正應該用盡他的心力，盡他臣子的職務，分切實的去告訴他道：『諸侯大夫，各人安住在皇帝封給他的地方，不要互相侵奪，是古時傳下來的制度呢，現在無緣無故的拿人家地方，人家不給我，我憤恨的心，就要生出來，如果給了我，我的驕傲心，就要生出來了。憤恨了一定要爭鬪，爭鬪了一定要失敗，驕了一定要做，做了一定要亡國。』忠厚切實，誠懇周到的勸他，一次勸他不聽，再勸他不聽，三

次勸他，三次勸他再不聽，便拿他刺裏子時的拿劍自己刎死的法子，死在這一天。智伯雖是愚笨不聰明，感動他至誠的心，庶幾能夠覺悟過來。替韓國、魏國講和，解放趙國的圍困，保全智伯的祖宗，守他的祭祀。如果這樣，那沒豫讓雖是死，還是像活着一樣呢？豈不勝過那斬斷了衣服死麼？豫讓在這個時候，卻沒有一句說話，開通醒悟主人的心思，看智伯的危急滅亡事體，好像越國人看秦國人的肥瘦呢！袖了雙手，坐在一傍看着，坐等他的事體成敗；國士的報答，真是這樣的麼？到智伯已經死過以後，卻不能夠忍受血氣的衝動，情願自己學着那刺客一流人做的事體，有什麼可以稱道呢？有什麼可以稱道呢？雖是這樣說，拿國士來論豫讓，果然不能夠當得住了。如果看那朝晨是仇人敵人，夜裏就變做皇帝臣子，老了面皮，很自己得意的一般人，那又是豫讓的罪人了！唉！

親政論

王 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提分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爲否也。疏分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雙承開入時弊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

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虛文非獨沼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二句推也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無由言也。與明目達聰之治異。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此句為篇之綱。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玉藻禮記篇名。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注玉藻四句一段言周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一段言唐制。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一段言唐制。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

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鞞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據一句法變一段言宋制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再攝三朝之象國朝聖節正日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立言本旨專法內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明初之制有正朝內朝而內朝獨缺乃以臨御武英等殿證合內朝識議俱見精確洪武太祖中如宋濂劉基永樂成祖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一段言明制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上下不交弊日益甚孝宗年號晚年深有慨於斯屢有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無限感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產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做古內朝之意著在此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

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交泰之象。固自如是。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外朝內朝。變結。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收盡通章。唐虞之時。明目達聽。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白話文

易經上的泰卦說道：『上下相交，他的意志便相同。』他否卦上說道：『上下不相交，便大下沒有國家。』因上面做國王的意思，能夠使下面的百姓明白，下面做百姓的情感，能夠達到上面做國王的人，使他知道。上下一體，所以拿他稱做泰。下面做百姓的心意，塞住了，却不能夠傳到上面，上面做皇帝官員的人，和下面百姓的情意分開，雖是名爲有國度，卻像沒有國度一樣了，所以稱做否呢。上下相交便是泰，不相交便是否。自古多是這樣。但是上下不相交的弊病，沒有像近代再利害的了！

皇帝和臣子相見的時候，不過在上朝筵席中間，臣子的奏章，和皇帝的批語，彼此關接靠着刑名法度互相維持罷了。不單是照着舊例，也是地位形勢使他這樣的。是什麼道理呢？做皇

帝的常常朝見。臣子在奉天門地方，不會一天荒廢，可說是勤力了。但是朝堂和階沿，相去很遠，皇帝的威勢禮貌，叫人心中心下害怕，做御史官的來改正你的禮貌，做鴻臚官的說出你不合法度的事體來，做通政官的便根據這個意思上奏章，皇帝不過看了一看，就謝恩見辭，心裏揣揣的退出朝來。皇帝何嘗治理一件事體？臣子何嘗說一句說話呢？這沒有別的緣故，因為地位形勢，相隔得十分遠，便是說皇常的朝堂，遠過一萬里路，雖要說話，沒有說話的法子呢。

我以為要上下的相交，沒有比恢復古時在宮裏朝見的方法再好，因為周朝的時候，有三種朝見：庫門的外面是正朝，顧問和謀劃的大臣在這個地方的；路門的外面是治朝，每天上朝在這裏的；路門的裏面是內朝，又叫做燕朝。禮記玉藻篇上說道：「做皇帝的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去上朝，退了朝到路寢宮去辦理政事。」因為上朝去會見許多臣子，是拿他來定上下的名分，辦理政事到路寢宮，是拿他來明白遠近地方的情形。

漢朝的制度，做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的許多官吏，是中朝；從做宰相以下，到受六百石米俸祿的官職，是外朝。唐朝皇城北面的南三門，叫做承天，在元旦日和冬至節的時候，接受許多國度的臣子的朝見和進貢，皇帝才到這地方來，大約就是古時候的外朝呢。他的北面叫做太極門，他的西面叫做太極殿，初一月半，坐在這裏上朝，大約是古時候的正朝呢。再北面叫做兩儀殿，平常日子上朝，治理國家的事體，大約是古時候的內朝呢。宋朝時候，平常朝見在文德殿，五天一問皇帝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旦日，冬至節，皇帝聖誕日，受賀在太慶殿。賜宴在

紫宸殿，或是集英殿。考試進士，在崇政殿。從侍從官以下，隔開五天後，便有一個官員上殿去朝見，叫做輪班奏對。那沒一定要進來陳說這時候國家政治的利害得失。在內殿引見皇帝，也或有賞賜坐位，或者免穿靴子。大約也有三種上朝地方的遺意呢。因為天上有三座垣星，繼皇帝的仿效他，正朝是像太極星呢，外朝是像天市星呢，內朝是象紫微星呢。自古便是這個樣子的了。

本朝遇到皇帝的聖誕日，和元旦日，冬至節，許多臣子上朝見面，便在奉天殿上，就是古時候的正朝呢。平常日子上朝在奉天門，就是古時候的外朝呢。卻是單單缺少內朝，但是並不是缺少啊。華蓋、護身、武英，這許多殿，豈不是內朝的遺制麼？洪武年間，像宋濂、劉基的一班人，永樂到現在，像楊士奇、楊榮的一班人，天天伺候在左右做大臣的蹇議、夏元吉的一班人，時常在便殿奏對。當這個時候，豈有塞住離開的憂愁麼？現在內朝的制度，沒有恢復，皇帝坐在常朝的地方，行過朝禮以後，做臣子的沒有再進來朝見，三殿的門，高高關起，少有人能夠看見的。所以上下的情分，塞住不通，天下的弊病，從此多起來了。孝宗皇帝的晚年時候，着實有感慨在這上面，許多次數召見大臣在便殿，談論天下的事體，正打算做一番事業，卻是百姓沒有幸福，不能夠看見十分太平的好世界。直到現在天下的人，多以為是一件可恨的事體呢！

祇希望你皇帝遠學着好德性的聖祖，近學着孝宗皇帝的行為，完全剷除近代閉塞隔絕的弊病，在平常上朝事體以外，就在文華、武英兩座殿上，學着古時候內朝的意思，做大臣的隔

了三天或五天，進來問一次起居，侍從官和御史官，各處派一個人上殿去輪流對答，許多官員有事體來商量解決，皇帝照所見得到的地方來決斷他。有難解決的，和大臣當面商量着，不時的引見許多官員，凡是謝恩辭行，引見的一類，多可以走上殿去陳述奏事。虛了心去問着他，和顏悅色的去對他說着話，這樣子人人能夠拿來詳說自己的意見。皇帝雖是很深的好似住在九重高的天上，但是那天下的事體，很清楚的一起排列在面前。外朝是要拿他來正上下的名分，內朝是要拿他來明白遠近的意思。像這樣做法，難道有近來時候那閉塞隔絕的弊病呢！唐虞的時候，眼光明亮，耳朵聰明，好的說話，沒有隱瞞的，在山野地方，沒有漏下有才德的人，也不過這樣子罷了！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雙字傾疏經字冒下三段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性字爲一篇之綱領，字又爲三句之綱領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一段提出心性命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

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二段推出 四端五倫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三段疏出六經。○心性命之論了然洞達。凡三見而不易一字。斯盡理學寫餘下。乃歸到尊經之意。雲淨水空。絕無礙滯。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說六經而歸之於心。纔是實學。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

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一言志吾心即所以為經一言求之吾心即所以尊經分作兩層說得至平易獨探聖賢直種子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一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處處不脫吾心二字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再喻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察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為窶人。巨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即前喻再喻。○只是一喻。翻則愈折愈醒。可為不知尊經者戒。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感歎不盡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

賊經。舉亂經侮經賊經三項正與尊經相反惡似而非不可不深辨也。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學

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仍照前喻掉轉尊經勁甚快甚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越城在荒

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

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纒點

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獲辭則

為記之若是。此入題只此說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知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

為尊經也已。仍歸心上作結

白話文

繼是平常的道理呢。他在自然方面叫他做命；他賦給在人叫他做性；他主在身上叫他做心。心啊性啊命啊都是一樣東西呢。流通人物傳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備的，沒有不相同的，沒有一些兒變化的呢。這是平常的道理啊。他的表現在感想方面，便是慈善的心腸，便是羞惡的心思，便是推辭退讓的意思，便是是非的心思。他的見在事體方面，便是父子的親近，便是君臣的義氣，便是夫婦的分別，便是長幼的次序，便是朋友的信用。這樣說來，那慈善的心腸啊，羞惡的心思啊，推辭退讓的意思啊，是非的分別啊，這親近啊，次序啊，分別啊，信用啊，

多是所謂心啊，性啊，命啊。流通人物，傳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備的，沒有不相同的，沒有一些兒變化的，這是平常的道理呢。

拿他來講陰陽消長的道理，就叫他做易經；拿他來說典章法度，政事的布施，就叫他做書經；拿他來講唱歌吟詠，情性的所發露出來，就叫他做詩經；拿他來說條理段落文章的著作，就叫他做禮記；拿他來說快活和平的生活，就叫他做樂經；拿他來講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辨別，就叫他做春秋。這是從陰陽消長的道理，一直到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分別，是一樣的啊。都是所說的心啊，性啊，命啊。流通人物，傳達四海，充塞天地，橫亘古今，沒有不完備的，沒有不相同的，沒有一些兒變化的，這樣就叫他六經。六經的道理，沒有別樣，就是我心裏的一定的道理呢。

所以易經的東西，是記我心裏的陰陽消息啊；書經的東西，是記我心裏的典章制度，政事的啊；詩經的東西，是記我心裏的歌唱吟詠，性情的啊；禮記的東西，是記我心裏的條理品節，文字的啊；樂經的東西，是記我心裏的快活和平的啊；春秋的東西，是記我心裏的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啊。明白道理的人，看着這六經呢，求得了我心裏的陰陽消息，卻照了時候做出去呢。這所以看周易經啊，求得了我心裏的紀綱政事，卻照了時候做出去呢。這所以看重書經啊，求得了我心裏的歌唱吟詠，卻照了時候表露出去呢。這所以看重詩經啊，求得了我心裏的條理品節文字，卻照了時候實行出去呢。這所以看重禮記啊，求得了我心裏的快活和平，卻照了時候去生發出來呢。這所以看重樂經啊，求得了我心裏的誠實作偽，奸邪正直，卻照了時候去分別

出來呢，這所以有重春秋啊。

因爲以前聖人的管理做人的道理，憂慮後世的人不講道理，却要傳下這六種經書來呢，好像有錢人家的父親和祖宗，憂愁他的產業庫中貯藏的積蓄，做他子孫的人，或者要弄到遺亡散失，到底困窮，不能夠自己保全全身家呢。就登記在簿子上，把全家所有的東西傳給他，使他世世代代，守這產業庫中貯藏的積蓄，享用無窮，拿來免除困窮的憂慮。所以六經的東西，是我心裏的帳簿啊。那六經的實際，卻存在我心裏。好像那產業庫中貯藏的實在積蓄，形形色色，都存在他的家裏。那帳簿不過是記這名目樣子罷了。卻是世界上的讀書人，不知道求六經的實際在我心裏，卻不過思考在影響模糊的地方，牽制在文章字意的小事體上，便做出十分小氣的樣子來，以爲那就是六經的真道理了。這個好比那有錢人家的子孫，不知專心守財，享用他產業庫中貯藏的實在，隔了長久，遺亡散失，非到做窮人，或是做乞丐，卻還要說話不休，指着

他寫的帳簿說道：『這是我產業庫中貯藏的積蓄呢。』和這件事體，有什麼兩樣？

唉！六經的學問，他的不能夠明白顯在世上，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了。著重功名利祿，崇尚不正的議論，這個叫做擾亂六經。學習那注解，傳授那記憶誦讀，沉溺在淺的傳聞小的見識裏，拿來遮飾天下人的耳目，這個叫做羞辱六經。自家說了許多廢話，搶着說奇怪的辨論，說話遮住了奸惡的心思，盜竊名譽，迎合世人的心，霸佔着名氣，却還自己認做能夠明白經史，這個叫做偷盜六經。這樣的人是連他所說的記帳簿子的用處也割碎分裂，拋棄毀壞他了；怎麼能夠

再知道所以要看重六經的道理呢！

浙江省舊時有一座稽山書院，在臥龍山的西面山岡上，荒廢已經長久了。那知府官是浙南地方的南大吉，他既經布行政治在百姓身上，便慨然的悲哀近代的學業不能夠完全，將要引進他在聖賢的道，就此差了山陰縣的知縣官叫吳君瀛的，開拓書院，拿來刷新他，又造一座尊經閣在這書院後面，說道：『六經的道理正式講明白了，那許多百姓都可以發達了，沒有奸邪藏在心裏了。』這座閣造成了，請我做一篇文章，拿來告訴許多讀書人，我既然不能夠推托，就替他這樣的做了一篇記。唉！世上的讀書人聽了我的說話，卻還轉去在心裏想一想呢，也許可以知道所以要看重六經的意思呢。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提出毀字發議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折波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_唐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應毀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

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放爲經詞跌起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

於其屋之烏。劉向說苑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舜非爲象也。推

祠象之由奇確。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帝乃誦數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承爲舜句。推出此意。獨闕見解。名論不

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

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以上從舜德看出當祠。以下從象化看出當祠。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

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始終二字伏後斷案。化字是立論本旨。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瞽瞍亦允若。諧和也。烝進也。乂善也。格至也。言舜遭人倫之變。而能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允信也。名順也。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

不弟。不可以爲諧。奇思。激解。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

蓋已化於舜矣。證一。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

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

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證再。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佐。澤加於其民。既死

而人懷之也。落對象。祠上。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

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推開一筆。下急收住。然則唐人之毀

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苗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一篇議論只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結出勉人正意

白話文

靈鷲山和博南山的上面，有一座舜帝的弟弟象的祠堂，這山的下面，有許多苗夷住在那地方，都以爲象是神道，跑去祭祀他。宣慰官安先生，因爲許多苗夷的請求，修新他祠堂的房屋，卻來請我做一篇記。我說道：「拆去他麼？還是重新修理他麼？」說道：「那是要重新修理他的。」我說道：「你要重新修理他，是爲着什麼道理呢？」說道：「這個祠堂的起初造成他呢，大約也沒有知他的原因了，但是我們許多蠻夷，住在這地方的，從我的父親我的祖父，回想到會祖高祖上面，都是尊敬奉重，並且竭誠去祭祀，相傳下來，不，拆去他呢？」

我說道：「爲什麼道理去祭祀他呢？有鼻地方，象的祠堂，唐朝人曾經拆去他了，象做人的道理，做兒子不孝，做弟子驕傲，拆去在唐朝人的手裏，卻還存留在今日。失敗在有鼻地方，卻還與旺在這個地方啊。是什麼道理呢？我知道了！明白道理的人，歡喜這個人啊。是連帶他那屋子上的烏鴉，卻何況那有道德的人的兄弟呢？那麼祭祀的是因爲舜帝不是因爲象呢？料想象的死的日期，他在舜帝叫人拿了籐牌烏毛，在皇宮裏跳舞着，已經感化了三苗的後來麼？不是這

樣，那古時的乖戾凶暴的人，豈是少數呢？卻是象的祠堂，獨能流傳到今世。我在這上面，因此可以見得舜帝德行的巨大，記在人心裏的深刻，和那恩德流傳的長遠，並且很久呢。象的沒有慈善心，大約他起初這樣罷了，又怎知道他終究的不能夠得到舜帝的感化呢。

書經上面不是說的麼？「舜帝能夠和氣，又是孝順，一步一步走到好地方，不到壞的地步，那舜帝的父親瞽瞍也真能夠依順王化的。」那沒已經化做慈父了。如果象還不能夠善事兄長，不能夠和睦，但是進他到善的路，就不至於做惡人，不到奸邪的路，便必入善的路，原來象大約已經受了舜帝的感化了。孟子說道：「皇帝差官吏去管理他的國家，象不能夠拿來有所作為啊。」這大約是舜帝愛象的深刻，並且思慮的詳細，所以扶持輔佐教導他的周呢。不是這樣，像周公這樣有才德的人，卻是管、蔡、二叔不能夠逃去性命呢！這可以見得象的得到舜帝的感化了。所以能夠任用有才學的人，指揮那有本領的人，卻安住在他的位置，做着國王，恩澤加到百姓身上，死了後來，叫人家記念他呢。

諸侯的公卿，一定從皇帝發出命令來的，是周朝的官制，這也許仿效那舜帝的封象呢。我在這上面，因此相信人的本性本是好的，天下沒有不可以教化的人呢。那麼唐朝人的去拆去，他是照象起初的行爲呢？現在許多苗夷的去奉祀他，是承接象後來的行爲呢？這個意義，我想要拿來說明在世上，使知道人的不好，雖像象的一般，還能夠改過，那明白道理人的修養德性，到得極點，雖像象這樣不好的人，卻還能夠感化他呢。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

任過龍場。正德二年先生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銜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

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安順一筆有清明早遣人覘之。聲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

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吏目死獨作搗摩如薄

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

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殺三人之死作二樣寫法念其暴。骨無

主。將二童子持畚。往瘞之。瘞。二童子有難色然死予曰噫吾與爾猶

彼也。傷情處只在此一語二童閔然涕下。請往。自然感動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

三孟。飯器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翳何人。翳何人。不識彼之姓名吾龍場驛丞

餘姚王守仁也。告以己之姓名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為茲山

之鬼乎。先作疑訝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

乎。再作爾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為乎以五斗而

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爾僕乎。嗚呼傷哉。為五斗傷身。又益以爾子。爾僕言至此為之絕。爾誠

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

者。夫衝冒霜露。扳班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

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瘴癘固能死人。憂鬱之死人更甚。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

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前云益以子與僕。此云不謂子與僕。婉轉情深。皆爾自取。謂之何哉。五斗而來。又不勝其憂。非自取而何。

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毀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

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一反一轉。非常苦心。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

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

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有情歸之無情。深於學問之言。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

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惟天則同。異城殊方

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子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通言雖身處異鄉。總同在天之中。不必悲也。又歌

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

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洒洒落落足以慰死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酒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情誠可以格幽冥

白話文

在正德四年八月的第三日，有一個吏目從京裏來的，不知道他的名姓，帶了一個兒子一個奴僕，將要到任，路過龍場地方，投宿在本地苗子家裏，我從竹籬中間望見他。這時陰雨沉沉，天色昏黑，想過去問他北京的事體，不能夠真的做到。明天早晨，差人去看他，已經走了。到午時相近，有人從蜈蚣坡來說：「有一個老人，死在山坡下面，旁邊兩個人，哭得很傷心。」我說道：「這個一定是吏目死了，悲傷得很呢！」到近晚的時候，有人來說道：「山坡下面死的有兩個人，旁邊一個人，坐着哭泣。」問他的形狀，便知道他的兒子又死了。明天再有人來說道：「看見蜈蚣坡下，堆着三個死屍呢。」卻是他的僕人又死了。唉，悲傷得很呢！我想到這暴露的骨殖，沒人收殮，便領了兩個童子，拿斧鑿的器具去埋葬他。兩個童子，面上有疑難的樣兒。我說道：「噫，和你的環境，和他們彷彿呢！」兩個童子，就很悲傷的流下眼淚，請求同去。就在這旁邊山脚下，

掘了三個坑去埋葬他。再拿一隻雞，三碗飯，嘆着氣，落着眼淚，告訴他道：

唉，悲傷呢！你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我是龍場驛官餘姚王守仁呢！我和你多是在中國地方的人，我不知道你生的地方，你為什麼來做這個山上的鬼呢？古時候的人，對於離開家鄉的事體，看得很重，出來做官，不過一千里路，我因為犯了罪來到這裏，是應當的，你也犯了什麼罪呢？聽說你不過做一個吏目官罷了，俸祿不過五斗，你假使領了妻子，親自去耕種，也可以得到的。為什麼拿五斗的俸祿，卻換去你堂堂七尺長的身體？又嫌不夠，還要加上你的兒子和僕人呢！唉，悲傷得很呢！你如果貪這五斗的俸祿，纔來，便應當歡歡喜喜的上路，為什麼我天天看見你容貌很憂愁的，像受不住這憂傷的麼？想那衝霜冒露，攀援山邊石壁，走過萬峯的頂上，受着飢渴勞苦，困頓筋骨疲倦，困乏，卻又受着瘴氣疫癘，侵他的外面，憂愁鬱悶，攻他的胸中，這怎能夠不死呢！我固然知道你的一定要死，但是不會料到這樣的快，又不料你的兒子僕人，也很快的死去呢！多是你自己做成功的，還講他什麼呢！我想你們三堆骸骨的沒有依靠，纔來埋葬，卻不知道使我有無窮的悲感呢！唉，悲傷得很呢！即使我不來埋你，那深山裏的狐狸，結隊成羣，那黑暗山洞裏的蛇，像車輪子一般大，也一定能夠葬你在肚子裏，不會得長久暴露在外面。你既已沒有智識，但是我心裏怎能夠過得去呢。

自從我離開父母的家鄉，來到這裏，已經是三年了，經歷瘴癘毒氣，卻暫時的能夠自己性命保全，因我不曾有一天的不快活呢。現在悲傷到這樣，是為你悲傷的心思重，為自己悲傷的

心思輕呢！我不應該再替你悲傷了！我替你做了一隻歌，你聽他歌道：『山峯相連，和天相接啊，飛鳥不能夠通過遊子，懷想故鄉啊，不知道西東，不知道西東啊，祇有天是同的，異地遠方啊，在四海的中間，抱了達觀，隨處安身啊，不必要自己的房屋，魂啊，魂啊，不要悲痛！』又做了一隻歌，安慰他道：『我和你都是鄉土的離人啊，蠻夷人的說話，彼此不知道啊，性命的死活不知道，我倘然死在這裏啊，領你的兒子來跟着我呢，我和你遨遊嬉戲啊，駕了紫色毛的馬，又騎着那花色的馬啊，登高眺望故鄉，去太息啊，我倘然能夠活着歸去啊，你的兒子，你的僕人，望你們跟我一同去啊，道旁的墳墓相連接啊，多是中國人的，流落在這地方的啊，大家呼嘯徘徊啊，餐的風飲的露，你們不要飢餓呢，朝晨和麋鹿做着朋友，夜裏和猿猴一同棲息啊，你們安你們的居住啊，不要變成怨鬼在這個地方害人啊！』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

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秦圍趙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君遺書公子請救於魏。魏侯使將軍晉鄙救趙。晉鄙留軍壁邯鄲。平原君讓公子曰：勝所以

自稱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公子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夷門監者侯生。毆公子請如姬竊兵符於王之臥內。公子嘗爲如姬報其父仇。果盜兵符與公子奪晉鄙軍於邯鄲。存趙。

足以罪信陵也。立案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之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

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

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先論六國大勢

明信陵救趙之功。欲先縱此寬一步法。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

一語主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主也。提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

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

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

趙焉耳。非為趙也。為一平原君耳。層層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

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

信陵亦必不救。又反證二層更醒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

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議論刺人心髓幸而戰勝可

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

以謝魏王也。又設一難以詰之信陵真難置喙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

子以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

又生一技節以爲後半篇議論張本

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一段代爲區處反筆敲擊愈讀愈快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作一總收深明信陵之非使之無地逃隱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同久矣。穰侯秦昭王相魏冉虞卿趙孝成王相解其相印與魏齊去趙引戰國時事作陪襯見列國無王習已成風波瀾絕妙。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深一層說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乎猶可。深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深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上因罪信陵而並罪侯生如姬此處文以罪魏王作波瀾深澗映帶議論無窮兵符藏

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插喻

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立此二語漸收拾前文則信陵安得私樹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

豈一朝一夕也哉。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其所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

為贅旒也。如此立論方是究根到底故罪信陵君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罪魏王可以為人君

失權之戒。兩語全局春秋書葬原仲。輦揮師。嗟夫。聖人之為慮深矣。莊公二十七年秋

即季子也如陳私行也原仲陳大夫隱公四年秋鞏帥師擊管圃羽父也宋公乞師擊以不義強其君固謂葬原仲公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書葬原仲以戒人臣之植黨書鞏帥師以戒人君之失權此聖人之深慮也○結意凜然

白話文

一般批評的人，以為偷取魏王的發兵的令箭，算是信陵君的罪孽；我以為這還沒有足以批評信陵君呢。想那強秦的暴虐，太利害了，現在起了全國的兵，去攻那打趙國，趙國一定要滅亡的，趙國是魏國的屏障呢，趙國滅去了，那沒魏國將要跟着他滅亡。趙國、魏國又是楚國、燕國、齊國這幾個的屏障呢，趙國、魏國亡了，那楚國、燕國、齊國，這幾個就要跟着亡他去，天下的形勢沒有危險到像這件事體呢。所以救趙國，也就是救魏國，救一個國家，也就是救六國呢。偷取魏

王發兵的令箭，拿來解救魏國的危難，借一國的兵力，拿來解散六國的災難，那有什麼不可以的道理。

這樣說來，信陵君果真沒有罪麼？說道：『又是不對的。』我所批評的，是信陵君的存心啊。信陵君是一個公子罷了，魏國卻還有國王呢。趙國不請救兵，在魏王跟前，卻諄諄的祇知道請救兵，在信陵君，這是趙國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有魏王呢。平原君拿婚姻的事體，去激動信陵君，卻是信陵君也自己因為婚姻的緣故，要緊想救趙國，這是信陵君知道有婚姻的親近，不知道有國王呢。他的偷發兵的令箭，不是為魏國啊，不是為六國啊，為趙國罷了，不是為趙國啊，為了一個平原君罷了。倘使禍患不在趙國，卻在別國，雖是撤除魏國的屏障，撤除六國的屏障，信陵君也一定不肯去救的。倘使趙國沒有平原君，或者平原君不是信陵君的親戚，雖是趙國滅亡，信陵君也一定不肯去救的。那是趙王和國家的輕重，不能夠抵得一個平原公子，卻是魏國的兵將，所靠他拿來保護國家的，不過用來供信陵君一個親戚的用處。幸而戰勝還好呢，不幸打不得勝仗，做秦國的俘虜，這是推翻了魏國幾百年的國家，拿來給親戚犧牲，我不知道信陵君怎麼樣對得住魏王呢？

想那偷發兵令箭的計策，實在出於侯生，和那如姬成功他的。侯生教公子去用這偷令箭的法子，如姬為公子偷發兵的令箭，在國王的臥室裏面，這兩個人也祇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有國王呢。我替信陵君打算自為的計策，何不拿魏國、趙國、唇齒相連的形勢，直直爽爽勸着在

國王面前，倘然不聽，便拿要死在秦師的心，卻死在魏王的面前。國王一定明白了。侯生要替信陵君計，何不去見魏王，勸着他去救趙國？倘然不聽，便拿要替信陵君死的心，死在魏王的面前。國王也一定明白了。如姬存心要去報答信陵君，何不留心着國王的機會，日夜的勸他去救趙國？倘然不聽，就拿想替公子死的心，卻死在魏王的面前。國王也一定明白了。這樣做法，那信陵君不負魏國，也不負趙國，侯生如姬不負魏王，也不負信陵君。信陵君爲什麼不用這個計策呢？信陵君祇知道有婚姻關係的趙國，不知道有魏王；裏面寵幸的姬人，外面鄰近的國家貧賤像夷門地方的鄉下人，又多祇知道有公子，不知道有魏王。那是魏國祇有一個孤獨的國王罷了！

唉！從世道衰微以來，人家都做慣了違背公道，死在黨派的事體，卻忘記了守節奉公的道理。有大權力的宰相，卻沒有威嚴的國王；有私人的仇敵，卻沒有正義的公憤。像那秦人祇有穰侯，不知道有秦王；虞卿祇知道有平常百姓的朋友，不知道有趙王；大約看國王，像是人身上出的瘤一般，虛設位置，已是很長久了。從這樣講來，信陵君的罪孽，實在不專門關係那令箭的，不偷呢？他倘然爲魏國着想，六國着想，即使偷令箭，還可原諒。倘然祇爲趙國着想，爲一個親戚着想，即使求令箭在國王面前，卻公然得到他，也是有罪的呢。

雖是這樣說，魏王也不能算是沒有罪的呢。令箭是藏在臥室裏面，信陵君也怎麼樣能夠偷他？信陵君不避忌魏王，卻直接請求那如姬，這是一向看魏王的疏忽呢。如姬不避忌魏王，竟膽敢做那偷令箭的事體，這是素來靠着國王的寵愛呢。木材朽腐，蛀蟲纔生出來了。右師侯的

國王拿了權柄在上面，內外的人，沒有不敢不守着規矩的。那麼信陵君怎能夠私下結交在趙國趙國，怎能夠私下請求救兵在信陵君，如姬怎能夠心中感激信陵君的恩惠，信陵君怎能夠施恩惠給如姬，履霜堅冰的由來，豈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呢！

從這樣講來，不特許多人不知道有魏王，魏王也自己情願做多出來，旒鬚一般呢，所以信陵君可以拿他做植立黨派的警戒，魏王可以拿他做人國王失去權柄的警戒，春秋書上寫着「葬原仲」三字，是表明魯季子的植黨，寫「鞏帥師」三字，是表明魯王的失權，唉！明白道理，有才德的人的思慮，可以算得深遠了。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謝禮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念及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去聲語不才，相愛情深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提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二句伏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借字一轉生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尊嚴立廡中，僕馬之間，惡

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
 公倦謝公矣。客請明目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曲筆一接夜披衣坐。聞雞鳴。即
 起盥櫛。櫛。洗髮也。盥。洗手也。走馬推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可發又怒曰。何
 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屬聲客心恥之。至此亦強忍而與言曰。亡奈
 何矣。姑許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故意幸主者
 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塔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
 金。主者固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疊句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
 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歷敘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
 勿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
 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寫馬上兩厚我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
 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以冷
謂長者謂僕能之乎。以下乃言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
 往也。間登去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

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一段道出自己氣節，以少駭多筆力陪送。

白話文

在幾千里以外，得着長輩時常寄一封信來，拿來安慰我許多日子的相思，就已經十分有幸了；怎當得你還要降了尊貴，送我的東西，那沒叫我沒有才學的人，將怎樣來報答你呢？信裏面的情意很是殷勤，就是你長輩的不忘記我的老父，可以知道我老父記念你長輩的深意呢。至於那上下互相信任，才學德性都合得上他的位置的這句話，來告訴我沒有才學的人，那沒我這沒有才學的人，在這上面著實有感想呢：想我才學德性不能相配，固然自己知道了；至於上下不能夠彼此信任的道理，那沒格外要我這沒有才學的人是最厲害了。

並且現在所謂上下信任的是怎樣呢？朝朝夜夜，騎了馬伺候在權貴的門上；管門的人，故意不肯進去通報，便用了甜蜜的說話，諂媚的辭令，做出那女人的樣子來，袖子裏藏了金子，拿來私下送給他管門的人，方纔拿了名片進去，卻是那主人又不立刻引見，立在那馬棚裏，在那馬夫馬匹的中間，那臭惡的氣味，薰着衣服，袖子就是肚子，餓身上，冷十分的，熱不能夠耐住，也是情願不去的。到了天晚，那以前所受贈金的人出來回答客人道：「相公疲倦，謝絕再見客人了。你這客人，請你明天來。」到了明天，又不敢不來。在夜裏便披着衣服坐起來，聽得雞啼，便起

身洗面梳髮，騎了快馬，跑到那門上，門上的人生着氣說道：「是什麼人？」便回答說道：「昨天的客人來了。」便又生氣說道：「爲什麼客人這樣的勤力呢？豈有相公在這個時候出來見客呢？」客人到了這裏，也覺得難受，勉強忍住了和他說道：「我沒有方法了，姑且容我進來。」那看門的人，又得了所送的金子，便起來放他進來，又立在以前所立的馬棚中。

幸而那主人出來了，南面的召見，便担驚走上，匍匐在階下。那主人說道：「走進來！」便拜了兩拜，故意遲遲的不站起來，起來了，就送上所賀壽的金子。主人故意不收，便再三請他收，主人故意再三的不收，便又再三再四的請他收。這幾回以後，然後纔命手下的人收下，他便又拜了兩拜，又故意遲遲的不站起來，起身來，作了五六個揖，纔退出去，走出去對着看門的人作着揖，說道：「承蒙你這先生照顧我，他日再來，希望不要阻止我呢！」那看門的人，還了他一個揖，方纔十分歡喜的跑出來。在馬上碰着了素來認識的人，就揮揮鞭子說道：「方纔從相公家裏來，相公很是看重我，很是看重我！」並且虛造說話和形狀，就是素來交游認識的人，也心裏害怕相公看重他了。相公又是偶然和人講起道：「某人很好，某人很好！」聽得的人，也大家心裏想彼此稱贊他。這就是世上所謂上下彼此信任的呢！你這老前輩看來，說我能夠做得到的麼？

上面所說有權勢的人家，從年節伏臘時候，投了一個名片以外，就年不去的，間或路過他的門前，便也掩了耳朵，閉了眼睛，趕着馬很快的跑着，走過他的地方，像有什麼人在後面追逐的一樣，這個便是我的偏心，因此終究不能夠得到上司官的歡喜，我卻更加不顧呢。常常驕

傲着對人說道：「人生自有一定的命運，我祇知道安分守己罷了。」你做長輩的聽了這番說話，能夠不厭我的不通世故麼？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先提清吳山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靈巖獨另寫妙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刑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太湖又另寫妙。以上敘次山水作兩番寫錯落多致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拔班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敘出圖山之由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忽起一峰文情跌宕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戶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頓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又拓開一筆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

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
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借魏公美用 陸絕美引證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
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點作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
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耶。餘韻

白話文

吳縣、長洲的兩縣，同在蘇州府的範圍內，劃分了地界，管理着百姓。那府城西面的許多山，
都在吳縣地界裏面。這最高的山是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那靈巖山上，有吳國的故宮在上
面，還有西施的遺跡，像那虎邱、劍池，以及天平、尚方、支硎，都是名勝的地方呢。那太湖的水勢，汪
洋有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座山峯，沉浸在湖的中間，真是海內最好的地方了。

我的同年朋友魏先生名用晦的做吳縣官，不到三年工夫，因了考得很高的功名，皇帝召
他去做給事中官。先生的做知縣官，有恩德用在百姓身上，百姓挽留他，不能夠留得住，卻是先
生也不忍心拋棄他的百姓，因此好事的人畫了一幅吳山圖，拿他來算做贈別。

想那知縣官的對於百姓，真是重要了！這知縣官如果賢明的，這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受他
的恩澤，便覺得有光彩了呢；知縣官如果不賢明的，這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受他的禍殃，卻有恥

辱了先生對於吳縣地方的山川，實在增加他的光彩了。將來吳縣地方的百姓，打算挑一塊風景好的地方在山峯的中央，立一座塔，造一座祠堂呢，這原是應當的。但是先生卻已經去了，還要再念念不忘，在這一座山麼！

從前蘇子瞻稱韓琦離開黃州四十多年工夫，卻是想念他不忘記，竟拿來做思黃川的詩，子瞻替黃川地方的人刻在石上。然後知道那有才學的人，在他所到的地方，不單使這人家，不忍忘記罷了，也確有不能夠自己忘卻在人家呢。先生現在離開吳縣已是三年工夫了，有一天和我同在內廷拿出這張圖來，打開來賞玩，太息長久，因此吩咐我做一篇記，記着他的事體。喚先生的對於我們吳縣地方，有交情到這個樣子，怎能夠使我們百姓能夠忘記他呢！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

浮圖釋氏之稱也

居大雲庵

環水，卽蘇子美

名舜卿

滄浪亭地也。

提明來歷

亟求余作

滄浪亭記

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

有國時，

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唐末據杭州，梁封爲吳越王，諡武肅，傳國四世，至宋太祖時入朝，國亡。○落想甚遠。

廣陵王鎮吳中，

治園於子城之西南。

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

入趙

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

亭。

遺跡在蘇州府學東南。

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

亭變爲庵

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

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庵後為亭。下發感慨。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合撰庵與亭一說。筆寫得淡然。雖然。錢鏐流固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頓然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雖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漸新。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溯水索也。一篇曲折。文字主意。只在此一句。點瑛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為滄浪僧云。

白話文

和尚名文瑛的，住在大雲庵裏，四面圍着水，就是蘇子美滄浪亭的地方呢。他一回一回來求我做一篇滄浪亭記，說道：「以前子美做的一篇記，是記亭的風境好的地方啊！現在請你記。我所以要造這座亭的緣故。」

我說道：「以前吳越王立國的時候，廣陵王鎮守在吳的地方，治理園亭在這座城的西南面。他的外戚孫承佑也治理園亭在他的傍邊，到了淮南王歸到宋朝，這個園仍舊不荒廢。蘇子美才編造一座滄浪亭在這地方。直到後來有和尚住在這裏，這是滄浪亭所以改做大雲庵的。」

緣故呢。

自從有庵到現在，已經二百年了。文瑛搜尋古時的遺事，恢復從前子美的建築在那荒涼殘廢消滅下來的地方，這個便是大雲庵所以變造滄浪亭的原因呢。

想那古今的變化，朝廷和市面常常改變。我曾經跑到姑蘇的臺上，望五湖的渺茫遼遠，羣山的青蒼翠色，太伯、虞仲的所造下的城池，閻夫差的所爭奪的城池，子胥種蠡的所管理的地方，現在多沒有了。這個庵和亭子，算是什麼呢？

雖是這樣，但是錢繆王因了亂世，攘竊權位，保住了吳越的地方，國富兵強，傳下到四個朝代。許多子孫和親戚，逞了這個時候，奢侈僭位，造的宮庭花園，窮極一時的興盛，卻是子美的亭子，竟被和尚所欽佩，看重到這樣，可以見得讀書人的要傳下名氣，到千載以後，不和形體一塊兒消滅的，確自有道理在着呢。文瑛這人喜歡讀書，喜歡做詩，和我們這一班人做朋友，喊做他「滄浪和尙呢。」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

名鍊字純甫會稽人

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

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

先生抗書言嚴嵩父子譏國諱戮之，以謝天下詔榜之數十，請出塞外。

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

滿天下。

橫插一句妙

已而君曩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東

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國以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顧預○曠曠實功毒害生民今古一轍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日營章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指上一數嗚呼歛歔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歌詩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出詩文之有集多少曲折君故以直諫為重於時而其

所著為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宰執帥府恨先生切實察名白磁發中觀于遠○先生垂名于載金從此禍得來未足為恨君既沒而一時閭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簡首出序序意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喝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升數聲上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剛詩不必皆中聲獨見其大予嘗按次

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上引小弁。若伯此引。屈原伍胥諸人。俱以孔子夾寫。正極力推尊處。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二十二字作一氣讀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應遺字收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結有餘波

白話文

青霞沈先生，從錦衣尉經歷官上奏章去譏諷宰相，宰相著實恨他，方在竭力造成他的罪孽；幸而靠着皇帝有慈善心腸，明白道理，特地減輕他的罪，遷徙他到邊疆地方去。當這個時候，沈先生的直諫名望已經滿天下知道了。後來沈先生上了刑具，帶了他的妻子，搬到邊疆地方去。恰巧這時北面的敵人常常到裏面來侵犯，那從元帥以下的人，都是拱着雙手，閉上營門，不管事體，任這敵人的出沒，竟不去射一枝箭去抵抗他，甚且等敵人退了，就去割中國人戰死在疆場上的頭和那野裏行路人的耳朵，拿來獻功，卻是父親哭他的兒子，妻子哭他的丈夫，哥

哥哭他的弟弟的人，隨處都是，沒有地方可以控告呼籲。

沈先生既然上面憤恨疆場上一天一天的弛懈，卻是下面又痛心一般的將士，每天祇知遭殘害我們的百姓，拿來蒙蔽國家皇帝呢。常常哭着歎着氣，卻拿他所有不快活的心思，發揮他在詩歌文章上面，拿來寬寬他的懷抱。就是文集中所載的許多首詩呢。先生本來因為直諫，被當時的人所看重，但是他所做的詩歌文章，又多有譏議諷刺的話，稍稍的傳播開來，上下的人都震動恐懼，方纔出死力去說他的壞話，那先生的災禍便到了。

先生既死以後，那個時候在外面做大官的人，原是說先生壞話的人，不多幾時，就犯了罪孽，罷官回去，又隔不多時，舊時做宰相的人，恨先生的，也報告罷官。卻是先生的門人，做給諫官的俞先生，那麼就聚集整理他生平所做的文章若干卷，刻了傳他。他的兒子名以敬的來請我做個序，放在書的前面。

茅子受了這篇文章，讀着並且題在他上面道：「像先生這樣的人，豈不是古時志士的一類人麼？孔子刪定詩經，從小弁篇的怨親，巷伯章的譏刺，讒人以下，這忠臣寡婦，幽人怨士的所做許多詩，一齊排列他在稱做國風裏面，分別他稱做大雅小雅，不能夠細細計算的，豈多是古時的好詩麼？但是孔子不立刻刪去他的，不過哀憐他的人，悲傷他的志向，還說他是發動在人情裏面，守住在禮義上面，做詩的人沒有罪的，聽着詩的人能夠拿他來做警戒呢。我曾經挨了次，只從春秋到現在，看一般人的說話和行為，屈原的離騷，疑似在怨恨伍子胥的諫議，疑似脅備

迫；賈誼的奏章，疑似在激烈；叔夜的詩，疑似在憤恨；劉蕡的對答，疑似在太過。但是推想孔子刪定詩經的宗旨，去聚集整理他，也未始一定沒有可以取錄的呢。沈先生死後，天下的大人先生到現在說起沈先生的，沒有一個不酸鼻流涕的。唉！文章裏所寫的鳴劍籌邊，許多篇數的詩，假使教後世的人讀他，也許可以寒賊臣的膽量，並且躍起邊疆上戰士的馬，與起殺敵的憤慨呢。這是一定的了！將來采訪風俗的使臣，拿出他的文章來看着他，怎能夠漏下他呢？吾謹謹慎慎的寫着這幾句話，至於文章詞令的好不好，以及能夠當古時作者的宗旨合不合，不是所以拿來說定沈先生的大道理的呢，我因為這個道理不寫上去的。

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蘭相公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蘭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

假藉，城使其從者懷璧從徑，遂亡完璧歸趙。○劈首一段。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

也。非欲以窺趙也。情謂詐趙之情也。秦非欲謀趙，其情止欲取趙之璧。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

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

怒也。予璧與也。復懼以歸挑其怒也。○此段言止有子與弗予兩說，不當既予而復懼歸。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矯厲曲直也。入璧

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

璧則莫如弗予。相如謂趙王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不予趙。城曲在秦。此言趙弗予璧亦無所曲。以辨其趙不許曲在趙之說。夫秦王既按圖以

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秦王從相如之言。齋戒五日。設九賓禮於庭。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

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

棄我如草芥也。既不可以城易璧。大王弗予城而給璧。上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

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又不可以璧易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此段代為相如畫策。可

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今秦王怒

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秦將自起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邯鄲一勝而相如族

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言相如歸璧而獲全無害。者乃一時之幸。非人力也。若

其勁滙池。趙王與秦王會滙池。秦王謂趙王曰。藺相如亦請秦王擊筑。是勁滙池也。柔廉頗。相如一旦位在廉頗之下。欲辱相如。相

則愈出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餘波

白話文

藺相如完璧歸趙的一件事，人家多稱贊他，我實在不敢拿這個事體認做真的呢！你想秦

國拿了十五座城池的虛名，來欺騙趙國，並且硬要那塊玉；在這個時候，他說要拿玉的話，是實情呢；不是要看趙國的地方呢？趙國知道他的實情，便可以不要送給他；不得他的實情，便送給他；得他的實情，卻是怕他，那沒祇好送給他；得他的實情，卻是不怕他，那沒可以不送給他。這件事體祇要兩句說話，就可以解決了；爲什麼？是怕他，卻還要挑動他的怒氣呢。

況且那秦國要這塊玉，趙國不肯給他；這塊玉，兩方面是沒有什麼錯和不錯呢？送了他玉，那秦國不給他城池，錯在秦國；秦國拿出了城池，卻是玉仍拿回去，錯在趙國。想使得錯處在秦國，那就不如送去了這塊玉，怕丟去了這塊玉，那就不如不送給他。想那秦王既然照了地圖送給他城池，又派下了九個陪客人的臣子，把身體收拾清楚，便預備受他的玉，其勢不能夠不給他。城池如果拿了玉去，那城池不送出來，相如就可以到秦王面前說道：「我做臣子的，本來知道大王的不肯送給城池呢！想那塊玉豈不是趙國的玉麼？那十五個城池是秦國的寶貝呢！現在如果大王因爲玉的緣故，失去了這十五座城池，那十五座城池裏的百姓，大家都要埋怨大王，拿來拋棄我們像草芥的一般呢！大王不送城池，卻是騙取趙國的玉了；因爲一塊玉的緣故，竟失信在天下，我做臣子的請求就死在這裏，拿來表明大王的失信，這樣做去，秦王未必不還那塊玉呢！現在卻怎麼差跟來的舍人，藏了這塊玉逃回去，卻拿不錯的名氣讓給了秦國，幸而這秦國的意思，不要想和趙國締交罷了。」

的地方，並且責問那塊玉和失信：「一次打得了勝仗，相如合族要被殺死，第二次打勝仗，那塊玉到底送入秦國去了！我所以說道：『相如的能夠保全這塊玉的，實在有天保佑呢。』至於他，繩池會上用強硬的手段，在廉頗手上，用柔軟的手段，那是越做越有神妙的手段了，所以能夠保全趙國的緣故，上天實在是委屈保全他的呢！」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通篇從數奇二字着眼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其才其品，固足增重會得白鹿屬。祝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應數奇一結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接慶試輒蹶遂乃放浪麴檠，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崩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所見至此作一氣讀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

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
 哭。羈人之寒起。詩評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
 而事人者所敢望也。市網婦人冠。極抑揚之致。此段論其詩是哀。石公之文。即是徐天池之文。悲壯淋漓。睨一世。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
 不以摸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並論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
 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總承詩文二節。正見數奇不偶。喜
 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擬詩一。句如。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
 餘態者也。並論其書閒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並論其畫。文長詩文字畫皆自性中流出。不假人工雕琢者也。卒以
 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
 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極寫不可一世之狀。或自持斧擊破其頭。
 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室爲
無爲五全。可復可痛。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又擬詩。文如。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自越者。托以
 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
 憤而卒。數奇不偶。一語收住。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

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賦世豪傑，永陵襄王，囁嚅禮幹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君臣沒則見於後世身雖不貴未為不遇也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雖也悲乎。贊語亦極詠歎之致

白話文

徐渭，號文長，是山陰地方的秀才，聲名很好。薛先生名蕙的做浙江考校的時候，奇他的才學，有國士的看待，但是運氣不好，常常去考試，總是不中。撫台胡先生名宗憲的聽見了，請他去做個幕客。文長每一次和他見面，便穿着麻布衣服，戴着黑色的頭巾，縱橫談論天下的事體。胡先生十分歡喜。這時候胡先生管理着邊地上的兵，威望可以壓服東南，著軍服的將士，跪了講話，蛇行匍匐，不敢抬起頭來。那文長靠着在部下的一個秀才，很驕傲的對着他們，一般義論的人，比他做古時的劉真長、杜少陵一班人呢。

恰巧胡先生得着一隻白鹿，請文長做一張表章，表章送上去，永陵王看了歡喜。胡先生因此愈加奇他，一切條陳奏章都出在他手裏。文長自負有雄才大略，喜歡用奇怪的計策談論打仗的事體，有許多多被他說中。看着世界上一切的事體，沒有一件可以合意的，但是終究不能

夠得意。

文長既然已經不能夠得意在地方官跟前了，就此放浪在酒裏，恣情在山水中間，跑到齊魯、燕趙的地方，窮謁游覽北方的沙漠，他所見的山崩海裂，沙起雷行，雨鳴樹倒，幽的山谷，大的都會人物魚鳥，一切可怕可嚇的形狀，一切都發揮在詩的上面。他的胸中還有蓬蓬勃勃不能磨滅的氣概，和英雄失路，立腳無門的悲痛，所以他的詩，像是動怒，像是嬉笑，像水勢在峽中鳴叫，像種子從泥裏出來，像寡婦的夜裏哭泣，像旅客的寒夜起來。雖是他的體格，時常有卑下的，但是巧思獨出，有帝王的氣度，不是那有女人氣息，去奉事人家的人所敢比擬呢。

文章有出人頭地的見識，氣度沈靜，那立法又嚴。不肯因為學人的樣子，壞他的才學，不拿空的議論，傷他的格局。韓愈、曾鞏的一流人物呢。文長既常常不和時調相合，當時所謂文壇盟主的人，文長都大聲呼叱去罵他，所以他的名望，不能夠傳出紹興，悲傷得很呢。

文長喜歡寫字，筆意像馬的奔馳，像他做的詩一般。在蒼老有力中間，跳出嫵媚的姿態。歐陽先生所說的，有風韻美麗的女人，到年老自然有留下美麗模樣來的呢。間或拿他空下來的時候，帶便用力在畫花鳥上面，都是超然物外，自有一種風致。到底因為疑心，殺了他的檻室，下了監獄，定了死罪。張太史官名元汴的，極力的救他，纔得放出來。到年老的時候，肚裏的氣憤，更加深了，假裝癲狂，愈加利害。顯貴的人到他門上，或者拒絕，不納。時常帶了錢到酒店裏，喚那下等的奴僕和他一同飲酒，或者自己拿了刀斧，擊破他的頭，血流到面上，頭上的骨都斷了，磨搓

他有破碎的聲音或者拿了快的錐子，刺他兩隻耳朵，刺進去有一寸多，竟不能夠死。周望說他老年時候做的詩文，越法奇怪，沒有刻出的本子，搜集收藏在他家裏。我的同年，有到浙江做官的，託他抄錄，到現在沒有抄到我所看見的徐文長集，不過殘缺不全的書兩本罷了。但是文長竟因為不得意在當時，抱了憤恨死了。

石先生說道：「這先生的命運不好，就此變做狂疾，狂疾不停，就此下在監獄裏，古今來文人的牢騷困苦，沒有像先生一樣的呢。」雖是這樣說，胡先生是世上少有的豪傑，永陵是很明理的國王，幕中的待遇，特別加重，是胡先生知道看重先生了；表章上去，做國王的快活，是做國王的知道看重先生了；不過自身沒有貴顯罷了。先生的詩文，高出平常人以上，統統推翻近代荒蕪污穢的積習。在一百世以下，自有一定的批評，為什麼說是沒有命運呢？梅客生曾經寄給我一封信說道：「文長是我的老朋友，他的病更比他的人奇怪，他的人更比他的詩奇怪。」我說文長沒有地方不是奇怪的呢，沒有地方不奇怪，所以他沒有地方得意的了。悲傷得很呢！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入手標題出五人來歷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闈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點鑿嗚呼！亦甚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

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溼因
 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史公曰死或實於
然其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歛
 贊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吳民好緹義如此騎接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
 堪扶叱而仆之也扶擊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毛一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
 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
一時義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
勇如見元點五人即今之儻然在墓者也句若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
 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
 人之脰豆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寫五人魂嗟夫大閹之
 亂縉紳而不能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文情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
 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此言五人之死義爲尤難且矯詔分出拘黨之
 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遂巡畏義非常

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德宗即位。魏宗即位。魏宗即位。魏宗即位。

魏宗即位。魏宗即位。魏宗即位。魏宗即位。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魏宗即位。魏宗即位。魏宗即位。魏宗即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將此輩與五人兩兩相比。尤妙在不說然。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發。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五人至今猶生誰謂五人之不幸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反持一段。文勢振若。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點出賢士大夫。夫應起作結。賢士大夫者。問卿

白話文

這五個人，實在因為蓼洲周先生的被捉去時候，激動了義氣，死在這上面的呢。到了現在，府裏有道德的讀書人，請求那當地的官，就除去了魏太監廢祠的地址，拿來埋葬他，並且立了

一塊碑石，在他墳墓的門前，拿來說明他所做的事體。唉！也真是難得的了。

那五個人的死，離開了現在的墳地，去埋葬着的啊！這中間的時候，不過十一個月罷了！想那十一個月的中間，凡是富貴的人，和那慷慨得意的人，他們生病死的，死了埋沒聲名，不足稱道的，也實在不少了；何況那在平常百姓家裏沒有名氣的人呢？但是這五個人的名氣很大，是什麼道理呢？

我還記得周先生被捉的時候，在丁卯年三月的十五日。我同社的人替一班讀書人，領着頭兒的，替他聲名大義，聚積資財，拿來送他的行，哭喊的聲音，震動天地。那來逮捕的人，提劍上前，問是什麼人替他可憐的？大家不能夠忍受這氣勢，動手打架，把他打倒在地。這時候做蘇州撫臺的是魏忠賢的私人周先生的逮捕，就是他指使的。蘇州地方的百姓正在心裏痛恨他。那麼就這大聲喝罵的時候，大家便開起來去驅逐他，撫臺藏在廁所邊頭籬笆下面，纔逃得過。後來拿江蘇百姓造反的話，告訴到皇帝跟前，查着名字殺死五個人。他的名字叫做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這五個人就是現在高高的在墳墓中間的呢。但是五個人當臨刑的時候，意氣揚揚飛騰，喊着撫臺的名字去罵他，談談笑笑，從容的就死，斷頭放在城上，顏色沒有一些變動。有道德的讀書人，拿出五十塊錢來，買得了五個人的頭，藏在木匣中間，到底和屍首合葬在一起。所以現在的墳墓裏面，完全是那五個人的屍骨呢。

唉！魏太監的擾亂國家，便是那大人先生能夠不變他志向的，四海這樣的大，有幾個人呢？

一塊碑石，在他墳墓的門前，拿來說明他所做的事體。唉！也真是難得的了。

那五個人的死，離開了現在的坟地，去埋葬着的啊！這中間的時候，不過十一個月罷了！想那十一個月的中間，凡是富貴的人，和那慷慨得意的人，他們生病死的，死了埋沒聲名，不足稱道的，也實在不少了；何況那在平常百姓家裏沒有名氣的人呢？但是這五個人的名氣很大，是什麼道理呢？

我還記得周先生被捉的時候，在丁卯年三月的十五日。我同社的人替一班讀書人，領着頭兒的，替他聲名大義，聚積資財，拿來送他的行，哭喊的聲音，震動天地。那來逮捕的人，提劍上前，問是什麼人替他可憐的？大家不能夠忍受這氣勢，動手打架，把他打倒在地。這時候做蘇州撫臺的是魏忠賢的私人周先生的逮捕，就是他指使的。蘇州地方的百姓正在心裏痛恨他。那麼就這大聲喝罵的時候，大家便開起來去驅逐他，撫臺藏在廁所邊頭籬笆下面，纔逃得過。後來拿江蘇百姓造反的話，告訴到皇帝跟前，查着名字殺死五個人。他的名字叫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這五個人就是現在高高的在墳墓中間的呢。但是五個人當臨刑的時候，意氣揚揚飛騰，喊着撫臺的名字去罵他，談談笑笑，從容的就死，斷頭放在城上，顏色沒有一些變動。有道德的讀書人，拿出五十塊錢來，買得了五個人的頭，藏在木匣中間，到底和屍首合葬在一起。所以現在的墳墓裏面，完全是那五個人的屍骨呢。

唉！魏太監的擾亂國家，便是那大人先生能夠不變他志向的，四海這樣的大，有幾個人呢？

82

10

版權
所有

版五十月十年四廿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

洋裝四册

定價二元二角

標校出版發行
點閱版者行
者者者者
樊鑑新文新
湖化海上海
漁書四化
社馬四化
路馬四化
社書書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新式標點各種文學書

小倉山房尺牘	對照雪鴻軒尺牘	言文殊全集	袁中郎全集	世界文學讀本	女界文學讀本	中國創作小說選	陶庵夢憶	文史通議	史記精華錄	陸宣公奏議	文心雕龍	王充論衡	白話東萊博議	明清八大家文選	欽定四庫全書	分韻古文辭類纂	編版四書集註
洋裝二册	洋裝二册	洋裝四册	洋裝六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洋裝二册	洋裝二册	洋裝二册	洋裝二册	洋裝六册	洋裝二册
定價一元六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六元	定價四元	定價四元	定價三元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七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八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五角	定價四元八角	定價一元四角

